

主要人物表

颜查散	包公门生，襄阳巡按。
白玉堂	号锦毛鼠，御前护卫，五义士之一。
卢方	号钻天鼠，也叫鬼桅鼠，五义士之一。
韩彰	号彻地鼠，五义士之一。
徐庆	号穿山鼠，五义士之一。
蒋平	字泽长，号翻江鼠，御前护卫，五义士之一。
展昭	字熊飞，号御猫，称南侠，御前护卫。
欧阳春	北侠，紫髯伯。
丁兆兰、 丁兆蕙	兄弟俩，号双侠，雄关总镇之子。
魏真	号云中鹤，道人。
艾虎	号小侠，北侠义子，智化徒弟，小五义士之一。
智化	号黑妖狐。
徐良	字世长，号多臂人熊、山西雄，徐庆之子，魏真徒弟。小五义士之一。
白芸生	号玉面小专诸，白玉堂之侄，小五义士之一。
韩天锦	号霹雳鬼，韩彰义子，小五义士之一。
卢珍	卢方之子，小五义士之一。
冯渊	号圣手秀士。
姚猛	号飞锤大将军、铁锤将。
龙滔	号飞鏊铁锤大将军。
胡小纪	号闹海云龙，艾虎表兄。
沈仲元	号小诸葛，魏真师弟。
柳青	号白面判官，魏真师弟，由玉堂盟兄弟。
甘兰娘	魏真师妹，艾虎侧室。
沙龙	号铁臂熊，曾任辽东副总镇。
沙凤仙	沙龙之女，艾虎之妻。
秋葵	沙龙义女，韩天锦之妻。
钟雄	号飞叉太保，君山寨主。招安后，封为三品客卿。
闻华	号亚都鬼，君山巡山大都督。
于阆	号金钊无敌大将军，御前站殿将军。
于义	号金枪将，于阆之兄。
熊威	号玉面猫。韩良号赛地鼠。
朋玉	号过云雕。倪继祖包公门生，杭州太守。
邓九如	石门县知县。
金辉	襄阳太守。
赵珏	襄阳王，皇叔。
雷英	号镇八方王官。
邓车	号神手大圣。
朱英	号黄面狼。
高解	号飞毛腿，草寇。
梁道兴	号先知子，妙手真人，云霞观道人。
张鼎臣	号风流羽士，梁道兴徒弟，淫贼。

纪小金	号莲花仙子，梁道兴徒弟，淫贼。
魏子英	君州刺史，襄阳王死党。
沈吉	岳州知府，贪官。
彭启	铜网阵的摆设人。
姚文	号黑面判官，姚家寨草寇。
姚武	号花面判官，姚家寨草寇。
闫龙	号火判官，草寇。
闫凯	号玉面判官，草寇。
闫瑞	号病判官，草寇。
王继光	号金毛狮子，朝天岭草寇。
王继祖	号翠麒麟，朝天岭草寇。
王玉	号金弓小二郎，朝天岭草寇。

第一回 颜按院奉旨上任 襄阳王兴心害人

诗曰：

清晨早起一炉香，谢天谢地谢三光。
国有贤臣扶社稷，家无逆子恼爷娘。
惟救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
八方宁静干戈息，我遇贫时亦无妨。

话说襄阳王赵珏——赵千岁，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谋反？皆因上辈有不自白之冤由。

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惟宋室乃弟受兄业，烛影摇红，太宗即位。久后，光美应即太宗之位。不想宁夏国作乱，光美奉旨前去征伐，得胜回朝。太宗与群臣曰：“朕三弟日后即位，比孤强盛百倍，可称马上皇帝。”内有老臣赵普谏奏：“自夏传子，家天下，子袭父业，焉有弟受兄业之理？一误不可再误。”人人皆有私心，愿得传于子，不愿传于弟。得胜之人，并不犒赏，加级进禄。光美见驾，请旨犒赏。天子震怒：“待等尔登基后，由尔传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悬梁自尽。

赵珏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军买马。有九卿共议，王苞老大人奏闻万岁降旨，将赵珏封为外藩，留守襄阳作镇，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宠幸镇八方王官雷英，设摆铜网阵，招聚山林盗寇，海岛水贼。暗约君山飞叉太保钟雄，挡住洞庭湖水路八百里。墨狼山金面神栾肖，黑煞帅葛明，花面太岁葛亮等，挡住旱路。水路有洪泽湖高家堰，镇湖蚊吴泽。水旱路塞断太宗的气脉，南北不能通商，东西不能畅行。并有王府招来群寇：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得玉，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张保、李虎、夏侯雄，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并有邓家堡群寇：青脸虎李集，双枪将祖茂，铜背猿猴姚锁，赛白猿杜亮，飞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录，一枝花苗天禄，柳叶杨春，神火将军韩奇，神偷皇甫轩，出洞虎王晏桂，小魔王郭进，钻云燕申虎，过度流星灵光，小瘟蝗徐畅，赛方朔方雕，圣手秀士冯渊，小诸葛沈中元，神手大圣邓车，辅佐王爷，共成大事。

焉能知晓，京都拿来金面神栾肖，破了黑狼山；灭了高家堰，拿来吴泽，解往京都，供招王爷谋反之事。天子诏九卿共议，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包公，跪奏彻水拿鱼之法，天子旨准，派来代天巡守天使钦差颜按院大人，察办荆襄九郡。在金殿讨下开封府一文一武：文臣主簿先生公孙策，武将御前带刀四品右护卫锦毛鼠白玉堂，赐上方宝剑，先斩后奏，路上代理民词。是日请训出都，浩浩荡荡，扑奔襄阳而来。一路无话。

至襄阳，文武官员俱各免见。上院衙投递手本，单叫襄阳太守轿前回话。大人见金辉，单问襄阳王之事，金太守一一回明，方才告辞。当颜巡按入城之时，襄阳城军民人等纷纷瞧看。不料，黑妖狐带领小义士艾虎，也在人丛之内偷瞧，智化因在暗地保护金大人上任，巧遇小义士艾虎活瓦盗刀，追杀

三光——指日、月、星光。

外藩——有封地的诸侯王。

赛方朔方雕，病太岁张华泄机，智爷探知襄阳王府内铜网阵之虚实，放走病太岁。师徒会在一处，正问艾虎君州的来历，听店中人员言道：“按院大人到省。”师徒在人丛中，矮身而瞧。但见开道锣鸣，龙旗牌棍，金锁提炉，采亭内供奉万岁圣旨，上方宝剑，如君亲临。金牌后边厢，大人的大轿，轿前的引马，乃系御前四品带刀右护卫。看他戴一顶粉绫包六瓣壮帽，上绣三色串枝莲，花朵烂漫，银抹额二龙斗宝，两朵素绒桃，顶门上秃秃地乱颤。穿一件粉绫色箭袖袍，周身宽片锦边，五采丝鸾带束腰，套玉环佩。内衬葱心绿夹衬袄。青缎压云根薄底鹰脑窄腰快靴。天青色的跨马服，锦簇花团。肋下佩带一口轧把峭尖雁翎势钢刀，绿沙鱼皮鞘。金什件，金吞口，兰挽手绒绳飘摆，悬于左肋。看品貌，真是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紫，紫中透光，光中透润，润中单透出一种粉爱爱的颜色，如同是出水的桃花，吹弹得破。黑真真两道眉，斜入天仓；二眸子皂白分明，黑若点漆，白如粉淀，神情足满。鼻如玉柱，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窄臂，双肩抱拢，庄严气概，有若天神。跨下一匹白马，鞍鞯鲜明，项带双踢胸，乃大人的官坐（五爷与大人是生死弟兄，故此要这个威严）。他右手拿定打马藤鞭，进襄阳城旁若无人，哼哼地冷笑，把襄阳看作弹丸之地。智爷与艾虎言道：“看你五叔多大威严，今非昔比，福随貌转。”艾虎道：“师傅你教无种，男儿当自强’么？”智爷暗喜：“此子日后必成大器。”观看轿马车辆等，俱都入上院衙。顷刻间，文武官员拥拥塞塞入上院投递手本。

智爷与艾虎回店用晚饭。智爷只身奔上院衙与五弟送信，言讲襄阳王府铜网阵之事。不想至上院衙，轿马围门不能往里带信。自思无非听张华所言，倘若不实，岂不是妄说，不如自己今夜晚亲身至王府探探虚实，明日再来送信。想罢，自己转身回店，晚间派艾虎至金知府署内，保护金大人，不时防备刺客。艾虎去后，自己等二鼓之半，将灯移在前窗台，换夜行衣靠时，怕外边人看见，故将灯移在窗台上，脱去长大衣襟，头上戴软包巾，绢帕拧头斜拉，茨菇叶三叉通口。夜行衣靠寸排骨头纽，周身纽盘纽扣，俱已扣齐。青缎珪裤，青缎子袜，大叶搬尖头鱼鳞靴，倒纳千层底。青绑腿青护膝，青绉绢束腰，勒系百宝囊内装应用的物件，钢铁家伙，千里火筒，飞抓百练索。将刀由沙鱼皮鞘内抽出，插入牛皮软鞘之中。皮鞘上有罗汉股装丝条，胸前双系蝴蝶扣，脊脊后走穗飘垂，伸手掖于肋下，为的是蹶房越脊利落。拾夺妥帖，将灯吹灭，移于案上。起单窗观看外面无人，将双门倒带，由窗棂纸伸手将插关儿拉上（怕有店中人前来看破，故此将门倒带不露痕迹），越身出店墙之外，直奔王府，探看铜网的虚实。

若问铜网如何摆法，且听下回分解。

鞍鞯（jī n，音尖）——马鞍子和垫在马鞍子下面的东西。

第二回 智化夜探铜网阵 玉堂涉险盗盟单

且说智化行至王府后身，将百宝囊中飞抓百练索取出，如意钩搭住墙头，揪绳而上。至墙头，起飞抓，绕绒绳，收入囊内，取问路石打于地上，一无人声，二无犬吠。飘身脚站实地看了看，黑夜之间，星斗之下，空落落音无人声。垫双人字步，弓磕膝盖，鹿伏鹤行，瞻前顾后，瞧左看右，不住频频回头。忽然间，抬头一看，黑威威，高耸耸，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智爷一瞧，西北方向木板墙，极其高大。听张华所言，上有冲天弯，不能依墙头而入，若依墙头而入，被毒肾射着溃烂身死。下有大门两扇，按八方立八门。八大门内，各套七个小门，按的是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内分凶卦、吉卦；六合、六冲；归魂、游魂。走吉卦则吉，无阻无碍；走凶卦，内有翻板，自家人从地道中出入，使进阵人首尾不能相顾，足下斜卍字势，总要踏在当中。如若一歪，登在滚板之上，坠落下去，坑内有犁刀窝刀，毒弩药箭立刻倾生，故此智爷到木板连环八卦连环堡外，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心中转侧，回手拉刀，点于大门之上，里面并无横闩立锁，一点即开。果然内有连环，七个小门斜棱掉角。自己寻思，大门乃乾为天，小门是天风垢、天山遁、天地否、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智爷看的明白，未敢进去。扑奔正北，也是两扇大门。用刀点开，也是小门。智爷一瞧，大门乃是北方坎为水。七个小门是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智爷乃是精细之人，仍然扑奔东北。刀点双门，乃民为山；小门：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孚、风山渐。智爷仍不肯进去，行至正东。刀点双门，大门乃震为雷；小门：雷在豫、雷水解、雷风恒、地风升、水风井、泽风大过、泽雷随。智爷行至东南，不用开门，知是巽为风，风天小畜、风火家人、风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颐、山风蛊。正南离为火，火山旅、火风鼎、火水未济、山水蒙、风水涣、天水讼、天火同人。西南坤为地，地雷复、地泽临、地天泰、雷天大壮、泽天央、水天需、水地比。智爷行至正西，刀点双门，用意细看，乃兑为泽，泽水困、泽地萃、泽山咸、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心中忖度：由地山谦而入，按卦爻说，“逢谦而吉，遇泰而昌”。入地山谦数了又数，算了又算。可见智爷是胆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圆而行愈方。

智爷来到此地，皆是生发着自己。由西方而入。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智爷穿一身夜行衣靠，尽是黑色，属水。北方壬癸水，金能生水，生发着自己。又入的是地山谦吉卦，又是生发着自己，故此吉祥。脚着卍字势当中，心神念着定不偏也不歪。行至当中，见正北高耸耸，冲霄楼三层，有五行栏干，左有石象，上驮宝瓶；右有石璟，上驮聚宝盆。宝瓶、聚宝盆两物当中，有两条毛连铁链，当中交搭十字架，两边挂于三层瓦楼檐之上。此楼三层按三方，下面栏干按五行，外有八卦连环堡：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有两个圆亭，左为日升，右为月恒。铜网阵在于楼下。

智爷看明，意欲扑奔楼去，他想尽三层的上面，现有王爷大众的盟单，吾今既然到此，何不将盟单盗将下来，明日见了五弟之时，说王府的利害，他倘若不信，现有盟单为证。智爷意欲向前，忽然听东南嗖的一声，由风火家人进来一条黑影，智爷吃惊，伏身细看，原来是一人，也奔中央而来。一身夜行衣靠，白脸面，背插单刀，行似猿猴，脚着卍字势当中，轻而且快，

疑是五弟到了。智爷收刀，击掌两下，对面言，“二哥因何到此？”智爷方知，果是白五弟。（智爷知晓陷空岛弟兄五人的暗令，每遇黑夜见面，大爷击一下，二爷击二下，按次序击掌，故此假充二义士韩彰。）

且说白玉堂因何到此？只因五爷跟随大人入上院衙，大人升堂，五爷与公孙先生站班，所有襄阳的文武鱼贯而入。细细盘察为官的来历，再问襄阳王的好歹，若有王爷的保举，不是削去前程，就是明升暗降。故此耽延时刻，夤夜方散。五爷抽身告便，换便服出上院衙，至王府前后踩道，以备晚间至王府窥探虚实。回至上院衙，与大人同桌而食。颜大人再三嘱咐，不许只身夜晚入襄阳王府。五爷遂满口应承，心中早有准备。劝大人安歇后，自己换好夜行衣靠，嘱咐手下人张祥儿，大人若问，不许说出。自己施展夜行术，出上院衙，至王府。飞抓百练索搭墙，掏问路石问路，并无入声犬吠。下墙至木板连环八卦进连环堡，一看乾、坎、艮、震四大门皆开，各套七个小门。自己早已明白，就知道乾为天，天风垢、天山遁、天地否、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坎为水，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艮为山，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孚、风山渐。震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风恒、地风升、水风井、泽风大过、泽雷随。行至东南，巽为风，五爷一笑，刀点双门，心中忖度：可惜襄阳王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蛊惑，作此无用之物，难道说还是个阵势不成么？据我一看，除非是三岁的顽童不晓，但要稍知生克治化之理，如踏平地一般。此乃巽为风，吉卦走风火家人，脚踏卍字势当中。

忽然听前边击掌两下，知是二哥在此，倒觉吃惊：二哥不懂消息的。身临切近，原是智兄在此，急忙施礼。智爷搀住言道：“你好大胆量。”五爷勃然大怒：“智兄怎么说小弟好大胆量，你莫非比小弟胆量还大不成？”智爷深知五爷的性情：好高骛远，妄自尊大；只知自己，不知有人，藐视天下的能人。智爷满脸陪笑说：“五弟莫怒，劣兄非是胆大到此，因有王府人泄机，方敢前来。五弟听何人所说此阵？”五爷大笑：“小小的八卦，何足道哉？不是小弟说句大话，我们陷空岛七窟四岛，三峰六岭，三窍二十五孔，各处全都是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全是小弟所造，这个小小的连环堡，玩艺一般。”智爷吃惊不小：“五弟，既然你明白，我问问你，这个楼叫什么楼？这个栏杆怎么讲？这两个亭子何用外头的木板？咱们走的道路是什么消息？”

五爷大笑说：“智兄你好愚！这个楼他喜叫什么楼就是什么楼。横竖我知道他的用意。三层必是三才，栏杆必是五行好合，外面的木板是八卦，两个圆亭必是阵眼。脚下所走之地，明显卍字势，走当中，两边必是滚板坠落，下去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八卦者，走吉卦则吉，走凶卦则凶，不是有人，就是弯箭齐发。”话言未了，智爷连连点头，甘心佩服，名不虚传也。就不必往下再问。焉知晓净说了上头，没说底下铜网阵之事。智爷言道：“你我二人，既入宝山，焉肯空返？何不将冲霄楼上王爷的盟单盗来，拿获王爷时作干证。”五爷点头：“待小弟上楼，兄与小弟巡风。”将至楼下，二人说话声音大高，早被看阵人听见。在石象、石璟两旁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形如怪鬼，手持利刃，杀奔前来。

夤（yīn，音寅）夜——深夜。

干证——与讼案有关的证人。

要问二位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青脸虎看阵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贼

且说二人正奔冲霄楼，石象石璟两边地板一起上来二人。左边宝蓝缎子，八瓣壮帽，绢帕拧头。宝蓝缎子绑身小袄，宝蓝珪裤，薄底靴子，蓝生生的脸面，红眉金眼，一口钢刀，此人乃青脸虎李吉。右边一人穿黑挂皂短衣襟，黑控控脸面，一口钢刀，此人乃双松将祖茂。叱喝声音：“好生大胆，敢前来探阵。”冲着五爷摆刀就刹，智爷在后着急，两个人首尾不能相顾（五爷在前，智爷在后）。智爷耳中听见磕咤卜一声，原来是青脸虎李吉早被五老爷一刀杀死，双松将祖茂头巾被五老爷一刀砍掉。祖茂奔命翻身扎入地板中去了。待智爷赶到，死的死，逃的逃。五爷一阵哈哈狂笑：“智兄，想襄阳王府有几个鼠寇毛贼，又有多大本领？半合未走，结果了一个性命，砍去了一个头巾，哈、哈、哈……岂不叫人可发一笑？智兄与小弟巡风，待小弟上楼盗盟单去。”智爷说：“且慢，五弟请想，两个逃走一人，岂不前去送信？襄阳王府手下余党，岂在少处？倘若前来，你我若在平坦之地，还不足为虑。你我若在高楼之上，那还了得？以劣兄愚见，暂且出府再计较。”五爷明知智化胆小，又不肯违背智兄的言语，只得转身向前。智爷仍然在后，出正西地山谦小门，仍由兑为泽大门而出。扑奔王府北墙窜出墙外，寻树林而入，暂歇片刻。

智爷言道：“得意不可再往，等欧阳兄、丁二弟，大家奋勇捉拿王爷。”五爷闻说笑答道：“小弟在德安府与欧阳兄、丁二爷言道，说你们三位各有专责：他们二位押解金面神栾肖入都，兄台保护金大人上任，各无所失，定准俱在卧虎沟相会。兄台明日起身上卧虎沟，会同欧阳兄、丁二爷一同奔襄阳在上院衙相会。”智爷言：“我走，金大人有事，如何对得起欧阳兄、丁二弟？”五爷言道：“无妨。”智爷说：“我嘱咐你的言语，也要牢牢谨记。”说罢分手。智爷不住回头，心中发惨，总要落泪，焉知晓这一分手想要相会，势比登天还难。

五爷回到上院衙踹墙进去，回到自己屋内，问张祥儿：“大人可曾呼唤于我？”回道：“大人已睡熟了。”五爷更换衣巾，换了白昼的眼色，去到公孙先生的屋内。先生还未安歇，让五老爷坐。五爷就将上王府，与智化进木板连环，欲要盗盟单，杀了一人事，细说了一遍。先生一闻此言，吓了一跳，颜色大变，说：“大人再三拦阻于你，怎么还是走了？”五爷大笑：“先生不知王府纵有几个毛贼，俱是无能之辈，何足挂齿？先生此话，明日千万不可对大人言讲。”先生略略点头，待承五爷吃酒。五爷言道：“夜已深了，请先生安歇。”

五爷告辞回到自己屋内，盘膝而坐，闭目合睛，吸气养神。不时的还要到外头前后巡逻，以防刺客。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爷微喝：“从此上院衙内不许打更。”更夫跪言道：“奉头目所差。”五爷道：“有你们坏事。若有刺客将你们捆起，用刀微喝，你们怕死，就说出大人的下落。若无你们更夫，他倒找不着大人的所在。”更夫连连叩头而出，回禀他们上司去了。一夜晚景不题。

次日早间，大人办毕公事，仍与五老爷、公孙先生同桌而食。酒过三巡，先生将昨日晚间五老爷上王府的事说了一遍。大人一闻此言，吃惊非小。五老爷在旁，狠狠瞪了先生两眼，哼了一声。大人叫道：“五弟，劣兄再三不叫你上王府，仍是这般的任性。”五爷道：“从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

大人言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倘若再上王府，愚兄立刻寻一自尽，吾弟归回，悔之晚矣。”遂将印信交与五老爷，派他护印的专责，五老爷当面谢过差使（大人虽是一番美意，缚住五老爷的身了，不想却要了五老爷的性命）。

早饭吃毕，大人仍然和五老爷在此谈话，直到晚餐仍不放走。天交三鼓，五爷告便，回自己屋内稍歇。外面一阵大乱。五爷叫张祥儿外面看来。祥儿回头言道：“马棚失火。”五爷一惊，就知道是调虎离山计，总怕大人有失。解磨额，脱马褂衣襟，挽袖裤勒刀，并不往外看失火之事，竟往大人屋中观看。行至穿堂，公孙先生言道：“五老爷，大势不好，印所失火。”五老爷点头，窜房过去，见大人在院内抖衣而战，玉墨搀架。五爷在房上言道：“大人请放宽心，小弟来也。”大人战战兢兢道：“吾……吾……吾弟，大……大……大势不好了，印所失火。”五爷说：“大人放心。”飞身下房，纵身窜于屋内，至印所荷叶板门，由门缝内瞧，早见火光满地，就知道是夜行人的法了，其名就叫做疏火移光法。一抬腿，铛啷一声，双门粉碎，抖身蹿入屋中，伸手桌案一摸，印信踪迹不见。

若问印被何人盗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颜大人哭劝锦毛鼠 公孙策智骗盗印贼

且说见印信丢失，五爷暗暗的叫苦。回头一看，贼人由后窗棂进来，撒下硫光火，虽是遍地的火光，有烟有火，绝不能烧什么物件，也不烫手，乃夜行人的诡计。五爷返身而出言道：“大人，印信丢失，谅他去之不远，待小弟追赶下去，将印信夺回。”大人道：“五弟，印信丢失不要了，只要有五弟在，印信丢失不妨。”五爷哪里肯听，早就踊身蹿上房去，一看东西厢房北山墙，有一黑影一晃。五爷用飞蝗石子打去，卜一声响亮，虽然打在身上，此人未能坠落下去。五爷纵在东房之上，赶上前去就是一刀，只听见哧的一声，原来不是个真人（也是夜行人用计），乃是江鱼皮作成的，有四肢，一个头颅。无用时将他将折叠起来，赛一个包袱；若要用时，腿上有个窟窿，用气将他吹鼓，用螺丝将他捻住，不能走气。脑后有皮套一个，挂于墙壁之上，被风一摆，来回的乱晃。其名叫做映身。五爷上当，刀剃皮人。转向扑奔正西。大人连叫：“不可追赶。”

五爷哪里肯听。出上院衙往西追赶，见一人在前施展夜行术。细看肩头上，高耸耸背定印匣。五爷赶上前来，一刀正中腿上，哎哟一声，红光崩现，满地乱滚。五爷嗑膝盖点住后腰，先拔贼人背后之刀，抛弃远方。解贼人的丝绦，四马倒攒蹄，寒鸭子浮水势，将贼捆好。解胸前麻花扣，将印匣解将下来，双手捧定，在耳边先一摇，只听见桃鞣鞣地乱响，就知道印信在里面。五爷暗欢喜。猛然抬头一看，前边还有一个夜行人。五爷意欲追赶那人，自思印已到手，便宜那厮去罢。

后边厢灯火齐明，原是上院衙官人赶到，本是公孙先生至马棚救火，一浸而灭。先生进里边见大人，诉言其事。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赶白护卫，故此前来。远远问道：“前边什么人？”五老爷答道：“是吾追贼人，不上半里之遥，将贼拿获，尔等来的甚巧，将他抬至上院衙，以备大人审讯。”众人答言：“五老爷先请。我等随后就到。”

五爷提印匣按原路而归，仍是蹿房越脊，不由大门而入。至大人屋中，见公孙先生在旁解劝。大人呆磕磕发怔。五爷捧定印匣说道：“大人印信丢失，小弟追出上院衙，不上半里之遥，将贼捉获，将印信得回，请大人过目。”将印信放于桌案之上。大人欢喜非常，言道：“到底是我五弟呀，到底是我五弟。倘若印所门户已坏，就将印匣暂放先生屋内。”先生点头，不肯去收。自忖道：“印已到贼人之手，不知印信可在里面？倘若不在，糊里糊涂将印收施，倘若用印之时，里面无印信，岂不是交接不清，一人之罪么？”故此问五爷说：“是怎样将印信得回？”五爷道：“行不到半里之遥，一刀将贼砍倒，将印信得回。”先生道：“就是这样得回？”五爷说：“正是。”先生说：“印信已到贼人之手，没有什么差错？”五爷冷笑道：“先生若怕有什么舛错，当着大人面前，大家一观，也省了日后有交接不清之患。”大人道：“先生收起来。虽然将印信丢失片刻的光景，依然追回，还有什么舛错？”

大人论的是个人，即五爷不会办错事；先生论的是公事。五爷得了印匣之时，晃了两晃，知道印依然在内。他本就是狂傲的性分，哪时也没让过人，先生一问就觉得气哼哼的冷笑。暗道：“先生，咱在一处当差，念书的人实属厉害。既然这样，更得当着大人面前看明方好。”于是便对公孙策先生说道：“先生不肯收印，小弟虽把印信得回，不知里面印信在与不在，在大人面前务必看明方好。”先生无奈，将包袱打开偷看，就知道事情不好，印匣

上锁头不在了。说：“不必打开看了。”五爷按住印匣一定要看。大人言道：“就打开看看何妨？”将印匣盖打开一看，那一颗黄澄澄的角端印踪迹不见，有一块黑脏脏的铅饼子在内。大人看见一急，将包袱望上一搭，吩咐收起来。料着五爷未看见，岂不想夜行人眼快，早已看见，言道：“他们盗印的原是二人，小弟捉着一人，走脱一人。印匣既是空的，印信必在那人身上。谅那厮去之不远，待小弟将他捉获回来，自然就有了大人印信。”大人用手一揪，死也不放，叫道：“五弟呀，五弟！想你我当初在镇上相会，你也无官，我也无官，事到如今，你身居护卫，我特旨出都。丢了国家印信，不至于死，无非罢职丢官，你我回到原籍，野鹤闲云，浪迹萍踪，游山玩水，乐伴渔樵，清闲自在，无忧无虑，胜似在朝内为官。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到，自家性命难保。五弟不至于不明此理。印信丢失不要了。”大人揪住五老爷死也不放，并有那边主管玉墨挡住，也是苦苦地将五爷解劝。五爷干着急不能出去，又不敢和大人动粗鲁，只好坐在那里低着头哼哼地生气。

大人和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讲论当初三吃鱼的故事。公孙先生一听大人与五老爷说起私话来了，转身出得房外，看见外头有许多人对面站定。公孙先生至前一问，原来是观看盗印之贼。

看此人夜行衣靠，腿上血痕。黄澄澄的脸面，倒捆四肢，是个浑人。吩咐官人：“搭在我屋里去。”先生跟走至屋中，取止痛散与他敷上。便问：“朋友，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为何作出这样事来，岂不把自己的性命饶上？若肯改邪归正，我保你在大宋为官。”贼言：“我今前来盗印，万死犹轻，焉有做官之理，休来哄我。”先生道：“我们开封府，众校尉与护卫等，哪一个不是夜行人？何况你有说词。”贼言：“我说什么？”先生道：“你们来几个？”回答：“两个。”先生说：“少时见大人，你说他盗印，你巡风，本要将他拿住以作进见之功，不料他已跑远。”贼人说：“此言错矣。我现背定印匣，怎么说是他盗印哩？”先生笑道：“你好糊涂，印是他早已拿着报功去了，你的印匣是空的。此人陷害于你，你还不省悟！”贼言：“此话当真？”“焉能与你撒谎？”“哈哈哈哈哈，好邓车，原来是兴心害我。先生若肯引荐于我，愿与大人牵马随蹬，泄王府之机，说印信的来历。”先生道：“兄弟，你先把话对我说明，我好在大人面前与你禀报。”贼言：“我乃襄阳王府与王爷换帖弟兄，姓申，名虎，匪号人称钻云雁。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是谁，前去至王府探阵，杀府内一人。我们那里有一个镇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叫王爷差派人来盗印。就是神手大圣邓车叫与我他巡风，命我马棚放火，他去盗印，事毕树林相会，将印匣叫我背定，见王爷报功。我只当是番美意，不想插刀死狗娘养的害的我好苦！”先生问：“得印回去放在什么地方？”申虎道：“雷英的主意，放在冲霄楼三天，以作打鱼的香饵；第四天抛弃君山后身逆水寒潭。此处水凶猛，鹅毛沉底，就是神仙也不能捞上来。”先生随问，早记在心中。说大人已经睡觉，明天再见。叫官人与申虎解开绦子，上了锁子，交知府衙门收监。

申虎次日方知是诓他的清供，也就无法了。先生交申虎去后，细写清供，入内见大人。大人劝五老爷将今比古，好容易有点回嗔作喜模样。不想先生把口供一递，大人一瞧，恶狠狠瞪了先生一眼。先生也觉无趣，喏喏而退。

大人颇知五爷的性情，他若不知印的下落还好；他若一知下落，破着性

命也要去找寻回来。

此时五爷倒不是满脸愁容了，反倒笑嘻嘻地言道：“夜已深了，请大人安歇睡觉吧。”大人泪汪汪地言道：“我安歇倒是一宗小事，只怕吾弟要追印去。”五爷道：“小弟谨遵大人言语，焉敢前往！”大人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你若要一走，随后我就寻了自尽。纵然将印得回，若想见吾一面，势比登天还难。那时节，只怕你悔之晚矣！天已不早，你也往外面歇息去罢。”五爷告辞，这才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任凭大人说破舌尖，自己的主意已定，回到屋中，更换衣巾，上王府找印。

若问白玉堂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爷府二贼废命 白义士坠网亡身

且说五老爷与大人分手，回归自己屋内。五鼓，意欲上王府，天已太晚，明日再去。叫张祥儿备酒，再也吞吃不下，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唤张祥儿取笔来，书写字柬，折叠停妥，交与祥儿，言道：“今晚间不归，明日早晨交与先生，叫他一看便知分晓。少刻天亮我就出去。大人和先生若问，你就说你老爷出去时，未曾留话，不知去向。倘若一时之间说将出来，大人将我追回，你也知道你老爷的性情，一刀将你杀死，然后再走。”张祥儿一闻此事，脑袋直出了一股凉气，焉敢回答什么言语，只是吓的浑身乱抖，泪汪汪地道：“大人不是不叫你走么？”五爷道：“你休管闲事。”

天已大亮，五爷怕大人起来，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武生相公的打扮。张祥儿说：“老爷你可早点回来。”五爷哼了一声，扬长而去。衙门口许多官人问道：“老爷为何出门甚早？”他并不理会大众，自己出上院衙。不敢走大街，净走小巷，总怕大人将他追赶回去；以至吃饭吃茶，尽找小铺面的茶馆饭店，也是怕大人将他追赶回去。整游了一天，天已初鼓之后，人家要上门咧，将自己跨马服寄在饭店，如数给了饭钱、酒钱。

天到二鼓，出饭店直奔王府后门而来。未带夜行衣靠，也没有飞抓百练索。掖衣襟，挽袖裤，倒退数十步，往前一纵，蹿上墙去。并不打问路石，飞身而下，看了看，黑夜之间并无声犬吠。奔木板连环，行至西方，并不周围细看，就从西方而入。自己说过拿此处看作玩艺一样，又来过一次，公然就是轻车熟路一般。亮刀点开双门，用眼一看，乃西方兑为泽，泽水困、泽地革、泽山咸、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自己想：必须入地山谦方好。里边本是七个小门。逞聪明并不细数，总是艺高人胆大。

五爷一生的性情，凭爷是谁也难相劝。这就是俗言“河里淹死会水的”。智爷来的时节，俱是生发自己；五爷这次来，是克着自己。西方本是一层白虎；本人又穿白缎衣襟，又是白虎；又叫白玉堂，又是一个白，岂不是又一层白虎；犯三层白虎。抖身窜入小门，本欲进地山谦，不想错入七门中，乃雷泽归妹。五爷一瞧，说：“不好。”按说雷泽归妹可也是吉卦，可看什么事情。若要儿女定婚，乃大吉之卦。有批语就是不利于出征。虽不是出征，也要分个优劣，强存弱死，真在假亡。五爷一瞧，卦爻不吉，抽身欲回，焉得能够？早有两边底板叭咯一响，上来了两个全都是短衣襟，六瓣帽，薄底靴，手持利刀，怒目横眉，声音叱吼说：“好生大胆，前来探阵。”五爷未能出去，两个人已到，立刻交手。未走半合，就把过度流垦灵光、小瘟蝗徐畅两个人杀了。五爷一笑：“哈哈，王府的毛贼就是这样无能之辈，就不必反身回去咧！凶卦中的贼人已死，又何必多虑！不如早早上冲霄楼，将大人印信得回，省得大人在衙中提心吊胆。”脚着卍字势当中，尽是如走平地一样，并不格外仔细留神。过日升亭，走月恒亭，奔石象、石璟，看见黑巍巍，高耸耸，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好一座冲霄楼！

五爷暗暗欢喜，想大人印信必在头层楼上。细想上楼之法。见石象、石璟上的宝瓶与聚宝盆当中，有两条毛连铁链，当中交搭十字架，上边挂于头层瓦檐之上。五爷想：掐铁链而上。行至中间，将刀反倒插入鞘内，归身一纵，伸双手揪铁链，随掐随上，掐至中间，耳轮中忽听见喀喇刺哗喇喇往下一松，说声：“不好！三环套索。”五爷深知那个厉害。上身躲过，腰腿难躲；腰腿躲过，上身难躲。若要稍慢，上中下三路，尽被铁链绕住。五爷在

陷空岛拾夺过此物，焉有不认识的道理？！有个躲法，除非是撒手抛身。说的可迟，那时可快。声音响，早就撒手抛身，不敢脚沾于地，怕落于卍字势旁，滚板之上，那还了得。故此拧身踹腿，脚沾于石象的后跨。谁知那石象全都是假作，乃用藤木铁丝箍缚，架子上用布纸糊成。淡淡的兰色，夜间看与汉白玉一般。腹中却是空的，乃三环套索的消息。底下是木板托定，有铁横条、铁轴子，也是返板，前后一沾就翻。五爷不知是害，登上此物就翻，这才知晓中计，说“不好”，已经坠落下去。仗自己身体灵变，半空中翻身，脚冲下沾实地，还要纵身上来，焉知晓不行，登在了天宫网上。

此石象、石璟，乃是两个阵眼。上是三环索，下面是天宫网同地宫网。若要有人登上，就是往下一拍、一扇、一动，十八扇全动（五爷同智爷双探铜网阵时，不容智爷说，就自逞奇能，故此上文表过，净说了上头，没说下头。智爷以为五爷全知，就不必往下再说了。看此也是定数，非人力所为）。

五爷一登，翻身坠落盆底坑中。挺身拉刀，见四面八方，哗喇喇哗喇喇地类若钟表开闸的声音。五爷早被十八扇铜网罩住在当中。

若问十八扇铜网的形势：二指宽铜扁条打成，高够一丈二尺，上头是尖的，两旁是平的，下有一根横铁条。两边有两个大石轮子，按的是阴阳八卦，共十六扇。连天宫网、地宫网共十八扇。扁铜条造就有胡椒眼的窟窿，上带倒须钩。十八扇网俱在盆底坑上，倒放着单有十八把大轱辘，黄绒绳绕定，挂住钩环，下边并有总弦副弦十八条。小弦绕于消息之上。盆底坑何为？盆底上宽下窄，消息一动，网起一立，往下一拍，石轮走动，由高往下，比箭还疾。顷刻间，就把五爷罩在当中，四面八方，缘丝合缝。铜网罩紧，就类似回回的帽子一样。网一罩齐，下面金钟响亮：“咚咚咚咚。”

五爷一瞧把自己罩在铜网的当中，却看铜网的形势，吓了一跳。你道这铜网阵在冲霄楼的底下，怎么会看的这么真切？皆因是冲霄楼头层，搁的是盟单、兵符印信、旗纛、认标等物。二层是王爷的议事庭，议论军国大事的所在。未层下面有铁方蓖子。四角有四个大灯，昼夜不灭，故此五爷在下面看得明白。用手中刀一砍铜网，纹风不动。用力一砍，单臂发痛。盆底坑上，四面八方一乱。东西南北，四面有四个更道地沟小门。有四面弓弩手，一面二十五人，每人一个匣弩，一匣十支竹箭，俱有毒药喂成，着身一支，毒气归心，准死。内中有一个头目，如今就是神手大圣邓车，因盗印有功，王爷赏给弓弩手的头目。听金钟一响，由更道而入，手拿梆子，一阵梆响，众人齐出；二回梆响，众人将坑围满；三阵梆子响，乱弩齐发。

五爷在内，刀砍不动铜网，就知不好。横刀自叹，想起大人衙内无人保护，自己亦死如蒿草一般。大人有失，自己死后阴魂也对不起大人。再包相爷待我恩重如山，想不到一旦之间，性命休矣，不能报答恩相提拔之恩。是吾闹东京开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园题诗杀命，奏摺挟夹带，万岁爷不加罪于我，反倒褒封，万岁爷龙天重地之恩，粉身难报。再有陷空岛弟兄五人，惟我年幼。大哥二爷三爷四爷，纵有得罪他们的地方，并不嗔怪于我，可见得哥哥们俱有容人的志量。五爷想从此再要弟兄们重逢，除非是鼓打三更，魂梦之中相会。五爷只顾想起了满腹的牢骚，不提防浑身上下弩箭钉了不少。那见得？有赞为证：

定数——迷信者谓人世祸福都由天定。

纛（dào，音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白五义瞪双睛，落坑中挺身行。单臂起动，刀支铜网毫无楞缝。直觉得膀背疼，直闻得咯鞞鞞。在耳边不好听，似钟表开闸的声。哗玎玎、唰唰唰，隐隐的鸣。金钟响嗡嗡，锦毛鼠，吃一惊。这期间，有牢笼。无片刻，忽寂静。哧哧哧，鞞鞞鞞，飞蝗走，往上钉。似这般百步的威严，好像那无把的流星。纵有刀，怎避锋。着身上，冒鲜红。五义士瞪双睛，可怜他，中雕翎，这一种的暗器，另一番的情形。立彪躯，难转动；不伯死，岂畏疼？任凭你穿皮透肉起幽冥，还有这一腔热血苦尽愚忠！白护卫，二目红。思想起，不加罪反褒封。身临绝地，难把礼行。报君恩，是这条命。看不得而今虽死，以后留名。难割舍，拜弟兄；如手足，骨肉同。永别了，众宾朋。恨塞满，寰宇中。黄云霄，豪气冲。群贼子，等一等，若要是等他恶贯满盈时，将汝等杀个净，五老爷纵死在黄泉也闭睛。

若问五老爷的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襄阳王率众观义士 白护卫死尸斩张华

且说五爷在铜网之内，被乱弩攒身，横冲竖撞，难以出网。磕哧哧咬碎钢牙，浑身是箭，恨不得把双睛瞪破。横着刀，弩箭毒气心中一攻，就觉着迷迷离离的咧，后背脊早被铜网钩挂住。霎时间，万事攻心，什么万岁、包公、朋友、拜兄弟，也就顾不得遮挡毒箭了。霎时间，射成大刺猬相仿。众弓弩手想：怎么还不死哩！神手大圣邓车，将弓弩手的弓弩接在手中，对着铜网胡椒眼的窟窿，一搬弩弓，一双弩箭对着窟窿射将进去，正中五老爷的面门。五老爷就觉着眼前一黑，渺渺茫茫神归那世去了。

只听更道地沟小门中，一阵大乱，灯火齐明。原来是王爷带领着镇八方王官雷英，通臂猿猴姚锁，赛白猿杜亮，飞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禄，一枝花苗天禄，柳叶杨春，神火将军韩奇，神偷皇甫轩，出洞虎王彦桂，小魔王郭进，小诸葛沈中元，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裕，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张宝、李虎、夏侯雄，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还有许多的文官围护着王爷，由西边地沟门而入。

王爷言道：“银安殿听金钟所响，必是网内拿住人了。”邓车见王爷，言道：“网内拿住一人，已被乱弩射死。死尸不倒，王爷请看。”王爷言：“怪道！怪道！什么人敢入孤家的铜网。众位卿家可有认识此人的无有？”病太岁张华言道：“上回小臣约智化前来投效王爷，据小臣一看，此人大半是智化到此。”王爷一听言道：“若是智化，可惜呀，可惜！”命张华去看，若是智化，死后追封。命一百弓弩手放下弓弩。奔大轱辘，将十八扇铜网绞起，惟有五爷挂在铜网之上。绞上盆底坑，弓弩手将轱辘搬住。张华对面细瞧，皆因浑身箭，拿着刀，龇着牙，瞪着眼，令人可畏。张华细看不是智爷，倒要细细瞧瞧。往前一趋，只见五爷的五官乱动，耳轮中只听见磕哧一声，绒绳崩断，铜网往下一落，五爷的这口刀正中张华胸间。只听见噗哧一声，张华仰面朝天，红光崩现，连五爷带铜网全压在张华身上。那两名弓弩手也教轱辘把打一个跟头。群贼一乱，连王爷都大吃一惊，令人将铜网揭起，将五爷摘拢下来，王爷叹息了一会：“可惜孤家的活人叫死人扎死，到底看看果是何人？”众人多不认识，惟有小诸葛沈中元，微微一笑：“王驾千岁，也不用小臣过去细看，大略必是此人。”王爷问道：“你既知晓，到底是何人？”小诸葛言道：“乃是御前带刀四品右护卫白玉堂。”王爷一听，连连赞叹：“耳闻他闹过东京，盗过三宝，在龙图阁和过诗。丧在孤铜网阵内，可惜呀，可惜！也罢，孤将他尸首埋在盆底坑，封他个镇楼大将军，与他烧钱挂纸。”

旁边有一人言道：“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王爷回头一看，是相面的先生，此人姓魏名昌，人称他赛管辂魏昌。请他与王爷相面，王爷问他：“看看孤有九五之尊没有？”魏昌道：“王驾千岁，不可胡思乱想，若要胡思乱想，怕不能够落于正寝。”王爷大怒，命将魏昌推出砍了。魏昌连连喊冤说：“人有内五行取贵，有外五行取贵。”五爷说：“何以看来？”魏昌言：“我看王爷三天吃、喝、拉、撒、睡，可有取贵之处？”果然看了三天，辨别言道：“王爷有九五之尊。”王爷道：“分明你怕杀，奉承于我。”魏昌道：“不然，相书上有云：‘口能容拳，目能顾耳，走是君王之相。’”

王爷本不懂相书，反倒欢喜说：“孤坐殿之后，封你个护国大军师。”魏昌言：“谢主龙恩。”由此不让魏昌出府。

此时魏昌一想：“我是大宋的子民，今现有白护卫死在此处，若要埋在盆底坑，永世不能翻身，也不能和五太太并骨，后辈儿孙也不能烧钱挂纸。我既在王府，我明里向着王爷，暗向着白五爷。”言道：“王驾千岁，万不可将此入埋在盆底坑中。即是两国的仇敌，他又在二十岁的光景，要将他埋在此处，岂不要终朝作祟，使我君臣终朝不安。”王爷言：“依你之见如何？”魏昌言：“依臣之见，将他装在铁箱子内用火焚化，尸身装在坛子里，送往君山交与飞叉太保钟雄，平地起坟，立个石碑，镌上他的名字，坟前挖下战壕，必有侠义前来祭奠。来一个拿一个，来两个拿一双。”王爷连连点头说：“此计甚妙！”命人将张华、灵光、徐畅尸首搭将出去，次日用棺木成殓，与他们烧钱挂纸。五老爷的尸身用火焚化，装在古磁坛内，送往君山。君臣等出地道，暂且不表。

且说自从五爷去后，日色将红。大人起来梳洗整衣，请五弟讲话。公孙先生道：“五老爷出衙去了。”大人一听，如高楼失脚，大海覆舟。“哎哟！”一声，半晌无言，不觉泫然泪下。言道：“吾弟此去，凶多吉少。”先生在旁劝解。不时的着先生出去打听，总无音信。大人立志滴水不下，茶饭不餐，要活活饿死。

日已垂西，大人要叫张祥儿细问。先生出来威吓：“张祥，你家主人出去，你不至于不知，必然有话，你不肯说，大人要把你叫将进去，责罚于你。”祥儿又不敢见大人，又不敢现出字来，直是要哭的样子。先生苦苦地追问，这才说出：“我要说出，先生救我之命。”先生说：“全有我一面承当，怎么个缘故罢？”祥儿说：“我家老爷临行，留下一个字柬。我家老爷今天不回，叫我明天献于先生。今日若献，大人将我家老爷追回，先杀了我，日后还走。”先生道：“你把字柬拿来，你家老爷杀你有我哩！”祥儿这才把字柬呈上。大人打开一看，上写着字：“奉大人得知，小弟玉堂今晚到襄阳王府冲霄楼探探印信虚实。有印则回，无印也回。”大人一看，“哎哟”扑倒躺于地上，四肢直挺，浑身冰冷。

不知大人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卧虎沟蒋平走丑女 上院衙猫鼠见钦差

且说大人一见字柬，摔倒在地，众人忙乱，将大人双腿盘上，耳边喊叫：“大人醒来！大人醒来！”大人悠悠气转，哭道：“五弟呀，五弟！狠心的五弟，不管愚兄了。”先生在旁劝解：“五老爷既往王府去过，轻车熟路，此去到王府也无什么妨碍。大人若提名道姓，哭哭啼啼，五老爷反觉肉身不安。”大人哪里肯听，众人搀大人至里间屋内，仍是哭泣。

先生出来，至自己屋内着急：“今上院衙，五爷一走，倘若王府差人前来行刺，我乃是文人，如何抵挡？大人有失，我万死犹轻。上院衙中更夫，又被五爷赶出，只是为难，也是无法。”一连两日无信。大人类若疯迷一般。先生提心吊胆。外面官人报道“蒋护卫到。”先生一闻喜信，连忙迎出。

蒋爷从卧虎沟来，皆因水面救了雷振，丢了艾虎，不知下落。他在卧虎沟见铁背熊沙龙。沙爷礼让至家中，将艾虎之事，如此恁般、恁般如此他说了一遍。蒋爷这才放心，知艾虎没死。又提欧阳爷的事，沙爷也就将大破黑狼山事细说了一番。蒋爷一听，原来将沙老爷家大姑娘给了文虎。问到“二姑娘可曾择婿？”沙员外道：“不曾不曾，丑陋不堪，没人要。”蒋爷说：“我给说个人家。”沙爷道：“昏浊粗鲁，膂力胜似男子。”蒋爷说：“何不请来一见。”老员外吩咐婆子请二位小姐。

不多时，听外面喊一声，如巨雷一般，起帘拢进来二位姑娘。蒋爷一瞧，先走的如天仙一样，后走的如夜叉一般。怎见的，有赞为证：

沙员外，叫女儿，快过来，行个礼儿。蒋爷瞧，一咧嘴儿。大姑娘，叫凤仙姐儿，似天仙，生的美儿。二姑娘，叫秋葵儿。蒋爷一瞧，差点没吓掉了魂儿。虽是个女子，气死个男人儿，高九尺，有神威儿。头上发，像金丝儿。罩着块，青绢子儿。并未带，什么花朵儿。漆黑的脸，赛过乌金纸儿。扫帚眉，入鬓根儿。大环眼，更有神儿。高鼻梁，大鼻翅儿。生一张，火盆嘴儿。大板牙，乌牙根儿。耳朵上，虎头坠儿。顶宽的肩膀，顶壮的胳膊根儿。穿一件男子的衣儿，叫箭袖，青缎地儿，不长不短正合身，不瘦又不肥儿。皮挺带系腰内儿，宽了下，够四指儿。夹衬袄，黑色灰儿；绿绸裤，花裤腿儿。蓝带子，扎了个紧儿。小金莲，真有趣儿。横了下，够三寸儿。大红鞋，没花朵儿。扁哈哈，像鲑鱼儿。扑叉扑叉，登山越岭如平地儿。常入山，去打围儿。拿猛兽，如玩艺儿。走向前，施了个礼儿。一个揖作半截，往旁边，一闪身儿。蒋爷一见，把舌头一伸，缩不回儿。

二位姑娘见礼已毕。员外说：“回避了！”蒋爷说：“我给二侄女说门亲事。”老员外说：“四弟何必取笑，什么人要我那丑丫头？”蒋爷说：“是我二哥之子，准是门当户对，品貌也相当，膂力也合式。哥哥也不用见人，我告诉你这个外号就知道了。外号人称他霹雳鬼。”老员外一听，反觉大笑。蒋爷取一块玉佩以作定礼。住两日，四爷自觉心神不安，惦念五弟，告辞上襄阳。一路无话。

至上院衙，叫官人回禀。不多时见先生出来。四爷就知五弟不好。他若在，不能叫先生迎我。连忙问先生：“我五弟怎样？”先生道：“里面再说。”四爷知道更不好了。至里面先生屋中落坐。先生就将大人到任、丢印、拿盗印贼以及五爷走的事细说一遍。四爷不禁叹道：“哎哟，五弟休矣！”落泪问：“大人哩？”先生说：“大人滴水不下，非见五老爷不吃饭，要活活饿死。”蒋爷说：“我去大人就吃饭了。”先生带领蒋四爷去见大人。叫玉墨

回明，蒋护卫到。大人正在哭涕之时，一闻“护卫”二字，只说是五爷到来：“快请！”蒋爷见大人道：“大人在上，卑职蒋平行礼。”大人只想着五爷，忽道：“啊！我细看却是蒋护卫。”不觉泪下，道：“蒋护卫，你我的五弟死了！”蒋爷道：“大人何出此言？方才卑职遇见五弟，他说大人丢印，他上王府去找。那冲霄楼确实利害，他不敢上去。他想，今日乃是第四天了，王府必定将印抛弃逆水寒潭。他在逆水潭卧牛青石之上等候。掷印之时，掰手夺来，岂不胜似在冲霄楼上涉险？他是个精细人，为什么办那样险事？大人疑他死咧，岂不是多虑？并且卑职还劝他，上院衙没人，你这一走，岂不叫大人提心吊胆？他说：‘你见了大人，替我说明。叫大人放心，我在此等印。’我说：‘我在此替你等印，你先见见大人为是。’他说：‘大人派我护印，将印信丢去，无脸面见大人，非得印不能见大人。’故此卑职准知他的下落。”大人说：“既然知道他的下落，烦劳蒋护卫辛苦一遭，将他找来一见。”蒋爷连连点头说：“这有何难？卑职替他等印，将他换回来。”

蒋爷意欲要走，故装腹中饥饿。言道：“卑职由五鼓起身，至此时茶饭未进，在大人跟前讨顿饭吃，然后再去。”大人说：“使得，使得！”吩咐摆饭，叫先生作陪。饭已摆好。蒋爷叫给大人预备座位。大人道：“不见我那五弟，立志滴水不进。四老爷不必让了。”四爷道：“大人赏饭，大人不用，卑职也就不敢吃了。我是立刻就去，与大人办事，哪怕就是饿死也不要紧。大人立志不吃，是不知道五弟的生死；如今五弟有了下落，大人何必一定不吃？就是这时不吃，片刻间五弟来了，难道大人不吃吗？”大人被蒋爷一套言语说的倒觉难过，便说：“我陪着就是了。”四爷叫给大人斟酒。大人说：“我几日未餐，酒可吞吃不下。”蒋爷说：“预备羹汤、馒头。”蒋爷苦劝，自己端起酒杯，大吃大喝，连说带笑。大人见这个景况，是见春五弟了，如其不然，他不能这样的欢喜，招惹的自己也就吃了点东西。蒋爷暗喜，吃毕道：“谢谢大人赏饭！”大人说：“务必将我五弟早早找来。”蒋爷回答：“今天不到，明天也就来到了。”大人知道蒋爷说话无准，受了他的骗了。

蒋爷告辞，同先生出来。先生也信以为实，说：“你遇见五老爷了？”蒋爷说：“谁遇见咧？不是这样，大人焉肯吃饭？”先生说：“你吃的痛快！好像真遇见了。”蒋爷说：“我吃的都打脊梁骨下去了。今已四天，我去捞印要紧。”先生说：“莫走，你若一走，有刺客前来，什么人保护大人？”蒋爷说：“哎哟！保大人也要紧，捞印也要紧，除非我会分身法才成哩！也罢，先生快写告病的禀贴，向开封府求救。”正要写信，官人报道：“现有开封府展护卫老爷、卢老爷、韩老爷、徐老爷到，外边求见。”

若问几位来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摔酒盏 蒋泽长捞印奔寒泉

且说展、卢、韩、徐，在开封府自从拿获了栾肖，水路的吴泽，两个人口供一样，共招作反之事，将他们收监。待拿了王爷对辞，再将他们的口供奏闻万岁天子。皇上降旨看开封府派校护卫上襄阳，帮大人办事。几位爷各带从人，乘跨坐骑赶奔襄阳，晓行夜宿，饥餐渴饮。

那日离襄阳不远，忽然天气不好，前边又不是个镇店。紧紧催马到了一个所在，没有大店，就是一个小店。嘱咐下马进店。徐三爷嚷道：“店小子，打脸水，烹茶。”店小二说：“不成不成。我们是小店，那些事不管。”徐庆骂道：“小子不要脑袋了。”展爷一拦：“三哥使不得，此处比不得大店。伙计莫听他的。”店小二说：“你们众位老爷们，要吃什么须先拿出钱来，是你们自己做，我们做可做不好。”展爷随即拿银子，连喂马带酒肉一齐预备。饭熟放桌子，端酒茶。徐庆喝道：“小子没长着眼睛么？”小二说：“怎么了？”三爷说：“四位老爷为何三个酒盏子？”小二说：“还是现借来的，再多也没有了。”三爷说：“没有，将脑袋拧下来。”举起拳头就要打，小二跑了。

不多时，店小二双手捧定一个大酒杯走来，言道：“错过老爷们。这是我们掌柜的至爱物件，我借来要是摔了，这命就得跟了它去。”卢大爷说：“怎么这么好？”小二说：“我们这里的隔房都知道，这玩艺小名叫白玉堂。”卢爷骂道：“小辈还要说些什么？”小二说：“我说白玉堂！”展爷拦道：“莫说了，重了老爷的名字了。”小二道：“这个酒盏子是粉锭的地儿，一点别的花样也没有，底儿上有五个蓝字，是‘玉堂金富贵’。故此人称叫白、白、白、白……”三爷一瞪，他就不敢往下说了。三爷接来一看，果有几个字，叫展爷念念。展爷说：“不错，不错。是‘玉堂金富贵’。”三爷说：“人物同名实在少，有我与五爷对近，就使他喝酒。”小二说：“黑爷爷，你可莫给摔了。”大家饮酒，三爷随喝随瞧。忽然一滑，摔了个粉碎。店小二哭嚷道：“毁了白玉堂了。毁了白玉堂了。”三爷抓住要打。展爷解劝方才罢手。小二哭泣。展爷说：“我赔你们就是。”小二说：“一则买不出来，二则掌柜的要……要我的命。”展爷说：“我见你们掌柜的，没有你的事就是了。”回头一看，卢爷一旁落泪，饭也就不吃了。展爷亲身见店东说明。人家也不叫赔钱，言道：“人有生死，物有毁坏。”卢爷更哭起来了。店钱连摔酒杯共给了二十两银子。

天已二鼓，大家睡觉，惟有大爷净是想念老五。直到三鼓，忽觉灯光一暗，五弟从外进来，叫道：“大哥，你们到襄阳，多多拜上大人，小弟回去了，单等拿了王爷回都之时，多多照应你那弟妇侄男，你我弟兄不能长聚了。”卢爷一惊：“你死了不成？你是怎么死的？快些说来。”五爷说：“小弟仇人就是他。”从外进来了一个大马猴，前爪往五爷身上一抓。再看五爷浑身血人一样。卢爷意欲上前，马猴早被徐三爷揪住，探一双手，把马猴的双睛挖将出来，鲜血淋漓。大爷把五爷一抱，哭叫道：“五弟呀，五弟！”焉知晓把展护卫抱住了。展爷说：“大哥，是我。”卢爷这才睁眼一看，却是南柯一梦，放声大哭，把二爷惊醒，言讲梦里之事，大家凄惨。展爷劝说：“大丈夫梦寐之事。何可为论？无非大哥想念五弟而已。”

次日起身，出店上马，奔襄阳而来。到了襄阳入城，上院衙外下马，叫官人进去回禀。卢大爷目不转睛净看着五弟出来。四爷出来行礼，并未看见。

四爷叫“大哥。”卢爷低头看见言道：“五弟死了吗？”四爷言：“丧不丧，好好的人，因何说他死了？”大爷说：“为何不出来见我？”四爷说：“出差去了，有话里面说去。”

大家人衙至先生屋内，大爷要见大人。蒋爷使眼色，先生说：“大人歇了觉了。”展爷就知道不好。四爷叫看酒说：“三哥喜大杯饮酒，看大杯。”三爷与大家吃酒，四爷问大家的来历。展爷将奉旨的事细说一遍。三爷大醉，说：“我醉了，如何见大人？”四爷说：“你先睡觉，回头再见。”三爷点头，真就睡了。

不多时，呼声阵阵。大爷便问：“五弟倒是如何？”四爷说：“先把三哥灌醉就好说了。”大爷言：“快说！”四爷就提大人丢印事，五爷追印未回。大爷哭道：“五弟死了。”四爷问：“何出此言？”大爷将摔杯梦中事细言一遍。四爷心惨，又把哄大人的话哄了大爷。大爷半信半疑。四爷说：“好了，你们来得巧。我要上寒潭，无人保大人。众位一来，有看家的了。二哥同我去，与我巡风。”大爷也要去，四爷道：“逆水潭在君山之后，你老人家爱哭，倘若被君山喽兵看见，岂不是祸患不小？”大爷说：“我不哭，我可得去。”四爷说：“你看家吧，家里头也要紧。”大爷说：“不叫去我就寻死。”四爷说：“你说话就不吉利。”二爷说：“去，就叫大哥去。”三爷怪叫了一声，由梦中起来，说：“我也去。”蒋爷说：“又醒了一位，三哥要哪里去？”三爷说：“该哪里去，我就上哪里去。可是你们上哪里去呢？”蒋爷说：“三哥，我告诉你，你可莫着急，大人到任把印丢了，叫襄阳王府的人盗去。”三爷说：“我走。”蒋爷说：“三哥上哪里去？”三爷说：“我找襄阳王要印去。”蒋爷说：“咳！没在王府，他们撂逆水寒潭了。又不是在山上，水里头是我去，山上才该你去呢！”徐庆说：“对，你是翻江鼠，我是穿山鼠。我给巡风去还不行么？”四爷说：“大哥，二哥都给我巡风，何用全去？看家要紧。”三爷说：“看家有展护卫。”蒋爷说：“不行。展爷的本领不如你。”三爷说：“怎么？我比展护卫的本领还大？是我比你的本领还大么？”展爷说：“大多咧！”蒋爷说：“你那个本领有考校啊！就是刺客前来，慢说动手拿贼，就是大喊一声：‘穿山鼠徐三老爷在此！’就能够诸神退位。”三爷大笑：“那不成了姜太公了吗？既然如此，我就看家。我睡觉可死啊，要是刺客前来，你可叫醒了我。我好嚷诸神退位。”可见得蒋平一辈子不能长肉，自己哥们还阴他呢！

四爷带上水湿衣靠，大爷、二爷各带夜衣的包袱。四爷嘱咐展爷：“保大人全在你一个，别指望我们三个。”说罢三人起身，出上院衙，走襄阳西门。一路无话。

日已垂西，遇一樵夫，打听寒潭所在。樵夫说：“过北边一段山梁，过山梁平坦之地，有一村名叫晨起望，东西穿村而过，出东村口有个涧，叫鹰愁涧；有个崖，叫锦绣崖。往东北有个小山口，千万可别进去，小山口通君山后身。如若进山口，叫喽兵看见，立刻就绑押，解见大寨主。问你的来历，虽不至于死，可不吓一大跳？过了小山口往北，路东有个岭，叫幡龙岭。上有五棵大松树，密密杂杂，枝叶接连，年深日远，其名叫五接松。树下有新坟。由幡龙岭前往北，有个大三神山；再往北，有小三神山。大三神山有山；小三神山无山，有庙。由庙东山墙往北，地名叫上天梯。先前上不去，如今有钟寨主找石匠凿出一蹬一蹬的台阶来，其名就叫上天梯。站在上天梯的上头往下一看，在东北有个大水池子，方园够三里地。此水寒则透骨，鸭毛沉

底，一味的乱转，其名就叫逆水寒潭，听见说是当初禹王治水的一个海眼。公然就是一个大水池子，有什么看头，遇见喽兵就要涉险，我可是多说。”蒋爷陪笑说：“借光，借光！”樵夫担柴扬长而去。

三位爷过山梁，穿晨起望，走鹰愁涧，过锦绣崖。远远看见小山口，往里一樵！山连山、山套山、也不知道套出多远去。往北奔大三神山，正东蟠龙岭上有五棵大松树，树下新起的一个大坟头儿。前面有石头祭桌，上有石头五供。旁边有石碣一个，上头刻着字，字是“皇宋京都御前带刀四品护卫大将军讳玉堂白公之墓。”卢爷看见哭道：“原来五弟死去，坟墓却在此处。待我向前哭奠他一番便了。”二爷哭道：“正是！”四爷一见说：“不好！坟前一哭被喽兵看见，俱都是杀身祸。”

要知三位的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见大人印 山神庙内巧遇恶喽兵

且说卢爷、韩爷二义，要奔坟前痛哭，被蒋四爷揪住言道：“二位哥哥，你们看见坟，以为是五弟的，要过去哭，是也不是？”大爷哭哭啼啼地言道：“见着五弟的坟墓，焉有不恸之理？”蒋爷说：“要真是五弟的坟，哭死也应当。无奈五弟没死，我实对二位哥哥说吧。五弟追印叫王爷拿住了。王爷爱他，王爷爱他，劝他降王爷。他焉肯降？因君山钟雄是王爷的一党。他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有些个韬略。他出主意把老五幽囚起来，假作坟墓，立上石碣，以作钓鱼的香饵。他知道，五弟交的都是侠义的朋友，知晓坟墓在此，必要前来祭奠，岂不是来一个拿一个？”卢爷问：“怎见得？”四爷说：“你看，前面那里，明显有埋伏，不是战壑，就是陷坑。”大爷问：“怎么看出？”四爷说：“你瞧，祭桌前明亮亮地一块黄土地，山上那里有平平的黄土地？必是下面有埋伏。过去被捉，死倒不怕，幽囚起来全归降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还了得！”卢爷一看，果然山上各处皆是石头，惟有坟前一块土地，可见得是有假，只得半信半疑，被蒋爷拉住。往北走小三神山、山神庙、东山墙，至上天梯，就听见水声大作，类如风吼，再瞧上天梯，一蹬一蹬的石阶，直上直下，如梯子一样。果然东北有个大水潭，水势乱转，哗喇哗喇的，声如鼎沸。卢爷说：“此潭厉害！”四爷道：“果然是厉害，我看过天下的水图，真是个水眼，寒彻透骨。”大爷道：“不好就别下去。”四爷说：“谁叫印信在潭中？就是开水锅我也得下去。”卢爷大哭：“下去就没活的了。”四爷说：“多么丧气！你别下去了，在此巡风，遇喽兵辨别辨别。你可也别哭，叫人看见全走不了。”卢爷无奈，只得点头，瞧着二爷、四爷下去。

至寒潭，四爷换了水湿衣靠，下潭工夫甚大，不见上来。卢爷知道四爷身体弱，若水又凉，工夫又大，准死，叫道：“四爷阴魂在前少等片刻，愚兄在五爷坟上哭他一场，也就不管巡风了。”他转头至山神庙前，在一旁有块卧牛青石上一坐，把夜行衣包袱一丢，就听见庙内呼救说：“救人哪，救人！”大爷生来是侠肝义胆，专爱管人间不平之事。他听妇女呼救，就站起来到庙门口。门隔扇半掩，由缝内一看；有一男子喽兵的打扮，面向西北；有一妇女年近三旬，面向东南。虽是乡间妇女，到也素净。眼含痛泪，口中嚷道：“救人哪！杀了人了！”正被卢爷看见。那喽兵笑嘻嘻地言道：“嫂嫂不用嚷，左右无人，天气已晚。你要喊了，我们伙计来更不好了。不如就是你我二人在此，到也无人知晓。”卢爷连瞧带听，喽兵说了好些不是人行的话，把他肺都气炸了，一抬腿。“咔嚓”地一声，那隔扇上纂踹折，恰巧往下一拍，正把喽兵压在底下，闹了个嘴扎地。卢爷蹿进来，用足一踢，将隔扇踢开。解喽兵的腰带，将二臂捆起。再看妇人，由那边半开隔斜身跑出去了，并未给卢爷道劳。大爷也不嗔怪。

喽兵叫隔扇压了一下，又将二臂捆起，只当是一块的伙伴，说：“别开玩笑，有这么着玩的么？”抬头一瞅卢大爷，吓了一跳。只见他头上戴紫缎子六瓣壮帽，绢帕拧头斜拉茨茹叶，紫缎子箭袖袍，鸭黄丝鸾带，墨色灰底衬衫，青缎压云根薄底鹰脑窄腰快靴。肋下佩带一口扎把峭尖雁翎势钢刀，绿沙鱼皮靸子，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绒绳，飘泊悬于左肋之下。晃荡荡

身高九尺，紫巍巍一张脸面，类如紫玉一般。两道箭眉斜入天仑，一双虎目圆翻，皂白分明。面形丰满，大耳垂轮。五柳长髯，根根见肉。故此未做官人，称为美髯员外。这位爷秉性刚直诚笃，仁人君子之风，排难解纷，济困扶危，有求必应。喜忠正，恼奸佞；爱的孝子贤孙，义夫节妇；恨的赃官污吏，土豪恶棍，到处专管不平之事。可巧遇见他老人家。喽兵吓的真魂出壳，连连往上叩头，说道：“爷爷你打哪里来？”卢爷哼了一声，把刀拉出约有三寸有余，言道：“你与那妇人方才讲些什么，做此伤天害理之事，当在刀下作鬼。”喽兵说：“爷爷慢着。方才那是我盟嫂，嫂子、小叔偶然游戏，我和她闹着玩，她就急了。可巧叫爷爷瞧见。你别生气，叔嫂玩笑，古之常理。”卢爷唾了他一口：“呸！呸！什么东西？你叫什么名字，哪里的喽兵？”“爷爷要问，我是君山旱八寨头一寨，是巡捕寨的喽兵。姓毛，叫毛嘎嘎。”大爷说：“听你这个名，就不是好人。我且问你，前边五接松这坟地是甚么人的？”

毛嘎嘎道：“这个人提起来英名贯宇宙。你横竖也听见说过，是金华府人氏，后在陷空岛五人结拜，人称五义，号曰五鼠。有个锦毛鼠白玉堂。身居护卫之职，闹过东京，龙图阁和诗，万岁一喜封官。如今跟随颜按院大人，至襄阳查办事件，不料王爷派人去将按院大人的印盗来。此人一怒，追至王府，进八卦连环堡，上冲霄楼拿印。一旦失脚，由天官网坠落下去，叫十八扇网罩住。更道地沟内，有一百弓弩手围住铜网，乱弩齐发。”卢大爷说：“可射在致命处没有？你...你...你...你...你快些说来！”毛嘎嘎说：“岂止射在致命处，射成大刺猬一般。弩箭上全有毒药，毒气归心，可怜老爷子一命呜呼！称得起是为国尽忠。他死后还拉了个垫背的，把个张华拿刀扎死。依王爷埋在盆底坑，封他个镇楼将军，与王爷镇楼。有个魏先生出的主意，送往君山，交与我们寨主爷，平地起坟，前头挖下战壑，招侠义前来祭奠好拿人。我们寨主接着这个古磁坛，念他是个英雄。常言道：‘好汉爱好汉，猩猩惜猩猩，找了一块风水所在，可着我们君山的人一晚晌的工夫，修得了一块坟地。每天派我们奠祭一次，烧钱挂纸，还得真哭，不哭回去还是挨打。皆因我带着小童，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担着食，可巧我遇见路大嫂子，挤在庙中，二人说笑两句，被爷爷看见，这就是以往从前……”

毛嘎嘎跪在那里，低着头说了半天。一抬脸看卢爷靠着那扇隔扇，按着刀，瞪着眼，一语不发。“呀！爷爷睡着了！”

哪知道，卢爷听到射成大刺猬那句话时，心里一痛就死过去了。耳边听见唿噜唿噜的，再不知说些什么？你道为何不倒？有那扇隔扇靠住身子。嘎嘎看大爷不言语，就起身跑出去了。卢爷被阵风一吹，醒过来了，叫：“嘎嘎！”再找不见。出庙随叫随打：“那边有人！”在五接松松树之下，两个小童儿将盒打开，摆上祭礼，烧钱纸叩头大哭：“五老爷呀！”大爷一见，心中一疼，“咕咚”一声，躺于地上，又死过去了。

若问卢大爷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卢方自缢蟠龙岭 路彬指告鹅头峰

且说两个小童儿，奉寨主令，跟嘎嘎前来上祭。半路一晃，不知嘎嘎哪里去了。天气不早，只好两人去祭奠，摆祭礼，奠茶酒，烧钱纸，叩头。诸事完毕，将家伙撤下来，搁在食盒之内，抬将起来。由坟后头土山子过去，不等嘎嘎，回寨交令去了。

却说卢爷瞧着小童儿哭的甚恸，自己就把这口气挽住了。冷风一吹，悠悠气转，他抬头一看，童儿等踪迹不见。自思：五弟准是死咧，四弟也活不了。我们当初有言在先，不能同生，情愿同死，到如今我就等不得二弟、三弟了。一瞧对面有棵大树，正对着五爷之坟。他自己奔到树下，将刀解将下来，放在地上，将丝鸾带解将下来。可巧此树正有一个斜曲股叉，一纵身将带子搭好，结了一个死扣。卢爷跪祷神异，向着京都地面，拜谢万岁爵禄之恩，谢过包相提拔之恩。接着，向着逆水潭叫了两声四弟，向着坟前叫了两声五弟，向着陷空岛又叫了两声夫人，又叫道：“娇儿呀，卢方今生今世不能相见了。”用手将带子一分，两泪汪汪地说：“苍天哪，苍天哪，我命休矣！”大义士把头颈一套，身子往下沉，耳内生风，心似油烹，眼一发黑，手足乱动乱揣，渺渺茫茫。忽然，耳内有人呼唤，微睁二眼，看见两个人在面前蹲着。一个是蓝布裤袄，腰系蓝布钞包歛鞋；一个是青布裤袄，青布钞包歛鞋；一个是白脸细条身材；又一个黑脸面，粗眉大眼。全都未戴头巾，高挽发纂。黑脸面的手中一条木棍，眼前又放着一个包袱。卢爷自思：方才上吊，怎么这时节我坐在这里？必是这两个人将我救了。他连忙问道：“二位，方才我在此树上自缢，可是二位将我救下？”二人说：“你偌大年纪，又不是穷苦之状，因何行此拙志？”大爷说：“哎哟！二位若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奈因阳世三间，没有我脚踏之地，是生不如死。”黑脸的说：“你瞧，这个不是他吗？”白脸面的说：“准是吧！老人家方才山神庙可救了妇人吗？”卢爷道：“不错，也是出其不意，听见庙里有人呼救，是吾将毛嘎嘎捆上。那位大嫂跑了，是二位的什么人？”两个人说：“这个包袱可是你的吗？”卢爷说：“是我的。”卢爷在石头上坐着，进庙救人，追赶毛嘎嘎，见小童儿上祭，然后上吊，哪里还顾包袱？谁知被二位拾来。

你道二位是谁？居住晨起望，打柴为生。一位姓路叫路彬；一位姓鲁，叫鲁英，是姐夫郎舅。皆因鲁氏险些被毛嘎嘎污染，遇卢爷解围逃回家去，正遇路鲁卖柴回家，一闻路鲁氏之言。路彬是个聪明人，伶牙利齿，舅爷是粗莽庸愚，鲁英提了一条木棍，同路彬至山神庙找寻了一回，并没遇见毛嘎嘎。大石头旁边撂着个包袱，拾将起来正要回家，遇卢爷上吊。鲁英过去将卢爷解将下来，盘腿耳边呼唤，卢爷才悠悠气转。鲁英听姐姐所言，救他之人与卢爷面貌无差，连包袱俱都不错。两人与卢爷行礼，称卢爷为恩公。卢爷问：“二位贵姓？”一人说：“我叫路彬。”一人说：“我叫鲁英。”卢爷问：“那位大嫂是你们什么人？”路彬说：“是我贱内。”鲁英说：“是我的姐姐。”二位问卢爷说：“恩公贵姓？”大爷不肯说。路彬明白，言道：“恩公有话请说。我们虽与君山甚近，可是大宋的子民，有什么请说，绝无妨碍，到底恩公贵姓？”大爷说：“我姓卢，单名一个方字。”路彬说：“莫非是陷空岛卢大爷么？”大爷说：“正是。”路彬说：“到此何事？”卢爷说：“方才你们说是大宋的子民，我方敢告诉你们。皆因按院大人丢失印信，教贼人抛弃逆水潭中，我特来捞印。”鲁英说：“甚么，是你捞？”卢爷说：

“不是，我们来了三个人呢！有我二弟四弟捞印，是我四弟下去。”鲁英说：“下去了没有？”大爷说：“下去了。”鲁英说：“淹死了。”卢爷说：“哎哟！”只听吧嗒一声，路彬打了鲁英一掌，说：“你胡说！”鲁英说：“下去就死。上回六月间，我们十几个人，就是我水性好，拿绳子把我腰系上，他们几个人揪着绳子，我往水里一扎，叫浪头一打，我就喝了两口水，幸亏他们拉的快，不然我就淹死。”路彬说：“四老爷那个水性像你吗？御河里头捎过蟾，高家堰治过水，拿过吴泽，江海湖河，沟壑池淀溪坑涧，无论多大水也不足为虑，何况此潭？问卢爷，他从哪方下去的？”卢爷说：“从正西。”路彬说：“不行，活该凑巧。今天早晨他们将印抛将下去，正是我们上天梯下打柴，瞧他们在鹅头峰抛下一样东西，恰是日色将出的时候。黄澄澄系着一块红绸子抛将下来。我们只是纳闷。你老人家说出，我才省悟是印。你老人家收拾一路前往，我指告四老爷的方位。”卢爷点头，由树上将带子解下来系在腰中，将刀挎将起来，包袱拿起来，奔小神山一边走着。

路彬、鲁英问卢爷因为何故在此自尽？卢爷又问他俩说：“方才这个坟可是我五弟坟吗？”鲁英刚要答言，路彬怕他说出来，言道：“这个坟不是五老爷的坟，我听说五老爷被捉劝降君山，五老爷不降。假作一个坟，暗地里有人；若有人前去祭奠，那是准被他们拿住。五老爷不降，被捉的人降了，那就像五老爷降的一样。这是钟雄用意，你老可莫认真。”

会撒谎人真说的圆全。蒋爷说的话，卢爷还不深信；路彬的谎，卢爷倒信以为真。你道路彬何故撒谎？是聪明人一见而明，他想卢爷上吊必是为他五弟之事。鲁英在旁发怔，他也不知道他姐夫是什么意思，又不叫他说话。

走到上天梯上，鲁英说：“小猴！小猴！”卢爷说：“不是小猴，是我们老四。”路彬又打了鲁英一下。路彬叫卢爷嚷：“莫下去！”焉知四爷头次下水，自己穿上鱼皮革，摘去头巾，拿尿泡皮儿罩住脑袋。藤子箍儿上有螺丝，拧上两把牛耳尖刀，把自己的衣服包袱盖好，叫二爷给巡风。四爷扎入水中，被浪头一打，自觉着晕头转向，不能随水乱转，逆着水力往下坐，水寒彻透骨，霎时间力尽筋出。

前文说过，逆水潭鹅毛沉底，难道说蒋平比这鹅毛还轻么？不然。有个情理：这水是乱转，不是鹅毛到水就沉下去，是转来转去转在当中，往下一旋，即旋入海眼去了，故此鹅毛沉底。蒋爷下水是活人，讲究下水就得知道水性，凭它怎么的转也不顺着它去，若要顺它到当中，也就旋入海眼去了。只是一件寒彻透骨，蒋爷禁受不得。坐了五六气水，在水中看大人印信，影色皆无。大略着再坐二气水，冷就冷死了。往上一翻上岸来，浑身乱抖。叫二哥拉出刀来，砍些柴薪，拿自来火筒挖出火点起柴薪。四爷前后地乱烘，方觉着身体发暖，说道：“厉害呀，厉害！”二爷问：“可见着印没有？”四爷说：“没有，没有，再看这回。”二爷说：“不好！莫下去了。”四爷说：“不下去，焉能行的了？”听大爷嚷道：“莫下去！”四爷说：“大哥一来，又该絮絮叨叨的呀！”一跃身扎入水中去了。大爷又嚷：“不行了，四爷又入水中去了。”

三人下上天梯至逆水潭涯，叫道：“二弟，我与你荐两个朋友。”二爷猛回头，倒吓了一跳，问此二位是谁？卢爷将自己事说了一遍，也把路鲁二位的事说了一回。二爷反倒与路鲁二位道劳。卢爷问二爷四弟捞印之事，二爷也把四弟捞印毫无影色说了一回。等够多时，四爷上来仍去烤火，暖了半天。卢爷与路鲁见四爷，把鹅头峰抛印之事说了一回。蒋爷一听，说：“这

可是天假其便！”要奔鹅头峰捞印。

至于印捞得上来捞不上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见印哭宾朋

且说蒋爷一听路、鲁之言：今日早晨看见王府之人把印系着一块红绸，由鹅头峰抛下。四爷听说就要前去下水。路彬一把拉住说：“且慢，我有个主意，水性太凉，如何禁得住？叫我们鲁英取些酒来，我再打下点柴薪，四爷外面烤透了，腹中有酒，准保在水中半个时辰不冷。”就叫鲁英去家中取酒，路彬自己借韩二老爷的刀，砍了些柴薪搁在火上，叫蒋爷过来烘烤。

不多时，鲁英到来，拿着个大皮酒葫芦，拔去了塞儿，蒋爷嘟嘟嘟嘟地喝了一口气。又喝又烤，顿时间浑身发热，内里发烧。酒也不喝了，火也不烤了，直奔东南。

到鹅头峰下，卢爷嚷：“到了。”蒋爷高声嚷道：“大哥、二哥听着：多蒙路、鲁二位指告我的所在，托赖天子之福，大人的造化，就能捞将上来；再若见不着印信，我可就不上来了。”大家一闻此言，惊魂失色。卢爷就要大哭，被大家劝住。

单说蒋四爷扎入水中，坐了两三气水，觉着不似先前那般冷法，总是腹中有酒的好处；又坐了几气水，睁眼一看，前边红赤赤的一留红绸子，唰唰、唰唰地被浪头打的乱摆。蒋爷就知道是印，迎着水力往前一扑，探手一揪，红绸一丝也不动。蒋爷吃一大惊。

你道印信拿不过来是什么缘故？这个印要扔在潭中，不用打算上来。前文说过，此潭水势乱转，鹅毛转在当中，都要沉下海底，何况是印！总有个巧机会，又道是：“不巧不成书。”一者大宋洪福齐天，二则大人造化不小，三来蒋爷的水性无比，四来又是路、鲁二位的指告，活该蒋四爷作脸。这印被山石缝儿夹住，若不是这个石缝儿夹住，也就被水旋入当中海眼去了。

蒋爷尽力往上一提，提出石缝。蒋爷往上一翻，钻出水来。路、鲁、卢、韩四人在鹅头峰下，眼巴巴地看着。听水中呼隆一声，四爷上身露出，手捧金印，举了个过顶。卢爷过去要拉，被二爷揪住说：“失脚下去，性命休矣！”蒋爷上来，路、鲁二位与大众道喜。四爷将印交与大爷，仍奔正西前去烤火。路、鲁二人催道：“天晚了，换衣裳快走罢！不然君山撒下巡山喽兵，可不是当耍的。”蒋爷点头，又喝了些酒，拔了刀子，去了尿胞皮，摘了膝箍，脱了鱼皮靴，换了白昼的服色，包起鱼皮靴。大爷解了印上的红绸子，收了印信。鲁英提携着酒葫芦，路彬紧催道：“不早了，快走，快走。”

大家上上天梯，走到山神庙。卢爷一指道：“我就在这遇见路大嫂。”蒋爷道：“若不遇见路大嫂，你也就早死多时了。”说毕大家反倒笑了一回。

忽然间，听见前边铜锣阵阵，唵唧唧声音乱响，满山遍野，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彻前来。喽兵嚷道：“拿奸细呀！”叱唧唧叉盘乱响，大喊一声说：“拿奸细。”此人乃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号人称亚都鬼，名叫闻华。蒋爷一看，此人身高九尺，蓬头勒金额子二龙斗宝，两朵红绒挑顶门上秃秃地乱颤，紫缎子绑身小袄，寸排骨头钮紫纱包，大红中衣，薄底靴子，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战裙。黑沉沉的脸面，粗眉大眼，半部钢髯。蒋爷叫：“大爷，把印给我罢！你们迎上去。”路彬低声说：“不可，我二人迎上去，不行你们再出去。”蒋爷点头暗道：“两个人本领不错呢！”蒋爷三人暗暗隐避身去。

路、鲁迎到上面，喽兵嚷道：“什么人？”路彬言道：“是我们两个。”喽兵报道：“前面有晨起望卖柴的路彬、鲁英挡住去路，禀寨主的示下。”

闻华道：“列开旗门！”喽兵一字儿排开。路、鲁二人施礼道：“寨主爷意欲何往？”闻华说：“方才喽兵报道，上天梯下逆水潭旁火光大作，怕有奸细，是我看看虚实。”路彬说：“没有。我二人方才在上天梯下边打柴，天气太晚，潭中水寒气逼人，点了些柴薪烤了一烤。刚打下边上来，并无别人。若有陌生之人，我们还不急急的报与寨主知道！寨主若不凭信，就自己去看。”闻华一听此言，说：“火是二人点的，我就不必去看了。”说罢将手中三股叉一摆，众喽兵尾作头、头作尾，别处巡山去了。

蒋四爷暗地听明，说：“好一个路彬！此人大大的有用，乃吾之膀臂也。”待喽兵等去后，与路、鲁会在一处，走小路，穿山道，至路彬门首要告辞。路彬问：“上哪里去？”四爷说：“回上院衙。”路彬说：“走不的，此时巡山人多了，若遇上可不好办了。明日起身，我有万全之计。今日且在我的家中住下，明日再走。”四爷点头。

至路彬家，到里面上房屋中坐下。有路鲁氏过来见卢大爷，叩头行礼。卢爷言：“不敢当！”行礼毕，入后去了。大家用饭。

次日，路彬与大家换了樵夫的衣巾，担着几担柴，连路、鲁二人共五个樵夫，有像的，有不像的。二爷就像；大爷不很像，长髯的樵夫很少；四爷更不像了，痲病鬼的樵夫哪里有过？南山梁幸而没遇见一名喽兵。到树林内换衣服，仍是本来的面目。大爷拿印施礼作别。四爷说：“我们见了大人，必说二位的好处。印可是我捞的，功劳实是二位的。你们从此也不必打柴了。大人正在用人之时，保二位大小总可以有个官职就是了。”路彬连道：“不行！我们焉有那样造化？”四爷说：“还有用二位之处。”那五担柴改作两担又挑回去了。

再说大爷三位走旧路而回，进襄阳城。四爷叫大爷、二爷揣印，由后门而入，自己由前门而进。到了上院门首，官人见四爷归回，个个垂手侍立。到里边见公孙先生满脸愁容。四爷说：“何故如此不高兴么？”先生说：“可了不得，你早回来也好。王府人来，一个个如狼似虎一般，衙前乱嚷乱闹，拿着文书，请定了大人的印了。怎么说也不行，好容易天晚了，把他们央及走了。今日虽走了，明日还来呢！要定了用印的日子，我焉敢应承，怎么样办呢？”蒋爷言：“你说明天用。”先生道：“无印明日拿什么用？”蒋爷笑说：“得回来了。”先生说：“得回来了？哎哟！万幸，万幸！现在哪里？”四爷说：“我大哥拿着呢！”随说随往后走，见着大爷、二爷、展爷讲论印信之事。

四爷问：“我三哥呢？”展老爷说：“早就吃醉了。”蒋爷说：“好趁着他睡觉，咱们先见大人。”卢大爷将印交与蒋平。先生回话，连玉墨也是欢喜。不多时，里面传话说：“有请众位。”大家进去。蒋爷见大人行礼道喜。大人泪汪汪地说道：“众位见着五弟了么？”蒋爷回禀大人道：“未曾见着五弟。将大人的印信由逆水潭中捞出来，岂不是一喜？”四爷将印往上一献。大人不看印倒还罢了，一见印信，见物思人，想起五弟就为此印至今未见，大概早死多时。大人哭道：“不见我那苦命的五弟，要此印信何用？我五弟为我无印而死，我若还坦然做官，居心不安。你们大众外面歇息去吧。”含泪道：“五弟呀，五弟！”

大众出来。蒋爷说：“可好。自己舍生忘死，费了多大的事，在逆水潭

中三次才把印信捞出，指望见着大人，往上一呈，必是欢喜；那知反倒落了个无趣。”蒋爷可也不责怪大人。大人与五弟义气太重，这也难责怪于他。

蒋爷对展南侠道：“我可不敢派你差使，这个护印专责非你不可。”展南侠点头道：“小弟情甘愿意。可有一件，我可一人不当二差，我只管护印，外面什么事我都不管。”蒋爷说：“就是。”只顾交付展爷护印，别的不大要紧。外边一阵大乱，喝喊的音声甚众。

要知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官仗势催用印 蒋平定计哄贼人

诗曰：

开卷闲将历代评，褒忠贬佞最分明。
稗官也秉春秋笔，野史犹知好恶情。

忠佞各异，褒贬不同。史笔昭然若揭：有褒于一时而即褒于万世者；亦有贬于一时而不贬于万世者。这套书褒忠贬佞，往往引古来证据。西汉时，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群臣于洛阳之南宫。因问群臣说：“尔诸侯诸将等，试说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项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齐对说：“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地，就封那有功之人，与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尽力战争，以图功赏，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项羽则不然，妒贤嫉能，虽战胜而不录入之功，虽得地而不与人同利。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项羽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说：“公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定计谋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这事我不如张良；镇定国家，抚安百姓，供给军晌，不至乏绝，这事我不如肖何；统百万之兵，以战则必胜，以攻则必取，这事我不如韩信。张良、肖何、韩信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而每事疑猜，不能信用，是无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终被我擒获也。”群臣闻高帝之说，无不欣悦敬服，夫用人者，恒有余；自用者，恒不足。汉高之在当时，若论勇猛善战，地广兵强，不及项羽远甚，而终能胜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为之谋，勇者尽其力，而天下归功焉。汉高自谓不如其臣，所以能驭驾一时之雄杰也。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蒋爷把印交给展爷，展爷实心任事，叫公孙先生装了印匣，包在包袱里。展爷将印所打扫干净，将印放在桌上。展爷在旁一坐，佩定宝剑，目不转睛净看着印匣，似此护印，万无一失。

外面一乱，蒋四爷出去一瞧，原来是两个王官，带定王府兵丁二十余人。这两个王官，全都是六瓣甜瓜中，青铜的磨额，箭袖袍，丝鸾带，薄底靴，跨马服，肋下佩刀。一个是黄脸面，一个是白银面。全都是粗眉大眼，半部钢髯。其一托着个黄包袱，兵丁给他拉着马匹，直是喊叫要请大人用印。蒋爷到面前与他们道了个辛苦，冲着两个王官一龇牙。两个王官一瞧，蒋爷这长相：戴一顶枣红的六瓣壮帽，枣红的箭袖袍，丝鸾带，薄底靴子，身不满五尺，形同鸡肋，瘦小枯干，软弱弱病夫一般，骨瘦如柴，青白面目。两道眉，远瞧是两道高岗，近瞧稀稀的几根眉毛，尖鼻子，尖峰棱头骨，薄片的嘴，芝麻牙，圆眼睛，单眼皮，黄眼珠，窄脑门，小下巴壳，两腮无肉，瘪太阳，高颧骨，细膊，大咳，嗒溜肩膀，大脚吧丫。正像是：走着跳着是活的，倒卧像能吃能喝的骷髅骨，紧七慢八，痨病够了月份的了，小名叫：“对付着活着。”一阵风来了，迎风而扑，附风而僵。里头没有骨头架子支着，还能往里瘦；外头没有人皮包着，能把人散了。王官如何瞧的起蒋爷这个样儿？对着蒋爷，拿着小架子抱拳笑嘻嘻的。

蒋爷问道：“二位老爷贵姓？”王官说：“我叫金枪将王善；他是我兄弟，叫银枪将王保，我们奉王驾之旨，待来请印。昨日有位先生告诉我们说：‘大人病了，不能用印。’可也倒是的：人吃五谷杂粮，能不生病吗？到底

给我们个准信，是几时用印？我们也好回复王爷。”蒋爷说：“明日天二位再辛苦一次。”王官说：“慢说明天，就是下月明天也不要紧。到是有个准日子，别像昨日那个先生，说定了不能用印就跑了。明天用印你作的了主吗？”四爷说：“我作不了主，是我们大人的吩咐。”王官说：“你贵姓？”四爷说：“我姓蒋。”王官回头，叫带马连兵丁俱回王府去了。

蒋爷入内求见大人，见大人提说王府差官请印的事：“明天正午大人必要亲身升堂用印，使奸王他们就死了心了。”大人无奈点头。蒋爷出来见先生说：“明日王府请印，你把用印差使让与我罢。”先生连连点头说：“使得！使得！”等明日用印，一夜无话。

到第二天巳牌时候，外边一阵喧哗，王府的差官前来请印。蒋爷吩咐，将官人传到，大人正午升堂用印。王府众人纳闷，一个个交头接耳，兵丁暗禀差官说：“上院衙能人甚多，可莫叫他们拿在里头，用上个假印。老爷们用印时，必须要亲身瞧着才好。”王官说：“那是自然的。”

天色正午，大人升堂，传话出来，叫差官报门而入。王善、王保至堂前报名行礼，将文书呈上。先生接过文书，展开放在公案上。大人看了看，是行兵马钱粮的文书。大人吩咐用印。蒋爷打开了包袱，请钥匙开锁，从印匣请出宝印，冲着王府二位差官特意显显，叫他们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王善、王保二人一看宝印，把舌一伸，浑身是汗。暗说：“怪道啊，怪道！”将印用完，交与王府。二位差官出得衙外，将文书包好，吩咐带马，兵丁过来说：“印文没用上罢？”王官正在气恼之间，喝道：“少说话！”催马回王府去了。再说上院衙大人办理些公事退堂。先生将印信包好收拾起来。仍交与展南侠护印。先生对着蒋爷说：“哎哟！这可就没有事了。”蒋爷道：“哎哟！这可就有了事了。”先生说：“这可有什么事？”蒋爷说：“这事更多了。不用印，王爷还不想害人；这一用印，他必是害怕。今日晚间必遣人来行刺。”先生说：“遣人前来行刺，还是没我的事，用你们武将拿人。”蒋爷说：“虽是我们武夫拿人，还得用先生。什么缘故呢？今日晚间，把大人安置后楼睡觉。你假扮大人坐在前庭，同着主管玉墨等候着刺客前来。”先生说：“哎哟，哎哟！我可不能，不能。”蒋爷说：“你不能也不行。你愿意把大人杀了吗？”先生说：“哎哟，你愿意把我杀了？”蒋爷说：“有我啊！”先生说：“有你可就没了我了。”四爷说：“无妨！要是你有好歹，我们该当何罪？连管家玉墨还得辛苦呢！大人平安，大家全好。”先生道：“你同管家说去吧，他点头就行。”

四爷到后面见大人，叫大人晚上在后楼睡觉。大人道：“不用。我情愿早早的死了，方遂吾意。”四爷说：“卑职等身该何罪？大人天才，还要借主管同先生假扮大人，等候贼人。”大人道：“既然如此，玉墨同四老爷去前面。”听差玉墨吓了一跳冷汗，说：“四老爷，我哪炷香儿没烧到，怎么找在我身上来了。别的可以当，刺客来了准是害人。”四爷笑道：“不怕，有我呢！”玉墨说：“有你准没我。”四爷说：“你要死了，我们刚罪。”童儿无法，出来见先生。先生说：“你愿意么？”玉墨说：“愿意，也是命该如此。”蒋爷说：“不怕，二位放心，先充样充样。”先生说：“好。”四爷说：“我当刺客，拿着个小棍当刀，先生坐在当中，叫玉墨看茶来。”管家答应。四爷说：“我进来一砍，只要跑的快就行了。”二人点头。四爷出去。二人将门对上。玉墨在旁，先生当中。四爷往里一看，二人直勾勾的四只眼睛，直瞪着外面。蒋爷笑道：“那如何行的了？你们二位直看着外头，

哪里行得了！”玉墨说：“闭着眼睛等死？”四爷说：“贼看见不下来了。”玉墨说：“下来有你什么便宜？”四爷说：“下来好拿，不下来难拿。”二人又低头不看，听门一响。玉墨站着，回身跑的快；先生坐着，衣服又长，一下踹住，往前一扑，倒于地上。先生说：“我不行，我不行！贼来准死。”四爷说：“把衣服撩起，用手一拢，自然下身就利便了。要跑就快了。”蒋爷出去，仍把隔扇带上，往里一瞧。先生受了蒋爷的指教，将衣服撩起，用手一拢，先生把一条腿迈出半步。蒋爷再进来，一窜两个人早跑在东西屋中去了。蒋爷说：“行了，行了！”又演习了几次，大家放心。

可巧，正遇穿山鼠睡醒，打听蒋爷什么事情。蒋爷说：“三哥来得甚巧，今日晚间必有刺客前来。”三爷说：“你怎么猜着？”蒋爷说：“不是我猜着，是我预料着来，安排着叫先生假扮大人。你我大家分前后夜，好好保护着先生。若伤着先生，你我吃罪不起。”徐庆说：“是，我可就是爱困。”随手将韩二义、卢爷俱都请到了，谁前夜，谁后夜。卢爷说：“不管前后夜，我不和三爷在一处。”四爷说：“我同大哥在一处。”大爷点头说：“好。”二爷说：“必是我同三爷在一处了。”三爷说：“二哥，咱们在一处倒好。”二爷百依百随，三爷占了前夜。四爷说：“四更天换更，前夜有事，前夜人承当。”三爷说：“那是自然。”

吃毕晚饭，掌灯后，韩二爷、徐三爷带着刀在里间屋住。二爷把隔扇戳出梅花孔，搬了一张椅子一坐，一语不发。徐庆是性如烈火的人，声音宏亮，说：“少时刺客前来，二哥莫动。我出去嚷：‘徐三老爷在此，诸神退位。’”二爷说：“你休胡说，那是四弟冤你呢！莫嚷了，等刺客罢。”

天交二鼓，三爷性急，恨不得一时刺客来才好，说：“怎么还不来？不来我要困了。”玉墨说：“你可莫睡觉。”焉知三爷的性情与众侠义不同，睡觉总脱了大睡。这时还算好，不肯全脱光，把袜子脱了，一歪身躺在床上。不多时，打起呼来了，鼾声如雷。玉墨说：“可好！睡觉了一位了。二老爷可莫睡！”二爷说：“莫说话咧，要来可是时候了。先生，叫管家吧！”玉墨把隔扇对上，把腿叉开，手扶着桌子；先生把衣裳撩好，叫玉墨看茶来。正打三更，忽然间，唿喇一声，隔扇一开，闯进一人，摆刀就砍。

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神手圣奋勇行刺 沈中元弃暗投明

且说上院衙防备刺客，果不出蒋爷之料。就打用印后，王府的王官回去，王爷等正在银安殿与大家议论：王善、王保是白跑一番。再去一次还不用印，专招本人都奏闻万岁，就说他半路途中，将国家印信丢失，赃官必要罢职，趁此行兵杀奔东京。

正说间，两个王官回归，将文书呈上。雷英道：“大半又是白跑一次。”两个王官说：“早已用上了，请王驾千岁一看。”王爷说：“你们可看着用印来着？”二人说：“大堂上用印，我们是亲眼所见，并且还看的清楚。”王爷说：“必是假的。”王官说：“据小臣看可不假。”王爷回头问雷英：“你可识认真假么？”雷英说：“识认。”雷英去不多时，取来三张，往文书上一对，分毫不差。王爷问：“这三张是印么？”雷英道：“正是！皆因邓勇士盗了印来，我就印了三张，恐怕日后有这件事。如今一对不差，必是当初邓车盗来的是假的。”

邓车一听急了，来到王爷面前说：“回禀王驾千岁得知，小臣盗来是真的。雷王官送往君山，抛弃逆水潭时，在半路途中卖与上院衙的人了。”雷英说：“分明你盗来是假，怎么讹是我卖了呢？”邓车说：“分明你是卖了，如不然哪里又有真印用来？”

两个人口角纷争，旁边一人微微地冷笑道：“小事不明，焉能办起大事？又道是圣人有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王爷一看，原来是小诸葛沈中元说话。问什么叫“不患人之不己知？”圣手秀士冯渊说：“这两句话王爷不懂，就是炕大，睡觉人少，不挤着。”沈中元说：“你胡说！”冯渊说：“谁要转文，谁是混帐东西。”雷英说：“沈爷分派分派，到底这印是我卖了，是他盗来假的？”沈中元说：“盗来的是真印，抛于潭中的也是真的，用来的更是真的了。”冯渊说：“那不成了三块真印了么？”沈中元说：“你知道什么！”雷英说：“倒要分析明白。”沈中元说：“邓爷盗来，你抛在潭中，就不许人家捞出来吗？”雷英说：“他们怎么知道在潭中？”沈爷说：“邓兄盗印几个人去的？”雷英说：“两个人。”沈爷说：“回来了几个？”雷英说：“一个。”沈爷说：“那一个被捉的又不是哑巴，申虎的性情，杀刚他倒不怕，就怕人家拿住，和他一说，有什么就告诉人家什么。”雷英说：“就是告诉人家，逆水潭鹅毛沉底，也是捞不上来。”沈爷道：“曾闻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岂不闻上院衙能人甚多，有个翻江鼠蒋平，治过水，捕过蟾，天子钦封水旱带刀四品护卫，捞印必是此人。”

王爷说：“这印出水可不好。赃官一恨，必要专摺本人都，孤大大的不便。”雷英说：“无妨！一不作，二不休，今晚派人前去将贼官杀死，以除后患。”王爷说：“哪位御弟愿往？”邓车说：“上院衙我是轻车熟路，今夜小臣前往。”王爷一听大喜。沈中元说：“邓大哥一人前去势孤，小弟与大哥巡风。”邓车一听，更觉欢喜说：“沈贤弟前往，大事准成！”

焉知沈中元不安好心。皆因为白五爷死在阵中以后，王爷的气色一日不似一日，沈中元与申虎又是个至亲。他拿话套邓车的实话，才知道申虎被邓车哄骗被捉，只惦念与申虎报仇。今日逢着这个机会，自己拿了邓车投在大人那里，求取大宋的功名，胜似在王府早晚势败，玉石俱焚。又与申虎报仇，又是自己一条道路。邓车焉能猜得出他的心思。

用晚饭时，王爷与二位亲身递酒。吃毕，天交二鼓之半，各自更换衣巾。邓车换了夜行衣靠。沈中元就是自己原来的衣服，背着条口袋。邓车问：“怎么不换衣服呢？”沈中元说：“杀人是你去砍下头来，我好背着。”邓车欢喜，心里说：“是我时运来了。聪明人都糊涂了。他背脑袋，人家不追便罢；倘若追来，总是捉拿背脑袋的。”沈中元不换衣服来见大人，准是成心投大人来的；若穿夜行衣，怕大人反想。

别了王爷，二人出府到上院衙，窜房进去，见里面并无动静。沈爷想：“不好，莫是大人无福了，因何连看着大人的都没有？全睡了？我是慎重慎重，若杀了大人，我还是保王爷吧！”邓车上房，听屋中呼声甚大。里面叫玉墨看茶来。车想：“大人睡觉，可待到几更时候，又是一个文人，不如早早地下手行事。”由窗外一看，大人正坐，主管一旁立，双门未关。他亮刀，往里一跃，举刀就砍。大人往东屋一跑，主管往西屋便去。一刀未砍着。早有一人出来，手持利刃前来交手。邓车方知不好，一刀先把灯烛台砍落在地上。屋中一黑，二人再交手杀在一处。

先生进屋中叫三爷不醒，打也不醒。先生着急咬了三爷大腿一下，三爷才醒。先生说：“有了刺客了。”三爷问：“在哪里？”先生说：“现在外间屋中动手。”三爷问：“我的刀呢？我的刀呢？”寻着了刀，光着脚往外一踊，脚踹在蜡上一滑，险些摔倒，大嚷道：“好刺客，哪里走？”

二爷看三爷出来，两人拿贼不费事了。别看三爷粗鲁，武艺甚好。邓车与二爷动手就不行，又来了个穿山鼠，如何行的了！不如买个破绽，窜出房外。

三爷嚷：“好小子，跑了！”至院内，二爷追出院动手。三爷出来时，邓车窜上西厢房去了，跃脊至后房坡，出上院衙飞跑。二爷随后上房追去。三爷上房，脚心上有蜡油一滑，由房上咕咚一声掉下来了，当啷当啷，舒手丢刀。立起身来，将脚心的蜡油用手抠出，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蹿上房也就追出随后赶来，看看临近，嚷道：“二哥，可别放走了这小子。”二爷回头一看三爷追来，再扭身细看，邓车踪迹全无，吓了一跳。

只见前边有一片蓬蒿乱草，二爷心想：“刺客必然在内。”三爷来问：“二哥，刺客在哪？”二爷说：“追至此间就不见了。你看怪不怪？我看必在乱草之中。”三爷说：“我进去找他。”二爷说：“且慢，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进去就要吃亏。”三爷说：“怎么样？”二爷说：“等着天亮就瞧见他了。”三爷说：“咱们等着。”就听西面树林内有人说道：“邓大哥，邓大哥，破桥底下藏不住你！”二爷一看，西边可有一个破桥。邓车心里说：“人家没有瞧见我，你何必嚷？”撒脚就跑。二爷看见追下来了，三爷在后也就追赶。赶来追去，又不见了。西南上有人叫：“邓大哥，邓大哥，那个坟后头藏不住你！”二爷一瞧又追。追来追去，又不见了。西南嚷：“邓大哥，邓大哥，庙后头藏不住你！”邓车心内说：“人家没瞧见我，你替我担什么心？哎哟！是了，怪不得上回他问我申虎之事。想起来了，申虎与他系亲，这是与申虎报仇。沈中元，沈中元，我若有三寸气在，不杀你誓不为人。”

沈中元巡风，本欲投大人，又怕无福，两相犹豫。有意保大人，又想无有进身之功，只好跟下来，屡屡指告，心中说：“邓车也明白了。你怎么害申虎来着。我也怎么害你。这就叫‘临崖勒马收缓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又嚷道：“邓大哥，邓大哥，小心人家拿那砖头石子打你。”一句话把二爷指省。自说当局者迷，何用石子，现有袖箭。回手把袖箭一装，只听见“噗

啼”一声，“哎哟”、“噗咚”，邓车中箭躺在地上，扔手中刀，二爷过去拔袖箭，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捆将起来。三爷说：“我拿那个说话的去。”二爷说：“算了吧，没有说话的，咱们还拿不住他呢！”对面沈爷听见他们拿了邓车，必然前来请我，等了半晌并无音信，只得往对面问：“二位拿住刺客了？”二爷说：“拿住了。”沈爷说：“二位贵姓？”二爷说：“姓韩，单名彰字，人称彻地鼠。”沈爷问：“那位呢？”说：“姓徐，我叫徐庆，外号人称穿山鼠，开封府站堂听差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穿山鼠徐三老爷就是我。”沈中元指望他们回问，连一个说话的也没有。沈爷无奈说：“小可叫中元，匪号人称小诸葛。我乃王爷府之人，特地前来泄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说了半天无人答言，沈爷明白了，自己要是投大人，这个功劳岂不是我的么？这两个人不肯引见，怕我占了他们的功劳。一笑哈哈！好个五鼠义，名不虚传。你们拿住刺客报功去吧，咱们后会有期。

三爷同着二爷正说着往回搭刺客之事，沈中元说了好些个话，他们全没听见。正要搭刺客回衙，忽然前边来些灯笼、亮子、油松，照彻前来。

要问来者何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树林气走巡风客 当堂哭死忠义人

且说徐韩二位拿住刺客，正要回衙。前面一派灯光，看看临近，原来是蒋四爷同大爷后夜坐更，听里面嚷喝的声音，一同到后面来。至庭房叫人点起灯火，一腿将蜡台也踢扁了。东西两屋内一看，一张桌子底下有一个人：东屋内是先生，西屋内是玉墨。将他们拉出来，仍还是战战兢兢的说：“他们追赶刺客去了。”

四爷叫大爷看着先生，自己出得衙外，正遇打更的人，又有下夜的官兵掌灯火追来，远远看见有人，原来是三爷、二爷。问他们的缘故，二爷就将有人泄机，拿住刺客，细述一遍。蒋爷咳了一声说：“这个机会哪里去找？那个说话的人哪里去了？”三爷说就在这对面树林子里，蒋爷往树林找了一遍，气哼哼地回来说：“方才有我，就不错过这个机会了。”三爷说：“不要紧，咱们把邓大哥搭回去。”四爷问：“哪个邓大哥？”三爷说：“就是这个。”蒋爷低头细细一看说：“原来是他！搭回去。”官人过来，抬回衙署。

蒋爷说：“抬在我屋内去。”蒋爷跟将进去，叫官人外边伺候。蒋爷把邓车的头往上一搬说：“邓寨主，你可识认于我。”邓车说：“不识认。”蒋爷说：“你是贵人多忘事，可记得在邓家堡，我去拿花蝴蝶时，与你相过面，你可记得？”邓车说：“哎！可相过面是个老道。”蒋爷说：“我学一声，你就想起来：‘无量佛’。”邓车说：“对对对！你还了俗了。”四爷说：“我不是还俗。我当初为拿花蝴蝶巧扮私行，你不认识我，我姓蒋，名平，子泽长，小小的外号翻江鼠。”邓车说：“印是你捞出来的？四老爷，你救我罢！”蒋爷说：“知恩不报，非为君子。当初花蝴蝶杀我，没有你，我早死多时了。我先给你敷点止痛散。”说毕转身取来，给邓车敷在伤处，果然不疼了；又把他的腿撒开，就绑着二臂，说：“你降了我们大人，立点功劳，做官准比我的官大。连我还是护卫呢！”邓车一听，喜欢非常，说：“只怕大人忌恨我前来行刺，我就得死。”蒋爷说：“无妨，有我替你说话。你就说他行刺，你巡风，特意前来泄机。可有一样，大人问你王府事，你可得说。”邓车说：“那是自然。王府之事，我是尽知。”蒋爷说：“我可不给你解绑，等着大人亲解，岂不体面！”邓车点头。蒋爷说：“你先在此等候，我去回禀大人。”

蒋爷出来告诉外面官人，仍是在此看守。

到后面，大人早下楼，在庭房坐定。蒋爷说将拿住刺客话回禀一遍。大人吩咐：“将刺客带来，本院亲自审问。”蒋爷出来，正遇着展爷抱着印匣，也来大人跟前听差。蒋爷回自己屋中带邓车听审，刚走在院内，就遇见徐三爷，也要听大人审事。蒋爷知道叫他听去不好，就说道：“你这个样儿，也不看看成什么体统！大人是钦差官，你这么光着脚，短衣裳，也不带帽子，像什么官事？穿带去罢。”三爷果然走了。

四爷带着刺客进屋中，叫官人把午门挡住，莫叫三老爷进来。蒋爷把刺客带到桌前跪下。大人说：“下面可是刺客？”刺客说：“罪民是邓车。”大人说：“抬起头来。”邓车说：“有罪不敢抬头。”大人说：“赦你无罪。”邓车抬头一看，叫：“蒋老爷，这不是大人。”四爷说：“怎么？”邓车说：“我方才看见，大人不是这个模样。”四爷说：“你方才瞧的那位大人，就是旁边站的那位。”刺客说：“这是什么缘故？”蒋爷说：“算计你们今天

前来，故此安下招刺客人。那位是先生，这位才是大人呢！”大人一看刺客，戴一顶马尾透风中，绢帕拧头，身穿一身夜行裤袄、歛鞋。面赛油粉，粗眉大眼，半部钢髯，凶恶之甚。

大人问道：“邓车，本院可有什么不到之处？”邓车说：“大人乃大大忠臣，焉有不到之处！罪民久处王府，深知王府的来历。今夜前来，不为伤害大人，情愿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大人恩施格外，小人愿效犬马之劳。”大人问：“王府之事，你可知晓？”四爷在旁说：“问你王府之事，你可说吧。”邓车道：“说，说，说。”大人问道：“白护卫之事，你可知晓？”邓车说：“更知晓了。就皆因追大人印，坠落天官网，吊在盆底坑，被十八扇铜网罩在当中。一百弓驾手乱弩齐发。”大人站起来扶着桌子问道：“乱弩齐发，五老爷怎样？你、你、你，你快些说来！”蒋爷暗地与邓车摆手，邓车错会了意。说：“我说，我全说。一阵弩前，把五老爷射成大刺猬一般。可叹他老人家，那个岁数为国忘身！”底下的话未曾说完，大人“哎哟”一声，咕咚，咕咚、咕咚，一句话躺下了三个。

大人、卢方、韩二义一闻此言，三个人一齐都死过去了。邓车一怔，蒋爷真急了，说：“你这个人真糊涂，我这里直摆手使眼色，你老不明白。你看，这可好了，死过去了三口。”邓说：“你叫我把王府事说出，问什么，说什么！”蒋爷说：“去罢，先到我屋中等我去罢！”叫官人带邓车送四老爷屋中去。回头将大爷、二爷搀起。大人那里，早有人把他唤醒过来了。大人放声大哭，数数落地净哭五弟；大爷、二爷大放悲声，也是哭起五弟来了。蒋爷一瞧真热闹，赶紧搀将出去。说：“人死不能复生，咱们应劝解大人才是，怎么咱们哭的比大人还恸？”大爷说：“谁像你是铁打的心肠！”蒋爷说：“净哭，要哭得活五弟，哭死我都愿意，就怕哭不活。”大爷说：“你劝大人去吧。”蒋爷说：“别哭了，咱们大家想主意，与五弟报仇才是正理。”

蒋爷进屋中，口称：“大人，到如今，五弟事也就隐瞒不住了。五弟是早死了，大人可得想开些。你要有舛错，我们大众什么事也就不能办了。若有大人在，我们大众打听铜网阵是什么人摆的？五弟的尸骨在什么地方？去盗五弟的尸骨；拿摆阵的人活活祭灵；捉王爷，大人入都复命，这叫三全齐美，又尽了忠，又全了义。那时节无事时，我与大人说句私语。咱们全与五弟是拜兄弟，磕头时不是说过，不愿同生，情愿同死，完了事咱们全是搭裢吊。大人请想如何？”大人被蒋爷说了几句话，反觉甚喜，说：“护卫言之有理。我是文官，与五弟报仇，全在你们众人身上。”蒋爷说：“亏了我三哥未来，他若听见，他是非上铜网那里去不可。”

焉知晓三爷穿了箭袖袍，登了靴子，戴了帽子，带子没有系好，也没带刀，往外就跑。到窗外有许多官人挤住。自己就在窗外，撕了个窟窿往里一看，正是邓车说到为国忘身那句话。三爷纳闷说：“五弟死了。他死了，我也不活着了，我向谁打听打听才好？哎哟！他们谁也不肯告诉我，有了，我去问邓大哥去。”

又见官人拥护着邓车上四爷屋内去了。自己也来到四爷屋中，把官人喝将出，到屋中把两个小童儿也喝出去：“你们若在外面听着，把你们脑袋拧下。”把人全都喝退，三爷这才坐在邓车一旁说：“邓大哥，你好啊！”三

搭裢——中间开口，两端可装时钱物的长口袋，搭在肩上使用。

爷打算刺客姓邓，名叫大哥。他错会了意。邓车打算是称呼他呢！邓车说：“好。”二人就一问一答的说。三爷说：“你才说是五老爷死了？”邓车道：“是五老爷死了。”三爷说：“邓大哥，你知道是怎么的？”邓车说：“吊在铜网内，乱弩攒身，尚且没死；我按过弩匣，一下儿就死了。”三爷说：“邓大哥，你好本事！”邓车说：“本不错。”三爷说：“五老爷埋在哪里了？”邓车说：“火化尸身，装在古磁坛子内，送在君山后身，地名五接松、盘龙岭。”三爷说：“很好！”邓车见三爷在满屋中乱转，不知找什么物件。问道：“你找什么哪？”三爷说：“找刀。”邓车说：“何用？”三爷说：“杀你。”邓车以为是取笑。

焉知三老爷真是找刀。可巧四爷屋内没有刀。三爷要上自己屋中拿刀，又怕有人来了不好办事。不由气往上一冲：“有了，把脑袋拧下来罢！”往上一扑，将邓车按倒。一捏脖子，一手就拧。邓车仰面，捆着二臂，躺在炕上不能动转，又不能嚷。瞪着二目看着徐庆。三爷拧了多时，拧不下来。皆因邓车也是一身的工夫，再说脖子又粗，如何拧的动。三爷大怒，嚷道：“你还瞪着我哪！”有了，把眼睛挖出来便了。只听见“砰”的一声，三爷二指尖挑定两个血淋淋的一对眼珠子，蹿下炕来。邓车“哎哟”疼痛难忍，“咕咚”一声，摔于地下，满地乱滚。眼是心之苗，焉有不疼的道理。

若问邓车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挖双睛邓车几乎死 祭拜弟侠义坠牢笼

且说徐三爷提了邓车的眼珠子，要奔五接松祭奠。正走在厨房门口，自己一想，打屋里找一张油纸将眼珠包上，不然到坟前岂不干了？启帘来至厨房，正有一个厨役王三，在那里喝酒，见三老爷进去，嚷道：“老爷喝酒。”三老爷说：“不喝。”叫道：“王三，你知道不知道五老爷死了啊？”王三问：“怎么死的？”三爷说：“在王府着人乱弩射死了。”王三听说大哭道：“可惜老爷那个岁数，但不知埋在哪里？”三爷说：“在五接松，我这就是去祭奠。”王三说：“我在厨房与老爷备点祭礼。”三爷说：“有了。”王三说：“什么祭礼？”三爷道：“是脑眼。”王三问：“是猪的，羊的？”三爷说：“人的。”王三说：“哎哟，我的妈呀！哪个人的？”三爷问：“你看，是邓大哥的。你拿点油纸来我包上。”王三说：“你老自己去取罢，吓的我腿转了筋了，就在那箱子底下呢！”三爷自己去拿，也有绳子，也有油纸。三爷将眼珠包好要走，又怕厨子与四爷送信。不容分说就把个厨子四马攒蹄捆上，拿过一块抹布把嘴塞上，说：“暂且屈尊屈尊你。”出门去了。

走在夹道，听屋中有人说笑。到里面见是展爷的两个小童。小童一瞧说：“三老爷，请坐！”三爷说：“找你们老爷去，我这里等。”那个小童跑去送信。

展爷正与大家劝解大人之时，小童进来回话说：“三老爷在咱们屋中，请老爷说话。”展爷说：“我无有工夫。”四爷说：“幸亏我三哥没来。请大弟你就去罢！将他绊住，千万别叫他上来。”展爷点头说：“印可先交给你看着。”四爷说：“是了，你去罢！”

展爷回到自己屋中，见三爷落坐。三爷说：“大弟，我们老五死了。”展爷一惊，心中说：“他怎么知道咧？”遂问道：“三哥听谁说的？”三爷说：“邓大哥说的。”展爷说：“你知怎么死的？”三爷说：“乱弩箭射死的。”展爷方知徐三爷知道了，不觉泪下哭道：“五弟呀，五弟！”三爷说：“你别闹这个猫儿哭耗子了。”展爷着急道：“三哥，这时候还说戏言。”三爷说：“本来你是个猫，他是个鼠，岂不是猫哭耗子了呢？”展爷说：“五弟一死，焉能不恸？”三爷说：“你要能恸，到坟上哭一场去。”展爷说：“就是五接松坟上么？”三爷说：“是。”展爷说：“去不的。听四哥捞印回来说，坟上有埋伏。若叫人拿住，大丈夫死到不怕，就怕囚起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行，可不是玩的。”三爷说：“我知道你不去。你听见他死，你更愿意了。当初在陷空岛将你囚在通天窟，改名叫闭死猫，差点把你的猫尿没闭出来。你听他死了，更趁了你的愿了，会说：‘可死了小短命儿。’是不是啊？”展爷气愤愤地说：“倒是哪个人对你说的？”三爷笑说：“我想着是这样，没有人说，你别着急呀！”展爷听了说：“这就是了，我二人左右护卫，焉有不惨的道理！”三爷说：“同我上坟去，我方信是真交情。”展爷被个浑人说的无法，只好点头，暗想：得便与四爷送信去。四爷若知道，准不叫去了。

展爷道：“我备些祭礼前往。”三爷说：“有了。”展爷说：“什么祭礼？”三爷说：“脑眼。”展爷问：“是猪的、羊的？”三爷说：“人的。”展爷问：“谁的？”三爷道：“邓大哥的。”展爷说：“就是刺客邓车的眼睛？”三爷说：“就是他的。”展爷说：“三哥，你太粗鲁了。四哥还要问他襄阳的事情，你怎么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了？他还肯说吗？”三爷说：“我

这就要死了，谁管襄阳不襄阳的哪！”展爷问：“你去死去呀，不回来了？”三爷说：“我不回来了。”展爷说：“我哪？”三爷说：“你别不回来呀！你回来好送信。”展爷说：“使得。”展爷用了一个眼色，叫童儿好好的看家。小童儿答应说：“是，老爷放心吧！”三爷说：“你二人看家。”童儿说：“是，我们看家。”三爷说：“先捆起来，口中塞物，不然你们与四老爷去送信。”小童儿说：“不敢送信，三老爷捆我们可忍不的。”三爷说：“便宜你们吧！跟我们前去祭奠。”小童儿只得点头答应。想着：三老爷一个不留神，就暗地与四老爷送信。焉能知晓三老爷素常是个浑人，一点细微地方没有。这天他偏留上神咧！

他叫小童儿、展老爷在前，他在后面跟着。小童儿不敢抽身，直奔马号，叫马号人备上四匹马，大家乘跨坐骑，仍是徐庆在后，直到叫开城门，主仆出城。天气尚早，城门仍然关闭。

三爷放了心了，准知童儿不能回去送信。逢人打听道路，直到晨起望，穿林而过。走锦绣崖、鹰愁涧，到小山口。往北就看见了：正东上幡龙岭怪石叉叉，上边有五棵大松树，密密苍苍，枝叶接连。树下有土山子一个，土山子前一个大坟。坟前有石头祭桌，石头五供，有石碣子一个。徐庆不认识字。展爷远远望见石碣上边刻的是：“皇宋京都带刀四品护卫大将军讳玉堂白公之墓”。展爷一见，不觉凄然泪下。徐庆说：“别哭，等到坟前再哭不迟。”

从盘道上山，道路越走越窄。小童说：“请二位老爷下马，马不能前进了。”大家下马，这小童儿拉定在此等候。

二位上山。这幡龙岭是得绕着弯儿上去。此山就是蟠着一条龙的形象，好个风水所在。行至上边，展爷肝胆欲裂。徐三爷回说：“等我摆祭礼。”由怀中取出眼珠儿来，随掏随走。两个人并肩而行，未走到坟前，就觉着足下一软，“哎哟不好”，“呼咙”一声，两个人一齐坠落下去。（你道展南侠听蒋四爷说过，怎么会忘了？皆因是一见玉堂之墓，肝肠恸断，一旦间把埋伏就忘了，故此坠落下。）

从高处往下一沉，二位爷把双睛一闭，只觉得“噗哧”一下，类若陷土坑内一般。睁眼一看：“哎哟，不好了！”将二目迷失。原来是钟雄接着古磁坛，有王爷的话：“平地起坟，前头安下埋伏，以作钓鱼香饵。钟寨主爱惜五老爷是名扬天下第一好汉子，故此与他找了一块风水的所在，就是五接松下。正巧前面有个山沟，准知必有人前来祭奠。在山沟下面将石灰用水泼了泼，成矿子灰垫在底下，摔不死人；上面沟席盖好，撒上黄土，行家看得出来。不想展、徐二人坠下去，一摔将矿子灰摔起。迷失二目。幸是矿子灰，若是白石灰，就能把展、徐二位的双睛损坏。

只听见上边呛啷啷一阵锣鸣，来了些挠钩手，把挠钩往下一伸，就将徐庆钩住，一齐用力就把徐三爷搭将上来，立刻将二臂牢缚。坐在地下，闭目合睛，“哇呀，哇呀”的直嚷。回手又把展南侠搭将上来，也是如此。

这一个不能睁眼睛，托天的本事也就完了。人凭的是手眼为活，总得眼泪把矿石灰冲出，方能睁开二眸。待了多时，睁眼一望，展南侠的宝剑早叫人解下去了，展爷暗暗地叫苦，徐庆也就睁开眼了。

面前有二十多喽兵瞅着他们。两个人直笑说：“可惜，这么大的英雄被捉了，净哭。”有一个喽兵过来说话道：“朋友别哭了，我告诉你一套言语。我家寨王爷是个大仁大义之人，不爱杀人。见了他央及、央及，多磕几个头，

就能把你们放了。”徐庆骂道：“放你娘的屁，小子过来，快给我们解开，好多着的呢！如其不然，可晓的你们的罪名。”喽兵说：“你是谁？”三爷说：“你看，那位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的人氏，姓展名昭，字是熊飞，号为南侠，万岁爷赐的御号是御猫，乃是御前带刀四品护卫之职；我乃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之职，姓徐名庆，外号人称穿山鼠。徐三老爷就是我老人家，你们还不撒开吗？”喽兵听言道：“我当你们是无名小辈，原来是有名人焉！伙计们，报与寨主去。”

展爷瞪了徐庆一眼说：“被捉求死就成了，何必道名？”徐庆说：“他们要是惧官，就许把咱们放了。”展爷说：“怎么你又怕死了！”徐庆说：“我倒不怕死，怕幽囚起来。”展爷说：“就不该来！”三爷说：“谁又早知道！”展爷一听他是怕死的言语，跟他饶上真冤。见几个喽兵往前飞跑说：“寨主有令，将他们带到山上，结果他们的性命。”

若问二位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山内钟雄谦恭和蔼 寨中徐庆酒后翻桌

且说展、徐二位被捉，喽兵把宝剑解将下来。又有徐庆一说两个人的名字，喽兵听了，拿着宝剑穿边山，走小路，奔飞云关上巡捕寨，见闻寨主、黄寨主、贺寨主、杨寨主报告：“禀众位寨主得知，五接松拿住人了。”闻寨主问：“拿住的什么人？”“拿住了两个祭奠的：一个叫展昭，一个叫徐庆，还有一口宝剑，众位寨主请看。”闻华说：“报与大寨主去罢！”

少刻，回来喽兵说：“大寨主叫把二人带上山去。”闻华带几名喽兵就去五接松，见众喽兵押解二人，相貌堂堂：一个是宝蓝缎武生公子巾，宝蓝缎箭袖袍，鹅黄丝鸾带，月白色衬衫，青缎压云恨，薄底鹰脑窄腰快靴。七尺身躯，面如美玉，顶额阔，两道剑眉，一双长目，面形丰隆，双腮带做，方海口，大耳垂轮。一个是青缎六瓣壮帽，青箭袖丝鸾带，薄底靴，黑挖挖的脸面，两道浓眉，一双金睛暴露，狮子鼻，翻卷四字口，见棱见角。一部胡须，一寸多长，扎扎蓬蓬糊刷一洋，胸宽背厚，臂膀宽堆，垒威风，垒抱煞气。闻华一见，暗暗的夸奖，侠义的英雄名不虚传，抱拳带笑说：“不知二位老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乞二位贵客恕罪。”展爷说：“请了。”徐庆一见闻华“哈哈”的大笑说：“好啊，黑小子！”闻华瞪了三爷一眼，“哼”了一声说：“我家大寨主有请二位，中军帐待茶。”展爷说：“我们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又见大寨主！”闻华说：“岂敢！二位驾临，三生有幸。请二位至寨，另有别谈。”

喽兵们带路行至飞云关下，往上一走，但见此山赫巍巍、高耸耸，密森森、叠翠翠。上看峰漫漫，下看岭叠叠，一行行杨柳榆槐松，上边有白云片片，下边有绿水涓涓。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山连山，山套山，不知套出有多远。洞庭水旱八百，可称是一座名山，胜景当中，有一座大牌楼，上书金字，是“飞云关”。

进飞云关，路南有木板房三间。山墙上有一大木牌，高够八尺，宽有丈二。八字横头，横着二个大字，是“招贤榜”。展爷草草地念了念“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讨大元帅钟，为晓谕天下事：天下隐匿英雄壮士过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盐车困良骥，四墅埋麒麟；高山藏虎豹，薄泽隐蛟龙。余钟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进士之职，皆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亲不取，非财不用。……”后面许多言语，待等北侠智化双诈降时再表。

展爷被后面人督催，不能往下再念，心中暗暗夸奖。钟雄进士出身，到底心胸不小。来到旱寨头一寨，其名就叫巡捕寨。二百名喽兵一字排开，各持利刃，全都是高一头，大一膀的，俱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衣帽光鲜，军刃顺利，并有三家寨主，一个穿黑，一个着紫，一个是宝蓝的衣巾。展爷早就问了亚都鬼闻华名姓。闻华又与三家寨主一见，说：“这位姓展，这位姓徐。这是我们巡捕寨主：这位寨主叫神刀手黄受，这位叫花刀杨泰，这位叫铁刀大都督贺昆。”说了些谦虚客套。又说：“我大寨主有请二位，中军帐待茶。”

二位往上又走，行至二寨，其名叫彻水寨。两边鹅头峰，相隔有九丈，

三生——即“三世”。本佛教用语。指前生、今生、来生。亦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

八节——古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八节。

当中是一个山涧，其名叫碧溪涧。上面搭着个木板桥，就是大柏树一解两半，拿大铁箍把它箍将起来。一面有个铁横头儿，上缚黄绒绳两根，缚在那边有两把大花轱辘，绒绳绕于上面，若有不测，将轱辘一绞，尽把这个木板桥绞将起去，要想出入，除肋生双翅。展爷等上木板桥往下一看，只听水声大作。往西南一看，碧盈盈的一带竹城。下木板桥，有二百多喽兵，一家寨主。闻华引见：“这是徐、展二位，这是我们彻水寨的寨主，人称金棍将于清。”

又走至箭锐寨，二百喽兵，一家寨主，穿皂袍，先见展爷，后说：“这是我们箭锐寨的寨主，外号称赛翼德朱格。”

见毕，至章兴寨。金锤将于畅与展爷见过。又到武定寨。这寨主身高一丈开外，黄袍，面似淡金，浓眉怪眼，猛若瘟神，凶若太岁，臂力过人，天真烂漫，外号人称金钊无敌大将军于贲。也与展爷见过。

又到文华寨，一家寨主，二百喽兵。展爷一见吓了一跳，品貌与白玉堂五弟一般不二，略险些没叫出五弟来！闻华也引见。此人叫金枪将于义，排行也是在五，称为于五将军。

又来到五福寨，一家寨主，二百喽兵。人称八臂勇哪咤王京。丰胜寨，一家寨主，二百喽兵，这家寨主金刀将于艾。丹凤岭寨主赛尉迟祝英。丹凤桥一家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栅门两家寨主：云里手穆顺，铁棍唐彪。所有众人俱都与徐、展见过。

到了里边，至豹貌庭前，这就是大寨。抱柱上有副对子，上联是：山收珠履三千客；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展爷暗道：“好大口气！”启帘拢到得屋中，抬头一看，这家寨主方翅乌纱大红圆领，腰束玉带，粉底官靴，七尺身躯，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绺胡须，乍瞧就是一位知府的打扮。展爷暗道：“君山八百地，水旱二十四寨，以为这个寨主，总得是红胡子蓝靛脸，说话哇呀哇呀的，才管得住山中的群寇。似这个人文质彬彬，斯文模样，如何管得住山中众人！此人必然大有来历。”

俗言：“人不可貌相。”别看钟雄的打扮，文武全才。论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一不知，无一不晓，诸子百家，通古达今。讲武：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上阵全凭一条枪，勇将不走半合，怎么就不走半合呢？使枪为什么又叫个飞叉太保？皆因是若与人动手，穿戴盔铠，背后有八柄小叉，上缚着红绸子，若要交手，二马相凑，枪未到，飞叉必然先到，准使敌人落马，这就是勇将不走半合。因此人称为飞叉太保。无事时永远文官的打扮。

今见展南侠一到，二人仪表非俗，故此离正位出迎，说：“不知二位老爷驾到，未能远迎，望乞恕罪。”展爷说：“岂敢！我二人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寨主这般的谦恭称呼。”徐庆说：“好小子，你倒是个乐子。”钟雄“哼”了一声，知徐庆是个浑人，与南侠讲话说：“二位大驾光临，草寨主辉。若非相机应巧，用八人大轿请二位也不肯下顾。”展爷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砍樵人。为朋友者生，为朋友者死。寨主何必多言！”钟雄说：“小可方才说过，请二位还请不至，焉敢有别意见！”徐庆说：“认的我们么？”寨主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二位光临，是小可的万幸。”徐庆说：“你别转这个臊文了。既然认的，不给我们解绑？”寨主吩咐与二

貔貅（pí xī，音皮休）——古书上说的一种猛兽。多用来比喻勇猛的兵士。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传说为古书名。

位解绑，解绑后。三爷说：“拿点漱口水来，你这个招儿真损，闹了一嘴石灰。”漱毕说：“给我们倒茶来。”落坐，钟雄说：“看茶。”三爷拿起来就喝。展爷也不漱口，也不喝茶。徐庆叫摆酒，展爷瞪了徐庆一眼。寨主吩咐：“摆酒，摆酒！”真乃是侠义的朋友，与众不同，慷慨之苗！展爷说道：“咳！我二人区区辈，直是叫寨主嗤笑！”钟雄说：“哪里话来。”钟雄与闻华执壶把盏，斟酒落坐。钟雄说：“请用。”展爷把酒一端，然后放下。徐爷正在饥饿之时，大吃大喝，不时的有喽兵与三爷斟酒。

展爷说：“我看寨主堂堂仪表非俗，又是文武全才，为何不归降大宋，争一个封妻荫子，岂不胜似山中一位寨主？”钟雄说：“早已有意归降，只怕天子不肯容留。”展爷说：“寨主若肯弃暗投明，我破着合家的性命，保寨主一官。寨主若要居官，必在我展昭之肩左。”

徐庆在旁说道：“我们展爷这话不虚，他若求求我们包相爷，相爷在万岁跟前说一不二。”钟雄说：“当面谢过二位。我有句话不好出唇。”展爷说：“有话请讲。”钟雄说：“我意与二位结拜为友，不知二位肯否？”展爷一翻眼就明白了，依他意见，想着把子也拜咧，降不降咧，那时怎处？说：“寨主先弃高山后结拜。”钟雄说：“先结拜然后弃山。”展爷道：“我说寨主先别恼，我们大小是个现任职官，若与寨主结拜，京都言官御史知道，奏参我们，担当不起。”

徐庆也喝够了，也吃饱了，嚷道：“展大弟别听他的，他是诓我们呢！不弃山还是山贼。咱们和山贼拜把子，担得住么？钟雄，你拿着桌酒席诓我们拜把子，你以为谁无吃过哪？反了罢，这一桌就是杀身之祸。”

若问二位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二侠义巧会钟寨主 三英雄求见蒋泽长

且说徐庆天然的性气，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后，一时不顺他，就变脸把桌子一反，哗喇一声，碗盏皆碎。钟雄是泥人，还有个土性情，拿住二人款待吃饱了，却反桌，气也往上一冲说：“你这是怎样了？”三爷说：“这是好的哪！”寨主说：“不好便当怎样？”三爷说：“打你。”话言未了，就是一拳。钟雄就用二指尖，往三爷肋下一点，“哎哟！”“噗通”一声，三爷就躺于地下。钟雄说：“你这厮好生无礼！”焉知晓钟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讲关法，又叫闭血法，俗语就叫点穴。三爷心里明白，不能动转。钟雄拿脚一踢，吩咐绑起来。三爷周身这才活动，又叫人捆上了五花大绑。展南侠自己把二臂往后一背说：“你们把我捆上。”众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钟雄传令，推在丹凤桥泉首。

内有人嚷道：“刀下留人！”猛一看，是亚都鬼闻华。他说：“寨主爷，这两个人杀不得。外面挂走招贤榜，若要杀了这两个人，外面必说寨主不仁，还有个什么人敢前来投山？”钟雄说：“依你之见怎样？”闻华说：“不如一个幽囚鬼眼川，一个幽囚竹林坞，慢慢再劝，必然降顺。”钟雄依计而行。

不说二位被困，单说蒋四爷天光大亮，劝大人少歇，不见展爷回来，就把印匣交与大哥，自己出来看看。回到自己屋中，见两个小童儿在那里打转，四爷问：“你们在此作甚？不在屋中看着。”小童将三爷要拧脑袋的话说了一遍。蒋爷就吃了一惊，连忙进到屋中，血迹满地，惟有邓车躺在地上。蒋爷将他搀起来，“哎哟”、“哎哟”的连声乱嚷，蒋爷一瞧，眼睛是个大红扈窿。蒋爷问：“邓大哥，这是怎么了？”邓车说：“这又是谁叫我邓大哥呢，稳住了害我。”蒋爷说：“是小弟蒋平，怎么是害你哪？”邓车说：“蒋老爷，你可实在害苦了我了。”就把三爷挖他的眼睛事如此恁般细说一遍。蒋爷一跺脚说：“咳！三哥净作这个事。”叫道：“邓大哥，你瞧我罢！”邓车说：“我也得瞧的见哪！”蒋爷叫小童着官人将邓车解到知府衙门上收入监中。

蒋爷上展爷屋中去，由夹道一过，听厨旁里有人便咽，往里一瞧，王三被捆。蒋爷过去解开，把口中掏布拈出。王三呕吐了半天。蒋爷问：“谁捆你的？”王三说：“除非你们老爷们，谁作的出这个事来。”把三爷捆他的事细说一遍。蒋爷说：“你瞧我吧！”王三也就无法了。

蒋爷出来，到展爷屋中一看，连一个人影儿也无有。蒋爷说：“不好了。”到马号里一问，号军说备四匹马出城去了。蒋爷想：“那三哥浑，使得，怎么展老爷跟他涉险去？走了就得被捉，这还了得！四爷进里面告诉大爷、二爷：“连印和大人交与你们二位，我追他们去。”拿上自己包袱，奔晨起望。走在半路，见四匹马、两个小童呆立。小童哭着，就将三老爷激发展老爷同去祭奠，怎么掉在坑中之事细述一遍。蒋爷一听说：“也难怪展老爷了，都是三哥的不好。”告诉小童回衙见大老爷、二老爷，说明此事，说我上晨起望打听去了，有要紧事到路、鲁家中与我送信。说毕，小童儿上马，拉着两匹马去了。

四爷到晨起望路家门前，家内人出来，蒋爷并不说话，往里面走，见路、鲁迎接行礼，问印的事。四爷叙说了一遍，又把徐、展祭坟的事问二位可知？路彬说：“方才有人提，五老爷墓前有人掉下去了，拿往山中，不知是谁？”四爷说：“死活不知？”鲁英说：“我去打听打听便知。”

去不多时，鲁英回来说：“我见着喽兵没问他，他自己说出来了。我让他喝酒去，他说没工夫，山中点名甚紧，因拿住二人。我问是谁？他说，不是无名之人，一个展南侠，一个徐义士。我问他杀了罢，他说，没杀，要论我们寨主，真是好人。一见二人就爱两个，净说好话与姓展的，姓展的也说好话，惟有姓徐的净开玩笑，开口叫人‘小子’，叫解绑，要茶，要酒，吃完了把桌子推了，打人，被钟雄点穴法一点，三老爷就倒下了，要杀。姓展的自己把双手一背，叫捆，二人同来同死，人家说真是好朋友哇。闻华讲情，把二人幽囚在鬼眼川、竹林坞两个水寨之内。君山这两天甚紧，不时的点名。这就是我打听来的。”

蒋爷一听说：“好办，只要没死就不怕。”问路彬水寨在君山哪一方？路彬说：“由此往东南水面，往东直到竹城，又叫幽皇城。这竹子由石块上长出，半靠着山水，周围一百多里地。地南面有一个水寨门，周围圈起来，十六水寨就在这幽皇城里面，坚固之极。”蒋爷说：“无妨，只要在水里头，我就进得去。”路彬说：“不行，不行，别看逆水潭印倒好捞，这水寨可不容易得很咧！听老人家说，此山由尧舜时就有。尧帝有两个女儿，给了舜帝为妻。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舜死之后，湘君二妃就在此山恸哭舜帝，眼中哭出血来滴于竹上，以后竹子上生出一身的斑痕，后人起名就叫湘妃竹，此事已年深日远了。自从钟雄到于山上，历年间拿铜铁条把竹子穿了，年份已多，连竹子带铜铁全部锈在一处了，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四老爷要从底下进去，铜铁竹子锈在一处，进不去；若打上头进去，竹梢儿太软；若打小门进去，一碰，串铃一响，水寨人尽都知道了；若碰在滚刀之上，准死无疑，如何能进得去？”蒋爷一听路彬之言，直是怔楞楞的，半晌无语，叹了一口气说：“这也就是命该如此了。”

正在为难之际，家人进来说道：“四老爷，外头有人找你老人家哪！我们可没有说你老在这里没在这里，见不见随你。”蒋爷问：“姓什么？”家人说：“一位说姓欧阳，一位姓智，一位姓丁，四老爷是见不见？”蒋爷说：“见，这三位我们请还请不至哪！”四爷同路、鲁二位出迎，见着是北侠、智化、丁二爷。大家见礼，与路、鲁也都见过，路、鲁二位一看，三个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品貌非俗：一个是军官的打扮，碧目虬髯，紫面目，紫衣中，类似神判钟馗一般不二，这就是欧阳春；一个是壮士打扮，一身青缎衣巾，肋下佩刀，黄白的面目，就是智化；一位是武生相公的打扮，肋佩湛卢剑，就是丁二爷。让到家中落座献茶。蒋四爷一看这几位来，必想救我三哥和展老爷，不费吹灰之力了。

若问怎么救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徐三爷鬼眼川发躁 无鳞鳌在水寨迫人

且说北侠、智化、丁兆蕙。智爷双探铜网后，把艾虎打发上茱花村去了。自己上卧虎沟等了几日。北侠、丁二爷解桀肖到开封府内交差之后，辞了开封众人，回奔卧虎沟与智爷见沙龙、孟凯、焦赤。北侠、丁二爷会在一处各言其事，讲论了一天一夜。次日起身，本说同着沙、焦、孟三位一齐上襄阳，可巧沙爷身上不爽，未能前来，只是北侠、智爷、丁爷三位同行。一路无话。

到了襄阳城，奔上院衙。叫官人进去禀报。不多时卢老爷、韩二义出来迎接。北侠、智化、丁二爷三位与卢爷、韩二义见礼。礼毕，卢爷眼泪汪汪道：“怎么三位贤弟这时才到了？”北侠问：“五弟可好？”卢爷说：“死了！”北侠三位一听，说：“此话当真？”韩二爷说：“这事焉能撒谎！”大家都哭起来了，遂走到卢爷屋中，哭的把坐下都忘了。北侠、丁二爷说：“早知五弟要死，打德安府跟了五弟来吧。”智爷说：“人要有早知道，我们探铜网之时，我还不回去呢！五弟倒是怎么死的？”大爷哭哭啼啼、数数落地就把五弟之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大家这才知道，智爷说：“不用说了，大家想着给五弟报仇吧，也不在弟兄们相好一场。”

话言未了，两个小童儿跑将进来。卢爷说：“你们两个从何而至？”小童儿就把展老爷、徐老爷半路遇蒋老爷，连蒋老爷带回来的言语，细说了一遍。智化说：“事要急处办，咱们先救活的，后顾死的。还是咱们弟兄三人走上晨起望，打听三哥、展老爷的生死，若要死了，一同报仇；若要活着，想法去救。”北侠说：“正是了。”二爷说：“我们也不见大人了。若见大人，替我们说一声儿吧。”大爷点头说：“你们多辛苦些吧。”说毕出衙。一路无话。

到了晨起望，打听路、鲁的门首。至门前叫门，家人出来。三位通了姓氏，叫家下人进去请蒋老爷出来答话。四爷出来，大家见礼，进屋中落座献茶。蒋爷才问：“你们几位从哪里来？”智爷说：“由上院衙来。”四爷说：“由上院衙来，我们老五的事必然知道。”智爷说：“这二位……”蒋爷说：“这二位不用避讳，所有之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再说捞印之事，若非二位指教，也不能捞得出来。这是咱们自己人。”智爷说：“五弟之事，我们是知道了，展老爷、三哥事情怎么样？”蒋爷说：“也听见喜信了。”就将鲁爷打听来的言语，述说了一遍。智爷说：“好办。就在今天晚间入水寨救人。”蒋爷说：“路、鲁二位可以与咱们雇一只船。”路彬问：“要船何用？”蒋爷说：“上水寨救人。”路彬说：“方才说过不行！”蒋爷说：“方才不行，这时行了。”路彬说：“什么缘故？”四爷说：“有我欧阳哥哥、丁二兄弟的室刀、宝剑，切金断玉，无论什么样铜铁之物，一挥而断。不怕是金子城，都能砍得开，挖个洞儿，我就进去救人。”路彬说：“这个可真真巧，船只咱们就有现成的，在青石崖下靠着哪！”四爷说：“更好了。晚间二位就辛苦一次吧！”路彬点头：“这有何难！”

用毕晚饭。路、鲁带路，走小道，穿无人的地方，至青石崖下，鲁英解缆，拿竹蒿，撑船靠近河沿。大家上船，众人入舱。路彬撑船，鲁英掌舵。

走到二更时分，至幽皇城西面。舟靠竹城，请众人出来。大家出舱，看见水天一色，半靠山水。这座竹城，一眼望不到边，实在的坚固。蒋爷说：“是欧阳兄，或是丁二弟，无论刀剑把竹子挖一个方洞儿，我进得去就行了。”丁二爷说：“我砍去。”回手把剑拉出，只听得呛呛唧唧的一声响，寒光烁

烁，冷气森森。光闪闪遮人面，冷飕飕逼人寒，耀眼争光，夺人二目。好一口宝剑，称得起世间罕有，价值连城。路、鲁二人平生未见，连连夸赞，二爷往前趋身，只听得吭哧、吭哧、吭哧、吭哧的挖了一个四方洞儿。丁二爷叫：“四哥，看看小不小？”蒋爷说：“行了。”叫道：“众位，我若进得竹城，水寨我可不熟，也不认得竹林坞，也不晓得哪是鬼眼川。我若进去没偏没向，碰着谁救谁，但愿救出两个；倘若救出一个，可碰他们的造化，我可没亲没厚。把话说明，我再进去。”北侠说：“四弟多此一举！”

智爷暗道：四哥真机灵，里面两个人，一个拜兄弟，一个是旧好。万一救出一个来呢，是展爷还没话，若是徐三哥，他就落了包涵了。先把话说明，以后没有可怨的了。

智爷说：“不必交代了，趁早进去吧。”蒋爷说：“欧阳哥哥，你的眼神好，往里瞧着点。我们若来了，你在外招着点。”北侠点头：“四弟去吧，小心了。”

四爷换了水湿衣靠，头上蒙了尿胞皮儿，用藤子箍儿箍好，将活螺丝拧住。四爷说：“我进去了。”将身一跃，钻入方洞去了。

蒋爷往水中一扎，往上一翻身，用踏水法把上身露出。看对面一只只麻阳战船排开，船连船，船靠船，把水寨围在当中，也按的五行八卦的形势，四面八方，十分的威武。桅杆上，晚间挂五色号灯；白昼就换了五色的旗子。看号灯：正南方丙丁火，是红色号灯；正西方庚辛金，是白色的号灯；正北方壬癸水，可不是黑色的号灯，白纸的灯笼，上面有个黑腰爷；正东方甲乙木，是绿灯；中央戊己土，是黄纸糊出来的灯笼。众船接连，上面有喽兵坐更，传着口号。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灯笼。

蒋爷看毕，暗说道：“好个君山的水寨，这可是大宋的大患。别事倒不足为虑，这个君山，非除不可，听见船上的喽兵讲话，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非身临切近不行。他分波踏浪，横蹠几脚水，直奔船来，横着身子，微把脸往上一露。船上有人说：“好大鱼！”鱼叉就在船上放着，一回手冲看蒋爷就是一叉，若不是蒋爷那样水性，也就教他们叉住了。四爷瞧见他们拿叉时，横着一端水，就多远出去了，微把身子往上露，听见他们那里说：“好大鱼，可惜没叉着，顶好的酒菜跑了。”那人说：“是你先嚷好大鱼，不嚷，得着了。”蒋爷暗道：“得着了你们可好，我可就坏了。”

由那边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搁着个灯笼，马扎上坐着个喽兵，卷沿蓝毡帽，青袍套卒褂，前后的白月光，上头描写着“彻水寨”，当中一个“勇”字，青布靴子，黄面目，手拿一支令箭。四爷分水向前，知道这船上没叉，把耳朵眼睛露出来，听他们说道：“寨主爷也不知是看上他哪点了？要上竹林坞有多省事！也不用过大关；上鬼眼川请他，还深过大关，寨主喜欢他那个浑，那是爱他骂人哪！”坐看的喽兵说：“你如何知道寨主爷的用意性情。姓展的不行，人家有主意，不像他。少时将他请在大寨，拿酒苦劝灌他，他一醉，拿好话一说，他就应了。一拜把兄弟，他算降了。姓展的与他同来，他降，那个不能不降！寨主爷是这个主意，你焉能知晓哪？”二人说话，早让四爷听见。谁说三爷不是那样性情？可好，三爷来了半日，性情让喽兵都猜着了。

来到大关对面，有人嚷道：“什么人？要开弓放箭了！”船上人说：“不可，我们奉寨主爷的令过关，上鬼眼川请徐庆去，现有令箭拿去看了。”临近有人接过去，与水军都督看了，回来将令箭交与船上人，分付开关，将大

船解缆开关，大船撑出，小船过关。小船将到，大船上人嚷道：“小船好大胆子，船底下私自带过人去，左右拿捞网子捞人。”四爷在底下一听，吓的魂飞海外。若叫人捞上去，准死无疑。

若问四爷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入水寨几乎废命 到大关受险担惊

且说蒋爷在水中，一手抠定了船底，一手分水，叫小船带着他走，更不费力。他耳朵露出来，船上所说的话，他俱都听见。行至大关，听船上人讨关，也是不教过去。看了令箭，方才开关，可见得君山的令，实在是森严。

你道什么是大关？就是大船排在一处。开关时，将大船的缆解下来，撑出一只去，让小船过去，这就叫开关。他若不开关，别处无有道路可过。好容易盼到开关时候，又被人家看破。自己将要扎下水去，小船上人说道：“不用拿捞网子捞人。我们是打中军大寨领来的令箭，彻水寨要的船，众位放心吧！没有奸细。”大船上人说：“既然如此，放他们过去吧。”蒋爷暗暗说道：“是三哥活该有救。”仍然贴着船底过去了。

你道大关上为什么嚷要拿捞网子捞人？难道他们还看见不成？那眼睛也就太尖了。此乃是君山大关的个诈语，是晚间每遇有船之时，大众必要七手八脚乱嚷一回，说有奸细，日子长咧，也就不以为是了。那知道，今天真把个奸细带过来了。

一过大关，蒋爷就不跟小船走了。自己在水中浮着水跟着小船走，小船走了二里多地，相近鬼眼川了。他远远地看见三哥，在那里暴跳如雷地乱嚷呢！这个地方，蒋爷一看，就知道要把三哥急撮坏了，这是在水中生出一个大圆山孤钉来，山上有房子，山上有竹子，拿竹子编出个院墙来，门有一蹬蹬的台阶，曲曲弯弯的，又有盘道。就见三哥绑着二臂在山上乱跑乱骂。

你道人家展爷在竹林坞也不绑也不捆，单有两个人服侍他。徐三爷本来也是如此，有人服侍，也不捆着。奈因他与人要酒喝，人家与他预备，还是上等的酒饭。他喝醉了。翻桌打人。人家就跑，他在后面就追。山上人哪里有他跑的快，他是穿山鼠嘛！追去河沿，一脚把人踢下河去。再找山上，没人了，只可生会子闷气，躺在屋中睡了。睁眼一瞧，依然二臂牢缚。

那被他踢下水去的喽兵，上了中军大寨，见了大寨主，说了三爷的行为。大寨主吩咐：“叫亚都鬼把他捆上，你们就好看着了。”喽兵说：“不用，既有大寨主的令，我们等他睡着的时候，就把他捆上了。”钟雄吩咐：“去吧。”喽兵回来看他睡熟了，用绳子就把他绑起来了。

喽兵在院子里说话：“三老爷，咱家爷两个说明白了，可不是我捆的你老人家，是我们头儿捆的你。你还要追我，我就跳河跑了。你也不能吃，也不能喝，岂不是活活地饿死？你要不要我的命，我好服侍你吃喝。”三爷说：“你倒是好小子。我如要你的命，我不是东西。”喽兵半信半疑。后来服侍三爷，果然不要喽兵的命。但喽兵再不敢松绑了，三爷吃完了晚饭，睡了一觉，天已三鼓，出来满山上乱跑，想起自己的事一急，故此就骂起来了，徐三爷远远望见小船上头有个灯亮儿，荡悠悠地前来。他站在山上，往下瞧着小船靠岸。喽兵打着个灯上盘道，向着三爷把手中令箭往上一举说：“我家寨主有令，请三老爷中军大寨侍酒。”“你家寨主要请我吃酒？”喽兵说：“正是。”三爷问：“请了展护卫了没有？”喽兵说：“早就请了，先请的展护卫，后才请你老人家来，展老爷在大寨久候多时了。”三老爷说：“他去了我也去，倘他没有去，我可不去。”喽兵说：“去了。”蒋爷暗道：这个喽兵真会，怎么他就把三哥的性格拿准了？就听见三爷说：“松绑！松绑！”喽兵说：“三老爷，我可不能给你松绑”。三老爷说：“你有这么请客的么？绑着手，我怎么端酒盅子？”喽兵说：“我的老爷，你好明白呀，能够捆着

喝酒？到那里就给你解开了。”徐庆说：“不行，不解不去！”喽兵说：“我的老爷，你老人家没有不圣明的。我们寨主派人来请你来了，没有吩咐解绑不解绑。我若私自把绑给你老人家解开，我们寨主一有气，说：你什么东西，怎么配与三老爷解绑？我也担了罪名了，于你脸上也不好看。暂受一时之屈，见我们寨主，他下位亲手解缚，可不体面吗？”徐庆说：“有理，有理！”蒋爷暗笑：这小子挖苦了三哥了。

喽兵引路下山，弃岸登舟。三爷也不用谦让，就在马扎之上一坐。船家摇橹，扑奔大关而来。到关口叫开关，仍把令箭递将上去。不多时，喽兵将令箭交回，吩咐开关。大船撑出来，小船将要过关，大船上又是一阵乱嚷：“小船底下带着人哪，看捞网子伺候！”小船人说：“列位不用费事了，刚打鬼眼川来，路上没有什么别的动静，不必费事了。”四爷方知是君山的诈语。

蒋爷跟船底过来，行至一里多地，船要往东。蒋爷由水内往上一蹿，呼楞一声，犹如一个水獭一般，把喽兵吓了一跳。四爷上船，用足一踢，那名喽兵坠在水中去了，摇橹的也踢下去了，掌舵的也踢下去了，三爷也一惊，细看是四兄弟。三爷笑道：“我算计你该来了。”四爷说：“你好妙算哪！我与你解绑吧！”三爷问：“展老爷你救了没救？”蒋爷一想：“喽兵都能冤他，难道我就不会哄他么？”四爷说：“我先救展护卫，后来救你。”三爷说：“可别冤我。”四爷说：“自己哥们，焉有此理！”三爷说：“人家是我把他蛊惑来的，一同坠坑中被捉，先救我出去，对不住人家。”四爷说：“先救的他。”三爷说：“还丢了点东西哪！”四爷问：“什么物件？”三爷说：“脑眼儿。”四爷说：“我还要诓他的实话哪，你把人家的眼睛挖出来了。”三爷说：“我想五弟一死，我不活着了。”四爷说：“你可与五弟报仇，哪才是交友的义气哪！完了事，大家全死；不死还不是朋友哪！”三爷说：“先报仇。”四爷说：“对了，先报仇后死，你可先别死哪！”三爷说：“俺们一同的死。可全都是准来了？”四爷说：“欧阳哥哥、智贤弟、丁二爷全到了。”三爷问：“都在哪里等着呢？”蒋爷说：“在幽皇城外船上等着呢。你看到了。”

蒋爷说：“众位，我们到了。欧阳哥哥招着点。”北侠在外早就看见了，说：“列位瞧着四弟撑着小船来了。不知是哪里的船，会到他手里了？”智爷说：“他那诡计多端，什么招儿全有。”大家笑了。丁二爷问：“欧阳哥哥，你老人家看看，四哥救出几个人来？”北侠说：“船上就是徐三弟一人，并没有展大弟。”丁二爷哈哈一阵狂笑，说：“我早算着了，必是如此。”智爷一听说：“不得，二爷要挑眼。”蒋四爷在里面嚷道：“接迎着点，我三哥出去了。”徐三爷往外一蹿，嗖的一声，三爷出来，双手扶船脚冲天，仿佛是拿了一个大顶似的，把腰儿一躬，手沾船板，立起身来。对众人讲话：“有劳众位前来救我！”大家说：“岂敢！你多有受惊。”蒋爷说：“众位别说话，我出去了。”大家一闪，蒋爷也就蹿出来了。挺身站起，过来将要与大众说话，不想被丁二爷揪住问道：“四哥，你把三哥救出来了，我们舍亲怎样？”蒋爷说：“休要提起，误打误撞，碰上我三哥，我真不知道竹林坞在什么地方。”二爷冷笑道：“那是你不能知道展护卫的下落。你不想想，三哥是你什么人哪？谁教我和姓展的是亲戚呢！我少知水性，只可破着我这条命，若不把展护卫救将出来，总死在水寨，尽其意愿。”说罢就要往方洞里一蹿。北侠用手抱住说：“二弟，那可不行，你进去如何行得了？慢慢

商议商议。”蒋爷说：“二弟，你还是这个脾气，我进去险些没叫人家拿鱼叉把我叉了，可巧有个小船请我三哥去，我跟着小船混过大关，差点没有叫人拿捞网子把我捞了。涉了这些险，才把我三哥救出，二弟你可别恼，你那个水性，进去多少死多少。我就怕你挑眼，先把话说明，没偏没向。你容我救出一个，再救那个。我还能说不管吗？”北侠说：“对了，我可不是替四弟说话。人家有言在先，能救一个救一个，能救两个岂不更好呢？他绝不是有私的人。”智爷说：“二弟放心，我同欧阳兄明天由旱寨进去救出，你还不放心吗？”徐庆说：“展大弟没出来呀，他比我人缘甚厚，准死不了。他若死了，我不抹脖子我是狗娘养的。”说得二爷这才不进去了。路彬说：“天不早了，快走吧。咱们船小，不会水的人多，要教人家大船追下来，可是全船性命。”北侠说：“有理，快开船！”那船走不到一里，后面锣声振耳，一只麻阳大战船，数十只小巡船赶下来了。

若问大众的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蒋爷一人携船底 北侠大众盗骨坛

且说蒋爷救了徐庆，路、鲁催着开船，行不到一里之遥，后面锣声乱响，乃是蒋爷救徐庆，把小船上人踢下水去，惟有使船的没一个不会水的，虽然三个喽兵坠下水，全部扑奔水寨大关去了。惟有那个拿令箭的，他叫于保，虽然坠水，就死也不肯把那支令箭撒手。三个人一到大关，将往上一露身，人家大关上人是手疾眼快，拿捞网子一捞，就把三个人捞上去了，说有奸细。于保说：“是我们自己人。”大家一看，有相熟的问道，“是怎么咧？”于保就把前言说了一遍，把身上水往下拧了一拧，就带着他们见二位水军都督，一个叫水底藏身侯建，一个是无鳞鳖蒋熊。于保见二位都督，把前言细说了一遍。侯建传令，命喽兵驾小船四下哨探逃人往哪边去了？不多时，报由正西竹城挖了一个方孔出寨去了。二都督蒋熊说：“小弟追赶，传令集队。”蒋熊脱长大衣襟，利落紧衬，提刀飞身出水寨门，跳上船去，嚷喝催军。呛啾啾锣声振振，哗啾啾、哗啾啾拉水寨门。一只大船，后面十几只小船一齐追来。

麻阳战船走动，似箭如飞。你道如何恁般快法？此船前有两把大橹，就得八个人摇；共十六把桨，一面八把，故此走起来甚快。

小船正走一里之遥，路、鲁二人惊魂失色说：“四老爷可了不得了。后面麻阳船出来，片刻就要赶上咱们这小船。二船一碰，咱们这只船就是一河的碎板子。”北侠、智化、徐庆说：“快靠船吧，别叫我们都喂鱼。”路彬说：“不能靠，离岸甚远。”蒋爷说：“别慌，不怕，有我呢！慢说这么几只船，再多也不怕。”原来他预先就防备下了。带着两分头、钻子，趁着没脱水衣，叫路爷摇船，慢慢走着不用忙，待我打发他们回去。哧的一声，蹿入水中去了。

不多时，再看后面船上，火灭灯消。原来是四爷下去，蹿了几脚水，上身露出，看见船头立定一人：青缎短衣中，六瓣壮帽，薄底靴子，面如瓦灰，手持一口鬼头刀，嚷喝催军。蒋爷暗笑，又往水中一沉。无鳞鳖正催水军，忽听见咚咚咚三声，再听突突突突的乱响。蒋熊说：“不好，是漏子漏了。堵漏子！”个个船上都是听见咚咚咚三声，再听突突突突的水响，煞时间全乱成一处。慢说前进，就是一味的净沉。四爷在水内，与他们各船上每只船三钻子。那些船只不能前进，蒋爷就放了心了。复反又由水底下蹿水而回，赶上了自己的船只，呼隆往上一冒，把北侠等吓了一跳，蒋爷一扶船帮上来，大众问：“怎么打发他们回去？”蒋爷说：“就是这个玩艺，叫路爷给预备了两分。他们来的船少，若是再多点，这两分也就够用的了。”北侠说：“你真可以称得起有万夫不当之勇。”蒋爷说：“勇在哪里？”北侠说：“一万人坐着船，你把船放漏了，谁能挡你？”蒋爷说：“哥哥，你冤苦了我了。”大众笑了一阵，惟有丁二爷总是不乐。蒋爷把水衣等脱将下来，穿好白昼的服色。

天已快亮，至青石崖下船，鲁英将船上的缆挂好。大众回晨起望，仍是路彬带路。拐山弯，扶山角，走山路，绕松棵，道不平，曲曲折折。只见徐老爷用手一指说：“众位，到了五弟坟了。哎哟！五弟呀，五弟！”三爷就哭起来了。哭的还是很恸。大家也觉伤心。智爷说：“既然如此，咱们都与五弟相好，何不大家到坟上哭他一场？若要四顾无人，没有喽兵看着，咱们就把他的尸骨盗将回去，日后五弟妹也好与他并骨，后辈儿孙也好与他烧钱

化纸。”大家点头说：“原当如此。”

仍是路彬在前，行至蟠龙岭上。北侠说：“别往前去，你看那埋伏。”徐庆说：“我们就打这吊下去了。脑眼还在里头。”智爷说：“这儿没有埋伏呢！”丁二爷说：“明明这摆着呢，怎么说没有埋伏呢？”智爷一笑说：“明煌煌露着这一段山沟，钟太保总是个好人。他若不是好人那，就把这段山沟从新再拿席子盖上，撒上黄土，先拿了两个，再等拿别人。这儿他露着山沟，就无意拿人，这不是明摆的理儿，何必多虑！”众人佩服智爷那个心眼真快，故此大家往前绕着那段山沟，奔坟而去。

大家见坟，不由得一阵心酸，俱各放声哭起来了。连路彬、鲁英都远远跪在那里磕了几个头，大家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回，先是智爷止泪，劝了这个，再劝那个：人死不能复生，与他报仇倒是正事。北侠与丁二爷也就收泪。

忽听见土山子后有哭泣之声，细声细气，哭的是：“五弟呀！五弟。”智爷一拉蒋四爷说：“别哭了，四弟，你听土山子后细声细气哭的，是五弟呀！五弟，别是大人来了吧！”蒋爷止泪细听，可不是，蒋爷说：“我去看去。”

奔到土山子，一跃身蹿过土山去。果见一人扶定土山子，放声大哭，看不出是谁来。头上戴着一顶草轮中，身穿着蓝布短袄，蓝布裤，花绷腿，蓝布靴鞋，看不见脸面，着草轮中遮盖住了。旁边立着一根扁担，裹着一条口袋，拿绳子捆着一把药锄儿。蒋爷纳闷，怎么他哭五弟呢？过来将草轮中揪住，往上一掀。（你道这草轮中是什么帽子？就是樵夫戴的草帽圈。）蒋爷将草帽揭下来一看：此人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黑若点漆，白如粉锭，准头丰隆，四方海日，大耳垂轮，相貌堂堂，仪表非俗。蒋爷说：“原来是你！”此人乃是凤阳府五柳沟的人氏，姓柳名青，外号人称为白面判官。先本是绿林出身，自己一看绿林中没有庆八十的，自己弃了绿林，在凤阳府柴行中打点了一个经纪头儿，以恕自己前罪，到处里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许多人尊敬他，都称他为柳员外。

此人与白玉堂至厚，后来与五老爷结拜弟兄。这晨起望有他一个表兄，叫蔡和，也是打柴为生。皆因柳员外前来望看他的表兄来了，吃完晚饭，蔡和问他说：“你吃的东西行化了无有？”柳爷说：“行化多时了。”蔡爷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哭。”柳爷说：“我不哭。”蔡和道：“你死了一个朋友。”柳爷问：“是准？”蔡爷说：“万想不到！”柳爷问：“到底是谁？”蔡和道：“是你结拜弟白五老爷死了。”柳爷一听忙问道：“可是当真？”蔡爷说：“这事焉能有假？”就把五老爷如何死的细述了一遍。话还没完，柳爷早死过去了。叫转还阳，柳爷又哭。蔡爷说：“不必这里哭。我告诉你，上坟上哭去得不得？”柳爷哭问坟在哪里？蔡爷指告明日。

次日五更后，与柳爷换了一身衣服，樵夫的打扮。又说道：“你若要叫君山上人拿去，不可害怕，提与我有亲，他必来打听，我去能把你救出来。”柳爷与表兄要了一根扁担，一条口袋，一把药锄儿，用绳子捆好，打算得便，将尸骨盗回五柳沟去。准备好了，就叫那些拜兄弟背篙赶船。

出蔡和家中，来到五接松，蟠龙岭，至坟地后身。见坟前有个窟窿，不敢由前而入，怕有埋伏，就在土山子后头。一见这个大坟，就摔倒在地。时刻甚大，冷风一吹，这才悠悠地气转。耳轮中听见有人哭喊的声音，站起身来，把着土山子一看，原来他们大众把自己的眼泪招出来了，放声大哭，自觉草轮中被蒋爷揪下去，这才见是翻江鼠，说道：“病夫呀，病夫！那却不

是你把五弟的性命要了？”蒋爷说：“老柳，你不对，怎么是我把五弟的命要了？”柳青说：“你若不在陷空岛将他拿住，他若不出来作官，焉有今日之祸？”蒋爷说：“我叫他出来作官，为的显亲扬名，光前裕后，荫子封妻，争一个紫袍金带，你怎么说我把他害了？你还不知道他那个脾气：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犯傲无知，酸骄美大自足。若不是他那性分，如何死的了？来吧，老柳，我给你见几个朋友。”说罢，拿着他的草帽圈，拿着他的扁担，与大众见礼。蒋爷说：“这是凤阳府五柳人氏，姓柳名青，人称白面判官，与老五把兄弟。这位辽东人氏，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人称北侠，号为紫髯伯。这位黄州府黄安县人氏，姓智单名一个化字，人称黑妖狐。这位茉花村……”丁二爷说：“不必见，柳爷我们认识。”蒋爷又说：“这二位是晨起望人，一位姓路名彬，一位姓鲁名英，打柴为生，那个哭的不用与你们见了，你必认识。”柳爷说：“不用见，我们认识。”

智爷对蒋爷说：“四哥，这个不是个绿林底吗？”蒋爷说：“谁说不是！”智爷说：“听说他有鸡鸣五鼓返魂香，我想咱们何不把他请将出来，拔刀相助。”蒋爷说：“可以，那有何难！交给我咧。”蒋爷说：“老柳，老五是死了，咱们都是联盟把兄弟，你还用我给你下帖去吗？咱们大家商量与老五报仇，大概你也不能不愿意吧！”柳青说：“住了，病夫，实对你说了吧：若有老五在，百依百随；五弟不在，天下别无朋友了。”丁二爷天生的好挑眼，专有小性儿，他一听这句话，说：“列位听了没有？他说除了老五，天下没有朋友了。你我都不是朋友了。”北侠说：“不是。老四给见过，他想不出来费事。”智爷说：“有我呢，我有主意。”叫道：“三哥，还哭哪！”三爷说：“我不哭了。”智爷说：“有人骂你哪，说你不是朋友。”三爷问：“谁骂哪？”智爷说：“就是他。”三爷说：“柳青，好贼根子。”劈胸一把抓住，扬拳就打。

若问两人怎样打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徐庆独自挡山寇 智化二友假投降

且说徐庆听了一气，抓住就打。蒋爷、智爷把徐三爷劝开。智爷说道：“三哥何必生这门大气呢？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还用人说，我准知道。欧阳哥哥，辽东守备辞官不作了；丁二爷，外任官的少爷；徐三爷，上辈开铁铺，又道是一品官、二品客，本人有官，根底是好的；四哥，上辈是飘洋的客人，本人有官底子，更是好的了；路、鲁二位，没有多大交情，也说不着；我父信阳州的刺史，人所共知。这些人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横竖不能上也是贼，下也是贼。上有贼爷、贼母，下有贼子、贼孙，中有贼妻，一窝子尽贼，这还论朋友？这样的人同咱们呼兄论弟，怎门配哪？”柳青一听黑狐狸精真坏，骂的柳爷又不好急。大众尽笑。蒋爷说：“老柳，你了的了哪位，你说吧！依我说，你应了吧！”

柳爷应了是个跟头，不应又走不了，实在无法，说：“病夫，你叫我出来不难，除非应我三件事。”蒋爷说：“哪三件事？可应就应，你说吧？”

柳爷本无打算哪三件事，蒋爷苦苦的逼着他说，当时想不起说什么好，顺口说：“要我出来，我冲着众位，我可不见大人，是个私情儿行了。”蒋爷说：“使得。第二件？”柳爷想，这件不要紧。四爷又催：“你说呀，说呀！”柳爷本是正直的人，花言巧语一概不会，只得说：“我帮着使得，我可不作官。”四爷说：“行了，第三件？”柳爷一想更不要紧了，四爷知道柳爷没准主意，紧催他说：“三件，三件，说呀，我好点头。”急的柳爷抓脑袋，忽然想起一件难人的事来了，说：“病夫，这三件怕你不能应了。”四爷说：“你说呀！”柳爷说：“我头上有个别发簪子，你若能打我头上盗下来，我就出去；如若不能，你可另请高明。”大众一听，就知是存心难人，四爷说：“那有何难！你是不知我受过异人的传授，慢说盗簪，就是呼风唤雨，也不为难。你把簪子拔下来我看看就行了。”柳爷听了好笑说：“病夫，不要冤我。”四爷说：“不行，你别出来，准拿手在你那里哪！”柳爷拔下簪子来，交与四爷一看，是个水磨竹子的，弯弯的样式，头儿上一面有个燕蝙蝠儿，一面有元寿字，光溜溜的好看。四爷看了半天，说道：“我要盗下来，你不出去当怎样？”柳爷说：“盗下来我不出去，是个妇人。”四爷说：“我若盗不下来，请你出去，我就脸上搽粉。”柳爷说：“咱们一言为定。”蒋爷说：“咱们两个人击掌，各无反悔。”两个人真就击了掌。蒋爷说：“咱们到底说下那个时候。”柳爷说：“限你三昼夜的工夫，行不行？”蒋爷说：“多了。”柳爷说：“两昼夜。”蒋爷说：“多了。”用卜么一天一夜。“多了！”“一夜？”“多了。”“半夜？”“多了。”柳爷说：“你说吧！”蒋爷说：“老柳，我给你一个便宜，要盗下簪子来，不算本领，给你再还上。”柳爷更不信了，说：“到底是多大工夫？”蒋爷说：“连盗带还一个时辰，多不多？”柳爷说：“不多。”蒋爷道：“你我说话这么半天，有一个时辰没有？”柳爷说：“没有。”蒋爷把手中簪子往上一举说：“你看，这不是盗下来了吗？”柳爷说：“呸！别不害羞了。”蒋爷将簪子交与柳青，说：“咱二人在你家里见，家中去盗去，这也不是盗簪的所在。”柳爷说：“方才我说你来着，险些没叫别人挑了眼。我天胆也不敢说别位。”蒋爷说：“便宜你不是？四哥此山只要下得去。”智爷说：“叫这位等等走。这位有条口

袋，一个药锄。咱们借过来，把坟刨开，把老五的骨殖起出来，日后也好埋葬，不然叫别人起了去，搁在他们家里，当他们的祖先供着，咱们就该背着篙竿赶船了。”柳青恶恨恨瞪了他一眼，无奈将药锄、口袋交与蒋爷，说：“我可就要走了。”蒋爷说：“你请吧，咱们家里见。”柳爷一肚子的暗气，带了草轮巾，扛了扁担，下幡龙岭去了。

大众将坟刨开，将古磁坛请出来，装在口袋，拿绳子捆上。三爷说：“我抱着它。老五在生的时候，我们两人对近。我抱着它，我们两个人亲近亲近。”丁二爷说：“三哥，你也不晓得起灵的规矩。”三爷说：“什么规矩？”丁二爷说：“你得叫着他点，你不叫他，纵然把骨殖起去，他魂灵仍在此处。”果然三爷就叫喊起来了，说：“老五，老五，跟着我走！五兄弟，跟着我走！五弟呀，你可跟着我走！”正叫着五弟光景，就听见后面有人说道：“三哥，小弟玉堂来也。”徐三爷连大众吓了一跳，人人扭项，个个回头。众人以为是白玉堂显圣。焉知晓是丁二爷取笑。智爷说：“二弟，哪有这么闹着玩的！”丁二爷说：“我听着三哥叫的这么亲近，老没有人答言。”徐三爷说：“你这一声真吓着了我了。”路彬、鲁英说：“千万可别说话了。天已大亮，还不快走呢！”

下幡龙岭就听见呛啾啾一阵锣响，原来是巡山大都督亚都鬼闻华，带领着喽兵赶下来了，皆因水寨损坏了船只，幸而好，一个人也没死，立时飞报巡捕。一面是神刀手黄受、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昆飞报大寨主；一面是闻华带领着喽兵，追赶下来。手提三股叉，竟奔小山口而来。锣声阵阵，喊声大作。出小山口，就把大众追上了。

智爷一瞧，黑压压一片往前追赶，口中嚷：“拿奸细呀！拿奸细！”智爷对三爷说：“我们几个人露不得面，你把坛子交给我，你上去把他们打发回去。”三爷说：“我是打君山跑的人，人家见了面骂我几句，可怎么好？”智爷说：“你就跟他犯浑，可别杀人。”三爷说：“这些人里边必有寨主，这些个喽兵，你不叫我杀人，怎么打发他们回去？”智爷说：“我自有道理。”回头叫：“欧阳哥哥，把你老人家那把刀借给三哥用。”三爷一听就欢喜了。有了这七宝刀，自然就容易了。北侠将刀交与穿山鼠。

这些喽兵看看临近，三爷就撞上来了，大喝了一声：“小子们，哪去？”喽兵禀报大寨：前面有人当路，亚都鬼吩咐列开旗门。喽兵列开一字长蛇阵，闻华提叉向前说道：“前面什么人？”徐爷说：“是你三老爷！”闻华说：“原来是徐三老爷。我家寨主派我追赶于你，请你回山。”徐庆说：“放你娘的屁！”把手中刀亮将出来，往前一纵。闻华知道这人不通情理，对准了三爷颈嗓咽喉就是一叉。徐三爷把身子往旁边一闪，用七宝刀往上一迎，“呛啾”一声，当啾啾就把个叉头砍落在地下，闻华这可好了，剩了个叉杆，扛起来就跑。徐三爷一阵撒风，就听见“叱嚓”“喀嚓”一阵乱响，“叮叮”又是一阵乱响，是何缘故？“叱嚓”“喀嚓”是把人家兵刃削折了的声音；“叮叮”是那半截折兵器坠落在地上的声音。喽兵四散，三爷也并不追赶，拿着刀交与北侠。自己带起大众同回晨起望路上去了，三爷夸奖这七宝刀的好处。

来到路、鲁的家中。日色将红，将古磁坛放于桌案之上，大家又参拜了一回，路彬预备早饭。

饭毕，蒋爷说：“昨天把我三哥救得出来，我今天晚间务必再把展护卫救将出来。也不用去多少人，有两个人就行了。”智爷说：“且慢！你要今天晚间再去，大大的不妥。按兵书上说：‘得意不可再往。’”蒋爷说：“今天我不去救展大弟，那可就透出有偏有向来了。我今晚夜入君山，纵然死在那里，清心涂胆，甘心情愿。”智爷说：“不行。大丈夫纵然不怕死，也不可尽愚忠愚义。四哥，你请想，那飞叉太保钟雄，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文武全才。文的不必说。论武，书读《孙武》十三篇，广览武侯《兵书》，善讲攻杀战守，称得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鬼神莫测之机，济世安民之策，强不能比，成汤的伊尹，渭水的子牙，我耳闻着很够看的。他昨日伤了船只，今日又杀败了个亚都鬼。他今夜晚间，焉有不严禁之理？你若前去，岂不是要受险？”蒋爷说：“咱们那里头有个人，难道说还能不救他去么？”智爷道：“救是救，咱们总得想个法子。”蒋爷说：“我先领教什么法子？”智爷说：“我在五接松、蟠龙岭就想出招儿来了。常言一人不过二人智，我说出来，你得删改删改。”蒋爷说：“你说吧，哪点不好，咱们大家议论议论。”智爷就把会同着北侠诈降君山的事细述了一遍。

毕竟不知是怎样降法，且听下回分解。

《孙武》十三篇——是中国最早的兵书。春秋末孙武作，现仅存十三篇。
武侯——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群雄设计 洞庭湖二友观山

诗曰：

善处家庭善自全，从来惟有舜为然。
屡遭夺变终无祸，半赖宫中女圣贤。

古来处家庭之变者，莫如舜；善处家庭之变者，亦莫如舜，舜有个异母兄弟，叫象，脾气骄傲无比，屡次要害舜。舜却终无祸患，并且使父子、兄弟终归和睦。舜固是生来的孝友，也是半赖内助之贤，仗着二妃常常指告，才得以实现。

话说昔唐尧在位之时，天下大治。因见其子丹朱为人不肖，不可君临天下，以治万民，因命臣子四处访求贤人，以传大位。访求多时，四岳乃奏道：“臣等细细访求，今得一人，其名曰舜；颇有圣德，可以佐理天下。”尧问道：“舜乃何人？汝等何以见他有德？”四岳回答：“凡人能治国者，必先能齐家。这舜乃历山农夫，常耕于野。他的父亲叫作瞽叟，为人最是愚顽；他的母亲又最蠢；他的兄弟叫作象，又最傲慢，一家人皆不知道理。因见舜仁以存心，义以行事，且举动必以礼，言语必以正，故父母皆不喜欢他，惟溺爱于象，家中凡有勤劳之事，皆叫他去，象则听其嬉游。这舜毫不动心，事父母则惟知尽孝，待兄弟则惟知友爱，任父母百般折磨，他只逆来顺受。所以臣等见他有德。”

尧听了，肃然起敬道：“舜能如此，诚为难得。但不知可有妻子没有？”四岳对道：“因父母不爱。尚是有鳏在下。”尧喜道：“如此却好。吾想，人谁不孝，每每孝衰于妻子。他既无妻，朕有二女，朕甚爱之，要她们出类拔萃，作个娥中之皇，女中之英，故长女取名娥皇，次女取名女英。二人德性颇贤，朕不配与凡流。今舜既孝悌如此，朕就将二女同嫁于他，一来使二女得嫁贤人，有所仰望终身；二来就可试他待父母何如？又可看他有了二女，又待父母何如？便可知他的才德了。”四岳道：“圣帝之言，最为有理。”尧说：“既是有理，就可举行。”四岳领命，就使人到历山与舜说知此事。

瞽叟听了，大惊道：“畎亩匹夫怎敢娶天子宫壶中的淑女？”就叫舜去辞。舜因说道：“天子之命，犹天也；钦承犹惧不恭，谁人敢辞？况娶妻及嗣续大事，天子之女不娶，更娶何人？”瞽叟道：“若不辞，娶了家来，她依着天子贵女，将公婆也要管着，却将奈何？”舜道：“圣王淑女，既肯下嫁，焉能骄傲？既知夫妇之礼，必无上凌之事。”遂承命不辞。

四岳报尧帝，尧帝大喜，遂与娥皇女英说知。到临行又再三嘱咐道：“钦哉必敬必戒！”二女领命，遂由河直下降到汭汭，与大舜为配。二女果贤，自归舜之后，上事公姑克尽妇道，全无一毫骄贵之气。夫妻之间，情意和谐，甚是相得。舜虽仍旧耕田，到了此时，贵为天子之婿，却家有仓廩，野有牛羊，室悬琴瑟，壁依干戈，朝夕间幽闲静好。

象看在眼里，便心怀妒忌。因与父母商量要谋害舜，道：“若能害了兄

四岳——传说为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

瞽（g，音骨）叟——瞎了眼睛的老人。

畎（qu n，音犬）亩——田间、田地。

舜，我只要他的干戈、琴瑟，并叫二娘收拾床铺足矣，其余仓粟、牛羊，尽归父母。”瞽叟道：“若要害他，他又孝顺，怎好明明杀他。只好唤他来饮酒，将他灌醉，使好动手。”象喜，因治下醇酒，传父母之命，叫舜来饮。舜闻命，知其蓄意不善，因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饮，安敢不往？妾有药一丸，秘含于口，虽饮千杯，不致沉醉。”舜受药而往。父母命饮，舜饮一朝。父母问醉乎？舜曰不醉。又饮一昼，父母问醉乎？舜曰不醉。又饮一夕，父母问醉乎？舜曰不醉。父母以为奇，因放之还。

复与象算计道：“酒不能醉，后面廩屋最高，上多缺漏，明日叫他上去涂盖，汝在下面撤阶梯，举火焚烧，彼自不能逃死。”象又大喜，又传父母之命，叫他去完廩。舜闻命，知其来意不善，又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完廩，安敢不往？”因取一斗笠叫舜戴在头上，以为遮日之具，舜因戴笠而往。升到廩屋顶上，方涂盖将完，忽下面火发，将廩屋烧着。舜急欲下来，而升廩之阶梯已为象移去。正无可奈何，忽闻二女在廩下作歌道：“鸟之飞兮，翼之力。人而不飞，为无羽翼。为无羽翼，何殊乎斗笠。”大舜听见，忽然有悟。因除下斗笠，平抱在怀中，纵身往下一跳。原来斗笠张开，鼓满了风气，便将身子都带住了，竟悠悠扬落在地下，毫无损伤。

象看见甚是不悦，忙报知父母道：“舜已将焚，却被二嫂在下面作歌，叫他除下斗笠做翅飞下，故未烧死。”瞽叟听了大怒，因又寻思道：“廩上可以飞下。前面老井最深，明日用绳系他下去淘井。待他下去，你可将绳取去，任二女有计智也救他不出。”象听了大喜，又传父母之命，叫他去淘井，舜闻命，知其来意不善，又告知二女，二女道：“父母命淘井，安敢不往？”因取一柄短锤，并数十长钉，叫他藏在腰间，以为浚井之用。舜因藏钉而往，到了井边，用绳系下去。刚系下去，象就收了绳子去报父母矣。二女在上面看见，因抚井作歌道：“滑滑深深，虽曰无路；寸铁分层，便可容步。入穴升天，神就之度。”大舜在井中听了，又忽有悟，因腰间取出钉锤，下钉一个立脚，上钉一个攀手，一步步钉了上来，二女接着，忙忙逃了回宫。象收了绳子去报父母道：“今日功成矣！”瞽叟道：“舜虽在井，却未曾死。”象道：“这个不难。”因复到井边，用土将井口填满。

象大喜，遂走入舜宫，要来占他的宫中所有，及走进舜宫，忽看见舜，坐拥着娥皇女英二妃，在那里鼓琴作乐。他吃了一惊，又甚觉无趣，心中十分忸怩，便脚下趑趄趑趄，进不是，退不是，大舜看见，忙欢欢喜喜迎他坐下，道：“贤弟何来？”象此时没法，只得说道：“因郁陶思君尔！”舜听见说个“思君”，便大喜不胜道：“感吾弟友爱之情，直至如此。”因命二妃出酒食款之，尽欢方送他别去。象归，报知父母，以为舜有神助，便再不敢设谋陷害于他。

尧见舜有许多圣德事迹，又见二女相安，心下大喜，遂与四岳商量，竟将天子之位，让他坐了。

舜知尧帝倦勤是实意，遂受之不辞。既为天子，因立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庠，尽孝以事瞽叟。舜见天下已为唐尧治得雍熙于变，十分太平，不敢更作聪明，每日只恭己无为，完了朝政，就在宫中披衿衣鼓琴以为乐。二女裸侍于旁，十分恭敬和悦，深得舜心。舜凡有所行，皆谋于二女。

趑趄(z, 音资) 趑趄(j, 音拘)——想前进又不敢前进。

衿衣——指华美衣服或单衣。

二女聪明贞仁，所言所行，皆合礼道，并无偏私妒刻。后舜巡方死于苍梧，二妃不能从，望而痛哭，亦死于湘江之间，世因号为湘君。古今颂贤后妃，尽以二妃为首。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智化与蒋爷议论救展南侠之事，水路不能进去，伯人家多有防备；由旱路进去。一者为救展南侠，二则君山是大宋一个大患。智爷的主意是，先把君山破了以后，再定襄阳。就将这个主意与蒋爷一商议，蒋爷说：“这个主意固然是好，怎么进去法？”智爷用手一指北侠说：“我同他，我们两个人诈降，只要哄信钟太保，岂不就把展老爷救出来了？”蒋爷摇着头说：“不容易呀，不容易！”智爷说：“易固然是不易，除了这个主意，别无方法。凭着我这一张嘴，凭着欧阳哥哥这一口刀，倘若被人识破机关，打里往外一杀，让丁二弟往里一杀，凭着咱们的宝刀和宝剑，纵然万马千军也拦挡不住。此计如何？”蒋爷说：“我们都外头听信，倘有凶信，我们大众一齐都杀将进去。”智爷说：“不用。你同三哥将古瓷坛送往上院衙去。你然后上五柳沟，总得要将柳青请来才好呢！”蒋爷说：“据我看来，有他也不多，没他也不少。”智爷说：“倒不用他人，用他鸡鸣五鼓返魂香要紧。”蒋爷说：“不难。这件事全在我的身上。横竖准有这个人就是了。”智爷又对北侠说：“欧阳哥哥，方才这些话你可听见没有？”北侠道：“我俱已听见了。”智爷说：“你老人家可愿意？”北侠说：“为朋友万死不辞，焉有不愿意的！”智爷道：“既然如此，咱们就一言为定，吉凶祸福，凭命由天。”说毕，蒋四爷同徐三爷送古瓷坛往上院衙去了。

到了上院衙，也不用官人回禀，二人自己进去。见了卢大爷与韩二爷，连忙的将口袋放下，两个人与大爷二爷行礼。大爷问被捉的情形，三爷就将怎么被捉怎么出来的话细说了一遍，大爷一闻此言，原来展南侠还在寨内幽囚着呢！说道：“可别不管人家呀！”蒋爷说：“主意已经定好了。老五的骨殖现在这里。”卢爷、二义士放声大哭。公孙先生出来打听，也就哭了一番，有蒋四爷劝解。然后将骨殖坛请到里面，面见大人，大人一见，恸倒在地，哭的死去活来，连主管也哭了个不了。大众好不容易才将大人劝住。大人吩咐将古磁坛放在大人的卧寝，每遇大人早晚饮茶、吃酒、用饭，必要在古磁坛前边供献供献；并且早晚间还要烧钱化纸。若论朋友之交，也就是了；就是亲胞兄弟，怕还不能如此。大人见了古磁坛之后，与先生商议，五老爷虽死，王爷尚未拿获，这个摺本先不必入都。先生说，正当如此。蒋爷又把定君山救南侠的事，回禀了大人一回。大人说：“但凭你们诸位办理就是了。”

蒋爷告辞出来，见了三位哥哥说：“我上五柳沟去了，早晚之时，你们可要多加小心才好。”卢爷说：“上院衙的事你不用管，自有我们几个人料理。你们要有用人之处，我们再往那里拨人。”蒋爷说：“你们在此，我走了。”蒋爷出上院衙，奔五柳沟，暂且不表。

且说晨起望众人，惟有智化踌躇了两日，这才把这一个诈降的主意拿好。就将路彬请将过来，问道：“咱们这里可以找一只小船，撑船的可要面生之人，又得咱自己人才行，不然，不好说私活。”路彬说：“有，我有个亲戚，离此四十里，终日在渡口撑船，此人姓王。名叫王顺。他要到了这里，并没人认得。若把他找来，有什么私话皆可说。”智爷说：“既有此人，就烦路大爷将他请来。”路彬点头。立刻就叫鲁英请王大哥去。鲁爷点头，就此起身。

到了次日早晨方到，路彬带了那人与大家见礼。智爷一看王顺，三十多

岁，穿了一身蓝布衣服，白袜青鞋，黑黄脸面、细条身材，已透着机灵。

智爷一看准行。说：“王大爷。我教你几句话，你可说得上来？”王顺说：“你老人家可别称呼我大爷大爷的呀，我叫王顺，你要教的我什么言语，我全行，还不用你费事，教什么会什么，可就是不能生发。”智爷说：“那就行了。”就把设计诈降君山。怎么救展老爷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你明天撑着船送我们去，我们要是上了山，倘有喽兵下来问你怎么雇的船，你可把我这话记住了。你就说：“我们雇了一年的船。”若问你上哪去？你告诉‘没准’。”王顺说：“世间哪有那样事情，撒谎可要圆全，小人我可是多说。”智爷笑道：“你别管。他若问你的时节，你再说。”王顺说：“他要问我雇这一年的船可上哪里去，我怎么回答？”智爷说：“他若问你这一年哪，你就说，他们雇这一年的船，为的是游山望景，哪里有好山水就往哪里去。若见名山胜境，也许住一年半载，也许住个月起程；若要山水不好，转头就走，连舟也不停。净在两湖两广，山陕浙闽，普天盖下的地方，只要那里有山水就去。一年是四百两银子，酒钱在外。给了二百两，下欠二百两。若是把二百两给你，把我们的东西搬下去，你撑船就走，没有你的事了。”王顺连连答应说：“是了，是了！”

路彬过来问道：“智大爷，还要什么东西？”智爷说：“还得和你借几分铺盖被褥。”北侠说：“跑到船上睡觉去么？”智爷说：“想咱们花四百两银子雇一年的船，连份铺盖没有，这可称的起是个穷乐。”北侠说：“没有你想不到的事！”智爷说：“咱们哥俩也得商量明白了才好呢！这一进君山，可是见机而作，随机应变，指东而说西，指南而说北，一句真话没有。”北侠说：“罢了，我是一辈子不会撒谎。”智爷说：“无妨！看着我眼色行事。设若我指着正东，我说这不是正西么？你就说正是西方庚辛金。我指着正南说是北，你就说不错，正是北方壬癸水。你横竖捧着我说就行了。”北侠说：“我若接不住，那可怎么好？”智爷说：“无妨！我看得出来。你若接不住，我就接着说下去。”北侠说：“我是准不行。若要叫人看出破绽来，可别怨我。”智爷说：“我也不准行。看展爷的造化，看国家洪福就是了。”

待到次日，吃了早饭，将行李搬在船上。二位穿好了衣服，丁二爷说：“二位哥哥多辛苦了！我听信，若有不便我急去。”路爷道：“有我那！我在外面听信，若闻凶信，必然回来报信。”

智爷与北侠出门，有路爷带道。行至地名叫马保峰，路爷一指正北说：“我可不住那边去了，遇见熟人不便。”智爷说：“你往哪里去？”路爷道：“我在飞云关底下，地名叫蝥蜒小路听信去了。”说毕便走。

智爷来到沿河一看，船只不少。有人嚷道：“在这里，那二位！”智爷二人由跳板上船，跳板拉在船上，开了船。二人舱中一看，外面水天一色，这就看见了君山。只见山上树木森森，满山的花朵，并且山上还有庙宇，远远传来钟声。好一座名山胜境！怎见得，有赞为证：有二人，用目观。瞧山景，真好看。还有一个古庙，却在上边。山水为画，画里深山，未免得引动了二位英雄往四下观。山连水，水连山；山水出，瀑布泉，水影之中照出了一座君山。水秀丽，把山缠；水与山连，山与水连。山中寺，寺依山；山在寺前，寺在山弯，山寺的钟声到耳边。高僧隐，在山洞边。寺内的僧人望景观山，又在水畔，又在水寺前。山花开放，花儿满山。山里花香，花映山崖。花发山岭，山岭花鲜。山花清妙，花长深山。山花叠放，花又似山。花倚山峰，山峰花遍。赏花人，登山看。山中沽酒，沽酒在山。松在山上，山上松

连。松和琴韵，流水高山。山儿叠，松林偃。松如云水，山寺之间。花上松枝，重上高山。山松花寺，共与水连，好一个清幽景物天然妙，真能够令人观瞧的十分爽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读招贤榜有人偷看 改豹貔庭自显奇能

且说北侠、智化，在船中观看。山景好不巍峨，常言一句说的好：“望山跑死马。”自打上船，就看见君山。行了三十余里路，方到飞云关下，船不能前进。此处地名叫独龙口。王顺说：“有请二位出舱观山。”北侠同着智化出得船舱，站在船头观看君山前面的形势，就见赫巍巍、高耸耸、密森森、叠翠翠的一带高山阻路。上边有大牌楼，横着一块大匾——筛青的地，大赤金的字，上写着“飞云关”三个字，打飞云关底下往里，可就不知套出多远去了。

北侠低声告诉智爷说：“山上有人看着咱们呢！”再瞧智爷，撒起风来了，指手画脚，摇头晃脑，似疯癫一般。北侠说：“智贤弟，这是怎么了？”说：“我这是夸山哪！”北侠说：“你这是怎么夸山呢？设若是到了里头，我这怎么给你捧得往，你这是怎么个意见呢？”智爷说：“我这是夸奖怎么山清水秀！”北侠说：“你不言语，谁知道？”智爷说：“你打算我说给谁听呢？”北侠说：“你不拘冲着谁说，也得说出来呀！”智爷说：“我冲着山贼说呢！”北侠说：“听得见哪？不是白费气力么。”智爷说：“我这指手划脚，特意叫山贼瞧见，使他们纳闷疑心，为的是少时入得君山，好办咱们的大事。”北侠说：“你打哑谜，我如何猜得着你的心事哪，这又该怎么样了？”智爷说：“该下船，进他们的大牌楼看着去吧。”北侠说：“使得。”叫船家搭跳板，二位下船，摇摇摆摆，东瞧西看，直奔飞云关来了。

走到大牌楼底下，智爷指着牌楼高声说道：“欧阳兄，你看，这是飞云关。”北侠说：“正是飞云关。”二人说着往前直走。

过了飞云关，离巡捕寨不远。路南有一木板房，山墙上挂着大木牌，牌上有大字，横头横着三个大字，是“招贤榜”。智爷高声朗朗念道：“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讨大元帅钟，为晓谕天下士：天下各省，隐匿英雄壮士过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盐车困良骥，田野埋麒麟；高山藏虎豹，深泽掩蛟龙。余钟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进士之职。皆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亲不取，非财不用，余退归林下，隐于君山，以文武会友，要学当年黄金台之故耳。若有乐毅之能者，余钟雄情愿北面事之。无论士农工商，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皆有大用。非为反叛朝廷，以待天子招安。急急率宾归降，以争封妻荫子，显耀门廷。为此特示须至榜者。”

智爷念毕招贤榜文，后面还有许多条例，俱按军规、营规的则例，并有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复又高声念道：“特示君山寨主喽兵，谨守毋犯禁令：

其一，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按不伏，此谓悖军。犯者斩之。

其二，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乖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

其三，夜传刁斗，怠而不报，更筹违慢，声号不明，此谓懈军。犯者斩之。

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调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

其五，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犯者斩之。

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敝，此谓欺

军。犯者斩之。

其七，谣言诡语，捏造鬼神，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军士，此谓淫军。犯者斩之。

其八，奸舌利齿，妄为是非，挑拨军士，令其不和，此谓谤军。犯者斩之。

其九，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淫妇女，此谓奸军。犯者斩之。

其十，窃人财物，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犯者斩之。

其十一，军民聚众议事，私进帐下，探听军机，此谓探军。犯者斩之。

其十二，或闻所谋，及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人知之。此谓背军。犯者斩之。

其十三，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谓狠军，犯者斩之。

其十四，出越行伍，搀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谓乱军。犯者斩之。

其十五，托伤诈病，以避征伐，捏伤假死，因而逃避，此谓诈军。犯者斩之。

其十六，主掌钱粮，给赏之时，阿私所亲，使士卒结怨，此谓弊军，犯者斩之。

第十七，观寇不审，探贼不详，到不言到，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谓误军。犯者斩之。”

智爷又念毕，不觉哈哈大笑道：“可惜呀，可惜！”叫道：“欧阳兄，可叹这个寨主，把心机用尽，挂这招贤榜，只是有一点不到之处。总是山内缺少能人之过，短一个谋士将他提省。”北侠心内说：他教我捧着，指东说西，自然是他说话，我就得捧他。问道：“你看他怎么短个谋士，哪点不到？”智爷说：“据小弟看来，此榜得用千里马骨的故事。”北侠说：“何为千里马骨的故事？”智爷说：“你不晓得，当初有一家员外，要买千里马。派人出去，四乡八镇，总未买着。有一人在乡村之内，见人剥了一匹死马，此人抱马恸哭，众人不解其意，问什么缘故？此人说：“这匹马乃是千里马。”给了数两白金，买了一块马骨而回，献于买马之人。买马人言道：“我要的千里活马，要这马骨何用？”买马骨人说：“虽花数两白金买了一块马骨，不久千里马必至。”果然日限不久，千里马到了，还不止一匹。缘故是买马骨之时，就说出要买千里马之人姓氏、住处，借众人口里传出某人要买千里马，若有千里马去可获多金；连一块死马骨还肯买去，要有活千里马至，焉有不予重金之理？后来才有千里马到。这招贤榜必须仿这个而行！”北侠说：“这也花十两银子买块马骨？”智爷说：“咳！不是，我说的是个比喻。”

北侠说：“依你怎么样呢？”智爷说：“依我多用些伶牙俐齿的文人，带上银两，到四乡八镇、村庄店道传扬：这位寨主怎么样的敬贤，怎么样的爱士。常言道：‘英雄生于四野，好汉长在八方。’若是依我这个主意，准能够文人武将，望风归顺君山。欧阳兄请想是也不是？”北侠连连点头称善。

焉知晓，二位在此说话，早被喽兵报去巡捕寨四家寨主，说：“报四家寨主得知：山下来了一只船，船上有两个人，奔到咱们飞云关里头，看招贤榜来了。”亚都鬼摆手说：“去吧。三位在此，待小弟出去看看。”来在巡捕寨外，喽兵正要吆喝。亚都鬼将他们拦住，自己偷看着二位。暗道：真是

世间罕有的英雄，堂堂的相貌，凛凛的威风。怎见得，有赞为证：

闻华看，二好汉，他细瞧，真希罕。壮士的样，可是文不浅，天生的气宇轩昂，品貌不凡。那个人，在左边；还有个，右边站。一个是，紫箭袖，可体穿。头上的帽，分六瓣，绢帕拧着一个茨菇叶儿在上边安。皮挺带，系腰间，镶宝石，珍珠嵌，耀眼明，光灿烂。左肋下，宝刀悬，这利刃，世间罕。但要离匣，邪魔外祟，鬼怪精灵，不敢向前。墨色灰，是衬衫，足下靴，是青缎，底儿薄，云根系。真乃是，中道而行，那险路，有不前。生一张，重枣面，五官端正，碧目虬髯，右边的人，更好看。青缎袍，穿一件。丝鸾带，系腰间，鹅黄色，四指宽。夹衬袄，是天蓝。足下靴，虎头尖，能登高，能涉险。蹯房跃脊，如同是平地一般。腰儿细，臂膀宽。足壮壮，精神满。另一番的气象，稳重端然。跨着刀，左肋悬。但离匣，光闪闪。爱管人间抱不平，杀了些恶霸赃官。跨马服，穿一件，天青色，颜色鲜，绣着些花朵，暗隐着爪蝶绵绵。六瓣帽，是青缎。看面目黄白的脸。二眉长，入鬓边。皂白明，一双眼。方海口，土形端，两耳大，要垂肩。这位爷天然的骨格，相貌非凡。这二人，有天大的胆，杀恶霸，斩权奸。忠者的兴，逆者的剪。爱杀人，更慈善。为救展南侠，舍死忘生才到了君山。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虬髯（qiú rán）——两腮卷曲的胡子。

第二十四回 飞云关念榜谈典故 彻水寨吊起独木桥

且说亚都鬼闻华看了北侠、智化的相貌，暗地吃惊：“看这两个人，仪表非俗，并且那个人是文武全才。难测两个人的来历。我向前问问，可就晓得他们的肺腑了。”听见智爷念招贤榜，说千里马骨的故事，暗暗的佩服。等智爷念毕，连忙说：“二位壮士请了，小可有礼。”北侠早就看见他在那边树后偷看，如今过来行礼，北侠也就一躬弓到地说：“寨主请了！”智爷仍然是倒背着手儿，在那里看招贤榜，嘴里咕咕哝哝不知说了些什么。北侠道：“人家寨主与咱们行礼哪！”智爷这才回头深施一礼说：“我一时的荒疏，未能看见寨主，得罪，得罪！”闻华说：“岂敢！未能领教二位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智爷说：“这是我盟兄，他乃辽东人氏，复姓欧阳，单名春字，人称北侠；我乃云南宁国府人氏，姓智单名一个化字，外号人称黑妖狐。”闻华一听，哈哈大笑说：“二位，一位云南宁国府，一位是边北辽东的人，万里相交，还是义兄弟，这可算世间罕有，难得呀，难得！”

北侠心中一想说：这还诈降哪头！一句话就教人问住了。你就说是原籍黄州府就行了，怎么搬到云南去了。这还没见大寨主那！要见了大寨主，更不定怎么样了吧。

智爷说：“有寨主爷这一问，我哥哥在辽东，我在云南，普天盖下也找不出这么远交朋友的来。有个缘故，我哥在辽东作官，我是随任。我天伦是辽东的刺史，我因随任，才见着我欧阳哥哥。我们两个人结拜之后，我天伦故在任上，扶灵柩又归原籍。我哥哥不忍兄弟分离了，自己辞了官，跟我回南。是我二人看破功名道路，利锁名缰，倒不如淡泊滋味，长雇了一只小舟，遍游天下名山胜境，闻说此处有座君山，特地前来瞻仰瞻仰，到得此山一看，果然名不虚传。皆因贪看山景多走了，过了飞云关，看见招贤榜，贪看招贤榜的言语，不料被寨主看见，误踏宝山，多有得罪！”闻华说：“这就是了。”北侠心里说：黑狐狸精真会对付。闻华说：“既然二位大驾光降，称得起草寨生辉，请临敝寨待茶。”智爷说：“不敢。我二人又不投山，又不入夥，误踏宝山，就是得罪。焉敢在寨中讨茶！”闻华说：“也不是请二位投山，也不是请二位入夥，请二位吃杯清茶，然后再去不晚。”智爷说：“我们不入夥，可不敢讨寨主的茶吃。”闻华说：“不一定是请二位入夥，才能到寨中；就是不入夥，到寨中吃杯茶，也没什么妨碍。常言道：‘同船过渡，皆是有缘。’二位到寨中吃杯茶，然后再走，日后见面，倒有个茶水之交。”北侠说：“智贤弟，这位寨主苦苦相让，不如咱就到寨中讨杯茶吃，然后再走，也不算晚，别辜负了这寨主的美意。”

北侠是天生就的忠厚朴实，与智爷的聪明差的多，心内想着是诈降来了，怎么往里让又不进去哪，这是什么缘故？口中不言心里说：可别崩老了，因叫智爷在寨中讨茶。

智爷说：“既然欧阳兄这般言讲，你我就在寨中讨杯茶吃，然后再走。寨主爷，我们可不入夥呀！”闻华说：“没请二位入夥，无非吃杯茶谈谈就是了。”将喽兵叫将过来，附耳低言了几句话，那名喽兵转身去了。

北侠问道：“这位寨主贵姓高名，未曾领教。”闻华说：“小可姓闻名华，外号人称亚都鬼。”智爷说：“久仰，久仰！”走到巡捕寨，见前面二

百名喽兵，两边站定，每人一把双手带，又叫拦马。刀尖对刀尖，架定刀门，要入巡捕寨，非从刀下过去不行。智爷明知他们这是个主意。设若钻刀而入，上边刀尖一碰，必是呛啷呛啷的乱响。若要是杀人，必然是变颜变色的，他们就好看出破绽来了。走在刀门以前，智爷就问寨主：“是请我们吃茶，是叫我们钻刀涉险哪？”闻华连忙陪笑说：“这是我们山中的规矩。”只见他把手往上一扬，众人就把刀撤下了。这三个人才来到巡捕寨前，见早有三个人在那里等候，一字排开，垂手侍立。闻华说：“这是我们三位寨主。”用手指定说：“这位是神刀手黄受，那位花刀杨泰，那位铁刀大都督贺昆。这二位：这位辽东人，复姓欧阳，人称北侠；这位姓智，人称黑妖狐。”彼此对施一礼。

智爷看这三家寨主，都全是六瓣帽，箭袖袍，丝带跨刀，薄底靴子。一个穿青，一个穿蓝，一个豆青色。二个白脸面，一个黑脸。全都是虎视昂昂的彪形大汉。智爷暗道：怪不得君山帮着王爷要反，哪里挑选来的这些人，真是怪道。

见毕，让到屋中落座。喽兵献上茶来。一边吃着茶，一边神刀手盘问了二位一回。智爷又将前言说了一遍，是一字儿也不差。忽然间进来了个喽兵，曲单膝说报：“启禀众位寨主得知，大寨主闻听来了二位游山的壮士，请在中军大寨待茶。”闻华一摆手，那位喽兵退去。智爷站起身来告辞。闻华拦住说：“我家大寨主有请二位至中军大寨待茶。”智爷故作惊慌之色说：“不敢，我二人在此讨杯茶，就多有骚扰，何敢再去见大寨主！”闻华死也不放，智爷非走不可。北侠说：“盟弟，既是这家寨主苦苦相让，咱们就见大寨主何妨！”北侠是真急，恨不得一时就见大寨主才好，只恐怕崩老了。

智爷清出这个情理来了。若是寨主要见这两个人，他们天大胆量也不敢将两人放走。寨主要问说：“我们未见着人那！”他们说，人家要走，何不就叫他们走了呢？这以上制下交派，焉能下得去？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不敢放走，故此没有崩老了。智爷说：“既是欧阳兄这么说，咱们就见大寨主去。哪位前边带路？”闻华说：“小可前边带路。”

出了巡捕寨，到了彻水寨，也是二百喽兵，使的是长枪，枪尖对着枪尖。智爷还未及说话，闻华一摆手，两边枪尖撒下。有一家寨主穿大红的衣巾，面如重枣，此人是金棍将于青。智爷与他们见了。智爷、北侠上了木板桥，看两边鹅头峰，相隔着有八九丈，上有木板搭定，往下面一看，水声甚大。西南上有竹城的竹子，一望甚远。智爷想，救徐三爷的时候，由西方进去，今日在这边看见，这有多远。下了桥往上再走，把二位英雄吓了一跳，耳内听见嘎啷嘎啷啷的一阵响。二位回头一看，喽兵把轳轳一绞，就把一座木板桥绞起去了。

北侠暗说：不好，想得倒不错，教人看破，我们打里往外杀，他们打外往里杀。这一起，肋生双翅也过不去了。只有入去的道路，没有出去的地方了，只可看自己的命运如何了。智爷却丝毫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行到三寨，是箭锐寨，有家寨主赛尉迟祝英，穿黑皂褂。闻华也与见过。到四寨，章兴寨，见了寨主金锤将于畅；到武定寨，见了金钊无敌大将于贲；到文华寨，见了二寨主金枪将于义。北侠与智爷一见于义，险些要哭，因为相貌与五老爷一般无二。接着又见了王福寨寨主，人称八臂勇哪吒王京；丰盛寨寨主金刀将于艾；单凤岭寨主赛翼德朱彪；单凤桥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棚门两家寨主：云里手穆顺，铁棍唐彪。各寨皆是二百名喽兵。

大众等见了二人，俱都跟在后面进来，到了大厅的前头，闻华说：“二位暂且在此等候，我回禀我家大寨主去。二位在此听请。”闻华进了大厅，智爷、北侠在外等着。就听里面细声细气地说：“闻贤弟，你焉能知道两个人的来意？这是为御猫而来。”说罢哈哈大笑。北侠一听，吃惊非小。

若问二人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识破机关伏着胡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凭口巧舌能

且说北侠、智化在院落之中听请，不料钟雄看破机关，说为御猫而来，把北侠吓了一跳，暗说：“不好！”就要拉刀杀将出去。智爷用肩头一扛，说：“欧阳兄，你冤苦了我了。”北侠心内说：“我冤苦你咧，你别是冤苦了我了吧。”北侠说：“怎么冤苦你了？”智爷说：“我不进来，你偏要进来。你瞧，进来有什么好处？遇这不开眼的寨主，把你我看作了小贼，要偷他的玉猫。他说咱们为玉猫而来。小弟家内你是去过的，玉房里头有翡翠狮子、玛瑙老虎、白玉马，有多少古董玩器，哪位朋友去，我也没留过神。他把咱们看作小偷儿，咱们还见他作什么。早出去，小心人家丢了东西。”说罢转身就走。北侠心内说：黑狐狸真会打岔。北侠说：“对了，他瞧不起咱们，咱们走吧！”焉能走的了？后面许多的寨主，拥拥塞塞，早就有神刀手黄受挡住去路，说：“二位，没有我家寨主的令，二位可不能出寨。”

屋内钟雄见闻华进来说，把两个请到。寨主往外一看，早已耳闻，知道有个北侠，大略此人不能投山；智化可不知是谁。现在山中有个南侠，别是为这个人来的。其中有诈。故此戳了他们一句，且看他们两个人的动作。听了智爷一套言语，就去些个疑心，又有亚都鬼在旁说：“寨主，这两个人一个是云南，一个辽东，他们焉晓得咱们寨主的御猫，他当作是玉作的猫那。”钟雄说：“既然如此，将二位请回。”闻华说得令，出得庭来说：“二位请回，我家大寨主有请。”智爷说：“我们不回去了，叫你们寨主小心着玉猫吧。”闻华说：“我们说我们寨中事情，不与二位相干。”北侠瞧也走不了，不如回去倒好，说道：“贤弟，人家又不是冲着咱们说，咱们还是回去的是，别辜负了寨主的美意。”智爷说：“见见寨主又有何妨！只是一宗，这位寨主外面挂定招贤榜，榜上的言事可倒不错，写的什么要学当年黄金台之故耳，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也有大用。他只知道写，他可不懂得行。当初燕太子得乐毅，金台拜师，连下七十二城，那才叫敬贤之道。敬贤士如同敬父母的一般，方称得起爱贤礼士。这位寨主，焉能懂得敬贤那！你我二人，可称不起是贤士。他坐在庭中，昂然不动，这还讲究招贤，招点子绿豆蝇来，横竖行了。”北侠心说：你骂人吧，早晚有咱们两个人的命陪着哪！就是那钟堆也古怪，教智爷这么一骂，倒骂出来了。

钟雄出了庭外，下阶台石，一躬到地说：“原来是二位贤士，小可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北侠答礼说：“岂敢！”细看钟雄，乌纱圆领大红袍，束玉带，粉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绺短髯。北侠一看，暗自惊讶，智爷并不还礼，说：“欧阳哥哥，你看上边的这个大匾，是‘豹貔庭’三个字。据小弟想来，这位寨主不至于不明此理。似乎此寨这‘豹貔庭’三个字，断断用不得。”北侠问：“怎么用不得？”智爷说：“这是当初文人弄笔，骂那个不认得字的山王寨主哪。若论这个字意，是大大使不得。常说是：‘三虎出一豹’。其实不是虎不下豹，虎彪配在一处，下出来三个彪，内中有一个豹，其利害无比。漫说是人，就是山中的猛兽，也无不惧怕于它。狮子配了狻猊，下出来就是貔貅。言其这两宗物件，全不是正种类。不然怎么说是骂人？别者的山王寨主，他也称孤道寡。他又不是储君、殿下，他又不是守阙的太子，怎么当称孤道寡哪？就骂的是他不是正种类。自己又不认得字，

狻猊 (su n ní) ——传说中的一种猛兽。

以为是利害，就得意了。这样寨主通古达今，文武全才，外面挂着招贤榜，里头又有豹貔庭，大大的不符。”亚都鬼在旁边告诉寨主，说千里马骨的就是他。

寨主往前趋了一趋说：“这位壮士所说的不差，只是一件；小可到得山中，山中事情实系太多，小可总无闲暇的工夫。故此，因循到如今未改，恳求尊兄与小弟删改删改。”智爷说：“原来是寨主。我只顾与我哥哥说话，一时的荒疏，望寨主爷千万别见责小可。”寨主说：“奉求这位尊兄与小弟删改删改‘豹貔庭’三个字。”智爷说：“不敢！不敢！小可才疏学浅，倘若改将出来，还不似原先，岂不贻笑于大方！”智爷并不理论寨主，转过头来又与欧阳爷讲话，说：“哥哥请看，他这副对也不大合体。”北侠暗道：人家寨主在那里伺候着，他净胡拉混扯，也不知道怎么个意见，只可以捧着他说：“智贤弟，这副对字怎么不好？”智爷说：“你看这是‘山收珠履三千客，寨纳貔貅百万兵’。”北侠说：“是怎么不好呢？”智爷说：“山大寨小。似这山水旱八百里，这个山上要收三千客固然装得下。‘寨纳貔貅百万兵’，一百万兵，怕寨里头装不下一百万人，岂不是不妥当？”北侠问：“怎样方好？”智爷说：“论我的主意：‘山纳貔貅兵百万，寨收珠履客三千。’寨纵然是小，三千人足行，平仄 准合。”钟雄一听，点头称善。刻下就叫人来将对联摘下，按着智爷所改的改了，找书手写了另挂。

寨主复又过来求恳改“豹貔庭”，智爷一定说不行，怕有人嗤笑。只见寨主将智爷、北侠往里一让，北侠同智爷上台阶，复又让入庭中。进门来，智爷抬头一看，正北的上面横着一块大匾，匾书黑字，写的是“岂为有心”四个大字。智爷说：“欧阳兄，你可曾看见了？”北侠心中说：我是两只夜眼，有斗大的黑字，我再看不见还得了，说道：“我看见了。”智爷说：“这是‘岂为有心’，你老人家可晓得这个意思？”北侠说：“我不知。”智爷说：“别看寨主管领水旱二十四寨，在众人之上还不足兴，此处无非暂居之所。此人心怀大志，日后得地之时，就得面南背北。故此是‘岂为有心居此地，无非随处乐吾天’。”这句话不要紧，就把钟雄的心打动，缘因这个横匾是钟雄自己的亲笔。自打挂上这个横匾，钟雄自己立愿，可着君山水旱二十四寨，寨主、头目、喽兵等，谁猜破他这个机关，参透他的肺腑，就用谁以为谋士。这是受了襄阳王的聘请，王爷许下的：若是择日行师的时节，封他招讨大元帅前部正印先锋官；若得了江山的时节，与他平分疆土，列土分茅。他早看出襄阳王不能成其大事，故此他的意见：若得了江山时节，把襄阳王推倒，他就面南背北；倘若大事不成，就隐于山中，永不出世。今日智爷一到，把他的肺腑点破，说的种种的情形，就知道智爷才学不小。此人若留在山中作一个谋士，可算自己一个大大的膀臂。他随即请北侠、智爷落座，喽兵献上茶来。

钟雄把亚都鬼叫来，附耳低言了几句，回头便问说：“听闻贤弟之言，你们二位是金兰之好。”智爷指北侠说：“这是我盟兄。”钟雄说：“二位大驾光临，实在是小可的万幸。”智爷说：“岂敢！我们两个误踏宝山，寨主不嫌我等两个，还赏赐茶羹，当面谢过。”钟雄离位，深施一礼说：“还是奉恳阁下与小可删改删改这个‘豹貔庭’。”

平仄(zè, 音则 去声)——平声、仄声，泛指由平仄声构成的诗文的韵律。

金兰——友情契合；深交。通指结拜兄弟。

北侠遂说：“智贤弟，你若能改，就给人家改一改；若是不能改，就给人家一个痛快话儿。”智爷说：“焉有不能改的道理？改出来又恐怕不好。”钟雄说：“阁下不必太谦了。”智爷无奈说道：“这个‘庭’改个‘殿’字如何？”钟雄说：“好！但不知什么‘殿’？”智爷说：“用个‘承运’二字如何？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钟雄一听，鼓掌大笑，连连点头夸好，叫人将“豹貔庭”改为“承运殿”。钟雄道：“一事不烦二主。我还有个书斋，是‘英锐堂’，恳为删改。”智爷说：“不好！堂者，明也，亮也。总是用个小小‘轩’字，‘五云轩’如何？”钟雄更觉欢喜，立刻叫人改了，吩咐摆酒。智爷一听摆酒，就知诈降计受了。总想个主意，教欧阳哥哥显显才能方好，忽然心生一计。

智爷毕竟不知想出什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削钢刀毛保甘受苦 论宝剑智化暗骂人

且说智爷一听摆酒，站起身来告辞。寨主伸手拦住说：“已经摆下酒了。”智爷说：“不能，我们入山讨茶就不敢当的很，焉敢又要讨酒？我们又不投山入夥，焉敢屡领寨主的赏赐？”钟雄说：“实对二位说吧，船只已经打发了。”智爷说：“寨主不必哄我们，怎么能把船只打发了？”闻华说：“我们寨主打发喽兵下去，问明船上人，所欠二百两银子，已经给二位还了，还赏了他二十两银子酒钱。你们二位就有两份行李，别无他物，对不对？”智爷一听，假意着急：“怎么把我们船支开了？”钟雄说：“我为的留二位在上山多住几日，走的时节再与二位另雇。酒已摆齐，请二位上座。”北侠说：“就坐下吧。”

钟雄与闻华亲自把盏斟酒。酒过三巡，漫漫谈话。智爷说：“我欧阳哥哥与我就是相反，我是文的上略知一二，我兄长是武的上，可不敢说好，却比我强的多。就说他有一万胜刀，我到今也没学会。”钟雄说：“这位尊兄会万胜刀？这趟刀一百二十八手可会的全？”北侠道：“也全都记得。”钟雄惊讶道：“这趟刀全会的可是少。无论哪趟刀，全由万胜刀摘下来的，奉愚奉愚赏赐我们一观。”北侠说：“小可武艺不佳，不敢在寨主爷跟前出丑。”寨主说：“兄台不必太谦。赐教，赐教！”智爷说：“兄长你就施展施展，又有何妨！”北侠点头，遂将刀摘将下来。

智爷伸手接将过来，胸中忖度：闻名寨主文武全才，我今何不试试他，到底学问怎样。说：“寨主，请看我哥哥这把刀怎样？”说罢，将刀递将过去。寨主欲待不接，已经递过来了。一看此刀，绿鲨鱼皮鞘，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绒绳飘摆双垂灯笼穗。将刀亮将出来，呛啷啷声音乱响，光闪闪遮人面，冷飕飕逼人寒，霞光灼灼，冷气侵入，一身龟纹。钟雄一看，暗暗惊异，想此刀无价之宝，世间罕有，价值连城；此人若有这口利刃，准是出色的英雄，不然这个刀他佩带不了。每遇宝刀、宝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钟太保可称得是懂物之人，看毕哈哈大笑说：“好刀哇，好刀！”智爷问：“寨主爷连连夸赞此刀，小可领教领教！此刀何名？”钟雄道：“此刀名叫‘灵宝’，出于魏文帝曹丕所造三口那，一口叫‘灵宝’，一口叫‘含璋’，一口叫‘素质’。”智爷问说：“怎么我哥哥说叫‘七宝’刀？”钟雄暗道：这个人实在的利害。刚到山上，初逢乍见，他就要探探我的学问深浅，才干如何。他便笑道：“若问这个‘七宝’名字，是俗呼谓之‘七宝’，皆因他有‘四绝’‘三益’之妙：一决胜负，二防贼盗，三诛刺客，四避精邪，课之四绝；切金、断玉、吹毛发，谓之三益。何为叫一决胜负？每遇出征之时，跨上此刀，伐梆点名，掌号起队，此刀由鞘中自己出来寸许光景，今日出征，必是大获全胜。倘若此刀仍在鞘中不出，那就急急的撤队。倘若一定要出征、非交锋不可，必是伤兵损将，这就是一决胜负。这第二是，有贼人前来偷盗窃取，此物若在墙壁之上或在床头，自己就能附落于地，难道说还不惊醒？这就是二防贼盗。第三是若有仇人，夜晚之间，藏在黑暗之处或桥梁之下，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此刀必在鞘中铮铮作响，难道自己还不留神？这就叫三诛刺客。这第四，无论白昼黑夜，行在哪里，若有邪魔鬼怪，此刀能在鞘中出一道白光，邪魔远避不能向前，这就是四避精邪，共谓四绝。三益是切金，拿过块金子来，能用刀把它切碎；断玉是将玉断成一片一片的，如同上了砢子的一般，这就谓之断玉；吹毛发是将发拿着一绺，冲着刀刃上

一吹，这发俱都齐齐的断了，这就谓之吹毛发，可称为三益。这‘四绝’‘三益’俗呼谓之‘七宝’。”智爷连连称赞说：“罢了！寨主爷名不虚传，称得起是博古通今。”

大家笑了一番，又把刀交与北侠。智爷拿着刀鞘，北侠早就把衣襟吊好，袖袂挽好，把刀接将过来，冲着寨主一躬到地说：“我要在寨主面前出丑。”钟雄说：“岂敢！尊兄赐教。”北侠回头一看，承运殿外有许多人，把承运殿都围满了。皆因大众没寨主爷的令，不敢私自进殿，只可就在外边把窗户纸通了许多的窟窿，往里观瞧。北侠转回身来，往外又是一躬到地说：“众位寨主可别见笑，倘若我有哪手不到，求寨主指教一二。”

说毕，把刀手一擎，就听见飏、飏、飏、飏、飏、飏，就是金刀劈风的声音，先前看不大很起眼，嗣后来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这口利刃按的是：扇、砍、劈、剁、折、吸、拦、挂，蹿、进、跳、跃、闪、辗、腾、挪。绵软矮速，小腕跨肘。膝、育、手、眼、身，伐步、心神、意念。足真称得起手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如钻。蹿高纵矮，脚底下一点声音皆无。北侠这一趟万胜刀，把寨主爷看的乐了个事不有余，又是夸赞，又是连连的叫好，说道：“此人若非幼年的功夫，焉能到的了这个部位！”说毕，又是连连的大笑。

北侠这一趟万胜刀，用了八十余手就收住势了。他把刀一背说：“献丑！献丑！教寨主见笑。”钟雄说：“赐教！赐教！实在高明。”寨主看他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就知道这人的功夫甚绝。将要谈话时，承运殿上蹿进一人嚷道：“毛保来也。”智爷暗道：欧阳哥哥这一趟刀练的怪好的，怎么又来了一个毛保？

你道毛保因何进殿？此人性情与大众不同，专好抬杠，你说东，他偏要说西；人要说他不行，他偏行定了。皆因在外面众家寨主看北侠施展刀法，人人夸好，个个说强。其实好几位使刀的那，神刀手黄寿、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昆、金刀将于艾、云里手穆顺全都说好，惟有削刀手毛保不服，说：“你们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据我看着很不要紧。”

大家全知道他的性情，素常合这君山，连喽兵都不欢喜他。大众弄了一个眼色说：“毛寨主，瞧他的刀不好，你有些不服。”毛保说：“我为什么不服？”大众成心要冤他，说：“你服哇！你不能不眼，你不服也得眼啊！”毛保说：“如此说，我偏不眼？”众人说：“你眼了吧！”毛保说：“我不服！”众人说：“你不服，可敢进去和人家较量？此刻却没有寨主号令。”毛保说：“我不晓得什么叫令不令！”言还未了，他就蹿入庭中去了。

钟雄一看问道：“毛贤弟，为何无令进庭？”毛保说：“外面大众夸奖这个紫面的本领高强，小弟与他较量较量！”钟雄说：“毛贤弟，你的武艺如何是这位英雄的对手！”毛保一听，哇呀呀的喊叫说：“我这命不要了！我们两个要见个上下高低。”钟雄说：“既然如此，欧阳兄，你就教训教训我这个毛贤弟。”北侠说：“小可不敢！”智爷说：“既有寨主的话，哥哥你就陪着这位寨主走个三合两趟的就是了。”北侠说：“这位寨主爷，咱们无仇无恨，可是点到为是。”毛保说：“格杀无论！”言屠未了，飏的一声刀就到了。北侠一闪，净仗着自己的身法就赢了他了。两个人交手，北侠总不还着，钟雄净笑说道：“尊公不必戏耍我毛贤弟了，还招吧？”智爷说：“哥哥还招吧！”北侠暗道：这可是你们叫我还招，真杀了他倒不要紧，误了我们的大事了。就将刀一碰，呛啷一声，当啷啷毛保刀头坠地。毛保说。

“不是我的人不行，是我的刀不行。我有好兵器，我去取来，咱们两个总得较量较量。”说毕转身出去。

北侠在大寨主面前请罪说：“我一时的不留神，把那位寨主的刀削断。得罪了那位寨主。”钟雄说：“是我毛贤弟不知自爱，阁下何罪之有？”又见毛保打外边闯将进来，手中一口明晃晃的宝剑，要与北侠较量。钟雄打毛保手中把剑要将过来，要试试智爷眼力如何，叫道：“这位尊兄，看看小可这口室剑如何？”智爷看了暗惊，这是我展大哥的宝剑。有了，我骂他两句，说：“寨主，这可是一口好剑，我猜着了，必是你们祖上的，传在寨主手中。”钟雄一听，颜色更变。

不知到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论本领刀削佞性汉 发誓愿结拜假意人

且说毛保怎么会把展老爷的剑拿来？皆因展爷被捉，钟寨主就把宝剑挂于后面五云轩内，单有两个小童看守，凭是谁也不准拿将出来。今有毛保把刀一削，想起展爷的宝剑来了，去到五云轩把宝剑摘将下来，将剑出匣，剑匣抛弃于地，转身就跑。小童就追，见毛保竟蹿入里边去了，进来就要与北侠动手。宝剑叫寨主要将过去，叫智爷观看，智爷这才骂了他一句。明知是展爷的，楞说是他们祖宗的。北侠暗笑黑狐狸多损，这就叫骂人不带脏字。

钟雄一听智爷说是他祖宗的，脸一发赤，说：“不是，此剑乃朋友所赠。”智爷连忙告罪说：“我可太楞！”寨主说：“无碍，不知者不作罪。”智爷说：“该打！该打！按此剑可称无价之宝，论出处乃战国时欧冶子所铸，共五口剑，大形三、小形二。头口是湛卢、纯钩、盘郢，共三口。小形二是巨阙、鱼肠两口，前后五口。此剑乃巨阙剑，价值连城，世间罕有。也是切金、断玉、吹毛发。论当初铸剑，以天地之气，有五山之精，方能成此宝物。送与寨主爷宝剑的这个朋友，交情可谓不小，愚下胡批了几句，可也不定是与不是？寨主千万别嗤笑于我。”

钟雄说：“是，说的一点不差。”说毕将剑交与毛保，说道：“贤弟不必再较量了。”毛保不服，总要找一找脸，复又过来与北侠交手，欧阳爷为难：宝刀遇宝剑，二宝一碰，总有一伤，伤了自己的刀犯不上；伤了展大弟的剑，日后如何对得起兄弟哪！北侠拿了一个主意：与毛保动手，刀不见剑，万不能伤损一物。二人动手，犹大人斗小孩子玩耍的一样。毛保使剑本不行，又对上了北侠一戏耍他，工刻一大，毛保眼花了。不是好几个北侠，就是一个没有。缘故北侠抱自己的刀，或前或后，把自己陆地飞腾之术施展出来。那毛保一看，左边一个，右边又是一个，前后好几个。其实是北侠一人，讲身法如刮风的一般。那样快法，毛保眼睛一花，怎么会不像看着是好几个人的一般呢！不然，北侠老在他的身后，随东随西，身形乱转，总不叫他看见自己的身子。工夫不大，毛保通身是汗。

他打算的好：拿宝剑砍刀，剑耍坏了他不心疼，刀耍坏了他算赢了。焉知晓老看不见人，一点方法没有。不然，就是好几个，砍哪个哪个空了，就是这样，急也要把他急坏了。钟雄笑道，说：“毛贤弟，我把你好有一比，比作个伏鱼入海。欧阳兄不必戏耍我毛贤弟了，还招吧！”

北侠听了寨主的言语，心中暗道：有你话我就给他留一个记号了。把刀往上一递，冷飕飕正在毛保的脖子之上。毛保一歪脑袋，“哎哟”了一声，把眼睛一闭，牙关一咬，觉着冰凉挺硬，贴着左边的脸，一蹭儿鲜血直冒，当啷啷把剑一丢，撒腿就跑。他拿手一摸，短了一个耳朵。原来刀虽临于脖颈，不肯杀他。他手往上一翻，连点脸子带耳朵哧一声，血淋淋的一个耳朵，就坠在了地上。

毛保一跑，北侠仍在大寨主跟前请罪。寨主说：“兄台何罪之有？这还是阁下手下留情，不然他岂不早死多时了。”叫人将剑拾起，然后归座。北侠也就将刀带起，重新另换杯盘。有喽兵捡起了耳朵，追毛保去叫他趁着热血粘上。

看剑的小童儿进来诉说毛保抢剑之事，寨主并不往下追究。将剑交与小童儿，仍收在五云轩之内。

三位畅饮，酒至半酣。钟雄说：“二位！我有一言，在二位跟前不知当

讲不当讲？”智爷说：“寨主爷有话请说。”钟雄说：“我意欲与二位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二位可肯否？”智爷说：“我二人区区之辈，焉敢与寨主结为生死弟兄！”钟雄说：“若要弃嫌我是个山贼，二位身价甚重，就不必了。”智爷说：“我们是不敢高攀，要论我们是求之不得。只是一件，咱们既要结义为友，要学一学古人喝血酒、发洪誓大愿，方觉妥当。”钟雄一听，更觉着愿意了。智爷说：“序序齿，谁大谁小，论岁数也就是你们二位，论我小多着呢！”钟雄说：“我今年四十岁。”智爷说：“我欧阳哥哥也是四十岁。这原看生日是谁大了？我欧阳哥哥是腊月二十五的日子。”北侠暗说：你怎么混给我改起生日岁数来了？你道智爷是为什么缘故；总为的是比钟雄小才好办事。钟雄说：“还是欧阳兄弟哪！我是冬至月十五的生日。”险些智爷说腊月二十五这个日子，再往前说几天，还比钟雄大了哪！智爷说：“我是三十二岁，三月三的生日。咱们沐浴沐浴才好烧香。”钟雄叫喽兵带着上沐浴房。喽兵带定北侠、智爷上沐浴房中，喽兵远远地等着。

北侠见无人，说：“贤弟，你的言多语失，怎么拜把子你还出主意，教喝血酒发愿！咱们本是假事，若起誓我可怕应誓。”智爷说道：“我问你不是没成家么！”北侠说：“不但没成家，日后我还出家哪！”智爷说：“你也没儿子。”北侠说：“我没成家，哪里的儿子。”智爷说：“艾虎是你的义子，又不姓你这个欧阳的姓儿。少时要起誓的时候，你就说我要有三心二意，教我断子绝孙。你瞧这个誓起的大不大？你横竖应不了。”北侠大笑：“你怎么想来着？我这个好办，你那？”智爷说：“我呀，若是起誓时候，什么誓重我就起什么誓。什么天打呀，雷劈呀，五雷轰顶哪……”北侠说：“要应了誓那可怎么好？”智爷说：“不怕。我嘴里起誓，脚底下画不字，起誓的时节是不字当头，是不叫天打雷劈，不叫五雷轰。”北侠说：“你可别怠慢了。”智爷说：“不能，我怠慢了那还了得么！”北侠这才放心。沐浴完了，穿上衣服，叫喽兵带路直奔承运殿而来。

行至承运殿外，香案早已预备妥贴。水旱二十四寨，各寨主俱在殿外伺候。派了四个扶香的：亚都鬼闻华、神刀手黄受、八臂勇哪吒王京、金枪将于义。钟雄沐浴完了，先从后面出来。智爷说：“寨主哥哥，你就烧香吧，不必谦让了。”钟雄点头，亚都鬼将香点上交与钟雄，钟雄往上一举，闻华接将过去，插于香斗之内。钟雄双膝跪倒，叩头已毕，说：“过往神异在上，弟子钟雄与北侠、智化结义为友，有官同作，有马同乘，祸福共之，始终如一，义同生死。若有三心二意，天厌之！地厌之！”说毕站起身来。香案上有一碗酒，将自己左手中指刺破，将血滴于酒内。

神刀手黄受将香点着递与北侠。北侠接将过来往上一举，仍有黄受接将过去，插在香斗之内。北侠跪倒，叩头已毕，说：“过往神异在上，弟子欧阳春与钟雄、智化结义为友，有官同作，有马同乘，不能同生，情愿同死。倘有三心二意，叫我断子绝孙。”钟雄说：“哎！太言重了！”北侠暗笑，一点不重。也是刺破中指，滴血酒内。

该智爷了，于义点香，与前皆是一样。惟独他跪在那里，话可就多了。他说：“过往神异在上，弟子智化与钟雄、欧阳春结义为友，有官同作，有马同乘，义同生死。如有三心二意，天打雷劈，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必丧在乱刃之下，死后入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油锅，碓捣磨研。”嘴里起誓，脚底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就画开“不”字了。

大家结拜后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在后寨见侄夸相貌 狮子林老仆暗偷听

且说钟雄与北侠、智化三个人烧香发愿，都与盟兄叩了头，饮了血酒，撤了香案，俱归承运殿内。众家寨主与三家寨主贺喜。钟雄吩咐承运殿摆酒，请众家寨主到承运殿一同吃酒，水旱寨的喽兵俱有赏赐。智爷说：“我嫂夫人现在哪里？”钟雄说：“现在后宅。”智化说：“我们二人拜见嫂夫人，然后再饮酒。”钟雄点头，头前引路来至后宅，吩咐人传报。

不多时，有婆子出来，喽兵告诉明白。智爷暗暗夸道：虽然是山寨主，不失官宦的风俗。里边点声一响，喽兵说：“请！”三人往里就走。穿宅越院，来至夫人院中。早见婆子排班站立。进了屋内，见钟雄之妻姜氏站在屋中。钟雄就指引说：“这是欧阳贤弟，这是智贤弟。这是你嫂嫂。”姜氏道了一个万福：“原来是二位叔叔。”智爷、北侠一看，这姜氏夫人，稳重端然，并无半点轻狂之态，是一团的正气。二人双膝跪地，口称：“嫂嫂，小弟二人有礼！”姜氏说：“二位贤弟请起。”二人站起身来。后寨也没有许多说的，意欲要走。钟雄说：“且慢！见过你的侄男女。”长女叫亚男，有婆子搀出来。智爷一看，不过十四五岁，珠翠满头，鲜色的衣服，艳丽无双，姿颜貌美。她深深道了一个万福。又见婆子拉着公子出来。寨主说：“见过二位叔父。”就见公子头上紫金冠，红缎子袍儿上绣着三蓝色的花朵，青缎小靴子，前发齐眉，后发披肩扇颈，面白如玉，五官清秀，天然的福相。他双膝跪地将要叩头，就被智爷抱将起来说：“我的侄子，不必行礼了，你叫什么名字？”说道：“叔父问我，我叫钟麟。”智爷说：“你多大岁数咧？”说：“我今年十一岁了。”智爷说：“哎哟，好侄子，你爱煞我了！”钟雄说：“你爱把他给你吧！”智爷说：“我有那么大的造化吗、哥哥，日后这孩子必成大用。”钟雄说：“怎么日后还成大用么？看他的造化吧！”说毕将公子放下，大家出来至承运殿吃酒。日已坠西，大家散去。众家寨王各自回寨。

钟雄吩咐，另整杯盘，重新落座。可剩了钟雄、北侠、智爷，兄弟三人倾谈肺腑。钟雄说：“智贤弟，我有心腹话实对你说了吧：若不结义为友，我也不能对你全说。我这里有一心事，对你说说，看怎样的办法？”智爷说：“哥哥说吧！”钟雄说：“我呀是降了王爷的人了。”智爷假装不知说：“哪位王爷？”钟雄说：“就是襄阳王爷。我上头挂的‘岂为有心’这个匾，就是我的誓愿。这是我的亲笔所写，可着君山，无论寨主、喽兵，谁要猜破我的机关，就用谁为谋士；可恨君山众人，连一个猜着的也没有。不料贤弟今日头天人山，就猜着了我的心腹。方才不说此话，为什么缘故呢？皆因咱们这君山用度甚大，就由降了玉爷以后，君山的钱粮全是王府往这里拨给。王爷可派了听信一个人来，在咱们君山公然的就是王爷的耳目。当着此人不好讲话。不然为什么大家去后，方才倾谈肺腑？！”智爷问道：“此人是谁？”钟雄说：“就是赛尉迟祝英。”智爷说：“这就是了，日后说话总要留神。你还有什么心腹事？”钟雄说：“方才你猜着我‘岂为有心’。我可是保着王爷，可我看王爷无福，讲论文武才干，相貌品行，无一处可取的地方。焉能有九五之尊？明年若得了宋家江山，我也是把他推倒，我就面南背北；如果大宋福大，王爷不能成其大事，我就隐于山中，永不出世了。”智爷说：“主意甚好。倘若是事要不成，不必隐于山中；若隐于山中，草木同凋，一生不能显姓扬名，岂不可惜！事若不成，将王爷拿住，献于大宋。哥哥可不

是高官得作，归于正途，梦稳神安！”钟雄说：“那不是反复的小人么？岂你我弟兄所为！”智爷也就不往下深论了，说：“这就是你的心事？”钟雄说：“不然。我还有心事，就是你早晨看的那口剑的剑主儿。此人姓展号为南侠，因祭坟被捉，还有个徐庆。我艳两人幽囚起来，叫人家救出一个人去了。这口剑就是姓展的东西。我甚喜爱此人，他就是不肯降山。”智爷问：“劝过他无有？”寨主说：“劝过他，他不降，这山中若得此人，何愁大事不成！”智爷说：“不难，凭我三寸舌，准管一说就成。”寨主说：“如能说降此人，贤弟可以记功一次。”智爷说：“大哥，不是小弟说句大话，不管什么大事，哥哥看看小弟行不行！”寨主更觉大家。天到三鼓，大家各散。

寨主大醉。钟雄早已安排他俩在狮子林安歇。有小童儿在前打着羊角灯，头前引路。北侠、智爷在后跟随。拐山环来到了狮子林，进了院子，全是山石头缝儿里长出来的竹子，编成墙的样子，上有古轮钱的花样。三间南房屋里，糊裱的干净，有名人的字画，桌椅条凳。里间屋子内，满窗的玻璃，有窗户档儿。西边一张床，床上有一小饭桌儿，有茶壶、茶盏、果盒儿、点心，无一不备办齐备的。智爷打发小童儿：“歇着去吧。”小童说：“明天早晨再伺候二位寨主爷来。”北侠说：“去吧。”小童儿跳跳蹦蹦去了。

智爷把屋门关上。北侠把刀摘将下来挂在墙。北侠叹了一口气说：“咳哟！这一天真把我拘泥透了，好个飞叉大保，被你我二人……”智爷一听，吓了一跳。猜着北侠的意见要说，“飞叉大保被你我二人哄信了。”准是这个话语。他也不想，在人家这个地方说得说不得。倘若说出，就是杀身之祸。刚说到“被你我二人”那个地方，智爷就拿肩头一靠北侠，接着说道：“不错，飞叉太保钟寨主，把你我二人看作亲同骨肉的一般，这才是前世的夙缘，可称的是一见如故哇！”哈哈一笑，就听见外面嗖的一声，由玻璃那里往外一看，有一个黑影儿一晃。智爷过来把窗户档儿一拉，将玻璃档上。然后将灯挪在小饭桌上，拿了一碗茶，叫北侠二人在床上对面坐定。拿手指头蘸着茶水，往桌子上写字叫北侠瞧，写的是：“你要说哄信了对不对？”北侠也就拿着指头蘸着茶，写的是：“谁说不是！”智爷又写：“后边有人跟着，你看见没看见？一句话说出，就是杀身之祸。”北侠又写：“谁能像你机灵！”智爷写：“不机灵能向这边诈降来吗？明天咱们说沙大哥是你的师兄。咱们把他请来，就说是你师哥。”北侠又写：“我去说也行。”智爷说：“你去不跟我去好。”北侠说：“就是，就是，睡觉吧！”二人把饭桌挪下去，就在此处抵足而眠。

你道外边黑影儿是谁了？就是君山钟寨主的心腹家人，此人姓谢，叫谢宽。和大家在前面议论了半天，全是机灵人聚在一处：神刀手黄受，花刀杨泰，亚都鬼闻华，金枪将于义，八臂勇哪吒王京，还有他两个儿子谢充、谢勇。大家一议论投降君山这两个人，谢宽说：“北侠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万不能降山。”闻华说：“不能降，现在降了呢！”谢宽说：“人心隔肚皮。”于义问说：“老哥哥有什么主意？”谢宽说：“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少时等他们酒散，寨主吩咐叫他们在狮子林睡觉，我暗地跟将下去，听他们说些什么。”众人说：“老哥哥，你上了年岁了，我们这有的是人。”谢充、谢勇他两个儿说：“我们去吧。”谢宽说：“你们少说话。”说毕，叫喽兵说道：“他们酒散之时，报与我知道。”

不多时候酒散。喽兵报道，大寨主酒已散了。谢宽辞了众人，背插单刀，来到狮子林，正遇见小童拿着灯笼出去。他正听见北侠说：“飞叉钟太保被

你我二人，”再听是智爷接来说：“是不错，飞叉钟太保把你我二人看作亲同骨肉一般，这才是一见如故，真乃是前世夙缘。”谢宽自己纵身而去，嗖的一声跃上房去。伸手把住房檐瓦口，用双足找着阴阳瓦陇，身子往下一探，整在房上等了半夜。可到好，连二句话也没说。白等了半夜，飘身下来，由窗榻纸往里一看，原来二人早已睡熟。谢宽不觉气往上一壮，说：“我白等了半天，这两个人其中有诈降，回去与众人商议，见大寨主荐言，说这两个人来意不正。”

不知众人见大寨主如何说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众人议论舍命救寨主 彼此商量备帖请沙龙

且说老人家谢宽，就听了一句，房上待了半夜，后来一看，两个人睡了。复返回王福寨，大家议论，就把北侠说的话，智爷怎么接续学了一遍。有说要见大寨主的，有说破着命要去说的，有说不可说的。王京说：“寨主爷刚拜把子，正是初逢乍见对劲的时候，谁说他们不好，谁落无趣儿。”众人说：“依你之见？”王京说：“依我意见，只管让寨主爷实心任事地交友，咱们大众也不用对人说。暗地里访察，若察出他的劣迹来，禀与寨主爷知道，”众人说：“那可就行了。”大家定好主意，暂且不表。

单提北侠与智爷，早早起来发包中，正要吃茶，小童儿来说：“有请两位新寨主。”说毕，小童头前带路，出了狮子林，奔了中军大寨。面见钟太保，请了安好，然后让座。钟雄吩咐摆酒。智爷说：“等等，天气尚早，也得吃得下去！”钟雄说：“为的是说话。”摆酒，罗列杯盘，寨主首座，北侠二座，智爷三座。从此就是这样坐法。

酒过三巡，慢慢地谈话。这就论起展南侠的事了。智爷说：“我本不饿，我去先望看望看此公去。”钟雄说：“你吃完了再去吧。”智爷说：“不是敬其事而后其食吗？”钟雄大笑说：“真乃吾之膀臂。”叫喽兵头前引路。智爷一听吓了一跳，暗想：这两个喽兵坏事，这要到了那里，见了展大哥，他是必要嚷我。他要一叫我“智贤弟”岂不漏了机关，前功尽弃？又不能不叫喽兵跟着，只可到那见机而作。问道：“寨主哥哥，此人还囚在原先所在？”钟雄说：“不是。先前一个在鬼眼川，一个在竹林坞，教人家救出了一个。此刻幽囚在引列长虹。”智爷说：“小弟去了。”辞别寨主，转身离开了承运殿。走在水面叫喽兵撑过船来。智爷上船至东岸下船。

不多时，到了引列长虹。这个地方是一带小山沟，两边的山石，是一道一道的，分出五色的形相来，犹若天上而后出的那个长虹一般，故此这地名叫引列长虹。向东往上一走，盘道而上。到得上面，也是由山石缝出来的竹子编成墙的一样，墙头上编出来许多的花活玩艺。直到门前，叫喽兵禀报展爷，就说新寨主拜望展老爷来了。智爷一听，展大哥在里边气哼哼他说话。是怎么个缘故？

皆因是同定徐三爷祭坟，寨主把两个人幽囚起来，把展老爷幽囚在竹林坞。每日有两个喽兵伺候，也不捆着，吃的是上等酒席。忽然间往这边一挪。拿话一问喽兵，喽兵也就把实活对他说了。刚把早饭摆好，请老爷用饭。展爷一气，一伸腿把桌子一翻，哗喇一声全摔了个粉碎。喽兵说：“我老爷，你叫三老爷教下来了，素常你老人家可不是这脾气。”展爷说：“少说！”展爷越想越有气，二人一同被捉，救出去一个，可见是亲者的厚。展爷焉能没气？

正在有气之间，喽兵报道：“我家新寨主拜望你老人家来了！”展爷说：“你家寨主拜望，难道说还叫我迎接他不成？叫他进来。”喽兵出来说：“请。”智爷咳嗽一声，其实早就听见展爷的活了，气哼哼他说话那。智爷暗喜，越是气哼哼地和我说话才好哪！慢慢地往里走，里面展爷听见咳嗽的声音耳熟，回头往外一看，好生惊讶，怎么智兄弟来到此处？方才报是寨主到，他怎么作了寨主？智爷乃宦门公子出身，入了贼的夥里，他断断不能！哎哟，是了，别是为救我前来行诈吧？若要为我前来，我一嚷可就坏了他的事了，我且慎重慎重。设若为我前来，必装不认得我；他若真作了寨主，不但认得我，必

劝我降山，进来时便知分晓。

喽兵引路，给两下里一见，说：“这是我们新寨主。这是展老爷。”展爷扭着脸不瞅智爷。智爷暗喜说：我的肺腑他准猜着，这个伙计搭着了。智爷道：“这位就是展老爷么？”展爷暗道：准是为我来的，不然怎么连我他都不认得了！我可别坏了他的事，我也装不认得他。展爷说道：“这位就是寨主吗？”智爷暗想：这可漏不了咧！说道：“展老爷在上，小可有礼。”展爷说：“寨主请了。”智爷落座，喽兵献上两盏茶来。展爷问道：“这位寨主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智爷说：“小可乃贵州府人氏。姓智，单名一个化字，外号人称黑妖狐。”展爷说：“久仰，久仰！”暗说：我今日趁着他当寨主，骂他两句，他都不能还言。说：“我看寨主堂堂仪表非俗，必是文武全才，为什么不思报效朝廷，在山寨之上，以为山王寨主，上也贼，下也贼，似乎你这样人物，随在他们队里，可惜呀，可惜！”

智爷暗道：老展，咱们可顾不着这个。怎么为救你，你倒骂起我来了？智爷说：“本欲归降大宋，天子不纳，也是罔然。请问展老爷，在我们山上住了多少日子了？”展爷说：“住了好几日了。”智爷说：“我们寨主可曾与展老爷预备没有？”展爷说：“每日预备的三餐，倒也丰盛。”智爷问吃了没有？展爷说：“若要不吃，岂不辜负寨主的美意！”智爷一笑道：“听说展老爷来的时节，身体瘦弱，如今身体胖大的很。”展爷问什么缘故？智爷说：“你吃了我们贼饭，长了一身贼肉。”彼此大笑。

展爷暗道：我绕不过这个黑狐狸精。智爷使了个眼色，将喽兵支将出来。从新拿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写字，就将以往都写清楚。展爷也写上在这里来的缘故，智爷又将钟雄派他顺说展老爷的话写完，展爷又写：“钟雄再三劝我归降我不降，你一趟就降了，怕的是他生疑心。”智爷写：“我再一来两趟再说。”两个把主意论好，连嘴没张。智爷就叫喽兵过来，自己告辞。展爷送出，彼此一躬在地。

喽兵头前引路，下了山坡，穿过夹沟子，至水面上船，正北下船，直奔承运殿。到得屋中见了寨主。寨主就问：“贤弟，顺说那人怎样？大略他是不降。”智爷说：“降可便降。这次没降，我听出他的言语来了，他的家眷现在京都，他怕降了咱们君山，京都御史将他奏参。再去两次准行。”寨主闻听欢喜非常，立刻摆酒。

智爷说“怎么净喝起酒来了。常言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议论咱们的大事。”寨主问什么事？智爷说：“据我看，咱们山中的人少；欲成大事，非得入多不可，益多益善。”寨主说：“固是益多益善，哪里请去呢？”智爷说：“有的是。刻下就有一位老英雄，人马无敌，称得起是员虎将。刻上在家中纳福，不肯出头。并且不是外人，一请就到。”钟雄说：“到底是谁？”智爷说：“是我欧阳哥哥的师兄。此人姓沙名龙，外号人称铁臂熊，作过一任辽东的副总镇。皆因那时节奸臣当道，自己退居林下。若把此人请将出来，可以为前部正印先锋爵位。”话言未了，钟雄赞叹，咳了一声：“原来这位沙员外是二弟的师兄啊！”北侠说：“不错，是我的师兄。”（其实不是他的师兄，是智爷的主意。说是师兄，为的是透着亲近。）北侠说：“提起此人，大哥为什么赞叹？”钟雄说：“这个朋友咱们也不能往山上请，大概早晚就有性命之忧。”智爷一听，吓了一跳，问道：“哥哥，是什么缘故？”钟雄说：“这人得罪了王爷。皆因黑狼山有一个金面神栾肖，被这位老朋友也不知是拿去了，也不知是结果了性命。王爷对此人恨如切骨，险些没派君

山人去拿他。咱们要把这位朋友请到君山，王爷若是要他，可是给与不给？若给王爷送去，岂不是断送这位老哥哥的性命；若不送去，不是得罪王爷么！再说咱们君山的钱粮，都是王爷供给。”智爷说：“无妨，全有我那！设若王爷那里要人，我亲自去见王爷。先顾咱们这里，又得一员虎将。”钟雄说：“贤弟，你可准行的了吗？”智爷说：“我若不行，岂不教沙大哥的性命断送了！”钟雄一听欢喜，写信备帖，智爷亲自去请。

这一去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一个英雄中计遭凶险 二位姑娘奋勇闹公堂

且说前文论的是智化请沙龙的节目。沙员外在家中果遭凶险。君州的刺史姓魏叫子英，他本是王爷手下之人，只因黑狼山一破，魏刺史就通知了王爷。栾肖本是王爷的拜弟，王爷一闻此信，就立志拿沙龙与栾肖报仇。皆因按院到任，没有工夫。这可得便来谕，着魏子英拿沙龙，用囚车解往襄阳。刺史接着王爷谕后，就要派马快班头前去拿人。他旁边有位先生姓臧的，拦住老爷说：“不可。这个沙龙不是好拿的。要把他拿了，他有两个女儿，大的还好，这个次女，实不通情理。再说沙龙老儿一反脸，去几十号人也拿他不住。”魏老爷问：“依你之见？”臧先生说：“要依书班愚见，拿老爷的帖把老头子请来吃饭，暗把官人藏于屏风之后，老爷丢金杯为号，使他不防，将他拿上囚车就走。”老爷点头。先生说：“要请沙龙，非李洪不可。”脏官说：“不行。先生不知，李洪与他是结拜兄弟。上次有媒人去说沙龙的女儿与我儿为妻，媒人教沙龙骂出来了。我要李洪去求亲，他反说公子爷文不成武不就的，说成媒不要怪他。我一气不要了。今又要叫他去，岂不将沙龙放走！”先生说：“老爷无妨一面派人叫李洪，一面将李洪家口收在狱中。老爷与他说明，沙龙不到，不放你的家口。”老爷一听说：“此计甚妙。”一面派人拿李洪家口，一面去叫李洪。李洪进来，见老爷行礼。老爷说：“拿我名帖，到卧虎沟将沙龙请来闲谈，提你老爷衙中立等。”李洪拿了脏官名片将才要走，脏官说：“回来，我可是立等，要是请不来人，你的家眷可在狱中，不用打算出来。”李洪点头出衙，正遇上一伙人，拥着自己家眷，连老娘也在其内。有自己的伙计同来告诉，总是早把沙员外请来才好。李洪就知脏官不是好意请客，又不能泄漏，自己的家眷要紧。

自出城至卧虎沟，门上有人回进话去。沙员外请入见礼，问兄弟的来意。李洪就把名片拿出交与员外一看，说：“我们老爷说，请老哥畅谈。”沙员外一笑说：“贤弟不要哄我，吾自知之，又是为你的侄女之事。我去见他不用怕了，女儿都有了人家，受了人家聘礼。你大侄女是智大弟为的媒，给了艾虎了；次女给了韩天锦了，蒋四老爷为的媒。我去见他，叫他另说别人家之女吧。”

原来是魏子英有一个儿子，小名叫狗儿，大名叫送生。这小子仗着他父是地方的现任官，由着他的性儿乱闹，卧柳眠花。他有一个小童儿，是臧先生之子，小名叫马儿，全是马儿出的主意，捧着魏狗乱闹。越闹越大，就要抢人。可巧那天遇见沙凤仙、秋葵二位姑娘入山打鸟。凤仙拿着弹弓子，秋葵拿着棍。魏狗儿见着凤仙，他是二目发直。马儿说：“可别闯出祸来！这姑娘不好惹哇。”狗儿说：“我倒怪爱她的。”马儿出主意教他告诉老爷，找人提亲。真教沙员外骂出来了：“我的女儿，焉能配那狗子！”媒人回去，搬了许多是非，没搬动。

如今李洪一来，员外就知又是为女儿事情来了。这两个女儿全给了人家了，我这还怕他么！换了衣服，带了一名从人，同着李洪出了卧虎沟的东梢门。进了城，到了刺史衙。有执帖门房进内回禀。

不多时，正门大开。有人说：“请老员外。”直到花庭，脏官迎接出来。老员外欲行大礼，脏官拦住，落座献茶。老员外说：“不知大人呼唤小民有何见谕？”魏子英说：“岂敢！老兄台，我是久有此心，请老兄台到敝衙畅谈。”随就吩咐摆酒，让老员外上座。沙员外推辞了半天，方才落座。

酒过三巡，这才谈话说：“老员外，前番拿了黑狼山的山贼，可算帮着我清理地面，你总算有功之人。我令人去要差使，你怎么不给？”沙爷说：“非是小民不给，有开封府的蒋四爷，那日与大人的差役口角分争。大人如果不信，请大人问差役便知分晓。”赃官立时诈喊：“陡！好一大胆沙龙，你这般光景，目无官长，藐视你的老爷。”别看沙员外可是个武夫，处处总讲“情理”二字，他撩衣双膝点他说：“老大人暂息雷霆，小民不敢！”赃官早就把手中金杯当啷啷丢在地上，由屏风后出来马步班卒有三十号人，往上一拥，不容分说把沙员外捆将起来。沙员外破口大骂：“你敢是反叛的一党！”魏子英吩咐官人，将沙员外上了囚车，复又吩咐将李洪家眷放出。先生叫官人出去，看沙龙带来多少从人，立时拘拿进来。少时，官人回话：“沙龙带来从人，已然跑去了。”先生说：“不好了，他这从人跑去，必然家中送信，倘若他的女儿前来，老爷早作准备才好。”赃官一笑：“难道还敢反了不成？先上不必多虑。此事多亏先生妙策。这里有的是酒，请来一同相饮。”有人过去将杯拾将起来，重整杯盘饮酒。

不到一个时辰，忽听外边一阵大乱。官人飞跑进来说：“老爷，大事不好了，卧虎沟沙员外家两个姑娘杀奔来了。老爷快逃走吧！”赃官吩咐：“叫官人好生用心与我拿住。”官人回禀：“老爷，谁敢拿？”又有三四个官人跑进来说：“快逃吧，不走就有性命之忧。还得打后门逃跑，前门是走不了的。”话言未了，就往后门逃命去了。先生说：“吾要走了。”老爷说：“等等，你背着我吧！我腿肚子转了筋了。”先生早跑出多远去了。老爷把纱帽一丢，靴子一脱，拆了玉带，扯了红袍，呱呱唧唧就跑（怎么呱呱唧唧的哪？是光着袜底的声音）。到后门正遇见太太披头散发地逃命，他拉着太太，逃在民房中躲避去了。

原来是沙员外被捆上囚车，从人一见，撒腿就跑。到了卧虎沟，正遇见大汉史云，外号又叫楞史，是艾虎的徒弟，渔翁张立和史氏的内侄，皆因大战黑狼山，父女巧相认之后，金大人带张立、史妈妈夫妻上襄阳上任去了，就把史云留在家中，常上卧虎沟来。今日正遇着老员外的从人嚷道：“史大爷，不好了。”史云问什么事？从人说：“老员外叫赃官请去吃饭，把老员外诓去捆上，用囚车解上襄阳去了。我回家送信。”史云说：“快给大姑姑他们送信去吧！”史云正入大门内，可巧正遇着二姑娘秋葵。史云说：“二姑姑，我沙爷爷教赃官解往襄阳去了。”秋葵闻听，急入内告诉姐姐，一同出来。二位姑娘全换了短衣服。凤仙拿了弹弓，挎了双刀；秋葵是一条铁棍；楞史拿一根门闩。外面街坊聚了多人，全是受过沙员外好处的。众人全拿长短兵器，各户都愿意把员外救回。秋葵出村一蹬，将凤仙背在她的身上。不多时，就进了城，到了衙门口。丑姑娘把他大姐姐放下，自己一晃铁棍，嚷了一声，如同打了一个劈雷一样。谁想，打进去连一个人也无有了，三班六房全跑远了，故远远望见尘沙荡漾，土雨翻飞。一则惧怕二位姑娘，二则以前都受过老员外的好处，故此全都跑了。

丑姑娘由大堂上打起，稀里哗喇打进去，把大堂上横楣子、公案桌、后屏风、鸣冤鼓，一齐俱都打得粉碎，直打到后面，一层一层的房屋，大大小小的卧室，古铜玩器等一概全完。丑丫头如同疯魔的一样，打了三个来回，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忽然间，由西月亮门出来一人冷笑道：“哈哈！我猜着了，姑娘你是找你大爷来了。”你道这个人是谁：送生来了。皆因臧马儿陪着大爷练武，他

不好念书，楞说他没带学堂来，改了练武了。其实就担个练武的名气。正在西花园里，听见外边一阵大乱，马儿撞出来一瞧，见人东西乱跑，回去告诉魏狗说：“大势不好了，眼看卧虎沟的姑娘打了来了，连太太都跑了，咱们逃命吧！”魏狗一听说：“不是上回咱们瞧的那姑娘吧！”臧马说就是她，魏狗说：“她许是找大爷来了，我得出去见见她去。”马儿说：“可拿上兵器。”送生提了一条枪窜出西院，与二姑娘撞成一处。

若论胜负输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装行路 智化讨书信求情

且说二位姑娘，打了个够，也没见着一个人。好容易出来一个人，六尺多高的身躯，鹦哥绿的武生公子中，墨绿的箭袖袍，鹅黄的丝鸳带，薄底靴子。看面上：黄酱的颜色，一双斗鸡眉，一对母狗眼，尖鼻子，小耳朵，薄片嘴，芝麻牙，高颧骨，瘦腮帮，共弓肩，鸡胸脯，圆脊梁，盖红花子骨，提着一条枪。这人笑着说道：“小妞儿找我来了，上回见着一回，必是想你大爷。”这个“爷”字还未说出，咕唧的一声，弹子就打进左眼睛里头去了，闹了个“换虎出洞”。何为“换虎出洞”？眼珠子是圆的，弹子也是圆的，眼眶子里头只许一个圆的，不许两个。弹子进，眼珠儿出来了。

送生眼睛一瞎，焉能动手？将身一倒，正在秋葵的眼前，秋葵就着一棍，正中头上，一声响，打了个万朵桃花，鲜血淋漓，死尸躺在地下。并无别人，就遇见了这么一个。凤仙一弹子，秋葵一棍，结果他的性命。

迎面来了一人，秋葵抡棍就打。凤仙说：“使不的。这是李叔父。”李洪说道：“二位姑娘快走吧！你们两人打死了送生衙内，其罪不小。少时，若有武营官兵来，你们可就走不了啦，你们顺着大路追你们天伦，打碎囚车，救了出来，此处不可多待，即速回去办事。我在这里与你们讲话，被别人看见，就有杀身之祸。”凤仙点头，说：“多蒙叔父的指教。”

二位姑娘、史云连卧虎沟的众人一并回去。出城门，下关乡，走到旷野。这内中有个聪明人，上了点年纪，够五旬多岁，姓邹，说：“别忙，点点咱们的人数，若不是我们卧虎沟的听真：你们若是跟下来，非杀了不可。”先是有好些个瞧热闹的，后来出城就没有了。下了关乡，更没了。焉知道刺史衙内地方跟着那，共是三个人，听见这里说要杀，立时不走了。对着楞史拿顶门门就往里面一追，地方三人撒脚就跑，依然去远。转回头来，在众人队里一看，并无别的眼生之人。大众回卧虎沟，东门上安上人，要有面生之人，速速地拿住。众人答应。

二位姑娘回到家中，将兵刃放下。思量李洪之言，趁早追赶身大大不便，不如换上男子衣服，走在道路之上，免着人盘查细问。想毕，凤仙将秋葵叫来说：“咱们换上男子打扮。”她这有一个表兄，父母双亡，就跟着沙员外。她们在这里早晚教给他本事，想不到练大法，督促的太紧，没到一百天就得病死了。现在他的衣服就锁在箱子之内。要女扮男装，凤仙有现成的衣服，是他死鬼表兄的，穿戴起来就是。秋葵容易，就把沙员外这身穿戴起来就得。事不宜迟，换上衣服。秋葵就把员外六瓣壮帽拿来，勒上网子，戴上帽子，摘了耳朵上虎头坠，穿上箭袖，登上员外的靴子，还有点挤脚呢！凤仙也打扮起来，先把满脸的脂粉洗了又洗，这才洗将下去；头上勒上网子，戴上武生公子中，穿上衬衫，脚底下把一双靴子拿将过来，衬了棉花，拿布和绸子将脚缠好，穿上靴子。穿上箭袖袍，系上了丝带，佩上了刀，找了一点白蜡，将耳朵眼捻上。自己重新看了又看，连自己也认不出是谁来了。凤仙把包袱打开，将自己所用的衣服，连秋葵的衣服、细软金珠、值钱什物、钗环镯串和自己的弓鞋都包在包袱之内，叫秋葵系在马梢绳之上。秋葵就将自己的棍也咬绞在虾蟆口上。姑娘出来也就顾不得家了，叫婆子看家，外头叫史云照应，托附了邻房。这二位姑娘上马，出西哨门直奔襄阳去了。

且说卧虎沟老员外被捉，姑娘大闹公堂，打死少爷，立刻传言出去，就惊动了双杰村中的孟凯、焦赤。一闻此信，两个人会在一处，直奔卧虎沟而

来，到了东梢门，人都满了，过去一问，方才知。二人一想：老哥哥活不了，二位姑娘有了人家了，这便如何是好！咱们两个人追赶下去，见着姑娘好救姑娘，见着沙大哥好救沙大哥。二人就在沙家带上点盘缠，直奔襄阳的大路。

天气已晚，到了一个镇上，找店住下三间上房，传酒要菜，空把酒菜摆好，吞吃不下，放声哭起老哥哥来了。忽然进来一人，正是黑妖狐智化。

这智爷由君山起身，拿着请贴到了晨起望，见了路彬、鲁英、丁二爷，就把自己诈降的事说了一遍，大家欢喜。他说：“我上卧虎沟请沙大哥去，也叫他上君山，人还少哪！若想走君山，还得进去人哪！人少不行。”大家听了，由晨起望起身。

天气不早，智爷也下店，住西厢房，烹茶打脸水，未能传唤酒菜，就听房上有哭“老哥哥”，耳音甚熟。他立刻到上房屋中去看，将到石台阶，听屋中人说：“你不用哭了，到了襄阳见了智贤弟就得了。”智爷一听，是孟凯、焦赤的声音。智爷掀起帘栊进上房，问道：“二位哥哥因何在此啼哭？请来见礼。”孟凯一见，焦赤也过来一拉，说道：“老哥哥有杀身之祸。”智爷说：“不要着急，全有我哪！”孟凯说：“你管得了么！”智爷说：“自然是管得了。”孟凯就把沙员外被解往襄阳王府的话细说了一遍，又说：“不料二位侄女赶他父亲去了。我们两人知道，也顺着大路追下来，一路并无见着，天气已晚，住在店中，不料遇见贤弟。你想个主意才好。”智爷说：“无妨！”附耳低言了几句，就把诈降的话说了一番，“老哥哥我倒能救，只是二位姑娘要紧。”孟爷说：“先吃饭。吃完了饭，不用住店，连夜找人。”二位依计而行。

饭毕，打发了酒饭店钱，三人先奔卧虎沟，打听姑娘没有回去。把史云带着奔晨起望，一路并没有见着姑娘和沙龙。到晨起望，路彬、鲁英、丁二爷、孟焦二位、史云等，大家相见。路、鲁、史云等人留在晨起望。智爷自己奔君山，由旱路走飞云关，进旱八寨，至寨栅栏门，进承运殿。钟雄一见说：“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智爷说：“寨主哥哥，不好了，应了你老人家话了。沙大哥被王爷府内要去了。”言犹未尽，冲着北侠使了个眼色。北侠带智化双膝点他说：“求寨主哥哥救我沙大哥。”寨主爷一皱眉说：“二位贤弟请起，你们的哥哥还不是我的哥。只是一件，我在王爷跟前说一不二。这时王爷既拿了这位哥哥，必定是给栾肖报仇。我要讲情，这时王爷倘若不准，大事就不好办了。”智爷说：“寨主哥哥只管放心。只要有我讲情的一封信去，我亲身自去。见了王爷，全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准保能说得上王爷信了。”钟雄说：“既然如此，我就写信。”将信封好与智爷。智爷告辞出山，直奔襄阳而来。一路无话。

到了襄阳，直奔王府。到了府门首，望里一看，西边单有一所房屋，门上一块白匾，写着“回事处”三个字。智爷到了门房，见了回事的说道：“我乃是由君山而来，现有寨主的书信，面见王驾千岁投递，奉恳哪位将雷王官请来一见。”有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说：“小可我叫智化。”众人一听说：“你就是黑妖狐？”智爷说：“不错，外号人称黑妖狐。”众人又说：“你是君山新寨主哇！”（你道王爷府怎么知道哪？前文说过，赛尉迟祝英是王府的耳目，三朝两日不断来信。君山无论大小的事情，全都禀给王爷知道，故此智化是君山的新寨主，王府的人皆都知晓。）立刻让座献茶，一边有人请王官去了，不多时，由里面出来的人说：“智贤弟来了吗？怪不

得不上我们这里来那！你惦记着作寨主那！”智爷看，是圣手秀士冯渊、双枪将祖茂、通臂猿猴姚锁、赛白猿杜亮、飞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禄、一枝花苗天禄、柳叶杨春、神火将军韩奇、神偷皇甫轩、出洞虎王彦贵、小魔王郭进，同定雷英，与智爷一见，带到里边面见王爷。

毕竟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王爷府苦求释老将 山谷中二女坠牢笼

诗曰：

害民蠹国几时休？致使人间日日愁。
哪得常能留侠义，斩他奸党佞臣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使侠义常留，岂肯容他在朝？可惜侠义不在，人无法以制之耳。后来宋朝有段故事，余细细述说一遍。

宋徽宗时，承祖宗累世太平，仓库钱粮充盈满溢。那时奸臣蔡京为相，只要保位固宠，乃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劝徽宗趁此太平，欢娱乐，一口大宴群臣将所用的玉残、玉卮示辅臣说：“此器似太萃美。”蔡京奏说：“陛下贵为天子，当享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何足计较！”徽宗又说：“先帝尝造一座小台，言官谏者甚众。”蔡京又奏说：“凡事只管自己该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畏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听人言。蔡京又另外设法搜求羡余钱粮，以助供应；广造宫室，以备徽宗游观，起延福宫，凿景龙江，筑艮岳假山，皆穷极壮丽，所费以亿万计。天下百姓，困苦无聊，纷纷思乱。而徽宗不知，恣意游乐，宠任蔡京之心愈固。于是京之威权震于海内矣。那时又有梁师成、李彦，因聚敛货财得宠；朱勔，因访求花石得宠；王黼、童贯，因与金人夹攻辽人，开拓边境得宠，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诱开端。所以天下叫这六个人为六贼，而蔡京实六贼之首。因此，海内穷苦百姓离心。到靖康年间，金人入寇，京师不守，徽宗父子举家被虏北去，实宠任六贼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蔽主擅权，必先导其君以逸豫游乐之事，使其心志蛊惑，聪明壅蔽，然后可以盗窃威福，遂己之私。观徽宗以玉器为萃，是犹有戒奢畏谏之意。一闻蔡京之言，遂恣欲穷侈，酿祸基乱。嗟呼！此孔子所谓一言而丧邦者欤！大抵勉其君恭俭纳谏者，必忠臣也。言虽逆耳，而实利于行。导其君侈靡自是者，必奸臣也。言虽顺意，而其害无穷。人主能察于此，则太平可以长保矣。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智爷看见霸王庄这伙贼人，还算自己故友，见面很觉亲热。初会雷英，见他戴一顶蓝缎子六瓣壮帽，赤金的摩额二龙斗宝，两朵红绒桃在顶门乱颤，翠蓝箭袖袍，鹅黄丝髻带，月白衬衫，薄底靴子；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如油粉，剑眉、三角目、直鼻、菱角口，胡须不长；肋下佩刀，倒是个英雄的样子。群贼与智爷一见说：“这就是我们雷王官。”智爷向前要行大礼，雷英用手搀住说：“不敢！当先听见张华张贤弟言过，又听见说兄台为了寨主。今日一见果然不俗，可称的起朝野皆知，远近皆闻，名垂宇宙，贯满乾坤。”智爷说：“岂敢！小可久闻你老人家的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得见尊颜，实为小可的万幸。再小可归了君山，日后共同辅佐王驾千岁之大事，我们若有不到之处，只求王官老爷，在王驾千岁驾前美言一

(zh n, 音展)——同盏。小杯子。

卮(zh , 音知)——古代盛酒的器皿。

勔(miàn, 音緬)。

黼(f , 音府)。

壅蔽——堵塞。

二。”雷英说：“贤弟不要太谦逊。”往里一让，直奔集贤堂。

少时到阶台之下。王官进去回话，转头说道：“王爷有渝：着智化进见。”智爷来到屋中，鞠躬尽礼，匍匐于地，口称小臣智化，与王驾千岁叩头。愿王驾圣寿无疆，千岁千岁千千岁！王爷久闻此人之名，见此人来到集贤堂，不觉欢喜，在上面说：“智化平身，赐座。”智爷说：“王驾千岁在此，焉有小臣座位！”王爷说：“有话叙谈。”智爷说：“谢座。小臣奉我家大寨主之命，有一封书信献与王驾千岁，请看。”王爷说：“呈上来。”智爷递与雷英，雷英递与王爷。王爷拆开一看。

智爷偷瞧王爷，见他戴一顶五龙盘珠冠，嵌明珠，镶异宝，光华灿烂，穿一件锦簇簇荣耀鳞翻身、龙探爪、下绣海水江涯、杏黄颜色、圆领阔袖蟒龙服。腰横玉带，八宝攒成，粉底宫靴。面若银盆，浓眉三角目，直鼻阔口，一部花白的胡须，尺半多长，扇满前胸，智爷看罢奸王，就知道他没有九五的福分。

王爷说道：“智寨主，你家大寨主无论什么事情，孤无有不应之理，惟独此事，孤不能点头。拿了沙龙，所为与柔肖抵命，万不能将他释放。”智爷跪倒说：“小臣冒奏王驾之前：千岁不久就要行不能复生。也不怪得沙龙，乃是禁犬吠尧，各为其主。沙龙不作大宋之官，尚且报效大宋，平黑狼山、清理地面，总是向着大宋。王爷将他拿住，如今他也知道了身该万死。王爷恩施格外，不要他的性命，他若降了，王驾千岁有罪不加，反倒赏他个官职，岂不是破着死命报效王爷！王驾虽失柔寨主，又得来了一个沙龙。小臣把他二人，好有一比：柔肖比一只犬，沙龙比一只虎，失了一犬得来了一员虎将，岂不是王驾千岁的万幸！”王爷说：“你说得虽然有理，那沙龙作过大宋官，怕他不归降我，也是枉然。”智爷说：“他纵然不降，小臣把他带回君山，我们大众苦劝，无有不降之理。”王爷说：“降也是降你们君山。”智爷说：“就是降我们君山，也是大家辅佐王驾千岁，共成大事。欲要兴师之时，我们在前逢山开路，遇水垒桥，见城得城，见镇得镇。托王驾之福，旗开得胜，马到功成。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早早推倒宋朝天子，王驾千岁岂不就登基坐殿？”

王爷听奉承了他几句，不觉大乐说：“怪不得有人夸奖你的本领，今日二见，果然高强。不用走了，就将你留在府中，与孤作一个谋士吧！”

这句话把智爷吓了一跳。暗想：在君山诈降计已成，不久得破君山，救南侠，拿钟太保。我若在王府，什么人办理那边的大事？心生一计，跪倒叩头说：“王驾千岁驾前，有雷王官就是谋士。此人文武全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鬼神莫测之机，治国安民之策。他熟读孙武十三篇，广览武侯的兵书，攻杀战守，排兵布阵，斗引埋伏，精于攻战。王驾千岁手下有此人，何必用小臣在此。君山上五日一大操，三日一小操，十日总操。每遇操演，水旱的驍兵，非小臣在旁不行。如今新演了几个阵势，都是小臣的主意。若在府内伺候王驾，岂不误了君山演阵！”王爷这才准奏。又有雷英说：“智寨主所言不差，不如教他回君山的为是。”（雷英也怕有了智爷，显不出他来。）王爷说：“既然如此，你就将沙龙带回君山去吧！”智爷叩头谢恩。王爷要赏赐酒饭，智爷再三叩头不领。王爷派人带着智化到囚牢中，把沙龙带将出来，打去了肘铐交与智爷，智爷与沙龙道惊，智爷取了点银子，贿赂了官人、同着沙龙到了店中，给他现买的衣服。智爷一边到了金知府衙门里，打听了打听，凤仙、秋葵并没到知府衙门里头来。自己心中纳闷，告

辞出来，也不敢对着沙大哥说，这二位姑娘就是老员外的掌上明珠，若对他讲，他必要忧心，反为不美。此事不必对他提，遂即回店，同着沙老员外。次日，给了店饭钱，回君山。一路无话。

到了君山，见了大寨主。大寨主与沙龙大哥见礼。老员外当面谢过救命之恩，要行大礼。钟雄再三拦住，让老员外当中坐。沙爷不肯：其实沙爷见到智爷时，智爷一五一十的全明白了。不然也不用劝就降了山，焉能这么容易！智爷回头一看，展爷也在那里坐着。就知道自己出山的时节，必然是把人情重在钟雄的身上，过来见礼。钟雄出令水旱寨的寨主，俱到承运殿与沙爷、展爷大家见礼，留众位寨主在承运殿大家同饮，与沙员外压惊，初鼓方散。惟有北侠、智化、沙龙、展昭，大家另整杯盘复又再饮，直吃到四更方散。钟太保大醉，早就安置了沙龙、展爷的住处。展爷晚间到他们屋中，商议破君山拿钟雄的计策，暂且不表。

且说二位姑娘，行路天晚。凤仙着急，秋葵不怕。凤仙说：“你可别叫我姐姐呀！”秋葵问：“叫你什么？”大姑娘说：“你叫我相公，我可叫你是沙葵。论说应叫你兄弟，你的相貌与我不同，不像弟兄。屈尊屈尊你吧！”秋葵说：“那算什么要紧的！”越走天气越晚。进了山路，忽见前面有灯光射出。凤仙说：“这可好了，有了住户人家可就好打听了。”看看临近，见人家院内墙里头有一高竿，竿上挂着个灯笼在墙外。白灰墙上书黑字，凤仙一看是“婆婆店”。暗自欢喜。婆婆店就是妈妈开的，我们是两个女儿之身，实在凑巧。

下马前去打店，只听见咕噜噜一响，原来是把个灯笼系下来了。姑娘叫门，里面婆子答应：“哟！干什么的？”外边答道：“住店的！”婆子说：“我们这里有个规矩，灯笼不下，多少人都住；灯笼一下，没有地方了，别处打店去吧！”秋葵说不行，不开门就要砸了。婆子说：“你砸吧！”就听见哪一声，婆子说：“哟！反了。小子你们别忙，我去开门看看，你们知道我们这里无人，欺负我们娘们！”把门一开，婆子打着个灯笼一照，瞧秋葵那个样，吓了一跳，说：“楞小子，拿着棍子冲妈妈脑袋打三下子，你算是好的。”秋葵真要打，被凤仙拦住。转身与婆婆行礼说：“是我的一个丑小厮，妈妈不要与他一般见识。我们是没出过门的人，不敢前进，怕遇见歹人。没有房屋，我们在院子里站一夜，也是如数的给钱。”妈妈一见凤仙说话恭敬，人品又端方，说：“我这个人吃顺不吃馊。有了你这个话，哪怕我的屋子让与你，我都愿意。”

进了店门，拿下物件，解下马上的包袱来。婆子带路，过了影壁，三间上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可是两间一门，一间一门，他们奔到西边两间的屋中，点灯住下。婆子说：“我有房子，撒灯笼不住人，我是怕错了我的规矩，相公贵姓，府上在哪里？”凤仙说：“我居住卧虎沟，我叫艾壳。”妈妈说：“我给你们预备饭吧！”回答：“很好。”把酒菜端来，二位姑娘吃了三杯，反身摔倒在地，口漾白沫。

不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后喜 真蒋平游戏死中活

且说姑娘为什么说他叫艾虎，皆因说出他住卧虎沟，不敢说姓沙，周围三五百里没有不知沙员外无儿的。自己一想，不如提出艾虎哥哥的名字倒好。

两人将饮到三杯酒就晕倒在地。妈妈进来一笑：“上了妈妈的道儿，就是该妈妈的钱。”进来冲着秋葵一看，说：“好小子，你不哼了！”过去把包袱打并，净是红绿的衣服，钗、环、镯、串，连弓鞋都有。妈妈说：“这是我女儿的造化！”正瞧之间，院子里问：“妈呀，又作这伤天无理的事哪？”妈妈说：“上了我的道，那前辈子该我的钱，你进来瞧吧！”姑娘说：“进来瞧什么？”妈妈说：“顶好的个相公，教他这个丑小子要了他的命了。”姑娘乳名叫兰娘儿，一身的本事，会高来高去之能，蹿房跃脊的功夫，是九头狮子甘茂之女。此处地名叫娃娃谷。

闲言少叙，就说这娃娃谷婆婆店，还有一到二到三到，一回与一回不同。兰娘听了“相公”二字，一看凤仙，不觉的心一动，想自己终身无靠，看此人不俗，终身配了此人，平生情愿。便问：“妈呀，看这个相公怪可怜的，你拿水来灌活了他吧！”妈妈不肯。兰姑娘苦求。婆子有气：“他要活了，问我因何害他又救他，我说什么？”兰娘说：“你就说是亲戚。”婆子问：“他问甚么亲戚，我何言答对？”姑娘说：“我的妈妈好糊涂。”婆子说：“呀，我明白了，怪不得人说：‘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反成愁。’孩子，我灌活了他，他要是娶过亲事，难道说你还能给他作个二房不成！”姑娘说：“哪里赶得那么巧呢！”婆子说：“那么姑娘你就取水去吧！”

取了水来，用筷子把凤仙的牙关撬开，把凉水灌将下去。不多时，凤仙苏醒过来，问道：“妈妈，方才我这一阵是怎么了？”妈妈说：“相公，我先问你件事。你订了亲了没有？”凤仙一怔，暗道：我是女儿之身，定什么亲事。凤仙说：“未订下亲事。”妈妈说：“阿弥陀佛。”凤仙说：“我没订亲，你怎么念佛呢？”妈妈说：“你没订下亲事很好，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商量。”凤仙说：“妈妈有话请说。”妈妈说：“我有女儿，在那边站着哪！颇不粗陋，情愿许你为妻，大概料无推辞。”

凤仙一瞅那边，站着个姑娘。鹅黄绢帕罩着乌云，玫瑰紫小袄，葱心绿的汗中，双桃红的中衣，窄窄的金莲，一点红猩相似，就是没有看见桃花粉面。凤仙暗想，他们这是个贼店，给我蒙混药酒饮，必是被这姑娘瞧见，是姑娘主意将我灌活。丫头，你错瞧了。咱们两个人一个样。怎么好推辞说有了？只得说：“妈妈快些住口。想少爷乃是宦门的公子，岂肯要你这开黑店的女儿，还不快些住口！”妈妈说：“如何？你瞧他有这手没有，他骂咱们娘们那！”姑娘说：“好野男子。妈呀，我将他捆上，交与老娘就是了。”袖子一挽，一跃身躯过来将打。凤仙一见，也就一闪。二人交手。甘妈妈在旁看定，连连喝彩。

不多时，凤仙要败。因何缘故？她白昼打上衙门，又骑了一天的马，又劳乏，又受了蒙混药，醒过来工夫不大，四肢不随和。又是小脚穿着男子的靴子很不利落，怎么会不输？一失招，就教兰娘儿一脚踢来。咕咚一声，倒于地上。甘妈妈过来拿了绳子，四马攒蹄捆将起来。兰娘一笑：“凭你有多大的本领，也敢同姑娘动手！妈呀，你杀，我杀？”妈妈说：“我杀！”就把凤仙的刀拿起来要杀。兰娘儿道：“妈呀，你杀他可问他，别教他后了悔。”妈妈说：“好丫头你瞧瞧，你这个还了得么？”来在凤仙面前说：“生死路

两条，你可要想明白点。”

凤仙自忖：我若一死，轻如蒿草。我们的天伦，什么人去救？再说秋葵也就活不了咧！不如暂且应了此事，连自己的性命也都保住了。我虽是女儿之身，乃提的是艾虎哥哥的名字。我这事应承，只当是与艾虎哥哥定下门亲事。说道：“妈妈不用杀，我这事应承了。”妈妈说：“这不是明白的吧？”兰娘说：“妈呀，可教他留下点东西。”妈妈说：“哟，孩子你去吧，我比你懂得。”遂解开绑。凤仙抽了抽身上的尘土，过来与妈妈见礼。妈妈说：“哟，姑老爷歇着吧！可不是我说那，咱们这亲事是妥了。你多少得留下点东西。”凤仙点头。随即过来一看，自己包袱已经打开了，算好，没有丢东西，拿出一块碧玉珮，交与妈妈作为定礼。可巧，这宗物是北侠给她的，焉知暗里是定她的定礼，凤仙自己不知。

列位，前文说过，此书与他书不同。他书是凤仙走路时节，假充未过门的女婿，众公想想，她是千金之体，她若知道配了艾虎，岂肯充艾虎的名字？此书乃是北侠与沙龙暗他说明，放定时，就是这块碧玉珮，还是北侠当面给的，作为是初会见面的礼儿。秋葵背地里还不愿意哪，抱怨北侠说：“给姐姐不给我。”如今就将这玉珮又定了兰娘儿。妈妈接了定礼，凤仙问道：“岳母到底是姓什么？”妈妈说：“姑老爷，有你岳父的时节，姓甘，叫甘茂，外号人称九头狮子，有本事着哪！我的女儿就是跟他学的。”凤仙问：“岳母，我这个从人怎样？”妈妈说：“这里有半碗凉水，灌下去就好。姑老爷你灌他，我去备办点好酒饭来你用。”凤仙说：“很好。”妈妈出去。兰娘没走，在院子里那！说：“妈呀，一不作，二不休，把上房屋内那个瘦鬼也救了吧。今日将瘦鬼杀了，血迹漂蓬，大为不利。”妈妈说：“我恨他和我玩笑。”兰娘说：“得，你行点好吧！”凤仙将秋葵灌活。秋葵一问，怎么个缘故，凤仙就把事情从头细述了一遍。秋葵先有气，后来一听给艾虎哥哥定下亲事，也就罢了。

忽听上房屋中，梆撑梆撑的声音，好似擂牛的一样，哎哟哎哟的乱嚷，说：“姑爷快过来劝劝吧！”又听到说：“哈哈！你四老爷终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仍然又打。

你道蒋四爷因何到此？上院衙安放古磁坛之后，奔晨起望。至晨起望问明大众，智爷诈降君山已成，自己奔五柳沟。天气太晚，误走娃娃谷婆婆店。婆子往里一让：“天气不早，别越过住宿。”蒋爷问：“有上房吗？”婆子说有。蒋爷到里面进上房落座说：“妈妈贵姓？”婆子说：“我们姓甘。”蒋爷说：“原是甘妈。咳！你是谁的干妈呀！”婆子说：“本是姓‘甘’，你愿意，叫我甘妈。”蒋爷说：“我这个岁数叫你干妈？巧咧，我也姓甘。”婆子说：“怎么你也姓甘呢？尊字怎称呼？”蒋爷说：“我小名老儿。”婆子说：“原来是甘老儿哟！你是谁的甘老儿？”蒋爷说：“你愿意叫我干老儿，你张罗去吧。你们当家的哪？”婆子说：“去了世了。”蒋爷说：“你守了寡了，我也守了寡了。”婆子说：“你是爷们，守什么寡？”蒋爷说：“我们内人死了，我守的是男寡，你守的是女寡。何苦这么彼此守寡！不如咱们两个人作一个。”婆子说：“瘦鬼，你要老成着些才好，你还要说什么？”蒋爷笑嘻嘻他说：“作了亲家，你的岁数比我小，你是个小亲家子。小亲家呀，我也不饮茶，给我摆酒，你陪着我饮。”羞的婆子脸红，她本不能玩笑，蒋爷是专好玩笑。这一玩笑不大要紧，自己几乎有性命之忧，婆子把酒端来，把灯点上。蒋爷让婆子吃酒，婆子连理也没有理就出去了。蒋爷笑道：“小

亲家子别急呀！”蒋爷端起酒来，细细的察看，怕有缘故。又闻了一闻，酒无异味，亦无异色，方才敢饮。

焉知晓甘茂在生时节，独门的能耐，会配返魂香，自己造熏香盒子，蒙汗药酒。别人的蒙汗药酒发浑，有味气，斟出来乱转，他这个不浑，也无异味，也无异色，也不乱转。蒋爷饮下去，翻身扑倒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婆子进来说：“瘦鬼，不玩笑了吧！”正要结果性命，自己先将大门关上，可巧正是凤仙、秋葵到。这时作了亲戚，兰娘讲情，婆子拿水灌活，反倒教蒋爷踢倒，骑上婆子乱打，婆子嚷叫姑老爷。蒋爷知道，必有余党。凤仙进门一瞧，惊讶道：“哟，原来是四叔，侄男有礼。”秋葵说：“侄男有礼。”蒋爷一怔，住手起来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婆子“哎哟”了半天说：“你认的我们姑老爷吗？”蒋爷说：“怎么会不认的呢！他是你什么人？”回答：“我们姑爷。”蒋爷说：“他怎么是你们姑爷呢？他叫什么？”凤仙使了眼色。婆子说：“他叫艾虎啊！不是吗？”蒋爷说：“是，对！对！是艾虎。冲着你们亲戚，便宜你吧！你也冲着亲戚，给我们点好酒饮吧。”婆子说：“便宜你！”随即去取好酒。

蒋爷问二位侄女是什么缘故这般打扮？二位姑娘就把天伦被捉，打在囚车以及闹公堂、追赶天伦、误入婆婆店、受蒙汗酒、招亲，说了一遍。蒋爷说：“你天伦不怕。你智叔父如今假降君山，他必知道他。就欠了你们，明日奔金知府那里，找你们干姊妹去。”凤仙点头。

婆子把酒摆上，大家同饮。婆子问：“你到底是谁？”蒋爷说出自己的名姓，婆子方知他是蒋平。姑娘问：“四叔往哪里去？”蒋爷说：“上五柳沟请柳青。”婆子问：“就是白面判官吗，你们怎么认识？”蒋爷说：“是我盟弟。”婆子说：“哟！你可是我把侄了。”蒋爷说：“你是我把孙，你可找我玩笑哇！”婆子说：“他是我徒弟，还是小徒弟呢！大徒弟云中鹤魏真，是个老道；二徒弟是我娘家的内侄，小诸葛沈中元；三徒弟是柳青。”蒋爷说：“九头狮子甘茂是你什么人？”妈妈说：“是我去世的亡夫。”蒋爷说：“这就是了。”婆子说：“提起都不是外人，奉恳与我们作个媒人吧！”

外边有人叫门，不知来的是哪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义士 蒋平古庙遇龙滔

且说婆子叫蒋爷作个媒人、保人。蒋爷说：“净作媒人，不作保人。”婆子说：“媒保一佯。”蒋爷说：“作媒不作保。”（蒋爷作不得保人，她是个姑娘怎么保法呢：日后也对不起柳青；作媒可以，准有个艾虎不算冤他。）婆子亦就点头。

外边有人叫门投宿。婆子说：“不住人了。”那人苦苦哀怜。蒋爷要出去，婆子与蒋爷一个灯笼。蒋爷开门一看，那人是文人打扮、南边口音。蒋爷将他让进西房一间独屋内住下。蒋爷问：“贵姓？”那人一瞅蒋爷面目说：“你是现任的职官，”蒋爷说：“怎么看出来？”那人说：“你是五短身材，又是木形的格局。”蒋爷暗惊，好相法。细一瞧他说：“你净瞧我，未看自己印堂发暗，当时就有祸。”那人说：“我倒遇见敌手了，你到底是谁？”蒋爷说：“我叫蒋平，四品护卫，你到底是谁？”那人跪倒央求救命，说：“姓魏，叫魏昌，人称赛管辂，因与王爷相面，冲撞王爷。后来是我巧辩，没杀我，留在府中。就打五老爷死后，我看王爷祸不远矣。今夜晚逃跑走在这里，巧遇四老爷，恳求你老救我。”蒋爷搀起道：“听说我们老五多亏是你，不然尸骨不能出府。你自管放心，我指你一条明路。”

言还未毕，外边有人叫门说：“开门来！”魏昌说：“这就是王府的王官，追我来了。”蒋爷说：“先生放心，有我哪！将灯吹灭，不可高声。”

蒋爷提着自己灯笼出来，开门一看两个是王官的打扮，骑着两匹马，说：“店小儿，你们这里可住下了一个穿蓝袍的没有？这人可拐了王爷府许多陈设，住在这里可要说呀。”蒋爷说：“这人不是姓魏呀！南边的口音，住在这里了。”王官下马进来拿人。蒋爷说：“我们开店知道规矩，跑了人有我呢！还用二位老爷去拿，我给二位先备点酒。人已经是睡了，我们把他捆上。你们饮着酒，明日早晨再走，岂不省事！”二人听了欢喜。

蒋爷把马系在马棚，将门关上，把二人让在三间东房，将灯对上。说：“我取酒去。”到上房见婆子，就把给凤仙、连给自己剩下的药酒，连菜端来，与两个王官吃。用酒不到四杯，二人便倒于地上。转头约婆子将两个王官拉到后面现成刨出来的大坑，连人带酒菜全都倒于坑内，劝婆子说：“从此不必作这个买卖了。你这个女儿给着了这个艾虎，他是智化门人，北侠的义子，外号人称小义士。我见了他的师傅、义父，无论是谁，都可以给你带个三五百银子，就有了姑娘的嫁妆了。我见了你们徒弟，我再说一说，他这时大发财源，他也得算着你，还作这伤天害理的买卖何用？”一边里说话，一边里埋人。

二个王官才真冤哪，糊里糊涂就呜呼哀哉。婆子说：“真累着了我了。这可没事了。”蒋爷说：“还得累累你哪！”婆子说：“病鬼，当着我们新亲，你可别玩笑，叫人家看不起我。”蒋爷说：“咱们两个不过背地偷偷摸摸的。”婆子说：“你更是胡说了。什么事吧？”蒋爷说：“还有两匹马哪，你帮着我赶出去。”开了门，将马赶出，把东屋里灯熄灭。婆子奔上房。

蒋爷上西屋里来，与魏昌谈话。复又将灯点上。外边事情魏昌都听见，与蒋爷道劳、谢过救命之恩。蒋爷一笑，将先生搀起，魏昌问：“四老爷指的我这条明路，是投奔哪方？”蒋爷说：“上院衙正在用人之际，你就投奔上院衙，就是一条道路。”魏昌说：“去不得。可着襄阳大小人多有认识我的，被他们看见，王府得信，我就有杀身之祸。”蒋爷说：“无妨。我把你

妆扮起来，连你自己都不认得自己。”魏昌不信。蒋爷说：“临期你就知道了。”

天光大亮，先打发凤仙、秋葵起身，将包袱包好了，捎在马上，给马口咬上铁棍。告辞出门，妈妈要送，蒋爷拦下。房饭钱不必细表，定然是不给了。蒋爷嘱咐，叫上知府衙。二人点头上马。

蒋爷回来，叫婆子拿槐子熬些水来。妈妈备妥拿来。蒋爷把自己的包袱打开，拿出五个斑毛虫来，先教先生用槐子水洗了脸，后用斑毛虫往面上一擦。取镜子一照，魏先生吓了一跳，面目黄肿的难看，说：“怎么好？”蒋爷笑道：“见了上院衙的公孙先生能治。”言罢起身。四爷也不教给店钱，送出门外作别。

蒋爷回来，婆子说：“我请你吧！”四爷说：“那倒是小事，我见见姑娘。”婆子答应。入内不多时，姑娘出来，见过四叔，道了个万福。蒋爷看了，果然甚好，别看她是开黑店的姑娘，倒也稳重，总是艾虎的造化。四爷问了声好，兰娘回头去了。婆子待饭毕，蒋爷告辞。婆子送出，看着蒋爷去远了方回。

蒋爷奔五柳沟，非只一日，晓行夜宿。那日到了五柳沟，天已二鼓，自己想着，见了柳贤弟，难道还无住处不成吗？故此天晚进了东村口路北头一个黑油漆门，高台阶，双门关闭。自己上前打门，里面人开门，问：“哪位？”蒋爷说：“是我。”老家人细看说：“蒋四老爷么？”蒋爷道：“还认得我呀！”老家人说：“四老爷，恕老奴眼瞎，老奴有礼了。”四爷问：“你们员外在家么？”回道：“我家员外上白棚去了。”四爷问：“行人情去了？”家人说：“不是。在庙中设上五老爷的牌位，与五老爷念经哪！”蒋爷问：“在哪庙中？”回道：“在玉皇阁。”蒋爷问：“庙在哪里？”家人说：“由此往东直走，到双岔路口，路北有一棵龙爪槐树，别往正东，走东北的小岔，直到庙门。”蒋爷说：“我上庙中找他去。”家人让四老爷在家里等。四爷一定要走，家人进去关门。

四爷出东口往东，不到一里路，看不见龙爪槐。可巧起了一阵大风，风沙迷目，不能睁眼，仍是向前，未能看见槐树。直走了七八里路，也没走到玉皇阁。心中纳闷，别是柳安儿冤我吧？直听见有人嚷：“好恶僧人，秃头哪里走？着刀！”四爷顺音而去，一看前边有一庙宇，门儿半开。蒋爷矮身而入，进了山门，西屋里有女人啼哭。蒋爷来到屋中一问，妇人说：“家住深山岗，我丈夫叫姚猛，人称飞锤大将军，又叫铁锤将。我娘家姓王，居住王家陀。我由娘家回婆家去，带着兄弟王叩钟，走在庙前，风沙迷眼，不能前进，这个庙叫弥陀寺，里面的恶僧人名叫普陀。他有四个徒弟，叫月接、月长、月截、月短。素常知道不是好人，看见我在庙门前避风，他让至客堂待茶。依我不进来，我兄弟说，里边避避也好，将到客堂，我兄弟教和尚捆出去了，不知生死。普陀过来，要与我行无礼之事。我一喊叫，进来一个大汉，将恶僧人叫出去，两个人在后边动手哪！小妇人怕僧人回来，想行拙志。不料遇见爷台，这就是前面的情况。”蒋爷听了，就知道他丈夫是个英雄，说：“你自管放心，我去帮那大汉捉拿凶僧。我与你找一个地方，暂且隐藏身躯，千万别行拙志。”妇人叩头。

蒋爷带路，直奔头层大殿，开了隔扇，教妇人在殿中躲避。一回转头，

那边捆定一人，口中塞物。蒋爷过去，解了绳子，拉出口中绢帕，原来就是叩钟。他给蒋爷叩头。蒋爷叫他在这看护他姐姐，蒋爷出去，随带隔扇，到了后面。原来五个和尚围定一人，那人正是大汉龙滔。蒋爷蹿上房的后坡，揭了两块瓦，对准了普陀的秃头，叭噼的一声，普陀躺倒在地，龙爷在凶僧腿上砍了二刀。蒋爷飞身下来，给了大和尚一棍。一阵乱打，月长、月接、月截、月短死了两个，带伤的两个。把带伤的捆起来。

龙滔过来见礼，问四老爷从何而至？蒋爷把一往从前说了一遍。问龙滔：“你打哪来？”龙滔说：“我把差使给了冯七。我听说老爷们跟大人在襄阳，我也要上襄阳，求老爷们给我说说，跟大人当当差使。我想，大人正是用人之际，我有一个姨兄，住在深石岗叫姚猛，把他找上。走在庙前，听妇人呼救，进得庙来，见秃驴实在可恶。我把他叫出来，与他较量。我正不是他的对手的时节，你老人家到了，救了我的性命。”蒋爷问：“那个妇人你可认识？”龙爷说：“没有看明白。”蒋爷说：“那就是你的嫂嫂。”带了龙滔到前边，见了王氏，叔嫂相认。蒋爷说：“明日把凶僧交给当官，你同你姨兄奔晨起望，打听打柴的路彬、鲁英，在他们的家中相会。”龙爷点头。

直到次日，蒋爷起身。见着人打听玉皇阁在哪里，有人指告。原来昨日乱风的时节，未能看见那棵槐树，多走了六六里地，次日到庙，果然经声佛号，山门关闭，向前打门，有人出来。蒋爷一问，说柳员外回家去了。蒋爷并未进庙，转身又回五柳沟去了，到了家中，有人出来告诉，员外上庙去了。蒋爷复又回庙，庙内人说，又回家去了。走了四趟，整是八个来回。蒋爷一翻眼，明白了。分明是老柳不见我，告诉家人来回的乱支，作就了的活局子，使我找得嫌烦，扬长而走，他这算不出世了。我自有主意。

这回又到家中，家人出来，没容他说话，蒋爷就走进去了。直奔书房，屋中落座，气哼哼地吩咐：“给我看茶来。”家人答应，献上茶来，他问柳安：“这是你们员外的主意，成心不见我。你知道我找你们员外是什么事情？”家人说不知。蒋爷说：“他在五接松说错了话了，人家不让他走。我给他讲的情，说下了盗簪还簪。设若你不定下这还可以，定下又不见我。我远路而来，却净支我，我整跑了八趟！用着我们哥们的时候，盲依百随，盗三千叶子黄金，拿到他家里来了。他说崇粮 赈济贫民，谁又瞅见了？这时候用着他了，不是我用他呀！老五死了，大伙与老五报仇，教他沽个名，不怕他不出来。别冤我呀，打早到晚，我还水米没打牙哪！给我看酒。”老家人吩咐摆酒。点上灯烛。四爷饮的大醉，说：“老柳，这日子你不用过了！”说罢，拿灯一烧窗户，家人往外跑，嚷道：“四老爷放火了！”柳青由垂花门出来，被蒋爷抓住。

欲知如何盗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盗发簪柳员外受哄 舞宝剑钟太保添欢

且说蒋四爷借着点酒，把脸一盖，故意装醉，拿灯烛将窗棂纸点着。老人家没看明白，往里就跑嚷道：“四老爷放火！”有何缘故呢？是乡下最怕失火。柳青出来，蒋爷把他一把揪住。说：“姓柳的，我们哥们帮着你盗金子，绝不含糊；如今我远路而来，你来回的冤我。一百使不得，二百下不安，三百不够朋友，说话不算，你就擦粉。”柳青说：“你真要盗？”四爷说：“我作什么来咧？”柳爷说：“屋里来。”厨役把家伙撤去，蒋爷坐在东边，柳爷坐在西边。柳青说：“盗哇！”蒋爷说：“有言在先；连盗带还一个时辰。你摘下帽子，把簪子拔下来，教我的小搬运童儿瞧一瞧。”柳爷摘了帽子，拔了簪子，递过来说：“什么搬运童儿？”蒋爷瞧簪，仍是那个水磨竹的，一边有个燕蝙蝠，那边一个圆寿字。柳爷说：“搬运童儿可受过异人的传授？”蒋爷说：“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柳爷说：“谁教你的？”蒋爷说：“黎山老母。”柳爷说：“你别胡说了。”蒋爷说：“你把簪子秘好了。叫大家出去，别在这里瞧着。”家内十多人全挤着要看。柳爷将大众喝出，众人在窗外观瞧。

蒋爷说：“我要盗，盗个手明眼亮。你把两只手搁在桌子上，我把两只手搭在桌上，净叫搬运童儿去盗。”柳青半信半疑，就将手放于桌上。蒋爷两只手压住柳青两只手，说：“小搬运童儿，去把他那善于拔下来。咱们作个脸，慢慢走，上了脚了，上肩膀儿了。”闹的柳爷毛毛咕咕他说：“怎么看不见？”蒋爷说：“三寸高，你是肉眼凡胎，如何看得见？”柳青说：“你哪？”四爷说：“我是慧眼。”柳爷连肩膀带腿和脑袋乱摇乱晃。蒋爷说：“你摔了我童儿的腰那！”柳爷说：“别瞎说了！”蒋爷说：“瞎说？盗下来了。”柳爷不信。蒋爷抬起一只手来，往上一翻，仍然拿手背压着柳青的手，一舒掌说：“你看簪子。”柳爷一怔，果然盗下来了。蒋爷一合手交与他的左手，柳青接来灯下一看：“呀！病夫，你真有些鬼鬼祟祟的。”蒋爷劈手夺来，仍又拿自己的右手压住他的左手，说：“净盗不算为奇，还要与你还上。”柳爷说：“不还我也不出去。”蒋爷说：“还上你可别矫情了。”柳爷说：“只要还上，就算你赢。”蒋爷说：“连盗带还，没有一个时辰吧？”柳爷说：“这时就还上，可没一个时辰，工夫一大可就过了时刻了。”蒋爷说：“你净矫情，早还上了。”柳爷不信。蒋爷将双手往下一撒说：“你摸去。”柳爷回手一摸，果然还上了，说：“怪道哇，怪道！”蒋爷说：“你说话吧，是出去不出去？”柳青说：“教我出去不难，还得依我一件事情。”蒋爷说：“你不出去就罢，别为难我了，怎么还得依你一件事情呢？”柳爷说：“只要依我这件事，我就出去，怕你不应该。”蒋爷说：“你说吧！”柳爷说：“你把这盗簪的法子教给我，就随你出去。”蒋爷道：“不难，等着得便之时再教。”柳爷说：“不成，立刻就教。”蒋爷说：“净持授桃木人得一年。”柳爷说：“我就等一年。”蒋爷说：“你等一年，我可等不了一年。也罢，我现时就把你教会，你便怎样？”柳爷说：“我再不去，我是个畜类。怕这个咒，不能一时就会？”蒋爷说：“行，七字灵文、八字咒，一教就会。”柳爷大乐说：“来吧，老师你教给我吧！”蒋爷说：“你方才看着盗的快不快？”柳爷说：“快！”蒋爷说：“不快，还能快。你看又盗下来了。”柳爷惊疑不止，连说：“好快！好快！”四爷说：“又还上了。”柳爷一摸，果然还上了。连着五、六次，柳爷总未醒悟。这回柳爷摸着还未

回手，蒋爷说：“又盗下来了。”柳爷一把揪住说：“好病夫，你冤苦了我了！”

蒋爷教柳爷抓住说：“是两个。”四爷说：“可不是两个，我实无别法，想了这个招儿。你出去呢，咱们大家报仇；你不去，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罢，跪下哭道：“你怎么样了？”闹的柳爷无法，也就哭了，说：“四哥，不是我不出去。”四爷说：“你不必说了。我大哥得罪于你，必叫我大哥与你大大的赔一个不是就完了。”柳爷说：“也不用。”随戴上头巾，饮酒。

次日起身，蒋爷教多带熏香，直奔晨起望。非只一日，到了路、鲁的门首，直入里面，见大众行礼，连焦、孟、史云全都见过。有人进来说：“外面有二人，口称龙滔、姚猛求见。”蒋爷请二位入见。龙、姚二位进来。智爷也从外面进来。大家全见个面，将自己的事细说一遍。蒋爷说：“智贤弟出主意吧！”智爷说：“里头人少，让他们二位去。”蒋爷说：“龙姚二位，你们看可行啊？太粗鲁些。”智爷说：“可以，这样更好。我告诉蒋四爷一套话，你慢慢地教他们。丁二爷、柳爷你们二位，算表兄弟，柳爷算送二弟去。你不降，苦劝再降。二爷你别说真名姓，就说叫赵兰弟。”二爷说：“为何教我改姓？”智爷说：“你不算改姓，本是赵兰的兄弟，故此是赵兰弟。”丁二爷一笑说：“你真可以就是了。”智爷安排好了，说：“我在君山等去。”说毕起身，回君山去了。

智爷回君山，走旱八寨，回承运殿。可巧这日，就剩钟雄一人在承运殿独坐，正寂寞。忽然智爷进来，问钟寨主：“他们都上哪里去了？”钟雄说：“他们大众同沙大哥闲游去了。沙大哥总觉心中有些不快，大众陪着沙哥去游山，叫他散散心去。”智爷说：“这个展护卫，我又没在家，是怎么降得？”钟雄说：“并未准降。我那日到引列长虹，他说了许多的好话。什么‘死有余罪的人，身该万死的人，寨主还有这般优待’！我说：‘既然如此，何不请到承运殿一叙？’他虽来，不知归降不归降？”智爷说：“好办，交给我了，只是还有件事。”寨主问：“什么事情？请说。”智爷说：“来这些日子了，我把山中众位寨主们连前带后、连喽兵全算上，有贤有愚，有奸有忠。惟独有一个人，我看着奇怪。”寨主说：“是谁呀？”智爷说：“武国南、武国北这两个人可是亲弟兄不是？”钟雄说：“不是。那国南，是我们这老家人武成之子，三十岁了；国北并不亲生的，他捡来这么个孩子，拿蒲包儿包着，还是一身的胎练小毛，衫上写着生辰八字。抱回来现找的奶娘，看家人谁也不许说是抱的，就说是亲生自养的。他的父亲在我天伦手里出过力，死后还是我发送的。”智爷说：“此人早把他赶下山去，万般要不得。他相貌是兔头蛇眼，鼠耳鹰腮，其意不端，万要不得。”寨主说：“有贤弟这一论，有我在，他不敢怎样！”智爷说：“岂不闻大福不在，必生祸乱！”钟雄说：“诚哉！是言也。”话言未了，大众归回一同吃酒。

次日早饭用毕，喽兵报道：虎头崖下来了两个投山的。钟雄一摆手，喽兵撤身出去。钟雄说：“智贤弟，你出去看看，若看出破绽，不用与我商议，立刻结果性命。”智爷点头出去。

智爷去够多时，进承运殿说：“外边两个投山的，小弟带来，哥哥再过去过目。”钟雄点头应许，便叫喽兵传话：“我家寨主有请！”二位掀帘进来。钟雄一瞧，二位堂堂的仪表。一个是银红色武生巾，银红箭袖，鹅黄丝带，薄底快靴，天青色的跨马服，腰悬宝剑，翠蓝挽手飘垂。面似傅粉，细眉朗目，形相端正。唇似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好一位面如少女的

英才。一个是蓝缎六瓣壮帽，蓝缎箭袖，皂缎靴，杏黄丝鸾带，肋下佩刀，面若银盆，粗眉大眼，虎视昂昂，钟雄看罢，喜之不尽。见二人欲行大礼，钟雄离位搀住说：“不敢！未曾领教二位贵姓高名？”二人说：“寨主在上，小可姓柳名青，外号人称白面判官。居住凤阳府五柳沟。这是我的表弟，他叫赵兰弟。皆因他父母双亡，有点本事，性情骄傲。我怕他入在匪人的队内，岁数年轻，一步走错，恐怕对不住我去世的姑母。听见寨主这里挂榜招贤，特地将他送来，早早晚晚跟寨主学点本事，不知寨主可肯收纳？”钟雄说：“我这里招贤挂榜，聘请还恐不至，焉有不收之理？”柳青说：“如此说来，当面谢过。我就要告辞。”钟雄说：“不是说你们两位，怎么兄台要走哪？”柳青说：“小可家中事烦，又是买卖，又是地亩，全凭小可一人照管，实在不能投山入伙。”连智爷在旁苦劝，这才点头。智爷带他们与大家见过。

钟雄摆酒，顷刻杯盘齐备。酒过三巡，智爷问道：“赵兰弟肋佩双锋，必然是好剑法。”二爷说：“才学，漫说是好，连会也不敢说。”智爷说：“你这是太谦。你们二位投山，咱们都是前世的夙缘，称得起是一见如故。酒席筵前，无以为乐，烦劳施展剑法，我们瞻仰瞻仰。”二爷回答：“本领不佳，不敢当着大寨主出丑。”智爷说：“不必太谦了，施展施展吧！”柳青说：“既是众位说着，你就舞一趟。哪点不到，好跟众位领教。”二爷点头，把剑匣摘将下来，放在桌上，袖裤一挽，衣襟一吊，呛啷一声，宝剑出匣。众人一看，此剑寒光灼灼，夺人耳目，冷气森森。钟雄一瞧，暗暗惊讶。睹物知人，就知道二爷的本领不错。再看二爷将身一跃，手中这口剑上下翻飞，蹿高纵矮，一点声音无有。人人喝彩，个个生欢。“好剑法，好剑法！”收住势子，气不壅出，面不更色。钟雄就知道他平素谙练的功夫纯熟。钟雄亲递三杯酒道劳。智爷说：“可不是我这个人没够，还要奉恳一趟。我们这里还有一位陪着你走一趟。”丁二爷说：“使得，使得！”冲着展爷又是一躬到他说：“展大哥，我是深知你的剑法高明，故此奉恳。”展爷点头

这双舞剑的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为诤宝剑丁展双舞剑 设局诈降龙姚假投降

且说智爷说：“寨主爷爱双舞剑，山中会剑的甚少。这位赵兰弟与大哥，你们二位可称得是棋逢对手。你们二位要双舞这一趟，那就可观的无比了。借着大哥的光，我们也开开眼。”展爷说：“使得。这有何难？可惜没有宝剑。”智爷说：“有的是，来呀，去到后边五云轩提大寨主的。”令下，把剑取来。钟雄一听，吓的面貌更色。暗说：“不好，智贤弟假聪明。你不想展昭投降未妥，要将宝剑拿出来，他得到手中，若要不降了，可也不好与他要。这就叫纵虎归山。再苦劝降，他要不降还好；他要一翻脸，他那口剑谁能抵挡！智贤弟，你错大发了。”暗暗使了个眼色，使声音咳嗽。智爷总不回头，钟雄干着急，并无方法，又不好与他明说。

不多时，将剑取来，智爷叫把剑给了展爷，他就明白了。暗道：“好个黑狐狸精，给我诤剑哪！”连北侠大众等全明白了。智爷皮着脸说：“终日大哥爱看双舞剑，今日看罢，准对意味。”钟雄有气，暗说：“谁爱瞧双舞剑，是你爱瞧吧！”因此总老不看他们。智爷又道：“彼此二位可没有冤仇，无非点到为止，可不许谁伤着谁。我这里有礼了。”随即一躬到地。二人齐说：“不敢。”二人一齐捧剑垂首下座。文武本领，全讲“情理”二字。展爷先在山上，丁二爷是新来的，又岁数儿小，又是亲戚礼道的，这是何苦哇！丁二爷说：“寨主手下留情。”展爷心中不乐，暗说：“二舅爷，你可不当这么着，怎么指实了叫起我寨主来了。你可别怨我，我也闹你一句，说：“赵爷手下留情！”二爷瞪了他一眼，委曲着说：“岂敢！”北侠等大众暗笑。他们亲戚礼道的，倒凑合了圆全。

说毕二人动手。好一双英雄，要是看了这次舞剑，再也不必看其他了。二人留出行门、过步，半个过河。二人施展平生的武艺，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蹿、蹦、跳、跃，闪、辗、腾、挪，轻若猫鼠，捷似猿猴。滴溜溜身躯乱转。蹿高纵矮，足下一点声音皆无，类若走马灯儿相仿，全讲的是猫蹿、狗闪、兔滚、鹰拿、燕飞、挂画六巧之能。虽然这般的比试，鼻吸口气的声音皆无，就听见飐飐、剖剖剖。飐飐是剑刃劈风的声音，剖剖剖是衣襟刮风的声音。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把大家看的眼都花了。可不只是一样好哇！人的品貌、衣服、器械全好，真算是世间罕有。

钟雄虽然不高兴，究竟是个行家。先前不爱瞧，他是低着头生气，未免得也就偷着瞧一两眼。除非你不瞧，你若一瞧，管保你把别的都忘了。他把两眼一直，比别人看的更入迷了。待两个人收住势子，彼此的对说：“承让！承让！”一转身当着寨主说：“献丑，献丑！”寨主爷说：“实在高明！”眼睛睁睁的，展南侠答理答讪的把宝剑挎起来了。钟雄又烦起来了。智爷摆酒，与二位道劳。这才冲着寨主说：“哥哥，你看看二位剑法实在是好，果然的妙，准保寨主哥哥爱看。”寨主说：“你是准知道我，不然怎么说知性可以同居呢！”随即使了个眼色，把智爷调出，说：“众位告便。”智爷随后也说：“众位我且告便。”也由后边出来，至于院内。一看，钟雄在那里等候。智爷问：“寨主哥哥什么事？将我调出。”钟雄说：“你错作了件事情。言多语失，你知道不知道？”智爷说：“我不知。”钟雄说：“这个姓展的他降意不准。这宝剑到了他手里，岂不是纵虎归山。还不是错？你错大发了。”智爷说：“就是为这个事。这宝剑我成心诤出来给他的。”钟雄说：

“贤弟，错过是饮过血酒。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哪，我就错疑了。”智爷说：“我公正无私，不怕人疑惑。”钟雄说：“你怎么成心给他？”智爷说：“寨主哥哥，我把这段情由向你说了吧。这个宝剑不能不给他。我假意着说是哥哥爱看，借这么个因由，好教他物归本主。”钟雄说：“你可知道那剑的利害？”智爷说：“我怎么不知？把宝剑给他，露出寨主爷的大仁大义来了。请人家降山，又不给人家宝剑，人家岂不小看于你！”寨主说：“依你之见？”智爷说：“他在这里一坐，咱们该说的也不敢说，该讲的也不敢讲，降不降就在今朝了。”钟雄问：“怎么讲哪？”智爷说：“小弟少时进去，我就说，哥哥叫我出来商量一件事：所有在座的诸位，有拜过一盟的，也有没拜过的。有一得一，今天全续同盟。有不愿意的趁早说明。”钟雄说：“他若不拜？”智爷说：“他若不拜呀，那就是不降。晚晌用酒灌醉，结果了他的性命。宝剑落在哥哥手中。他若结拜就是降了，有什么话也好对他说，就不用避讳了。”钟雄说：“罢了，贤弟比我胜强百倍。”

说毕，二人回席，仍然落座。智爷说：“寨主爷将我叫出去，说咱们在位人续一盟，拜过的再重复一回。可有一件，哪位不愿意，趁早说明，这也不是强为的事情。”惟有展南侠一怔说：“我本是该死之人，蒙寨主这般错爱，如今又要结盟，焉有不愿意之理。无奈可有一宗，我的家眷现在京都，倘若风声透漏，万岁降旨封门抄家，我担架不住。”智爷说：“无妨，怕你不愿意。倘若愿意，将宝眷接在山上，那还怕他什么！”随说道，“你不用忧虑了。寨主哥哥预备香案。”把个钟雄乐的是手舞足蹈。也是他时运领的，拿着丧门吊客当喜神。大家沐浴更衣，序齿结拜。沙老员外居长，依次钟雄、北侠、展爷、智化、柳青、赵兰弟七人。结拜也没发愿，也没饮血酒。

书不可重叙。水旱寨众寨主大家相见道喜，留在承运殿吃酒，整整乐了一天。日落席散，当日钟太保饮了个大醉。安置柳爷、赵兰弟的住处。又待了三日。

早饭毕。喽兵进殿禀报：山下虎头崖下来了两个投山的，特来报知。钟雄一摆手，喽兵退去。叫智贤弟：“还是你去看明来意，如果有诈，结果了他的性命，别着他脱逃去了。”智爷出去。

去了多时转头回来，启帘栊进来说道：“有两个人叫在承运殿外，以候寨主的令下。”钟雄说：“敬贤之道，下个‘请’字，怎么这个你说是‘叫’呢？”智爷说：“你看什么人，什么人说什么话。”到承运殿外说：“我家寨主叫你们进去。”只听见“是”的一声，如同半空中打了一个巨雷一般。进得承运殿，一个是身高八尺，那一个比他还高一尺。全是一身青缎衣襟，六瓣壮帽，绢帕拧头，青缎箭袖袍，丝鸾带，薄底缎靴，闪披着英雄氅。一个肋下佩刀，一个是长把鸭圆大铁锤，腰中系着觚觚昂昂的大皮囊。一个白方面，黑髯；一个是面如刀铁，半部胡须。一个是胸膛厚，臂膀宽；一个是肚大腰粗，脯肉翻着，翅子肉横着。一个是堆垒锐锋，叠抱着杀气；一个是威风凛凛，虎视昂昂。全都是皱粗愚鲁，闷楞混浊。

钟雄一见，喜不自禁地问道：“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尊字怎么称呼？”两个投山的冲着智爷：“嘿，我说，那个他……”这个也说：“嘿，我说，那个他……”这个说：“别和我们转文玩笑咧！”智爷说：“过来，给寨主叩头。”两个人倒身便拜，咕咚咕咚也不知磕了几个头，起来旁边一站。智爷问叫什么名字？那人说：“我叫大汉龙滔。”“我叫姚猛，人称铁锤将，又叫飞锤大将军。我们居住深石岗，因在家好管不平之事，故此打死人了。”

有咱们董二大爷告诉说，君山有个寨主叫飞叉太保钟雄，他那里招贤。我们说没有盘费，二大爷给了一吊钱。我们奔这里来。到了山下，打听明白才进来。你们要我们不要？若是留下，情愿牵马坠蹬，可得管饭，我们可吃得多。”

钟太保笑道：“智贤弟，你可通六国之语。”智爷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哥哥看看有诈否？”钟雄道：“这样人，焉能有诈？”岂不想傻人专冤机灵鬼！钟雄问：“智贤弟，这两个还是结拜，还是怎样？”智爷说：“这样结什么拜哪，只要哥哥愿意留下，大小给点差使就得。”钟雄说：“把他们拨往那寨哪？”智爷说：“这样的人给不得脸，也办不了大事，可准诚实。有了，哥哥睡觉的屋子穿堂，不是有十名健将上夜？我每见他们偷闲躲懒，要拨换他们。这就不用了，把这两个人派为健将的头目。两个人管十个人，准许他们鞭处。似乎这两个人，要教他们睁着眼睛瞪一夜，决不敢少闭。就是这个缺分，他们两个就以为到了天堂了。哥哥请想如何？”寨主说：“可有点难为他们。”智爷说：“什么人什么待承。”遂把龙、姚叫过来说：“寨主赏你们一个健将的头儿。你们爱分前后夜，或爱分一对一天，随你们，带十个人商议。官中有饭，每月一人十两银穿衣服。”二人谢过寨主，由喽兵带着见十名健将去了。钟雄说：“贤弟实能见机而作。”大众也就夸奖了一番。当日无事，无非叙了些个闲言。

过了两三日，这日智爷见钟太保欢喜，说道：“寨主哥哥，这个巡山的差使，闻寨主当了多少日子了？”寨主说：“闻寨主那是投山的头一个拜弟，到寨就作巡山的差使。”智爷说：“我看闻寨主昼夜操劳，要把他累大发了。明年行兵之时，人一疲乏如何打仗？不如将此差使换与小弟，替他当个三两个月，然后再换与闻寨主；再要两三个月，再换与小弟，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寨主说：“贤弟，你帮着我料理白昼之事就很是了，再要操劳夜间之事，使劣兄心中不安！”智爷说：“这是小事。哥哥做了皇上，我还不是一字并肩王么！”钟雄听了欢喜，随即传令将巡山大都督的缺，换与智寨主，闻寨主拨与小飞云崖口镇守，不得违令。闻华一闻此言，吓了个真魂出壳。智爷得了巡山的差使，任其出入，找蒋四爷商量破君山的节目。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承运殿大醉因贪酒 五云轩梦里受毒香

且说智爷讨了这个巡山差使，亚都鬼闻华约会了黄受、于义、王京、谢宽俱在小飞云崖口相会。大家议论此事，这巡山大使非寻常可比，寨主派了别人倘有一点舛错，可使君山玉石皆焚。不若咱们大家破着性命见大寨主荐言，就提这个差使给不得别人。于义说：“不行。你们曾记得‘令出山摇动，严法鬼神惊’。倘若不行，大家死倒不怕，闹一个没面目，又没有拿住他犯疑的大病。”闻华说：“依你主意怎么样？”答道：“咱们大众暗地细访，如查出他的劣迹来时，咱们大众破着死命，一下就把他搬倒。如其不然，因为小事，大寨主又不能论他之罪，这不是往返吗？”大家一听，合乎这个情理，就悄悄地暗地访查。焉能知晓智爷手大遮不过天来，以为把寨主哄信，把大家更哄信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自从智爷得了这巡山大都督，这一百巡山的喽兵，俱听智爷调遣。这一个早早晚晚，不分昼夜，没有一点松神的地方，可有一宗，出入方便，上晨起望也不用避讳哆兵了。这时节，就是上院衙也不要紧了，不怕遇见寨主、喽兵问他，他都有说的，就是说是访听事情去了。

这天到了晨起望，见了大众、蒋四爷。见礼毕，蒋四爷就问诈降的人怎么了？智爷就把已往从前细说了一遍。大家笑了一回。复又说道：“四哥，我们里头的人也够了，拿钟雄的日子也有了。冬至月十五，赶他生日这天后寨有三千坛酒，让搭出来散于大众，把寨主灌醉，用返魂香把他熏将过去，盗出君山。你们在外头接应着我们。”蒋爷说：“是的。里头事在你，外头事在我。”智爷说：“我们可不走旱八寨。”路彬说：“可别走水寨呀！会水人少，水寨喽兵凶恶，又有水寨出不来，又有大关挡着。”智爷说：“不走水寨。我瞧了小飞云崖口一条道路；过了小飞云崖口，就是荻子坡、龙背陀、前引山、前引洞，就出来了。”路彬说：“对。要打那出来，咱们这船可以在那里等着。那点山是极高的，乃连云峰的下坎儿。是日我们二更就到。”智爷说：“可别忘了。还有件事，到了十五拿钟雄，山中必是一乱。他们又不知钟雄的下落。山中也有高来高去的能人。倘若他们吃疑追至上院衙，上院衙空虚无人，大人有失那还得了！有道是：未思进也思退，君子防未然。”蒋爷连连点头说：“言之甚善！我倒有个主意：先请大人上武昌府，叫我二哥来保护；让我们大哥、三爷全上我们这里来。”智爷说：“更好，不怕他，去也是扑个空。还有一件事，四哥给运三支信火来。是日，我们把钟雄盗出来，到承运殿头支信火腾起，栅栏门是二支信火腾起，上了小飞云崖口是三支信火腾起。你们也就知道了，外边好接应。”蒋爷说：“是日，我们把晨起望的住户约上，见你们信火一起，我们在外头乱嚷助阵。借着山音说天兵天将好几百万人，四面八方共破君山。嚷杀呀，杀呀！里边他们不战自乱，助你们一臂之力。”智爷说：“此计甚善。”

蒋爷说：“贤弟，我还有句话，龙滔身上带着一个药饼儿，他没告诉你吧？”智爷说：“没有，什么药饼儿？”四爷说：“当初我二哥初见花蝴蝶时候，拿了一个串珠花的婆子。她是拐子手，拐了一个巧姐。巧姐是货郎儿庄致和的外甥女。我二哥白日里，在大夫居喝酒，没了钱了，庄致和素不相识，会了酒钱，就提他丢外甥女的事情。可巧晚间遇上了，从巧姐头上起下来一个药饼儿。这种东西按在顶门上人事不省，闭上了七窍。若要还省人事，起下药饼，后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气，立刻就明白了。后来拿住花

蝴蝶，用的就是此物。刚完了花蝴蝶，龙滔再三央及我二哥借这东西，不好意思拨他的回，作为暂借的。昨日问龙滔，他尚有此物。要用时节你找他要。 ” 智爷说：“这是宝贝呀，可大大的有用。” 蒋爷说：“你也该走了。” 智爷说：“我如今是巡山的，早早晚晚全不怕了。我告诉你的话，你可要办理。” 蒋爷说：“外头事交给我了，你不用挂心。” 两人将事情商量停妥，随即起身回山。

且说智爷回山等了两日，交到十一月初旬，对钟雄说：“寨主哥寿诞之日，可就到了。今年得大大地热闹热闹！” 钟雄屡年的规矩，众寨主在承运殿吃早饭，晚晌，每人一餐酒席。喽兵各自有份，赏他们的酒肉，是年中的旧例。智爷说：“今年不比往年，得大大的热闹一番。我看后寨存放着三千坛酝酒，散于大众，全给他们喝了。寨主传下一道令去，这天无令，也不用传梆、发口号、点名、当差，放他们一天假。叫他们欢呼畅饮，划拳行令，弹唱歌舞，听其自便。这日无有军规，第二日整齐严肃。” 钟雄说：“使不得，贤弟难道不知，军中不可一日无令？倘有差池那还了得！” 智爷哈哈大笑说：“寨主哥无用多虑，小弟主意没错。难道你就过这一个生日了？” 钟雄听了一惊，这是不利的言语，说道：“贤弟我过了这么一个生日，过年就死了不成？” 智爷说：“哥哥你又想差了，我说你就这个生日。” 钟雄说：“我就过这个生日，再不能过生日，可不就是死了吗？” 智爷说：“不是，今年过完了，过年行上军了。在军营里头，枕戈待旦，卧露眠霜。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万马营中度日，刀剑队里为家，知道几年才把江山得在手里？若要是登基之后，前三后四，那就叫办万寿，不叫生日了。这生日可不就是这一个，还想什么生日？” 智爷胡拉乱扯，把个钟雄说的立刻传令，着书手写了告示，教喽兵在水旱寨各寨粘贴。全山中一乱，声音甚大，浑人大乐，聪明着急，暗有议论不表。

且说定准十五无令，慢慢地将信火带进寨来，智爷暗中将他们诈降的全派好了谁办什么事情。又要了迷魂药饼儿，自己带定，自己与柳青用香熏寨主，龙滔背人。姚猛跟着北侠，在承运殿外头发头支信火。南侠在寨栅栏门发第二支信火。丁二爷在小飞云崖口发第三支信火。沙员外在后宅门，拦人断后。冬至月十三日，即将后面酒坛搬出，算好每人该有多少。杀猪宰羊，下山置买干鲜水菜，多添厨役，忙了三天。到了十五日早晨，钟雄穿上百福百寿袍，百福百寿巾，挂上老寿星，上了供献。承运殿摆开桌倚。先有后寨婆子，扶着姑娘，抱着公子，至殿下来与寨主叩头拜寿，齐说愿天伦圣寿无疆！钟雄看了一对儿女，十分欢喜。婆子也来拜寿。寨主吩咐，后面领赏。仍扶小姐与公子入内去。

众家寨主都与钟雄拜寿。钟雄先要与沙大哥叩头，让了半天方才对行一礼。然后俱与寨主拜寿，齐说愿寨主圣寿无疆！钟雄傍立打一躬，言道：“劣兄有何德何能？例年间讨礼！” 全都叩毕，落座献茶。外面各寨喽兵头目到来，在殿外拜寿，寨主也还了一礼。人人俱都有赏，众人出去。合寨的喽兵，在寨栅栏门外拜寿，寨主迎出，也是还礼：“有劳你们！” 可见得寨主何等的恭维，也是俱都有赏。然后进来。

席前单短智化，寨主心中不乐。闻华过来说道：“众家寨主俱已到齐，请寨主吩咐摆酒。” 钟雄意见，要等智化。被闻华一催，也只可吩咐摆酒。顷刻摆列杯盘，大众异口同声说道：“今天是寨主哥哥的寿诞，我们每人敬献三杯。” 钟雄说：“不可，你们每人敬我三杯，三四一百二十盅，我不用

再喝就醉了。今天又趁着山无令，何不细水长流，慢慢地大家同饮，划拳行令，热闹热闹。”黄寿说：“山寨主最是年长，你就作个领袖吧！你递三杯酒，我们大家行个令。”沙老员外点头，斟了三杯酒递与钟寨主。寨主连饮了三杯。大众一躬到地，寨主也就还了个礼儿，寨主复又敬了大众三杯，大众再三不肯接受，这才拦住，然后归座，各斟上几盅儿。将要饮酒，智爷慌慌张张打外边进来，立刻就双膝点地，跪倒磕头说：“我愿寨主哥哥千秋永业，万寿无疆！”钟雄离席，大家站立。钟雄一躬到地说：“劣兄有什么好处，敢讨兄弟之礼。你这样分心操劳，实实使我过意不去，我敬你三杯。”智爷说：“那有反礼而行，总是我敬你老人家才是。”说毕，先敬钟雄三杯。寨主也回了三杯。彼此落座，大家端酒。智爷说：“等等，就这么饮么？我算出令官，看大杯来！”喽兵答应。智爷又说：“今天寨主哥哥寿诞，要大家献个寿词，要一个顶针续蔓儿，句句都要吉祥的言语，不然罚酒三巨觥。”这里头许多人说：“我们不懂的说不上来。”智爷说：“不怕，哪位说不上来先罚这三杯。”沙老员外说道：“咱们这里就属我的年长，我倘若接不下去，大家大笑，我也得饮，不如我先受罚。”一连喝了三杯，然后受罚的人多了，你也受罚，我也受罚。君山上的人，有说得上的，人家不说也情愿受罚。就剩了个南侠、北侠、双侠、智化。智爷说：“我是出令官，打我这先说。”众人一乐。借着众人一乐，他便说道：“大家一阵欢笑，与寨主爷上寿。”北侠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南侠说：“松柏之荣有余庆。”双侠说：“庆有余年福寿增。”智爷说：“增福寿。”北侠说：“寿长生。”南侠说：“生贵子。”双侠说：“子孙荣。”智爷说：“荣万代。”北侠说：“代君封。”南侠说：“封显爵。”双侠说：“爵位正。”智爷说：“正下了与国同休的一位老寿星。”北侠说：“兴家业。”南侠说：“业兴隆。”双侠说：“隆恩重。”智爷说：“重公卿。”北侠说：“卿且吉。”南侠说：“吉有庆。”双侠说：“庆寿人。”智爷说：“人贵奉，奉的是，巧比丹青一轴寿容。”北侠说：“容富贵。”南侠说：“贵尊荣。”双侠说：“荣庆寿。”智爷说：“寿且永。”北侠说：“水平安。”南侠说：“安然静。”双侠说：“敬寿酒。”智爷说：“酒满瓶，凭有寨主爷的大德，寿活八百有余零。”寨主一听，哈哈大笑说：“我寨中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

不知怎样成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庆生辰钟雄被获 闯大寨智化遭擒

诗曰：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俱无赖，紫燕黄蜂各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且说钟雄一见作的这寿词，更觉欢喜。寨中人一个个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说：“我给众位兄弟挂红。”自己也就端起大杯来。正饮之间，只听外边声如鼎沸，唱的，乐的，嚷的，闹的，划拳的，行令的，猜三的，叫五的，热闹非常。智爷说：“哥哥，你看这个欢喜不欢喜？咱们也该划划拳了。”划了一阵拳，日已垂西，众家寨主告辞，各自回寨。钟雄恨不得大家一时出去，与这几个知心朋友一处再饮才好。另整杯盘，点上灯火，点的都是通宵的寿烛。

天到初鼓，智爷说：“今日山中虽然无令，我可得出去照料照料。”钟雄说：“总是你得多受累。”智爷随即出来，要到旱八寨瞧瞧。将到丰盛寨，众喽兵排班站立。智爷一看，就吓了一跳。他到里边隐在喽兵身后，问了问缘故：“你们为什么不吃酒？”喽兵说：“我们三寨主有令，不叫吃酒，吃酒者立斩。还叫我们今天防备，预备兵器。”智爷说：“你们爱不爱饮酒？”早有酒头答言：“我们都馋出涎沫来了！”智爷说：“先教五十人别处去喝，再等回来换这五十人去喝。来回更换，大家全喝着，可别说是我说的。”大家欢喜。智爷去后，先走五十人，喝上不回来了；又走五十人，也不回来了。大家一议论，法不责众，全走了。寨主一瞧全走了，他也喝起来了。

智爷又到一寨，是文华寨。二百人也没喝酒，又教他们一个招儿：一百人告假撒尿，遁入里面喝酒去，喝完再换那一百人。先一百人一去不回，后一百人改了告假拉屎。于义无法，自己到底不曾吃酒。余者的寨主喽兵，尽都东倒西歪。

智爷归回承运殿，一使眼色，大家苦一劝酒，就把钟雄灌醉。小童儿搀到五云轩，把头巾摘下去，大衣服脱了，放在床上，放下半边的帐帘。叫四个童儿警醒着听差。智爷出来看龙、姚二人，在穿堂里坐着，一问十名健将，俱都醉了。智爷说：“你们预备钞包。”二人说：“齐备了。”到承运殿，碗盏俱都撤将下去，灯火熄灭，就留了一双寿烛。教看殿的人，你们吃去吧，我今夜在这里安歇。看殿人欢欢喜喜的去了，智爷叫大家预备。智爷单同柳青奔五云轩。智爷预先就告诉明白了，大家盗钟雄时，但得能不杀人，千万可别杀人。来到五云轩，柳爷先拿了布卷。龙、姚、智三人俱把自己鼻子堵上，把熏香盒子拿出来。这盒子乃红铜作成，类如大清国仙鹤腿的水烟袋一样。仙鹤的脖子，是活螺丝，一节一节的，一拧螺丝，一拉多长。仙鹤腹上有个进盖，拿指甲一掸，进盖一起，从半个月牙盒里取出香来。用千里火筒一拍，将香点着，放在仙鹤腹内，捏上进盖。收起千里火筒。将铜仙鹤戳在窗棂纸窟窿之内，后手一拉仙鹤的尾巴，尾巴有个消息，通着二个翅膀，翅膀一呼扇，腹上有个透眼，往里一透风儿，鹤嘴内就透出像一条线似的烟，先把四个小童熏倒，然后一转冲着那边挂起来的半幅帘子里，又是一拉仙鹤

的尾巴，将钟雄熏将过去。收了香盒子，四人进去，先把那半边帘子挂起，拿迷魂药饼儿，先按在钟雄顶门心上。然后将他的膀子勒紧，往起一抽，爬在龙滔身上，拿钞包兜住了他的两臂，来回地绕住，系了个扣儿。转头出去，把堵鼻子的东西扔了。

到承运殿，北侠问道：“怎样？”回答说：“得了！”一点信火，哧的一声，信火腾空，后面呛啷呛啷锣声乱响。有老家人谢宽，带着谢充、谢勇一百名飞腿短刀手，俱都点酒没闻，信火一起，大家说：“不好了！”杀奔前来。正到后宅门，沙老员外横叉，不许进去。说：“寨主大醉，今日晚间，凭爷是谁，不许进去。”谢宽说：“我奉夫人之命，有要事见寨主回禀。”沙爷说：“不行，明日再见。寨主已睡，有话也不能说。”第二支信火起，家人急了，说：“老寨主，不教我进去可不行了，误了我的事情，可要得罪寨主了。”沙爷说：“你还敢怎样？”一抖手中叉。家人举刀，两个儿说：“爹爹躲开。”二人一低头，暗器出来了：一个是低头锤，一个是花妆弩。仗着沙爷躲得快，不然中了暗器了，自己随退，大众并不追赶，俱奔五云轩去看寨主。

沙爷出来，众人已到小飞云崖口。听后面赶来，嚷喝：“快将寨主留下，好一群狼心狗肺之人。”大家往上一围，锣声乱响。后面人陆续都来了，连武国南、武国北、金枪将于义、铁棍唐彪在内。早八寨内总有不吃酒的人，也有不甚醉的。飞云口上是闻华镇守。小五寨内人，全没喝酒。此山口上石头是直上直下，如镜子面儿一样。山口不宽，横着滚木，两边有绒绳兜住。有四名喽兵，拿着刀，听吩咐。刀剁绒绳，滚木往下一滚，就把人轧得骨肉如泥。北侠是两只夜眼，看的分明。上面闻华听锣声一响，自己就齐队，二百人全是长钩钩。若是头根滚木放下去，用钩钩往前一推，就不能用绒绳兜了，就拿钩钩搭住。要放的时候，一摘钩钩就放下去了。北侠把着刀，往上一跑，跑到七成，还有三成就到了上面了。闻华叫放滚木，刀剁绒绳，当的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山去，一看北侠已到后面，喽兵用长钩钩一推，北侠就势将宝刀一划，咔嚓咔嚓一阵乱响。钩钩一折，人人往前一扑。北侠不忍杀人，反与闻华交手。

你道北侠怎样上来的哪？他跑到半山腰，看看放滚木，黑忽忽的奔自己而来，并无躲闪之处，一看旁边山石上，可巧有一块石头，鼓出来许多。又有由石缝中出来的一棵小树儿，自己一蹬那块石头，单手一攀那棵小树，容滚木过去，再往当中一蹿，两三个箭步，就到了上头。他拿刀一剁，各众喽兵，往前一爬，随即闻华的叉就到了。北侠一反手，呛啷一声，叉头坠地，也是闻华命中所犯，还剩一根杆儿，撒腿就跑，众喽兵跟着乱蹿。北侠就在山口上大叫：“众位，如今已得飞云崖口，咱们的救兵已到，攻破了君山。”南侠双侠保护着龙滔、姚猛往上就跑，随后就是沙老员外，紧跟着就是柳青。柳青到了小飞云崖口上面，听见“哎哟”一声，焉知晓是智爷被捉。

智爷倒是一番好意，瞧见他们得了飞云崖口，自己先挡住大众，容他们上头再得一寨，自己再上去不迟。凭手中这口刀，遮前挡后，工夫不小了，虚砍一刀，往上就跑。众人意欲要追，于义不叫往上追，智爷这才放心。刚一回头，噗哧噗哧，哎哟哎哟，咕噜噜。“噗哧”是中了于义一镖，“哎哟”是嚷了一声，“咕噜噜”是滚下山来。智爷把双眼一闭，净等着刀枪乱扎乱剁。可怜北侠大众，连个影儿也不知，他们自顾往前闯。

只见君山外面，火光冲天，杀声震耳，必是蒋四爷外面助阵。前面喽兵

挡路，一齐嚷叫：“快把寨主留下！”二百喽兵列开一字长蛇阵。当中有一寨主，姓廖，叫廖方，挡住去路，说：“快把寨主留下，牙崩半个不字，休想活命！”丁二爷窜上，廖方的双铜往下一劈，剑往上一迎，“呛啷”一声，双铜皆折。“嘣”的一声，头巾坠地。过了荻子坡，就是龙背陀，二百喽兵把守，寨主廖圆手拿燕翅铛，展南侠并不答话，呛啷铿，啷啷呛呛。呛啷是把铛削折，铿啷啷是铛头落地。廖圆回头就跑。喽兵四散。到了前引山，又有二百喽兵把守。北侠一露面，寨主回头就跑，喽兵一乱。你道这家寨主是谁？原来是毛保！他见北侠焉有不怕之理？过了前引山，到了前引洞，过不去了。二百喽兵也没有兵器，寨主是赛尉迟祝英。看见前面的山洞极深，非得进洞内，不能开石门。上面是山，下边是洞；上边拿石头码起一堵墙来。若有人奔洞，二百喽兵拿石头乱打，一人一块，就是二百块，越近，石头越大，故此谁也不能向前。几个人过去，几个人都跑回来了，身上还多少带点伤儿。这回是北侠往前，喽兵不但不打，还乱嚷乱跑。北侠蹿入洞中开门。

你道什么缘故？是蒋四爷办理外头大事，大人上了武昌府，二爷先生保护。带了大爷三爷上了晨起望。十五晚间，约会全村老叟、顽童、中年汉，由旱路而来。卢、徐、蒋、焦、孟、史、路、鲁，大众乘三只船，在连云峰下坎等候。见了两支信火，不见三支，叫大众嚷喝：“天兵天将到了，四面八方攻破君山了！”就在山外放起一把火来，满山遍野烈火飞腾。借着火光，徐庆独自一人，别着一口刀，自爬上山去。常言一句：“不巧不成书”，要没徐庆，这山万万闯不出来。三爷到了上面，看见祝英，抽后就是一刀，幸而祝英一闪躲过，吓得撒腿就跑。徐庆并不迫赶，为的是瞧着下面大众。上边问道：“你们可拿了钟雄？”大众告诉：“已然拿获了。山下见吧。”众人出洞，蒋四爷迎住，暂且不表。

单提的是北侠，抢上了飞云崖口。武国北一拉武国南退下，找了个僻静所在，说：“哥哥，大势不在了，咱们疾速让夫人逃难吧。”武国南心想是一番好意，连连点头。到了后面，求见夫人。婆子带将进去，来见夫人。见了夫人，双膝点地说：“夫人，大事不好了，我家寨主教他们盗出君山，天兵天将杀将进来，玉石皆焚。夫人早作准备才好。”姜氏夫人一听，眼含痛泪说：“早知道寨主的祸不远矣！苦劝不听，我活着是君山人，死了是君山鬼。我是万不能出山。”武国南说：“夫人不出君山，可以使得。我们把公子小姐保将出去。若是有祸患，日后有报仇之人。”夫人无奈说：“你们倒是一番美意。”就叫婆子、丫环与公子小姐多穿几件衣服，打点细软金珠，包裹停当。

这一逃难，就有性命之忧，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逃难遇难亲姐弟 起誓应誓同胞人

诗曰：

养身不亚似生身，寨主何曾负仆人。
姐弟岂知同遇难，家奴反欲逼成亲；
竟迷暗室怀中宝，几丧明珠掌上珍。
若使未能逢智化，终难重聚乐天伦。

且说武国南、武国北虽系兄弟，是两样心肠。武国北瞧寨主势败，失了小飞云崖口，就知道君山不保。自己会同着哥哥到后寨去劝解，着夫人逃难。他们两人全没成过家。这一逃难，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他把小姐占了。就是为这个主意而来。欲先说出，他怕他哥哥不点头。怪不得智爷与钟太保议论，武国北此人万不可用，如今就应了智爷的言语。见了夫人一说，夫人就把一双儿女交与他们，姑娘哪里肯走，总是大了几岁，说：“娘啊！你死在君山，我和你一块死。”姜氏肝胆欲裂，一手拉着钟麟，一手拉着亚男，说：“儿哩女儿，难道说为娘就舍得你们，倘若老天垂念，还有相逢之日。这都是你天伦忠言逆言，才害得咱们娘们好苦，你们就跟随你武大哥、武二哥逃难去吧，国南、国北，我就把我这一对儿女交与你们了。”国南说：“夫人请放宽心。”说着话双膝点地，对天盟誓：“过往神昇在上，保着我公子小姐逃难，如改变心肠，天诛地灭。”还叫国北起誓：“不管夫人怎样，咱们先明明心。”国北说：“哥哥你起了就得了，还教我起誓。”武国北无奈，跪在地上说：“过往神昇在上，保着我公子小姐逃难，如欲改变心肠，我哥哥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武国南说：“不像话，你个人单起你的誓。”武国北说：“我若改变心肠，教我死后肝花肠子教狼吃了。”武国南说：“不成，没有那么起誓的，重新另起。”夫人说：“不必了。”外面把红沙马备好，包袱细软之物一切全系在马上。国南劝解：“夫人不必挂心。”武国北搀着小姐，武国南背着钟麟，一出门，犹如送殡的一样，就哭起来了。小姐上马，武国南背着钟麟，武国北拉着红沙马，出了后寨门。把门人俱都醉倒。慢慢过了摩云岭，绕过白云涧，到了蓼花岗，由西往下就是蓼花滩。国北叫：“哥哥，咱们往哪里走？”武国南说：“咱们走蓼花岗，那滩中不好走，净荆条绊人。”走着路，武国北问哥哥：“圣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也不想成家了吧，我怎么样呢？”武国南说：“我这岁数还成什么家！你是你了，以后给你说上门亲事，接续香烟。”国北说：“那得多久！”国南说：“到了岳州府，若寨主大势不好，给小姐择婿，必定门当户对。把小姐事情办完，再给你说亲。”国北说：“与其那么着，省件事好不好？也不用给小姐择婿，也不用给我说亲；小姐也出了阁，我也成了家。这目前就是顶好的件事。”国南说：“你也得说着，才能成家哪。”国北说：“把小姐给我。”国南一听说：“好天杀的！你还要说些什么。”国北说：“哥哥，我试探试探你呀！你要顺着我说，我就把你杀了。”国南说：“你说这句话虽系试探我，就损寿二十年。”钟麟说：“武大哥，我害怕。”国南一回头，黑忽忽的万丈深潭，令人可怕，说道：“少主人，闭着眼睛吧，过了这点窄狭的道路就好了。”话言未了，就听见“蹦”的一声，那武国北一脚踹在国南的腿上，一歪身，“哎哟哟”一声，连国南带公子就坠下深潭去了。姑娘一见

国北的光景，也要蹿下潭去，早被恶贼一把扭住，想动不能，拉马扑奔正北而去。暂且不表。

单提的是智化受镖滚下山来，大众枪刀乱扎乱砍，早教金枪将于义一把手拦住，说：“把他绑起来，解往承运殿。”正要追赶寨主，火光冲天，杀声贯耳，人家救兵到了。眼瞅着小五寨人陆续败回，连祝英俱到，说：“不用赶了，教人接迎到水面船上去了。”一个个面面相觑，意欲打水寨追赶。明知他们会凿船底，慢慢再作计较。于义，祝英等人聚会承运殿，吩咐把智化绑上来。

不多时智化进承运殿，一阵哈哈狂笑，面上并无惧色。大众一瞧，见了罪之魁，恶之首，各各咬牙，人人愤恨，俱找兵器要将智爷乱刀分尸。智爷又是嗤嗤地冷笑。若是净糊涂人，智爷就死了，可巧有明白人，偏要问问。那愚人说：“可别让他说话呀！他能花言巧语。”于义说：“让他有话说完，难道还把他放了不成！姓智的，你乐什么！”智爷说：“我乐的是，你们大众空有这些人，连一个有能耐的也没有，全是些衣冠禽兽。我们虽把寨主盗出君山，可不是有意杀害寨主。劝寨主改邪归正，作大宋的官，梦稳身安，可得有我的三寸舌在。不料我今被捉，可不是我怕死，我怕死还不敢诈降呢！纵然一死，落个千古声名，就拿姓智的到得君山，准占几个好字，占的是勇、仁、义、礼、智、信。”于义大笑说：“你是人面兽心。这几个字你连半个也不能占。”智爷说道：“我身无寸铁，你们君山是国家一大患，我定了君山，先占个‘忠’字。君山铜墙铁壁一样，万马千军到此，破不了君山，我们八个人把君山破了，可占个‘勇’字。自我姓智的到山，无论寨主、喽兵、头目犯罪，我去讲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占个‘仁’字。用酒将尔等灌醉，俱都杀死，岂不省事，可咱连一名喽兵不伤，我占个‘义’字。难道说，我们不会四下里放火，叫你首尾不能相顾，出去岂不省事？不放火烧山，占‘礼’字。种种的主意，条条的计策，我全把寨主哄信，占个‘智’字。当初结拜说过，有官同作，寨主帮着王府作反，我不忍坐观成败，我劝他归降大宋，我占个‘信’字。我把六个字占全，交友之心大略如此。尔今见大寨主被捉，倒遂了你们的心愿，或者轮流作寨主，或是抓阉儿作寨主。寨主刚一被捉，你们就改变心肠，按说寨主多大，夫人多大，我今被捉就没一个人问问夫人去，是杀是刚，你们就私自作主。我笑的就是这个。”说毕又笑。浑人说：“杀了吧。”于义、谢宽说：“不可，他讲的有理。”就命谢充、谢勇解到后寨见夫人，教杀就杀，教放可别放，仍把他解回承运殿，也是剁了他。

说毕，解智爷至后寨，叫出婆子，言明此事。婆子进去，少时出来说：“夫人要见他那！你们这等着吧，要教刚，我们也会做活儿。”

将智爷往里一推，拍的拍，拧的拧，骂的骂，推的推。到了里边，面见夫人端然正坐，智爷便双膝跪倒说：“嫂嫂，小弟智化与你老人家叩头。”夫人不看智爷，低着头说：“智五弟，今天你哥哥的生日，不在前庭饮酒，面见为嫂有什么事情？”智爷瞧这个景况，羞的面红过耳，说：“嫂嫂不必明知故问了，小弟惭愧无地。”夫人一抬头，问：“五弟为什么倒绑着二臂？”智爷就将怎样诈降，为救展南侠，弟兄结拜，盗钟寨主出山，一五一十细说一遍。夫人问：“寨主本领比你如何？”智爷说：“我哥哥如天边皓月，我如灯火之光。”夫人问：“君山坚固不坚固？”智爷说：“如铜墙铁壁。”夫人说：“国家伐兵，一时破得了君山破不了？”智爷说：“千军万马一时

也不能就破此君山。”夫人说：“却由来你们几个人把君山破了，把寨主拿了，一者是大宋之福，二来你们都是佛使天差，个个不凡。你今被捉，我一句话，你就是碎尸万断。我何苦逆天行事！总怨寨主爷不好，我苦苦相劝，忠言逆耳，总是个定数。来呀，你们把智五爷的绑松了。”婆子丫环说：“智五爷的绑松不得。他是仇人，杀了他给寨主爷报仇。”夫人说：“你们哪知道！松绑。”婆子无奈，才把智爷绑解开。夫人说：“五弟，我放你出山。等着你寨主刚的时节，预备一口薄木棺椁，将你寨主哥哥的骸成殓起来，就算尽了你们结拜的义气了。”智化说：“嫂嫂可别行拙志，三五日必见佳音。”夫人说：“五弟，你出去吧！”智爷说：“哎呀，嫂嫂，我那一对侄男女哪里去了？”夫人说：“国南、国北带着他们逃难去了。”将要说往哪里去，婆子把嘴一按，说：“可别说了，他是要斩草除根。你别损了，留点德行吧。”智爷说：“国北非系好人，我侄女倘有差错，那还了得！”夫人说：“凭他们的造化吧。五弟，快些出山去吧。”

婆子往外一推，智爷无奈出来，不敢往前去，由西越墙而出。他一瘸一点出后寨门，过摩云岭，绕白云涧，走蓼花岗。听见钟麟喊叫智五叔。天色微明，这就到了十六了。智爷往下一看，黑暗暗的深潭。钟麟叫：“智五叔。”智爷答应道：“侄男不必惊慌，你五叔来了。”

你道万丈深潭，钟麟为何没死？皆因是主仆往下一扑，离着三二丈深，由山石缝儿里长出一棵松树，年深日远，上面的松枝蟠得顶大，上边又有几棵藤萝，历年间把松枝蟠成一个大饼子相仿。主仆坠落在上面。主仆苏醒过来半天了，国南劝解公子不要害怕，骂道：“国北天杀的，真狠！”钟麟说：“不好下去。”国南说：“天亮有打柴的，就把咱们系下去了。”钟麟说：“有我五叔到，就救了咱们了。”国南说：“别叫他，不要他来。”公子偏叫。智爷看见又惊又喜，问了他们的缘故，国南无奈，就把一往从前说了一遍。智爷想了一个主意，复返回到蓼花岗的南头，下蓼花滩走到树下，教国南把刀扔下来，拿着刀，把葛条砍掉无数，接在一处，蟠了一蟠拉着了，从蓼花岗扔将下来，将钟麟的腰拴上，往下放。公子脚沾实地，叫他解开；复又拉将上来，将国南腰拴好放下。智爷问：“把你们系将下去，你们投奔何方？”国南说：“上岳州府。”智爷叫他们上晨起望，到路、鲁家中去。国南应允。智爷说：“你要不去，你可得起誓。”国南狠着心起誓：“我要不去，教我淹死，上吊死，这还不行吗？”智爷方肯把他放下去，扔了葛条，提刀奔赴正北。不到三里路，看见小松树上捆着小姐，国北提刀威吓，拴着红沙马。智爷蹿入树林，一刀正中国北胸膛，杀死了恶奴，救小姐回晨起望。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甘婆药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劝钟雄

诗曰：

青龙华盖及蓬星，明星地户太阳临。
天岳天门天牢固，阴阳孤宿合天庭。
十二辰宫真有芋，凡事依之验如神。
行兵能知其中妙，一箭天山定太平。

且说国北丧了良心，将哥哥踢下山去，拉马到小树林，拴马，捆小姐，拿刀威逼小姐从他。小姐大骂。智爷一到看见，杀了国北，解开小姐，百般的劝解、安慰，哄着她上马，直奔晨起望来了。他们走后，来了个饿狼，把国北肝花肠肚吃净才走。这就是起誓应誓，慢说是他，连国南还得应誓。

国南到了蓼花滩，解开葛条，背起公子，天已大亮。一想若奔晨起望，活活地送了公子性命。不怕自己应了誓，也是投奔岳州府。走到午饭时候，公子嚷饿，哄着他说：“出了山，就有卖吃的了。”冬令的时节，天气甚短，整走了一天，日落方才出山。

走不到半里，一道长河拦路。那边来了一只小船，国南说：“船家渡我们到西岸。”船家说：“你们要上哪里去？”国南说：“要上岳州府。”船家说：“我们是岳州府船，索性带你们上岳州府。”问：“船价多少？”船家说：“无非带脚，你看着给吧。”靠岸上船，将钟麟放在舱内。由后舱出来一大汉，九尺身躯，短裤袄，蹬着双大草鞋，脸生横肉，到前头问公子：“叫什么？把帽子给我吧。”抓了帽子，直奔船头。公子一哭，国南说：“没有这样逗孩子的。”随即爬出船舱，要奔船头，早受了一锹，扑通一声，打下水去。自己喝了一口水，水势又硬，被浪头打出多远。好容易这才上来，通身是水，也看不见船只，也找不着公子，冬天的景况，冷风一吹，飘飘摇摇雪花飞下来了。

国南一见身逢绝地，前边有一树林，就把带子解将下来，搭在树上，系了个扣儿，泪汪汪叫了两声苍天，把脖子往上一套。眼前一黑，渺渺茫茫。少刻又觉苏醒，依然坐在地上。旁边站定一人，青衣小帽，四十多岁，问道：“你为何上吊？”国南又不敢说真话，只可说：“我活不得了。”那人问：“你上吊，我救下你来。你有何事？说出来，万一能管，我能管管，不能，你再死。”国南说：“我带着我家少主人上岳州府，上船后叫水手将我打下水去，失去我家少爷，我焉能活着！”那人说：“是两个水手，一高一矮？”国南说：“对了。”那人说：“我姓胡，排七，在酸枣坡开酒铺。跟我上铺子，我有主意。”国南听了欢喜，拿了带子，拧了拧衣服的水。胡七问：“贵姓？”回说：“姓武，排大。”随到了酒铺。有个伙计让至柜房。胡七拿出于衣服，与他穿上，暖了些酒，叫国南吃。

将要上门，进来一人问：“可卖酒？”回说：“卖酒。”落座要酒。来者是艾虎，在茱花村听见信，冬至月十五日定君山，自己偷跑来的。到此已经十六日了，又下起雪来。要喝酒，入铺内把酒摆上，自己吃用，忽听里面说：“得慢慢的办，谁敢得罪他？”艾爷就知必是恶霸，自奔到屋中，问：“什么事？要有恶人，你们怕我不怕，我可爱管闲事。”胡七说：“这位行了。”国南要与艾虎叩头，艾虎拦住。武国南将丢公子的事说一遍。艾虎问：

“掌柜的，你可知道？”胡七说：“有八成是他们。”艾爷说：“你说吧，不是也无妨。”胡七说：“他们二人一个叫狼讨儿，一个叫车云，是把兄弟。狼讨儿有个妻子，是赵氏，暗与车云私通。二人摆渡为生，忽穷忽阔。武大哥所说就是他们，住在狼窝屯。”艾虎说：“我酒也不喝了。我同武大哥上狼窝屯。”给了酒钱，同武国南出来。胡七同着到了摆渡口，说：“由此往西，他们住村外路北。”胡七回去了。

雪也住了。到了村外，看见墙内屋中灯光射出。艾虎教国南外等，进去不少时刻方才出来，拿着公子的衣服、头巾，与国南看。国南问了缘故，小爷说：“我到里面杀了好夫淫妇的性命，就是车云、赵氏；狼讨儿背着你家公子上岳州府卖去了，把衣服留下。剩这两个狗男女，议论要害亲夫，教我遇上，杀了男的，问明女人，也就杀了，放了把火。咱们去吧，上岳州找去。”国南拿着衣服，又要叩头，艾爷不许，直奔西南。

走有二里路，国南说：“有了！”艾爷问：“哪里？”国南看这脚印是他，艾爷问：“因何看得准？”国南说：“他穿的是大草靴。”艾爷乐了，顺印儿找下来了。走着国南才问艾虎的姓，艾虎告诉他姓艾。他们找到一个门首，脚印没有了，细看进去了。院里挂着灯笼。艾爷问：“武大哥，这墙上是什么字？”国南说：“婆婆店。”

艾爷上前打店，里面婆子出来，开门进去，问：“二位客官住西房两间如何？”艾爷说：“好。”将到院内，就听东屋内人说：“我找我武大哥。”国南一听着急，便拉了艾爷一下，说：“艾恩公，听见没有？”艾虎说：“你别管，有我哪！”婆子问：“你们做什么？拉拉扯扯的。”小爷说：“你别管，说我们的话哪。”来到西屋，国南出房外，听东屋的公子说什么。艾爷叫点上灯，问：“妈妈贵姓？”婆子说：“姓甘。”艾爷说：“原来是甘妈。哟，你是谁的干妈？”甘婆说：“你愿意叫我甘妈？”艾爷说：“你那岁数，我叫你干妈不要紧。”婆子说：“那可不敢当，客官贵姓？”艾爷说：“我姓艾，叫艾虎。”婆子说：“你叫什么？”艾爷又说：“我叫艾虎哇，你再问，我本叫艾虎么！”婆子想：其间有同名同姓的。又问：“你在那里住？”艾虎说：“卧虎沟。”婆子一听，眼都气直，气哼哼地问：“你们一沟有多少艾虎？”艾虎也是气，回答说：“一沟都是艾虎。”婆子明知是买她的便宜，假充他们姑爷。问道：“客官用酒饭吧？”艾虎说：“拿去。”婆子出去，国南进来。国南说：“恩公，那屋里打我们的公子那。”艾爷一听，钟麟说：“找我武大哥。”只听一人回答：“要找也得明天，哭我就打。”遂将孩子叭叭地乱打，孩子直哭。婆子问：“你打这孩子是谁？”回答：“是我儿子。”婆子又问：“他武大哥哪？”回答：“是我们大小子。”艾虎说：“武大哥，他说你是他大儿子。”国南说：“他是我重孙子。”婆子进来，摆上酒菜，复又出去。说：“你别在这里管孩子，你一打，他一哭，人家还睡什么觉哇？”那人说：“我们走。”婆子说：“正好，我给你们开门去。”国南说：“他们要走。”艾虎说：“走了才好那！你在这等着，我追他们去。”听着婆子给他们开门，等他们出去，又关上了门，读读念念往后去了。

艾虎出院子，一拧身蹿出墙外，跟下狼讨儿来了。过了一箭之地，前头有道山沟。书不可重絮。他见着狼讨儿，搁下公子，过去一刀就结束了狼讨儿性命，尸首扔在山沟。艾虎背着公子，说：“我带着找你武大哥去。”回到店外，蹿过墙去，进了屋中，一看武国南倒于地上，口漾白沫。艾虎将钟麟放下说：“你看这不是武大哥？”钟以说：“是我武大哥，睡着了。”艾

虎说：“你叫什么？”公子说：“我叫钟麟。”艾虎说：“这是你的使唤人么？”回答：“是我们家人武大哥。”艾虎说：“你们哪住？”答道：“我们在君山，我父亲叫飞叉太保，着人家拿了。我跟着我武大哥逃难哪！”艾虎暗暗欢喜，说：“你武大哥受了蒙魂药了，这是贼店。我把他拿了，交在当官。”公子说：“我懂，贼店害人。”艾虎说：“我拿他们。你可别言语，在这边躲着，小心着他们杀了你。”于是又把国南拉开，为的是地下宽阔好动手。艾虎往当地一蹲，单等人来。妈妈进来，艾虎往当地一爬。妈妈过来一看，说：“这你就不叫艾虎了吧！”

这个字没说出来，腿腕子早叫艾虎抓住，往怀中一带，婆子爬伏于地。艾虎起来骑上，扬拳便打，蹦蹦蹦蹦牛似的声音一般。婆婆嚷道：“姑娘快来。”兰娘进来，艾虎见她短打扮，绢帕罩住乌云，便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艾虎并没起来，还是骑着婆子，伸手一刁兰娘的腕子，刁住了腕子，一拢肘关节，往怀里一带。兰娘往怀里一夺，被艾虎往外一耸，摔倒在地，鲤鱼打挺，飞起来就是一腿。艾虎单手一扬，就把兰娘腿腕用手钩住，往起一挂，兰娘复又摔倒，爬起往外就跑。婆子苦苦央求，艾虎方才起来。

妈妈说：“我们有眼如盲。你要不假充我们的亲戚，我们也不能这样。”艾虎说：“你们亲戚是谁？”婆子说：“卧虎沟艾虎是我们姑老爷。”艾虎一笑说：“怨不得那！你见过你们姑爷没有”婆子说：“怎么没见过那，长得雪白粉嫩。”艾虎说：“冤苦了我了。有媒人没有？”婆子说：“有蒋四老爷。”小爷说：“啊！我四叔哇，这就好了，你只管打听，卧虎沟艾虎没两个。外号人称小义士。北侠是我义父，智化是我师傅，错了我输脑袋。”婆子听了一怔，暗道：要是真的，比那个还好，结实足壮，本领强多。但这时难论真假，见了蒋四老爷再说。艾爷说：“我们这个人如何？”婆子说：“容易。”随取了水来灌了国南。小爷叫取些好酒来用，妈妈去取。国南问公子的事，艾虎叫公子过来。公子见了国南一扑大哭，连国南也都哭了。国南收泪与艾虎道劳。婆子拿了酒来一看，惊问：“孩子因何在这里？”艾爷告诉了一遍，婆子方才明白，与公子穿了衣服。钟麟就将已往从前说了一遍。大家一同饮酒。

次日起身，婆子饭店钱一概不要，有话见蒋四爷再说。这就到了十七日了。国南说：“艾恩公，咱们要分手了。”艾虎说：“上哪里去？”国南说：“我们上岳州府。”艾虎说：“你陪着我多绕两步吧，上晨起望。”国南说：“就是不上晨起望。”艾虎说：“不去不行，我奉我师傅、义父之命，特意请你们来了。”国南说：“你师父、义父是谁？”艾虎说：“北侠是我义父，智化是我师傅。”国南一听：“哎哟！害苦了我了。”艾虎说：“要去，你背着公子；你要不去，我把你杀了，我背着公子。”国南说：“这是我们主仆命该如此，跟我们寨主，大家死在一处就是了。”言毕，一同起身。

再说展南侠大众，出君山上船。大家给展爷道惊道喜。蒋爷一点人数，少了个智化，谁也不知。唯浊柳青说：“上小飞云崖口听见哎哟一声，大概是被捉了。”展爷要回君山去救智爷，被蒋爷拦住。遂说：“他和我只要嘴能动，就死不了，不必挂心。”晨起望助威的人，由旱路而归，弃船登岸，背钟雄至路、鲁家中。到了次日申牌时候，智爷到。大家迎接进去，道惊道喜。智爷将小姐搀下马来，把马拴在院内，把小姐带着，看看沙龙、南侠、北侠等。智爷问：“她天伦现在哪里？”沙龙说：“现在西屋内，吃醉了酒，在那里睡。”智爷明知，带着姑娘去看看。启帘来到屋中，姑娘一看，天伦

躺卧一张床上，眼含着痛泪，叫道：“天伦。”叫了两声不答应，就要放声大哭。智爷劝住说：“你还不知道，你天伦那酒性，喝醉就睡觉，一叫他就打人。等他醒来了再见吧。”叫路爷带姑娘到后边见路鲁氏，让鲁氏劝解劝解，姑娘往后边去，不提。

大众到上房落座，智爷就把自己被捉的一番经过说了一遍。问：“武国南可曾来到？”大众说：“没来。”智爷说：“他不来可不好办。”蒋爷说：“等一半日不来，我有主意。”

到了十七日晌午时，有人进来说：“外面有个叫艾虎的来找众位爷们呢。”智爷说：“教他进来。”不多一时，艾虎带武国南、公子一齐到屋中。艾虎给大众行礼，徒弟史云给他行礼。武国南把公子放下，与大众行礼。智爷说：“你今天才到，应了誓没有？”国南说：“全应到了，活该死在这里。”智爷随即说：“叫路爷带公子到后边姐弟相见，也叫国南到后边去。”进来众人，将钟雄搭至庭房，起了迷魂药饼，后脊背拍了三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钟雄悠悠气转。他睁眼一看，七长八短，高矮不等，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仍是问智化：“贤弟，这是怎么个缘故？”智爷双膝跪倒，就把已往从前诈降救南侠，结拜弟兄，暗往里诱人，过生日无令，灌醉寨主、喽兵，用熏香盗寨主，自己被捉，夫人释放，误走蓼花岗，救钟麟、武国南，杀武国北救小姐，武国南落水丢公子，国南上吊遇胡七解救，艾虎捉奸，娃娃谷杀狼讨儿，这些事细说了一遍。“哥哥，你在梦中。大宋洪福齐天，王爷如何能成其大事？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大势一坏，玉石皆焚。小弟等不忍坐观成败。你若降了大宋，是小弟等的万幸；你若不降，小弟等一头碰死在你这前面，尽了交朋友义气，以后任凭你自为。我们口眼一闭，大事全不管了。”旁边连小姐公子同说：“爹爹降了吧。”

欲知钟雄是否投降，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军务 英雄听劝骨肉团圆

且说钟雄听智爷滔滔不断的言语，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连儿带女受了无限的苦处，寨中也是大乱。这时，要是自己一人在山，万不至如此，自己回头一想，如同一场春梦，糊糊涂涂的。难得智贤弟这般诚实，大众全跪下，异口同声劝降。钟雄说：“贤弟，你为我可不是容易，心机使碎，昼夜的勤劳，可见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了。头一件，祖先坟莹保守住了，祖父尸骨不能抛弃于外；二一件，大宋的洪福齐天，君山一破，玉石皆焚；第三件，救了你这一对侄男女。他们本是绝处逢生，多蒙贤弟，保住钟氏门中一条根苗，钟雄铭刻肺腑，永不敢忘。”随说着话，钟雄早已跪下了，说：“众位老爷们，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一介草民，叛君反国，身居大寨，已该万死，万死犹轻。如今众位必是看在我智贤弟的分上，不肯将我凌迟处死，怎么反与我罪人行礼，我如何担当得起！我今降了大宋，倘若口是心非，必死在乱刀之下。”大众异口同声说：“言重了！”大家同起，哈哈一笑。蒋四爷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智爷说：“给你们见见，这是蒋四老爷。这是我盟兄。”对施一礼。钟雄说：“多蒙大人恩施格外。”蒋爷说：“有过能改，就是英雄。”所有没见过者，挨次都给见过一回。武国南过来，给寨主磕头。智爷说：“不宜迟，早些回山，省得我嫂嫂提心吊胆。”智爷说：“咱们谁送钟大哥回山？”卢爷、徐爷、蒋爷、展爷、智爷、艾虎、北侠、双侠，都愿意送寨主回山。钟雄说：“我已是降了，怎么还叫寨主哥哥呢？”智爷说：“你虽然是降了，君山钱粮浩大，你此时虽降了大宋，大人也不能供山上的用度，总得听旨后，由那里拨粮饷，暂且回山，仍称寨主，千万别叫王府知晓。他若知晓，岂肯再供粮饷？哥哥你若回山，不教喽兵寨主扬言此事，你可压令得住压令不住？”钟雄说：“压令得住。”智爷说：“既然如此，咱们及早回山。”钟雄说：“咱们回山，把你侄男侄女留在此处，然后再接他们来。”智爷说：“哥哥多此一举！你不是那反复无常的小人。你把侄男侄女寄在这里，以作押帐，这是何苦？！若是怕你，还不叫你回山那。教我嫂嫂早见儿女，早欢喜喜！”说毕，叫武国南背了公子和小姐一起到后面辞了路鲁氏，仍是上马，不去的送出门来，送寨主的一同前往。

智爷用手一指说：“哥哥，你别叫他赵兰弟了。”钟雄说：“怎么？”智爷说：“此人乃松江府茱花村人，姓丁双名兆蕙。”钟雄说：“是双侠呀！怎么不说真名姓呀？”智爷说：“诚心冤你。南侠、北侠、双侠全投降，你不吃疑么？那时被你看破，就没有今日了。”寨主说：“你真乃高才。”

随说随走，就到了飞云关下。钟雄说道：“喽兵听真，疾速报与众寨主得知，如今被我智贤弟劝说归降大宋……”智爷说：“哥哥有什么话，到里边承运殿再说不迟。”少刻间压山探海，全山各寨主、喽兵，俱都前来迎接，跪了一片，给钟寨主道惊道喜。然后，如众星捧月一般，围护着寨主，走旱八寨进寨栅门，奔承运殿。

寨主走了三天，山中乱了三天。谢充、谢勇在后寨等到红日东升，才见婆子出来。急忙过来一问，才知道夫人早将智爷放走。二人吓了一跳，自己把自己绑上，到承运殿请罪。众人也不肯结果他们的性命，只与他们松绑。一时你言我语，整乱了三天。这天报寨主回山，大家迎接入承运殿。

智爷拉马奔后寨，至后宅门，叫国南放下公子，搀了小姐，拴住马匹。

不多一时，里面婆子出来，请智爷、国南带公子、小姐进去。来到阶台石下，早见夫人出来迎接，智爷行礼说：“小弟智化与嫂嫂叩头。”夫人说：“智五弟免礼。”智爷说：“小弟蒙嫂嫂不肯杀害，恩施格外。总算嫂嫂有容人的识量。若不是小弟逃走，我这一对侄男女也是身逢横祸。如今将我寨主哥哥劝说降了大宋，送回君山，我将侄男侄女也交与嫂嫂。我还得同我寨主哥哥，办承运殿中大事那！”姜氏说：“智贤弟，也不枉你寨主哥哥喜爱交友。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请上，应受为嫂一礼才是。”智爷说：“不敢，折罪死小弟了！”姜氏叫亚男、钟麟与智爷叩了头。智爷告辞出来。姜氏许持百日之斋，满斗焚香，大谢上苍，暂且不表。

单提智爷来到承运殿，寨主说：“正等候智贤弟一同吃酒。”智爷说：“别忙，你可对大众说明降宋之事。”钟雄说：“被你一拦，我也不敢往下再说了。”智爷说：“这可说吧。众位，我替寨主说。寨主如今教我姓智的同众校护卫老爷们，劝说归降大宋，你们大众连喽兵等，若要愿降，一并归降大宋；如不愿降，请为一言，或投亲，或投故，或归原籍，或投王府，给你们预备盘缠，请早离君山。”

言还未毕，见徐庆、艾虎每人扛顶一人，倒捆二臂，进门来摔在地下。三爷说：“拿来了两个。”大众一瞅，原来是赛尉迟祝英，还有个是他的从人。你道什么缘故？是钟爷在飞云关，说出归降的言语，智爷就知此话说早了，准知祝英不降，他是王爷的眼目。因走在蚰蜒小路口，就把三爷、艾虎留下说：“要有个黑脸大身躯使鞭的，见着就拿奔承运殿。”果然是祝英。原来祝英一听寨主降宋，带了他的从人，提了鞭，由丹凤桥北蚰蜒小路出山，给王府送信。将进蚰蜒路不到半里，遇一人要他的买路金银。祝英说：“好大胆，在这里断道！”就是一鞭，艾虎一闪，祝英早被三爷由石后窜将出来，一脚踢了个跟头。艾虎过来就捆。从人一跑，也教三爷一脚踢了个跟头，牢缚二臂。每个扛起了一人，直奔承运殿。路上喽兵谁敢拦阻？到承运殿摔于就地。智爷过来解开祝英，说：“我家寨主降了大宋，不怕你不降，不该犯偷跑。”祝英说：“我受王爷的恩厚，我就知报效，我不知什么叫大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岂嫁二夫？如今被捉，速求一死。你们要不杀了我，若是放了我，我就去上王府送信。”智爷微微地冷笑说：“原来借你口中言语，教奸王知道，疾速去吧。”把个钟雄吓得二目发直，直楞楞地瞅着智爷，又不敢说话，又猜不着智爷是什么主意。自思祝英上王府一送信，大事全坏。祝英说：“这可是你的主意，不杀我呀，我可要走了。”智爷说：“请吧。”刚一转脸，智爷瞅着北侠的刀一扭嘴，北侠就领会了他的意思，把刀一亮，嗖的一声，一个箭步赶到祝英身后。咔嚓一声，把祝英劈为两半，咕咚咕咚扑于地上，红光崩现。接着，智爷大吼一声说：“哪位不愿意降，快些说来！”大伙异口同声，齐说愿降。又听见噗哧一声，原来是艾虎把那个从人杀了。蒋爷暗道：黑狐狸真“坏”，假手杀人。钟雄说：“智贤弟，这是什么意思？既把他放了，怎么又把他杀了？”智爷说：“他是个浑人，要是传令丹凤桥下枭首，他明知活不了，就要破口大骂，咱们也得白白地听着，不如这样打发他回去省事。”钟雄说：“我不及贤弟多矣，将死尸搭将出去。”将尸搭出，用灰土掩埋血迹。然后大排宴筵，喽兵各有赏赐。

酒过三巡，智爷说：“哥哥，君山的花名册写清，好给大人送去。”卢

蚰蜒(yóuyán, 音油盐)——节肢动物，像蜈蚣而略小，黄褐色，生活在阴湿的地方。

大爷说：“我去送去。我正想二弟那。”三爷说：“我同哥哥一路前往。”卢爷点头。寨主派书手抄写花名。智爷说：“这可得了，把哥哥你的事办完，我们要破铜网了。”钟雄说：“什么，谁破铜网？”智爷说：“我们大众。”寨主摆着头说：“不易呀！不容易！你知道总弦在哪里？副弦在哪里？就是有宝刀宝剑，也不容易破。你们知道什么人摆的？”蒋爷说：“是雷英。”钟雄说：“不是。”

毕竟不知他说出是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蒋泽长八宝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泄机

诗曰：

款款衷情仔细陈，愿将一死代天伦；
可怜一段英雄志，不作男身作女身。

有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赵简子之夫人也。初，赵简子欲南击楚，道必由津，因下令与津吏，期以某日渡津。至期，简子驾至欲渡，而津吏已醉如死人，不能渡矣。简子大怒，因下令欲杀之。津吏有个女儿叫女娟，听见简子下令欲杀其父，不胜恐惧。因持了渡津之楫，而左右乱走。简子看见，因问道：“汝女子而持楫左右走，何为也？”女娟忙再拜以对道：“妾乃津吏息女，欲有言上渎，不敢直达，意乱心慌，故左右走耳！”简子道：“汝女子而有何言？”女娟道：“妾父闻主君欲渡此不测之津，窃恐水神恃势，风波不宁，有惊帆樯；故敬陈酒醴禱祠于九江三淮之神，以祈福庇。祭毕，而风恬浪静，以为神飧，欢饮余沥，是以大醉。闻君以其醉而不能供渡津之役，将欲杀之，彼昏昏不知，妾愿以代父死。”简子道：“此非汝女子之罪也。”女娟道：“凡杀有罪者，欲其身受痛，而心知罪也。想妾父醉如死人，主君若此时杀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不知罪而杀之，是杀不辜也。愿主君待醒而杀之，使其知罪，未晚也。”简子听了道：“此言甚善，且缓其诛。”津吏因得不死，既而简子将渡，操楫者少一人。女娟操臂操楫前请：“妾愿代父，以满持楫之数。”简子道：“吾此行所从、皆士大夫，且斋戒沐浴以从事，岂可与妇人同舟哉！”女娟道：“妾闻昔日汤王伐夏，左骖牝骊，右骖牝麋，而遂放桀至于有巢之下；武王代殷，左骖牝骊，右骖牝麋，而遂克纣至于华山之阳。胜负在德，岂牝牡哉！主君不欲渡则已，诚欲渡津，与妾同舟，又何伤乎？”简子闻言大悦，遂许其渡。渡至中流，女娟见风恬浪静，水波不兴，因对简子说道：“妾有河激之歌，敢为主君歌之。”因朗歌道：“升彼阿兮而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歌罢又歌道：“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棹兮行勿疑。”简子听了大悦，道：“此贤女也，吾昔梦娶一贤妻，将毋即此女乎？”即欲使人祝拔以夫人。女娟乃再拜而辞道：“妇人之道，非媒不嫁；家有严亲，不敢闻命。”遂辞而去。简子击楚归，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为夫人。君子谓女娟通达而有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蒋爷问钟雄：“我们都知道这铜网阵是雷英摆的，你怎么说不是？”钟雄说：“我先前也知道是他。王爷请我上府里住了三天，和王爷谈了两天的话。未天与雷英叙了同盟的兄弟。他后来又在我们君山住了三天，无非是讲论些个文武的技艺。那人很露着浅薄，就提铜网这节不行，又讲了八卦、五行、三才，问到准消息的地方，他就说不出来了。我说：‘你是藏私，我

骖（cān，音餐）——古代指驾在车两旁的马。

牝骊（pìnlí，音聘离）——雌性的纯黑色马。

牝骊（qí，音其）——雌性的青黑色马。

棹（zhào，音赵）——这里指船。

祝拔（fú 音福）——求告神灵降福除灾。

就不问了。’后来他说：‘你我若非生死之交，我可不能吐露实言。’我说：‘你我辅佐王爷，共成大事，难道说我还能泄露于外不成！’他这才说出实话。他有个义父，此人姓彭，叫彭启。先在大海船上瞧罗盘，遇暴风刮到西洋国去了十二年，遇天朝的船，北风一起又刮回来了。本来人就能干，又学了西洋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雷英认他为义父。铜网阵是他出的主意，雷英称的名。要破此阵，据我想非得着这个人不行。”蒋爷说：“不知此人在哪里居住？”钟雄说：“就在雷英家中居住。听说这个人精于道学，寿已老耄，面目如童子一般，早晚必成地仙。”蒋爷说：“恰巧，若在雷英家，要见此人不难。”南侠问道：“怎么见此人不难？”蒋爷说：“我在丹江口救过雷英的父亲，名叫雷振。救了他，问了名姓，知道他是反叛，要把他推下水去，一想此人有用，万一办王府之事，可以往他那里打听王府的虚实。我没告诉他真名实姓，我说我叫蒋似水。有这个活命之恩，到了他家，要说见这个彭启，大概容易。”智爷说：“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雷振他若念活命之恩更好，若是不念活命之恩，用熏香盗也把他盗出来。”蒋爷说：“我是贩药材的客人，咱们仍打扮成贩药材的客人。都是谁去？”智爷说：“我去把柳爷请来！”蒋爷说：“我去拿咱们大众所用的东西去。”言毕起身，上晨起望邀了柳青同到君山。寨主将山中的草药用荆筐儿装上。他们的兵器、包袱等件上面堆放了药材，用绳子捆住，先叫喽兵推下山去，蒋、智、展、柳全换上青衣小帽。四位辞了寨主，到了山下，推着车子，路上无话。

直到襄阳进城，到王爷府后身，有个小药王庙。庙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智爷说：“小和尚！”蒋爷说：“小师傅，我们是办药材的，今晚在此借宿，等三两日起身，多备香火助敬。”小和尚去不多时，出来说：“请众人推车进庙。”西屋内老僧接出来说：“众位施主，请屋中坐。”大家入内落座，问师傅贵姓。和尚回答：“小僧净林，未领教几位贵姓。”智爷说：“那位姓展，那位姓柳，那位姓蒋，弟子姓智。”和尚说：“阿弥陀佛。”就在庙中用饭，住在南院西厢房内。小车搭到屋里，一夜不提。

次日早饭毕，蒋爷说：“我去了，听我的喜信。”出了庙门，见一老人，问道：“哪里叫真珠八宝巷？有个明远堂雷家在哪里？”那人说：“路东口内尽东头，路北第一门就是。”蒋爷与人家道了劳驾，自己走到东口内，见路北黑油漆门两旁有两块蓝牌子，金字是“明远堂雷”。蒋爷上前叫门，门内有人出来，开门一看，问蒋爷找谁。回答：“找雷员外。”家人问：“找老员外呀！”四爷说：“正是。”家人问贵姓，四爷说：“我叫蒋似水。”那人听了说：“你怎么才来？我们员外想你都想疯了。快进来。”蒋爷说：“你回禀去。”那人进去不多时，雷振出来说：“蒋老恩公，想死我了。”见面就要叩头，蒋爷拦住说：“使不得，偌大年纪。”二人手携手往里走。

进了路西，四扇屏风门是油绿色撒金，四块斗方写着“斋庄中正”四个字。路东也是四扇屏门关闭。进了西院，一带南房，路北垂花门。进了门内，四爷一看一怔，好怪，五间上房，两耳房。东西两道长长平墙头，东面两个黑门，无门槛，门上有八楞铜疙瘩；西边两个黑门，无门槛，门上也各有个八楞铜疙瘩，并无别的房屋。好奇怪。上了石台阶，到了屋中，蒋爷暗道：以为雷家哄了王爷些个银子，没见过世面，盖的房子不合样式。焉知晓到了屋中一看，很有大家的排场，糊裱的很干净，名人字画、古铜玩器、桌案几

凳，幽雅沉静，很是庭房的式样，颇有大家风度。蒋爷落座，雷振又拜了一回，随即献茶，跟着就摆酒。顷刻摆齐。

蒋爷上座，雷振旁陪，亲斟三杯酒，一饮而干，然后各斟门盅。雷振说：“恩公从何而至？”蒋爷说：“就打你我分手后，上了趟河南，由河南上山东，由山东又上陕西。我今打陕西而来，忽然想起老兄来，特意到此看望看望。”雷振说：“恩公到此，就不必走了。”蒋爷说：“不行，帐没算清。回头算清帐目再来，我就不走了。有件事情，老哥哥，我问问你。”雷振说：“什么事？”蒋爷说：“怎么这院子内也没有东西厢房，四个小门也没门槛，什么缘故？”雷振说：“咳！无怪你瞅着纳闷，这是你侄子的主意，孝顺我。”蒋爷说：“什么缘故哪？”雷振说：“我有个毛病，吃完饭就困，非睡一觉不可。你侄子怕我把食存在心里头，作了一辆小铁车，是个自行的车子。我坐在上边，两边有两个铁拐子，当中有一个铜别子，别着一个轮子，把这别子往外一抽，自来轮子一转，这车子就走起来了。要往里首转弯，一搬左边的铁拐子，它就往里拐；要往外首转弯，一搬右边的铁拐子，它就往外拐。东边的这两个门，靠着耳房的这个，进去是到东花园子；南边那个黑门，进去从东夹道奔北花园子；西边挨着耳房的那个小黑门，进去是你侄子的院子；西边南头的那个门进去，由西夹道奔北花园子。我要上了车子，吩咐开哪个门，他们就把八楞铜疙瘩一拧，门就开了，把别子一抽，车子就往里边走，来回转腾几趟，食也消了，也就不困了。这是你侄子的主意。”蒋爷说：“老贤侄还有这个能耐呢！我也求老贤侄给我做一个。”雷振说：“不行，就把这个给你吧！”蒋爷说：“我不要。君子不夺人之所好。”雷振说：“恩公你要我这个命都给你，何况一个玩物！”蒋爷说：“不要。我是一定求他给我做一个。”雷振说：“恩公不知，这不是他做的。”蒋爷问：“是谁做的哪？”雷振说：“若非恩公，我实在不能对你提起，是我们干亲家他的干老儿做的。”蒋爷说：“这人贵姓？是哪里人氏？”雷振说：“这位是南边人，姓彭，叫彭启，字焰光，原在海船上瞧罗盘，就是此人所做。”蒋爷说：“此人现在哪里？”雷振说：“就在咱们家里居住。”蒋爷说：“好极了，请过来咱们一同饮酒。”雷振说：“不行，此人与人不同，凭爷是谁，他也看不起。我儿认他为义父，我们两人见过一次。他不愿意理我，也瞧着我是个粗鲁人，不配与他交谈。我想着咱们儿子跟人家学本事，摆了一桌上等海味官席，他连坐下都没坐下，道了个‘扰’就走了。就是待你侄儿好。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你侄也真孝敬他，每逢回家见完了我，就去见他义父去。我也想得开，任他怎么瞧不起我，我儿子总是亲生自养的，把他请过来也是得罪了恩公。”蒋爷说：“这个人固执，不随世道。”

蒋爷暗想：只要知道他的地方，夜间就能把他盗出来。忽然间，瞧帘儿一启，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蓝六瓣壮帽，蓝箭袖，蓝英雄擎，薄底靴，肋下刀，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赛油粉，粗眉大眼，半部胡须。蒋爷要站起来，雷振拦住说：“这就是你侄子。”雷英走过来行礼，说：“蒋叔父救了我天伦，要知恩叔居住何处，早就造府道劳去，你老人家恕过！”说罢，又叩了三个头，起来给蒋爷斟了三盅酒。蒋爷也并不推辞，一饮而干。蒋爷说：“管家预备杯箸，给你少爷斟酒。”雷英说：“侄男少时奉陪叔父。”雷振问：“何事回家？”雷英将要低声说，雷振说：“不用，蒋恩公不是外人，不用避讳他。”雷英说：“王爷见信，君山降了大宋。”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蒋爷吓得真魂出壳。

若问以后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蒋平见铁车套实话 展昭遇黑影暗追贼

诗曰：

挥金买笑逞豪英，自愧当年欠老成。
脂粉两般迷眼药，笙歌一派败家声。
风吹柳絮狂心性，镜里桃花假面情。
识破这条真线索，等闲踢倒戏儿棚。

且说雷英道：“王爷知道君山降了大宋，可不知是真是假。王爷防不测，派我上长沙府郭家营，聘请双锤将郭宗德。”蒋爷暗忖，君山反正，王爷还是知道了。雷英说：“我到那院里，少时过来。”当时别了蒋爷出去了。

蒋爷明知道雷英是上东院里去了，他答讪着东瞧西看，出了屋子，看见雷英过去，将铜八棱疙瘩一拧，门自开，蹿将进去。蒋爷随后跟来。暗道：“院内必有埋伏，不然自己的院子何用连蹿带蹦？蒋爷看得明白，东院里地脚甚矮，门内用砖砌起高台，门虽无有门槛，与门下面一般高，东西却有五层台阶。他见雷英越身登在三罗砖上，并不从东面台阶下去，直奔正北，纵身脚沾实地。蒋爷想定：他走哪里我跟他走哪里，不错脚印，万无一失。蒋爷也就纵在三罗砖上，往北下去。东西一段长墙，有四扇屏风门，五层台阶，雷英走的一三五，不走正门，把西边屏风推开，进了里院，蒋爷也照旧跟随进去了。西边屏风里院当中，虽有雨路，雷英却走土地。蒋爷知是花园，并无山石花草，当地一个大玻璃亭子，正北有座房子，是明三暗五，也是五层台阶，就由地下往上一蹿，不走当中的隔扇，把西边的隔扇蹿将进去。蒋爷照样上来，往东一歪身，把窗棂纸用手戳了一个月牙口，往里偷看，有个后虎座，东边放着个单帘，西边落地墨花牙子，雕刻冰片梅的花朵，当中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摆列着两三套钵鱼净水，黄纸朱笔，一个量天尺，珍珠算盘，一个天地盘摆在当中，有一张梗木罗圈椅，坐定一人，不问而知就是彭启。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袍服，盘膝而坐，光头挽发别簪，未戴帽，头如雪，鬓如霜，面似少年，得内养，可称得起返老还童，满部的银髯，闭目合睛，吸气养神。蒋爷一瞅就透着有些古怪。

雷英一跪，上边说话是用南方的口音，说：“吾儿起去，不在王府干什么来了？”雷英说：“王爷派我上长沙府，聘请郭宗德。风闻着君山降了大宋，不知是真是假，请你老人家占算占算。果然是真，好作准备，也就不给他供粮供饷了；如果要假，净是一派讹言，亦未可知。”彭启说：“这有何难！”随即拿过宪书来一看，把天地盘一转：“哎哟不好！”又把天地盘一转，“哎哟！哎哟！”连说不好。问雷英：“你把什么人带进来了？”雷英说：“就是孩儿一人进来。”说：“不能，外面有人，出去看吧。”把蒋爷吓得毛骨悚然，必有些妖术邪法。跑吧，不好；不走吧，也不好，总是不走为是。

雷英出来，万不信外头有人，这院内没有人敢来。蒋爷过去，要推隔扇。雷英说：“恩公打哪里来？”回答说：“游花园来。”雷英说：“这不是花园，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蒋爷说：“我拿腿走到这里来的。”雷英

说：“万幸！万幸！你真是好人。不然，轻者带伤，重者得死。”蒋爷一听，假装浑身乱抖，颜色改变，说：“这还了得！你得救我。”雷英说：“打这头一层台阶，你跳到底下去。”蒋爷说：“我跳不了那么远，我一磴一磴地下吧！”雷英说：“不能。”蒋爷说：“你抱我下去吧！”雷英搀着，一蹶奔到土地，说：“恩公别动，若动，死了我可不管，等我回来再带你出去。”蒋爷就在那里蹲着。雷英回到屋中，蒋爷复又上来，听屋里说些什么。彭启问：“外面有人没有？”雷英说：“是蒋恩公。”又问：“蒋恩公是谁？”雷英说：“丹江口救过我天伦，此人叫似水。”彭启把天地盘一推，说：“唔呀！他是水，我是火，他人旺相，我本人休咎，我受他人克制。我问你，是他近是我近？要是他近，我早早地趋吉避凶；若是我近，把他生辰八字拿来，我自的道理。”雷英一听，连连点头说：“义父，请放宽心，出去即将他生辰八字拿来。”说毕出去。蒋四爷听真，暗自心中忖度：好厉害，如若诓了我的生辰八字，准死无疑。仍又回在土地上蹲着，雷英出来，同着蒋爷扑奔正南，到了屏风门，蒋爷要奔甬路，被雷英一把揪住，说：“走不得。”蒋爷上高台，装着战战兢兢。雷英心中纳闷，这么个不要紧的人，我义父值得要他性命？说：“恩公走这个台阶，要走一三五，二层和四层走不得。”其实蒋爷心中早暗暗记住。蒋爷说：“我来的时节，一瞪一瞪的走的，哪有那么长腿哪！”雷英说：“恩公记错了，除非这么来不成。”蒋爷说：“我害怕。”雷英说：“还是我搀着你，跟西边小门里走，离门还有三罗砖，就不着走了，由此处得一下蹦出门外。”

老雷振正在那里寻找呢！遇见蒋爷，说：“呀哟！我的恩公，你上哪里来呀？”蒋爷说：“我游花园来。”雷英说：“不好，恩公上东院我义父那里去了。”雷振说：“可了不得，你怎么上那院去？那院可去不得，你怎么进去的？”蒋爷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进去的，糊糊涂涂的就去了。”雷振说：“请来喝酒吧！”蒋爷到屋中落座，雷英说：“恩公自己少待，请我天伦说句话。”蒋爷明知是为生辰八字。他若问我，明是六月内，我也说是腊月内；明是十五，我也说是初一。自己纵身在窗橱里头，窥听他们说些什么。雷英就将他义父的言语告诉他天伦一遍。雷振说：“不用去诓，我记得，连时辰我都知道，是六月二十三正子时。”蒋爷先前很有些害怕：“难道说还说出生日来，他怎么记得？”嗣后来一听，暗笑：“这个老头子交着了，他替我撒谎。”雷英一怔，说：“这不是你老人家生辰八字吗！”雷振说：“可不是我的，要人家的不能。世间上恩将恩报，没有恩将仇报的。只可拿着我的生辰八字，先把我害了，我一死全不管。”雷英说：“我怎么回复我义父呀？”雷振说：“两全其美，此事落个三全其美。”雷英问：“怎么办？”雷振说：“你打这上长沙府，我说王爷派人来追逼走了，不许在家停留。我的也省下了。我多活二年，同恩公明天在家里住都不住，我们就开药铺去了。”雷英依计而行，说：“我也不上里头见恩公去了。”雷振到屋中，仍然落座吃酒，蒋爷就要套他的实话了：“你才说那是个小花园，我才进去，敢情这么险哪？”雷振说：“那么险，看怎么险了，若错过好人，有五个也死了。”蒋爷说：“我到底打听打听，怎么险？”雷振说：“若非你老人家，怎么我也不肯说。”蒋爷说：“你告诉我怕什么呢？”雷振说：“这就是刚才提咱们小子的干老儿，他在那居住，一院子尽埋伏。就拿一进门说，它总共四路方砖，就是台阶，要登着这进门头一块方砖，双门一闭，打门内出来是牛耳尖刀，扑的一下，正扎在人的身上，连划带扎，焉能有命？再登

在二路砖，打墙头里出弯箭，正中后脊背。这种箭毒药喂成，中上就死。非登三路砖才是好地。对面就是台阶，可登不得，乃是一个木头作成，有铁轴活穿钉，一登就翻过，下面是大坑，坑中有刀，刀尖冲上。必得要由正北跳在土地上，奔正北屏风门。台阶得走一三五，若要登着四层儿，三层就出来弩箭。若要登二层儿，头层必定出来弩箭，中在腿腕子，都是毒药喂成。钉上就不得了，若奔屏风门走正门，净是透甲锤迎面射来。或走东，或走西，进里面必须要由上道，可别走甬路。走到正北五层台阶，由未层往上一蹿，那三层是翻板，若由当中隔扇进去，尽是方砖满地，头一路砖上面，横着吊下一个大铁梁来；二路砖由东屋帘子里头进来，有一个大钟馗拿宝剑乱砍。东屋里一进帘子，除了钟馗，那个地方全是大坑。后虎座木床上一坐，就叫铁叉子叉住，落地罩上净弩箭。往西屋去，他睡觉的床在北面，西屋里头是方砖满地，当中夹着一溜条砖。往西屋里去，必得由条砖上走。走在床前，又是三路方砖，若登在三路上，从棚上吊下一个大圆铅饼来，把人打得肉饼子一般。若登在二路砖上，床帷里头出来全是长枪，三指宽鸭子嘴的枪头。要到头一路砖，那就尽挨着床了。床面子当中，出来半个车轮相似，上头都有鳝鱼头的刀，刀头正在人头下，滴溜一转，性命休矣！”

蒋爷说：“你别说了，他睡觉不睡觉？”雷振说：“睡觉。”蒋爷说：“睡觉他得上床去，他不受了消息了么？”雷振说：“不能，他未曾进屋的时节，也靠着北边。落地罩底下，有个铜环子。他一拧铜环子，是个消息，就打床上下来一个木台阶，正落在三路头里，这台阶是一层一层的木板，银钉扣咬出来，一层一层台阶，往起一拉，就是一罗板子。他上的床来，拉起板子，放下一个大铜罩子，把他罩在当中。”蒋爷说：“这为什么？”说：“他总怕有人进去，拿他弩箭乱发。有这罩子罩住他，弩箭射不进去。罩子这个样式，全是拿铜丝拧出来的小灯笼锦，故此弩箭射不进去。”蒋爷说：“就完了吧！”雷振说：“还有哪！倘若人家把罩子撬开，墙上有块铁，他往铁板上一歪，就进墙里头去了，墙是夹壁墙，倒下台阶，复又上来，也是梯子一样。后院有眼大井相似，上有木头盖，打外开不开。”蒋爷说：“干什么要这些东西？”雷振说：“着哇，你我不作亏心事，也不怕，他老怕有人拿他，故此设下这些消息。他老怕死，早晚就吃半茶碗稻米饭，半碗白水，他说不吃这个就成了……我说就死了。”蒋爷听了告辞，先回去算帐。晚晌还来。雷振送出。

蒋爷回庙，来到南院见了大众，将前言细说一遍。智爷说：“四哥出主意，怎么办呢？”蒋爷就在展爷耳边说了一套话。展爷收了自己的东西，辞别了和尚，出庙扑奔上院衙而来，直到里边见了大人的从人，问了大人的事情。吃了晚饭晚间出门小便，见一条黑影一晃，展爷赶下来了。

赶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熏香捉拿彭启

诗曰：

不知何处问原因，破阵须寻摆阵人。
捉虎先来探虎穴，降龙且去觅龙津。
五行消息深深秘，八卦机缄簇簇新。
终属薰香为奥妙，拿他当作蠢愚身。

且说展爷领了蒋爷的分派，在上院衙吃了晚饭，叫管家到西门叫城上留门，预备太平车一辆，可要心腹人。晚间出来小便，看见一黑影，拉剑追下来了。至于后面，地上躺着一人，展爷上前看，那人倒捆四肢，口中塞物。展爷不顾追人，收了宝剑，解开这人，拉出口中之物，一问，才知这人名叫李成，正在后面解手，来了个夜行人把他绑上，问大人的下落。展爷说：“你必须告诉他了。”李成说：“没有，他拿刀蹭我的脑袋，我死也不说。”展爷说：“你没说很好，若说了可了不得。”展爷找了半天，并没下落，换上利落的衣服，出了上院衙，扑奔八宝巷来。

在东口早瞧见有几个黑影儿乱晃，就知道是蒋四爷。听见对面击掌的声音，凑在一处，见他们都是夜行衣靠。展爷就把上院衙遇刺没追上说了一遍。蒋爷说：“无妨。大人不在上院衙，怕他什么？”智爷说：“少时进去，各有专责。”蒋爷说：“我带路。”柳爷说：“我使薰香。”展爷说：“我背。”智爷说：“我给你们巡风。”蒋爷说：“随我来。”智爷说：“把消息记妥当。”蒋爷说：“不劳嘱咐。”嗖一声就上了墙头。原来这就是那个东夹道。飘身下去。大家又上了那个墙头，往西一看。蒋爷低声说：“省事了，不走西边那个门，少过好几道消息。咱们就奔正北的屏风门进去就是了，大家下来。”柳爷就把塞鼻子布卷给了每人一副。蒋爷在前，鱼贯而行，全是垫双人字步，弓髀膝盖，鹿伏鹤行，瞻前顾后，直奔台阶。回头打着手式一三五。后面点头，上了台阶，奔西边的那扇屏风。下了土道，直奔正北。

蒋爷等暗喜，彭启尚未歇睡。上台阶，由五层蹿到头层之上。四个人分开，全拿指甲戳窗棂纸，戳出小月牙孔，一目纱一目望里窥探，见着彭启仍在那里打坐。智爷暗叹此人，道学的工夫不在小处，就应当隐于高山无人的所在，日久何愁功夫不成？又不为名，又不贪利，这要盗将出去，就是个刚罪。忽然间，听见他“唔呀”了一声，说：“好雷英，叫他去问生辰八字也不见回来了。我一阵心惊肉跳，莫不是祸事临头？待我占算占算。”把天地盘子一转，又“唔呀”了一声。蒋爷深知他的算法实灵，拿胳膊一拐柳青，叫他点香。听屋中又说：“你们好大胆，全来了，是似水勾来的。这可说不得了，我不忍行这样损事。常言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可就讲不起，要伤德了。”连南侠带智爷吓了，都是面面相觑，紧催柳爷。柳爷也是浑身乱颤，把香点着，铜仙鹤嘴在窗棂纸上，紧拉仙鹤尾，双翅乱抖，由透眼进风，一股烟直奔彭启。彭启已用朱笔把符画成，将要往灯上一点，他就闻到香气，说：“这是什么气味？”往里一吸，翻身便倒，咔嚓的一声，连人带椅子全都倒在地上。智爷哈哈大笑起来。

蒋爷说：“你这么大的声音会叫人听见。你当是在你家里头呢！”智爷说：“是可笑么！他要一烧那个符，大家自要命的了。他能算，也没算出点

薰香来。”蒋爷说：“那不是神仙了么！这个能耐，就不在小处，他会算出，是似水拿钩子把你们钩来的。”说罢又笑。这才推开当中的隔扇。智爷说：“咱们试试他消息灵不灵？”展爷说：“使得。”随即拿宝剑蹲在门槛上，向着二路砖一戳，只听见咕噜咕噜的一响，从东屋里出来一个假人，和北侠一样，判官中，紫袍、靴子，全是真真的，傀儡头，藤子胎，当中有消息，底下有轮子。方砖一动，这假人就到。手中是一口真宝剑，冲着展爷嗖就是一剑，展爷把剑往上一迎，正削在假人的胳膊上，当唧唧一声，连半截胳膊带宝剑坠于地上，剩了那半截胳膊，还咯瞪咯瞪地刹了半天。智爷又笑说：“可见消息极灵，剩下了半截它还直刹！刹完仍然回去。把头一路砖也给它点了吧，省得咱们进去担心。”展爷又用宝剑一戳，如地裂天崩的声音一般。打上面黑压压一根大铁梁坠落埃尘。“当唧”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容尘土落了一落，大家才进去。

智爷先把迷魂药饼与彭启按在顶上，用网子勒住，然后搭起，爬在展爷脊背，用大钞包兜住臀部，来回十字绊住，系了个麻花扣儿。大家出来。

原来智爷把桌子上天地盘、量天尺、书、一切物件包在包袱背将出来。蒋爷说：“这作什么？”智爷说：“我是贼，不空回。”仍然按着旧路出来。蹿下五层台阶，出西屏风门。下外头的台阶，走一三五级，蒋爷说：“这得了，把塞鼻子的布卷全部不要了，奔东墙。”展爷蹿上墙头，飘身下来，脚沾实地。原来贴墙根出来一人个，拿着长钩钩就搭。展爷一闪身，钩钩搭空了。智爷往东墙一蹿，出墙外去了。那个人一回头，墙上又露出来两个，过来四五把钩钩，也没搭住，也就出那段墙外头去了。惟独蒋爷将要飘身下去，一下就叫钩钩搭住了，往下一拉，噗咚摔倒在地。搭胳膊拧腿，四马攒蹄捆起来了。

你道这些人，也不是看家护院的，全是些个更夫，预先就安排好。万一家里要是闹贼，就叫他们拿着长钩钩，往墙恨底下等着。把灯笼点起来，拿半个柳罐片罩着灯笼，用的时节一揭就得。先是智爷大笑，人家就听见了。后来又听见落铁梁的声音，人家就准备好了。全没拿住，单把蒋爷捉住，四马倒攒蹄。拿灯笼一照，大家乱嚷：“是恩公。给员外送信去吧！”

少刻雷振到。说：“怎么着，是我恩公作贼？”早有人把灯火掌起来，把头一搬，何尝不是哪！问道：“恩公，你这是怎么的？”蒋爷说：“你先撤开，我有话回头再说。”立刻吩咐解开绳子。蒋爷起来，掸了身上的土，跟着雷振直奔上房来了。落座献茶，雷振又打听，蒋爷说：“你屏退左右。”雷振即叫家人俱都出去，说：“恩公有话请说吧！”蒋爷说：“我不是蒋似水，我姓蒋，名平，字泽长，外号人称翻江鼠。我是来救你们全家性命来了。我白日是用来试探你来了。瞧你念当初活命之恩不念？不但你念起活命之恩，并且你格外还有点好处，我这才救你们满门的性命。刻下王爷府铜网阵打死白护卫。大人一者是奉旨拿王爷，二者是与五老爷报仇。不久就要破铜网阵，王爷的祸不远矣。若是拿住摆铜网阵之人，你算算该当什么罪过，就是剁成肉泥，也不消大人心头之恨。明明的是彭启摆的，怎么但愿意叫你儿子应承呢？若要势败，那还了得！白昼我来测道，见你这个人实在诚实，我回去和我众卫护大人说明，方才将彭启盗将出去，罪归一人，以后拿了王爷，也没有你们父子之事。可有一件，你儿子要是回来的时节，可就别叫他再上王爷那里去了，要是仍然助纣为虐，漫说是我，连我们大人都救不了你了。”雷振一听，双膝跪倒：“多蒙四老爷的恩施，我这可就明白了。”蒋爷说：“我

这就要走了。”雷振说：“我这预备下酒饭了。”蒋爷说：“改日再扰吧，公事在身，不敢久站。”说罢出了屋子。雷振吩咐开门。蒋爷说：“向例我是不爱走门。”蹿房跃脊，登时间踪迹不见了。

再说展南侠，背着彭启到了上院衙门口，解开麻花扣，把彭启放下了。那里早有一辆太平车，连车夫带人从人那伺候着呢！展爷就把彭启四马倒攒蹄捆好，装在车上，放下车帘。到里面各人换好了衣服，仍然出来，跨上车辕，离了那里，车夫赶着直奔城门。到了城边，叫开城门，车辆出城，仍然又把城门关闭。到了下关，直奔西南，地名叫杨树林。直等到红日东升的时节，方见小车儿来到。大家会在一处，奔晨起望。

如何着彭启泄机破铜网，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见大人见刑具魂飞魄散 看油锅看刀山胆战心惊

且说智爷、柳青出来时，听见蒋爷被拿，柳爷要回去救去。智爷说：“不用。我教君山拿住，尚且无妨，何况他是人家的恩公！我们两个人，嘴一动转就不怕，咱们回去。”二人回庙，蹿墙下去，开门点灯换衣服。到五鼓，蒋爷回来，智爷说：“怎样？我说不怕！”蒋爷换上衣服，就把被捉的事说了一遍。柳青说：“咱们歇歇吧。”

次日天明，他们收拾小车，给了庙中香资，搭出小车。和尚送出：“阿弥陀佛，再会吧！”奔城门而来。出了城，奔下关，到了杨树林，早见展爷在那里等着，会在一处。展爷打听蒋四爷的事情，蒋爷又学说一回。展爷暗笑，叫上院衙的从人回去，把小车上东西全搬在太平车上。几位爷归晨起望路上而来。每遇早晚，给彭启一点米汤饮，就不至于死。一路无话。

到了晨起望，飞叉太保钟雄也正在那里。大家就把彭启搭将下来。车上的东西，尽都拿下来。把车夫打发回襄阳，赏了些银子。所有的从人见了礼，打听盗彭启的缘故，一五一十的从头到尾学说了一遍，沙员外把他迷魂药饼起下来，问他铜网阵的消息。钟雄说：“且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遇文王说礼义，遇桀纣动干戈。此人若起了迷魂药饼儿，问他一个不说，置死于度外，那时节可就不好办了，总要先把主意拿好。”蒋爷说：“诚哉，是言也。就让寨主哥哥你给出个主意吧！”钟雄说：“总是四老爷与我智贤弟，你们高见，我如何行得了？”智爷说：“不用太谦了，咱们一人不过二人智，三人一块定好计，谁也不用推辞。”本来智爷与蒋四爷到一处就可以，今又添上个飞叉太保。这三个人，你出一个主意，我说一个道儿，他使一个招儿，这就算铁桶相似。彭启受薰香，本是鸡鸣五鼓这魂，这个魂灵老还不来，是有迷魂药饼儿闭住七窍，也不知道有多少日限。这日忽然飞脉通畅，睁开二眸，旁边站着两个青衣人。上面坐着瘦弱枯干的一位老爷，身不满五尺，箭袖袍，丝驾带，薄底靴子，青铜磨额，其貌不扬。彭启纳闷，什么所在，这是什么人？自己回思在屋中打坐，教雷英诓蒋似水的生日，没见回音信，晚间又一占算，来了许多人，可不知是谁。后来闻见一阵香气，就渺渺茫茫，这也不知是什么所在。对面那人一笑，说：“彭老先生，你认不认得我？”彭启说：“不认识。”那人说：“我就是蒋似水。我可不叫似水，我实对你说吧。我叫蒋平，外号人你翻江鼠。奉按院大人之谕拿你，我就是原办的差官。头次探道，教你算出来了。二次办你，同着众位老爷们，也叫你算出来了，你有托天的本事，可惜，先生你用错了，你既打算修道，当找一个山谷幽密的所在，人烟罕到的地方。似你这个能耐，不至于不懂天道循环，国家的气运兴衰，为什么助纣为虐，帮着襄阳王摆铜网阵打死白护卫？大人要拿摆铜网阵的人，与五爷报仇，我才将你拿到此处。咱两个说句私话，你只要把铜网阵里边的消息说明，我们大家去破了铜网阵，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这你要愿意为官，我给你求求大人，奏闻万岁，保你为官，凭你这个能耐，你的起国家栋梁之材。如若不愿为官，找仙山，觅古洞，作一个隐士，虽不能成佛作祖，也修一个寿与天齐。”

彭启听了这套言语，自己暗忖：自己所作之事，焉有不知之理！问道：“四老爷，我实在不明怎么会到了这里头，使我昏昏沉沉的，是什么缘故？”蒋爷说：“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是用薰香把你薰过去了。我劝你是好意，我照实说吧，你今年九十几了？”彭启说：“今年九十二岁了。”心中暗忖：

说出来就是刚罪，任凭怎么夹打，三推六问，我不也不肯吐露实言。便说：“蒋四老爷，我是老而无能的人。方才怎么说铜网阵是我摆的，但不知大人听何人所说？”蒋爷笑道：“我无非是多说，我就管把你办了出来，别的事也不应到我管。我无非看着你那点道学，怪可惜的，一时半时哪里就能炼到？先一见就明了，可别耽误了自己的正事。”

外边有人嚷道：“大人升了堂咧，带彭启！”蒋爷说：“就到，怎么样？你要一点头可就不用带你见大人去了。”彭启说：“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晓。”蒋爷说：“来呀！把他锁上见大人去。”官人往前一趋，索链往脖颈一带，头上击了一掌，彭启觉得渺渺茫茫，睁开二目一看，已到大堂。

大人升了虎位，居中落座，两边官人伺候。蒋平手中拉定铁链，即回道：“禀大人得知，将彭启带到，面见大人叩头，请大人审讯。”大人吩咐，叫挑去铁链。问道：“彭启摆铜网阵，害死我五弟，快些招来，免得三推六问。”彭启说：“大人冤哉枉哉！什么叫铜网阵，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晓。”大人说：“哪怕你是铜打铁炼，用上刑你也得吐露实言。”彭启说：“实在不知，实在不晓。”大人说：“拉下去，重打四十。”官人过来，往下一拉，脱去中衣，把大板往上一扬，彭启吓得浑身乱抖。大人问：“快些招将出来，免动刑具。”彭启说：“冤枉哉。”大人说：“打！”复又问道：“我看你偌大年纪，劝你不如招了吧！”彭启说：“无招。”大人微微冷笑：“四十板你不至于经受不住，看夹棍。”官人答应，将三根无情木哐啷一声放在堂口。将彭启中衣提上，爬伏在地，脊背上骑着个人，头颅上用五尺白布拧住，怕头昏死过去，夹棍套在连接骨上。有两个官人，背着两根皮绳，两下里一拉，听大人吩咐用几分刑、拉到什么地方。已把刑具套上，叫招仍是不招，蒋爷在旁劝解：“大人暂息雷霆，彭启寿已老耄，倘若刑下毙命，无有清供，难以破阵。不如卑职把他带将下去，苦苦相劝，他倒可以吐露实言。”大人说：“倘若不说，岂不往返无益。”蒋爷说：“他倘若不说，拿卑职是问。”大人说：“你敢承当此事，若要问不出来，听参。松刑！”官人将刑具撤下，带上铁练，往下带的时节，给他头颅击了一掌，彭启睁开双眼，已然拉到屋门口了。

进了屋子，蒋爷说：“彭先生请坐。方才在堂口之上，你可曾听见？我方才若不劝解大人，你这阵也就早死多时了。我这个人软，我老可怜人，老没人可怜我。你只当可怜可怜我，把铜网阵这个事咱俩袖里来袖里去，我绝不告诉别人。再不行我给你下一跪，磕个头，这还不行吗！”彭启说：“要是我摆的，绝不支持到这时候。四老爷一定说是我摆的，什么人说是我摆的，教他质对于人。”蒋爷说：“质对你的人，固然是有。若是再挤得我没了路，我可就把质对人带来了。我且问你，方才在堂口，我在大人跟前说下了大话，问不出你的清供，请大人奏参。你可听见了没有？”彭启说：“我俱都听见了。”蒋四爷说：“你这是好歹全不说。阳世三间咱们两个说不清，到阴曹，我把老五找着作质对。我们当初一拜之时说过同生同死，我这活着，就是多余。为破铜网阵，我才多活几日。你不泄机，铜网阵不能破，我活着无味，咱们阎王殿前辩理。”彭启说：“唔呀！我不去。”再瞧蒋爷，已把带子拴在大窗棂磴上，叫彭启：“你这里等着。”脖子一套，彭启嚷：“不好，四老爷上了吊了。”官人进来，在彭启头上一掌。再睁眼看，众人围着蒋爷的死尸，说：“活不了啦。”众人走说：“回大人去。”剩两个人看着他。

到三鼓时，二个全睡了。灯光发暗，听见风声响，满地火球乱滚。进来

四个鬼，一个吊客，一个地里鬼，一个地方鬼，一个大鬼。说：“吾乃五路都鬼魂是也，奉阎罗天子钧旨，捉拿彭启的阳魂，阎罗天子台前听审。兄弟们！”小鬼答应：“呜！”大鬼喝令：“带了他走！”小鬼答应：“呜！”在他头上击了一掌。彭启自觉一个冷战，再一睁眼，进了鬼门关。见一个大牌楼，看见森罗殿，有刀山，有油锅，吓得他心惊肉跳。

不知怎样对词，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听审鬼可怕 阎王殿招清供画图

且说彭启被五路都鬼魂带着一走，睁开二目，黑暗暗看不很真。一到了在死城内，前面有个牌楼，有两盏绿灯，看见上面有块横匾，是地君府，两边有一块匾，是“群灵托命。”还有副对联，上联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下联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将进牌楼，就看见森罗殿。彭启方知是自己的魂灵出窍，这可就看得明白了。殿里头有二张桌子，前头桌子上摆着供献、香烛、蜡签、五供，点着两盏绿灯；后头桌子上有张椅子，椅子上坐着阎王爷。他头戴冕旒冠，珍珠倒挂；穿一件杏黄的蟒袍，上绣金龙，张牙舞爪，下绣三蓝色海水翻波；腰横玉带，粉底官靴，面如紫玉，箭眉虎目，垂准头，方海口，大耳垂轮；一部胡须，白多黑少，须满心胸，尺半多长，根根见肉；手执七星圭。左右有二个判官，一个是蓝袍，一个是紫袍，全是判官巾，朝天如意翅，腰束玉带，粉底官靴。一个是面如赤炭，吹去蒙灰；一个是碧目虬髯，紫脸膛。高堆许多帐簿，有黑红砚台，三山笔架，架着黑红笔。而旁边有牛头，有马面，有小鬼，有大鬼，高矮不等，一个个狰狞怪状。在阶台石头两边，左边是个刀山，右边是个油锅。两边有两个大鬼，全都是蓬着头，赤着臂，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战裙，紫纱袍，大红的中衣，薄底靴子。一个是面如菜色，一个是黑白的面目，是黑地长了一脸的白癣；一个是拿着牛头钐，一个是拄着三股叉。那边是个刀山，全都是牛耳尖刀，刀尖冲上。这边是个油锅，底下架着劈柴，真是烧的锅内油乱滚。两交旁边跪着十几个小鬼，全是蓬头垢面，俱是男鬼，没有女鬼。只听风中带砂的声音呼呼乱响，铁链乱抖，悲哀惨切，类若鬼哭神号。

彭启见此景况，身躯乱抖，体似筛糠。再听上边阎王爷说道：“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作事吾先知；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来！先将头一案带上来。”就将油锅跪着的小鬼带上来一个，跪在阎罗天子面前。叫注录官看他阳世三间作了些什么事情。就见那红脸的判官，把生死簿打开，查了半天，说：“此人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不孝父母，不敬天地，咒风骂雨。”阎罗天子问道：“当下什么地狱？”判官说：“当下油锅地狱。”阎罗天子吩咐叉出去，发往油锅地狱。彭启早就叫他们威喝的在月台前边跪下，正看着要把这个鬼叉往油锅地狱，破地方鬼头上击了一掌：“别瞧热闹！”再要睁眼之时，早见那个大鬼把小鬼叉下月台，往油锅里放，就听见滋喇的一声，又往上一挑，就成了一块红炭相似，往油锅旁边叭嚓一掷。

又叫第二案，又带上去一个小鬼，跪在供桌之前，阎罗天子叫注录官，查看他在阳世三间作了些什么事情。注录官说：“此人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泼撒净水，作践五谷，平人坟墓，折算人口。”阎罗问：“发往什么地狱？”判官说：“发往刀山地狱。”阎罗说：“来！叉出去。”看刀山的鬼答应一声，就见牛头马面往上一拥，把那个小鬼叉在叉头上，摔在刀山之上。

彭启瞧着，也是怪怕，刀尖全部缩在刀山里边去了。那小鬼一摔，刀尖又全部出来。那个小鬼通身是血。又把第三个案带将上来。书不可重叙，无非是强掳少妇长女，拐骗人口，哄人财帛，引良为盗，一案一案的发判，有碓捣的，磨研的，有睡铁床，拿锯锯的，俱都带将下去，发放完毕。

阎罗天子问彭启阳魂可曾带到？注录官回说：“早已带到，以候钧旨。”

冕旒（mi niú 音免流）——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

阎罗吩咐带上来。五路都鬼魂答应，就将彭启带到供桌之前，双膝点地。阎罗天子喝道：“你好生大胆，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摆铜网阵，害死白虎星君，应入十八层地狱。来！叉下去，先将他叉入油锅。”彭启说：“唔呀！有招有招。”阎罗说：“快些招来。”彭启说：“方才阎罗天子所说摆铜网阵害死白虎星君，是一概不知，一概一晓。”阎罗大怒说：“哇！你打算阳世三间准你鬼混，我这冥司无私，现有蒋平缢死之魂，你还敢在此强辩！将他叉出去。”脑后嚻啷一声，彭启回：“且慢，我也知晓，冥司无私。这个铜网阵我招认了，就是可有一件，方才阎罗天子所说白虎星君大概就是白护卫了。”阎王说：“白虎星君奉玉帝敕旨，降世辅佐大宋国朝，阳寿未终，被你设法害死，你难道说还不与他抵命！”彭启说：“我虽设摆铜网阵，不是请他前去的，又不是我将他诱进阵。上院衙能人甚多，怎么单他一人坠网，总是他性做之过。”说客。蒋平可是你逼的他自缢身死？”彭启说：“唔呀，那更怨不上我来了。”阎罗大怒说：“来！将蒋平冤魂带到对词。”

不多时，蒋平到。他相貌本就难看，这更难瞧了，七孔血出，有根绳子勒着脖项，来到跪倒说：“请求阎罗作主，叫彭启给我们两个抵命。”一回头，看见彭启，抓住要打，被鬼卒拦住。揪扭着彭启，叫阎罗天子作主。彭启说：“蒋四爷，当着阎罗天子面前，不许矫情，是我把你勒死的，是你自缢死的？”蒋爷说：“虽是我自己死的，你要在阳世招出铜网阵，我何必寻死！”彭启说：“我阳世招出，我也就刷了。这阴曹焉能鬼混的过去？”蒋爷说：“任你怎么说，也得给我们哥们抵命。”阎王说：“我查看查看你们的阳寿，自有道理。注册官，查彭启的阳寿。”查了半天说：“此人根基甚厚，应活二百年，还可修成地仙，就不属咱们管了。”阎王又叫看白虎星君与蒋平的阳寿。庄录官回答：“白虎星当活六十岁，二十八岁归天，还有三十二年，蒋平七十二寿终。”

阎王说：“罢了，有仇可解不可结。彭启，我放你们大家还阳。你把铜网阵消息说明，从哪里进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叫他们好破铜网阵，也是王爷气脉微败，大宋洪福齐天。这也是个定数，你不该逆天行事，早把机关一泄，各人急早回头，别耽误了自己的正事，修一个无声无色，寿与天齐的不坏金身，享清净之福，免得落于沉沦苦海。”

彭启一听，无限的欢喜，暗忖道：我也不用净护庇着我的义子，早知王爷不能成其大事，也是自作聪明，反倒耽误自己的正果。不如说了吧，脱身早觅仙山隐遁的为是。有注册官说：“阎罗天子在上，白虎星君尸骸化成飞灰，不能还阳，再者已然回归仙府，享清净之福去了，不肯临凡。”阎罗说：“既然如此也罢，就将白虎星君三十二年阳寿也归彭启，彭启可曾听见了？”彭启说：“听见了。”蒋爷又说：“我不是还有三十二年的阳寿么！我是活恶心了，我再活十年足够了，把我那二十二年阳寿也给彭启，只求阎罗天子作主，可得把他铜网阵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倘若他要藏私说不明白，铜网阵不能破，闹一个半途而废，就得多少条生命饶上。那时节，还得求阎罗天子作主，我可就不上吊了，只有抹脖子了。一死了，他得给我抵命，拿他那个寿数配这个寿数，瞧瞧到底谁合算谁不合算？”彭启说：“我为什么和你一般见识，我正分还有一百一十多年的阳寿。我要不说就不说，我要说必定是清清楚楚，教你们一去就破，可得有宝刀宝剑。”蒋爷说：“宝刀宝剑有的是。你就当着阎罗天子说明吧。”阎王爷说：“对了，你就当着我说吧。你哪点说的不到，我也听得出来。”原来这位阎罗也是个行伍。彭启说：“这

么说可不行！放我们还阳，给我一个净室，屋中一个人不要，画出图样写上字，按着卦交方位、总弦副弦的所在，那才行的了，在这里一说，也记不清楚，破不了反来怨我。”阎罗瞅了蒋爷一眼，方才点头。彭启暗想：不好，阎王神色不对，别受了他们的冤。有了，我把指头一咬，要是痛，就是假的；若要不痛，就是真的。这一咬指头不大要紧，把个假扮阴曹的机关泄漏怎么得了？

不知下面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阵图画全商量破网 大人一丢议论悬梁

且说这个阴曹地府，本是假的，连大人审问动刑，一概全是假的，列公请想，大人现在武昌府，就是在衙中，也不能把彭启又解回襄阳。都是蒋平、智化、钟雄三个人的主意，要冤聪明人，冤出来得像，不然谁肯信？是钟雄说的，开封府不是假扮阴曹审过郭槐！咱们先将他文劝，文劝不行刑劝，刑劝不行死劝。文劝就是蒋爷，刑劝就是飞叉太保扮的大人，山神庙作为公堂，众人扮作兵丁、衙役，只管是要打、要夹，早是安排好了的不打不夹，若要夹打，怕的是假勾他魂时腿一作痛，他就省悟了，焉有魂魄知痛的道理？要拿他时，头上击一掌，就是按上药饼儿了。搭着他上山神庙，到了大家安排好了，才起一药饼，吹一口冷气，他就明白了。每日皆是如此，不抬不搭，回去也是按上药。这里假扮阴曹，是与戏班子里头借来的砌模子。可巧，正是岳州府戏班里新排的一出游地府，可不是如今的八本铡判官，这出戏还没有哪！却是唐王游地狱，刘全进瓜的故事。正是新彩新砌，把山神庙拿席搭成胡同，里面用锅烟子抹了。山神庙的横匾拿纸糊了，写上森罗殿。山神爷拿席子档了，东边摆上刀山，西边摆上油锅，是真的。真油真劈柴，等他来到席墙外头，有人抖铁练装鬼号，摆上牌楼，拉上布城，把供桌往前一搭，又摆一张桌子，上头摆了椅子。阎王爷是沙龙，判官是孟凯跟北侠，五路都鬼魂是亚都鬼闻华，吊客是史云，地里鬼是艾虎，地方鬼是路彬，看油锅的鬼是焦赤，看刀山的鬼是于贻。所有牛头马面，全是大众套上那个套儿，穿上行头。外面的风中带砂，是扇车子里头装上谷秕子，有人一搅，扇车子就是刮风，谷秕子打在席子上，就是风中带砂的声音，这才把彭启哄信。

你道那彭启不是傻子，有先见之明，怎么这一个假扮阴曹，他就会没算计出来？又道是，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有他的天地盘子，珍珠算盘，早就算出来了。可惜没有此物，可就算不出来了。就是没有此物，他也要算计，说是放他还阳画图样。阎王爷不敢作主意，瞅着蒋四爷，彭启心中吃疑，把手指一咬，便见真假。他把手刚往口里一卷，阎王说：“转还阳。”往头一击，把药饼按上，大家都笑起来，阎王爷也下来，先有人把彭启搭在路彬家里，蒋四爷说：“先去装活的去，你们大家拾掇吧！”

这两个看差的是谢充、谢勇，先叫躺在床上，他们把灯拾掇半明半暗，把迷魂药起将下来，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气，彭启“唔呀”一声睁开了眼睛，自己一看，仍在那里坐着。两个灯儿是半明半暗，两个看差的俱都睡着。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人说：“呵，你们好大困哪！这老头要是跑了呢！你们担当得住吗？”这两个说：“好意思，我们方才打了个吨。”那个说：“大人这就要升堂了，不管他有口供没口供，先着他给四老爷抵偿。”答应说：“这就是了。”彭启说：“我有了口供了，也不用给四老爷抵偿了。四老爷少时就活过来了。”那人说：“你这老头别胡说八道了，人死不能复生。”把烛花一剪，嚷道：“不好了，四老爷走了尸了。”彭启说：“不是的，还了阳了。我们方才分说，我岂不有知道的？”官人往外就跑，刚到门口，听蒋四爷说：“回来！”这官人才回来问道：“四老爷你真活了？”蒋爷说：“你们去给大人送个喜信去吧。”冲着彭启说：“彭先生，方才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你还记得不记得呢？”彭启说：“这么一会我就忘了吗？”蒋爷说：“怎么样，你要是那里说的这里不算，我就抹脖子。”彭启说：“不能不算，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蒋爷说：“好朋友，识时务者呼为俊杰。”彭

启答：“我单要用这屋子，谁也不许进来。预备一张桌子，一张大纸，笔墨砚台，晚晌的灯烛。辰刻我要半茶碗粳米饭，外撒雪花糖；申刻，半茶碗白开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可有一样拜托四老爷，大人要是怪罪的时节，全仗着四老爷救我。”蒋爷说：“全有我一面承当。”说毕天亮，就按着他所说的办理。仍派人在外头看守，也是怕他跑了。

飞叉太保带领大众回山，将行头与戏房送去，赏他们的银两。拆棚等项，诸事完毕，净等着阵图一得，议论请大人去。大众欢欢喜喜，议论是谁去？大爷送花名也早当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说书一张嘴，难说两话。

单说是大人到了武昌府，有武昌府知府池天禄预备公馆。武昌府文武官员投递手本。二义士韩彰晚间坐更，直顶到第二天早晨方去歇觉。一连三五日光景。先生不忍，意欲替韩二义士代劳，说：“韩二老爷，你昼夜的不睡，那可不好。要常常如此，日子一多，人一疲乏，也许成疾，也许误事，我们替代替你如何？”韩彰说：“不行，你是文人，没事很好，倘若有王爷差来刺客，知道大人的下落，现叫我就不行了。”先生说：“不是那样主意，常听见展老爷说：每遇夜行人，有时候二鼓吃饭，三鼓到四更以后可就不出来了。我同魏先生陪着大人说话，你吃完了晚饭就睡觉了，到了三更天，我们睡去，你坐到五更以后，我们五更以后再换你。你睡到红日东升时节，大人也起来了，彼此都不至于疲劳。”韩二义士不好不应，应了吧，又怕有险，无可如何，就点了头，打当日起，就是如比，到二更后来换先生，大人在里间屋内睡觉，韩二义士就在里间屋门口搬了张椅，端然正坐。听外面四鼓之后，公孙先生就来了，如此的又是五六天工夫。

这日早晨，太阳已经出来了。韩二义士弄发包巾，启帘去到大人住的屋里一看，吓了一跳，魏先生在那边，公孙先生在这边，两个人伏几而眠，玉墨在北边床上，呼呼地正睡呢。蜡还点着，那蜡花有二寸多长。过来轻轻的拍了先生一把，先生由梦中惊醒说：“我没睡觉，我心里一糊涂。”韩二义士说：“你看蜡花，是才睡着的么？”玉墨也就醒了。魏先生说：“我当你醒着哪！我刚才闭眼睛。”公孙先生说：“我当你醒着，也是刚闭眼睛。”玉墨说：“算了别说了，只要大人没醒就得了。”把着大人屋中门帘一看，见大人帐帘放着，就知道大人没醒。各人洗脸吃茶毕，仍然未醒。二义士有点吃疑，再命主管进去看看。玉墨到了里间，嚷起来了：“大人没在里面，你们快来吧！”众人一听，面如土色。大家进去，把帐帘用金钩吊起，大人踪迹不见。众人又往外跑，前前后后，连中厕都找到，并不见大人踪迹。玉墨“哇”地一声就哭了。大家复又回头到屋中，二义士抬头，看见墙壁上留一首诗，叫先生：“你来！”看见字写得不太好，又歪又斜，断而复连，半真、半草、半行书，颇有风采。诗曰：“审问刺客未能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残踏，盗去大人为谁情。”大家念了半天，不知怎样情由，也讲不上来。这时武昌府知府池天禄，要过来与大人请安，先生迎着出去，就将丢了大人之事，细说一遍。池天禄也知道，代天巡狩按院丢在这里，必是灭门之祸。他也到里间屋中看了一看，把脚一踉，叫了两声：“苍天哪苍天！比不得上院衙丢了大人，还有推诿；此处丢了大人，是一人之罪。不如寻一个自尽。”说毕，把刀拉将出来，立刻要自刎。被大家拉住说：“不可，要死，大家死在一处。”池天禄说：“我是上吊。”公孙先生说：“我也是上吊。”魏先生说：“咱们一同自缢。”将要上吊，打外面窜进两个人来。

若问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观诗文参破其中意 定计策分路找大人

且说大家正要悬梁自尽，打外面进来两个人，就是卢方、徐庆，拿了君山的花名，离了君山，跨着两匹坐骑，直奔武昌府而来，进城到了公馆，下了坐骑，到门上叫人往禀。官人告诉说：“不好，先生大人都在那里上吊哪！”三爷就急了，往里就跑。大爷也跟进来了，三爷说：“有我在我，那个吊就上不成了。”卢爷一见，都是眼泪汪汪。卢爷一问：“二弟，怎么一段事情？”二义士说：“把大人丢了。”徐庆说：“你是管什么的！怪不得寻死。咱们两个一块死。”卢爷把他们拦住，问：“倒是怎么丢的？”韩彰就将丢人之事说了一遍。卢爷说：“好大胆！还敢留下诗句，待我看看。”卢爷看毕，说：“先生可解得开？”先生说：“解不开。”卢爷说：“不要紧，我有主意，能人全在晨起望哪！咱们教他们解释解释。他们若解得开更好，若解不开，再死未晚。”大家依计而行。公孙先生专会套写人家笔迹，就将诗句抄将下来交与卢爷。徐庆临行，再三嘱咐，千万别行拙志。大家送出，乘跨坐骑回奔晨起望。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无话。

卢爷、徐庆到了晨起望，在路彬、鲁英门口下了坐骑，把马拉将进来，拴在院内树上，直往里奔，来到屋中见了大众。众人过来，都给卢爷行礼。卢爷把蒋四爷一拉说：“四弟，可了不得了！”徐庆过来一拉说：“四弟，可了不得了！”蒋爷说：“你们别拉，再拉我就散了。有什么话，只管慢慢说。”徐庆说：“把大人丢了。”蒋爷说：“怎么把大人丢的？”徐庆说：“教大哥说你听。”卢爷说：“我们到了武昌驿馆，池天禄，公孙先生，魏先生，二弟韩彰，他们上搭裢吊，我们进去才不上了。先前是二弟一个人守着，后来是先生与二弟二、五更换，是先生的美意。赶到第二天，太阳多高，二弟过去，见先生跟主管三个人还没醒哪！现把他们叫醒，到屋中一看，大人已经丢失了，并且还敢留下诗句。公孙先生将字的原体套下，我今带来，你们大家琢磨琢磨。”所有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齐声说：“此贼好大胆！”卢爷就将字迹拿将出来，放于桌案之上。北侠说：“定是襄阳王府的。”大家围住桌子乱念诗句，智爷说：“往后！你们又不认得字，也挤着瞧；人家正经认得字，倒瞧不见了。”艾虎、史云诺诺而退。蒋爷念了半天，不解其意。智爷看了，也是解不开。

有一个人，显然易见，往前趋身看了一眼，抽身便走。智爷瞧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就在那诗句上拿指头横着画了一道。又瞧了那人一眼。蒋爷把小圆眼睛一翻，连连点点，说：“哦！哦！哦！哦！是了。”你道那人是谁？就是白面判官柳青，与沈中元他们是师兄弟，虽然不在一处，见了笔墨焉有不认得之理？瞧见是他的笔迹，赶着抽身住回就走，早被机灵鬼看出破绽来了。横着一画，瞧了一眼，蒋爷就明白了。他一把揪住柳青说：“好老柳，你们哥们作的好事，你趁早说出来吧。大人现在哪里？”柳青这阵不叫白面判官了，叫紫面判官了，冬令时候，打脸上津津地向外出汗，说：“四哥，可没有这么闹着玩的！我可真急了，这个事怎么也血口喷人！”北侠劝解说：“这个事可别诬好人。”蒋爷说：“怎么诬赖好人呢？必必真真是他知道。”智爷说：“不错，是他知道。”柳青气得浑身乱抖。北侠说：“你们异口同声，看出哪点来了？”蒋爷说：“这诗句，哥哥你多少是懂得点的，诗和诗不同，有古风，西江月，满江红，一段桥，驻云飞，打油歌，贯顶诗，藏头诗，回文锦，都叫诗词。他这首诗叫贯顶诗，横着念，审问刺客未能明，念

个‘沈’，字；中间改路保朝廷，念个‘中’字；原有素仇相残踏，念个‘元’字；盗去大人是谁情，念个‘盗’字，横念是‘沈中元盗’。沈中元是他师兄弟，焉有不认识的道理，不和他要和谁要？”

北侠是个诚实人，劝四爷把他撒开：“四弟也不用着急，柳贤弟也不用害怕，儿作儿当，爷作的爷当，漫说是师兄弟，就是亲兄弟也无法。谅此人没有杀害大人之意。”蒋爷说：“他就是为三哥和我二哥得罪了他了。”北侠说：“是什么缘故哪？”蒋爷说：“你还没有来哪，他同邓车行刺，屡次泄机，前来弃暗投明，是我两个哥哥没有理人家，人家哈哈一笑，说：‘我走了，你们报功去吧！咱们后会有期。’等到我赶到的时候就晚了。我还上树林子里叫了他半天，他也总没言语。焉知晓他怀恨在心，这是成心要逗逗我们哥们。谅他没有杀害大人之意，若有杀害之心，可不在衙门中砍了！他必是把大人搭个僻静的所在，央求他去。他不想想，丢失了大人，我们哥们什么罪过？一计害三贤，这叫一计害五贤。”北侠说：“四弟不用着急。柳贤弟，你要知道点影色，你可说将出来。”柳青说：“我们不见面有十五年了，我焉能知道下落？我知道不说，叫我死无葬身之地，万不得善终。”北侠说：“算了吧，人家起了誓了。”蒋爷说：“算了吧，我的错，你帮着找找，横竖是行了。”柳青说：“那行了，不但帮着找，如要见面，我还能够和他反目。”蒋爷说：“既然如此，咱们大家分头去找，我把路彬请过来，打这上武昌府有几股道路？”路彬说：“两股道。中间有个夹峰山，两山夹一峰，或走夹峰山前，或走夹峰山后，两股全是上武昌府的道路。”一议论准去，有一得一，这些人全去。蒋爷说：“不行，这些人全去，就是逢见他，你们也不认得他，总得有作眼的才行。”北侠说：“我认得他，在邓家堡我没认准他，后来到霸王庄，二次宝刀惊群寇时节，有智贤弟指告我，我才认准了他，那人瞅着就是阴。”

南侠说：“我不认识，咱们一路走。”二爷说：“我也不认得，我也同你一路走。”卢爷说：“我放心不下，我还得回去那！谁同着我走？”三爷说：“我同着你回去，还有谁一路走？”龙滔、姚猛说：“我同走。”史云过来说：“我也走。”柳青说：“你们几位不认得，我作眼。”蒋爷说：“不可咱们两个一块走。”卢爷说：“我们这些人全不认得，谁给我作眼？”蒋爷说：“教艾虎去，他认得。”大家遍找艾虎，踪迹不见，连他的刀带包袱全都不见了。智爷就知道偷跑了，自己找沈中元和大人去了，他永远是那种性情。蒋爷说：“智贤弟，你同他们去吧！除了你，他们谁也不认得沈中元。”智爷说：“四哥，你派的好差使么，你看这些个人，有多明白呀！”蒋爷说：“有你就得了吧。”智爷说：“咱们商量，谁走夹峰前山，谁走夹峰后山。”北侠说：“随你们。”徐庆说：“我们走夹峰前山。”北侠说：“你们走夹峰前山，我们就走夹峰后山。”蒋爷说：“我们上娃娃谷。老柳，你不是想你师母？我带你去找你师母去，我算着沈中元必去找他姑母，必在娃娃谷。”智爷说：“你这个算哪真算着了。我猜着也许是有的事，可就是不知艾虎往哪里去了？”焉知晓艾虎听见说明此事，自己偷偷的就把东西拿上，也不辞别大众就溜出来了。

原来是艾虎打婆婆店回来，同着武国甫、钟以回了晨起望，见了蒋四爷，书中可没说明呀！就是暗表，他问了他四叔娃娃谷的事情。蒋四爷对着艾虎说了一遍，凤仙怎么给招的亲事，艾虎先前不愿意，嗔怪是开黑店的女儿。蒋四爷又说：“别看开黑店，有名人呢！”他又列举人家徒弟都是谁，谁，

谁。艾虎记在心中，如今要上娃娃谷找去。他离了晨起望，走了一天多，看见树林内一宗诧异事。

要知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小义士偷跑寻按院 勇金刚遭打找门人

诗曰：

人欲天从竟不疑，莫言圆盖便无私。

秦中久已乌头白，却是君王未备知。

且说艾虎岁数虽小，却心性高傲，自己总要出乎其类地立功，听见蒋四爷说：沈中元是甘妈的内侄，又是二徒弟。自己一算，他盗了大人，准上娃娃谷，我何不到娃娃谷看看。有定下姻亲一节，白昼不好去，只可等到晚间蹊房跃脊的进去。沈中元与大人若要在那里，自己是全都认得，就下去拿沈中元，救大人。那就说不得什么姻亲不姻亲了。主意拿好，可巧路走错了，是岳州府的大道。见着前面树林内有些人，自己也就进去看看。分开人到里边一看，是打把式的。地上放的全是假兵器，竹板刀，山檀木棍，算长家伙。二三十个人，全是二十多岁，都是身量高大，仪表魁梧。有练拳的，有砍刀的，连一个会的都没有。小爷暗忖道：全是跟师妈学的。有意要进去，又想找大人要紧，转头便走。前面有酒铺儿，自己想着喝点去，外有花障儿，进去到里面，坐北向南。入屋内，靠西面是长条儿的桌子，东边有一个柜，柜上有酒坛子。过卖的过来问：“要酒哇？”艾虎说：“要酒。”过卖说：“可是村白酒！（此酒就是如今的烧酒。）论壶。”艾爷说：“要十壶。”那人说：“一个人喝呀？”艾虎说：“对！一个人。你卖酒还怕喝的多吗？”那人说：“不怕，越多越好，财神爷么！”说毕，取来四碟子菜，有熟鸡子、豆腐干，两碟咸菜。艾虎问：“还有什么菜？”那人说：“没有。”又问：“有肉腥无有？”回答：“无有。”小爷说：“没肉不想喝了。”又听后面刀勺乱响，自己站起到后门往外一看，不觉大怒，坐下把过卖叫来，说：“我吃完了给钱不给？”那人说：“焉有不给钱的道理！”小爷说：“给钱不卖给我，什么缘故？”过卖说：“没有什么可卖的。”艾爷说：“你再说我要打你了。后面刀乱响，我都看见了，你还说鬼话。”那人说：“你说后头那个人呀！那可不敢卖。那是我们掌柜的请客。”艾爷问：“你们掌柜姓什么？”回答：“姓马，叫马龙，有个外号叫双刀将。”艾虎问：“作买卖的又有外号，别是不法吧！”过卖说：“不是。你只管打听打听去，在附近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爱了事，勿论谁家有点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没。上辈作官人，人管他称马大官人。”艾爷又问：“后面作菜请谁？”回答：“与人家道劳。”又问：“道什么劳？”回答：“与人打架来着。”又问：“有人欺压他来着。”回答：“没有。谁敢哪？打闹的不是外人。”又问：“是谁？”过卖说：“你太爱打听事了。”艾虎说：“无非是闲谈。”过卖说：“不如我细细地对你说了吧！南头几有个张家庄儿，有位张老员外大财主，人称为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豹，外号人称勇金刚。此人浑浊闷楞，他们是干哥们。老员外临死，把我们掌柜的找了去了，说：‘我要死了，马贤侄，全仗你照应他，不然早晚遇上事，就得给人家偿命。’又把张爷叫过来说：‘我死后，这就是你的父母哥哥一般，他说什么，可就得听他说什么，如同我说你一样，我在地府也瞑目，纵死如生，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孝。’说毕，叫张爷又给叩了回头，将拐杖给了我们掌柜的。员外死后，张爷闹了几回事，我们掌柜的出去就完了。惟有前日，他们村中两口子打架，可巧遇上了他，打人家的爷

们，那人说：‘我管我的女人呀！二太爷别管。’（他们本庄儿上全都称呼他是二太爷。）他说：‘我不许男打女，好朋友男对男打。’人家说：‘这是我女人。’他说：‘不懂得，就是不准男打女。’我们掌柜的，走到那里看见，一听是他无礼，一威喝他也就完了。这日他变了性情了，他说：‘你别管我，你姓马，我姓张，你休来管我。’我们掌柜的有了气了，打了他一顿，由此绝交，昨天，有许多街坊出来了事，叫他与我们掌柜叩个头就完了。他也省悟过来了，今日见面。我一句没剩下，全说了，省得你刨底了。”艾爷笑了，此人浑得太厉害。

正说之间，外面一乱，过卖说：“来了。”众人说：“二太爷走吧！二太爷走吧！”艾虎往外一看，众人一闪，当中一人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上高挽发髻，身穿短汗衫，青绸裤子，薄底靴子，肋下夹着青绉绢大。面如锅底，黑中透暗，剑眉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轮，连鬓络腮胡须，不甚长，烟熏的灶王一样，声音洪亮。大众一嚷说：“走，走，走。”将入屋中，一眼就看见了艾虎，站住不走了，净瞪着艾虎。本来艾虎爷也是个英雄的模样儿，摘下头巾，穿着短袄，系着钞包，青裤子靴子，脱了衣服，连刀全放在桌子上，小爷四方身躯，精神十足。

两下对瞅，众人就怕要打起来，往里让着说：“走吧，上楼吧！”张豹有意到小爷桌头儿这里一碰，酒壶倒了几个。艾小爷立起身来问道：“这是怎么了？”张豹答道：“二太爷没瞧见！”艾虎问：“你是谁的二太爷？”张豹听问，本看见艾虎心中就有点不服，成心找事，说：“你问我呀，巧啦！是你的二太爷！”艾虎说：“谁的？”张豹说：“你问就你的二……”那个“太爷”二字没说出来，就听见嘣的一声，脑袋就见了鲜血。

原来艾虎手脚真快，侠义性情是一个样，别的还可，就是不叫骂。他说了一个“二大爷”又问的时候，那酒壶就到了手里头啦。“太爷”没说出来，嘣一下打上了，红光一现。

二太爷就急了，骂道：“好小子，咱们外头说来。”艾小爷说：“使得。”随后就蹿出去了，纵有众人，焉能拉得住？二人交手，张豹力大皮粗肉厚，脑袋破了不知道疼痛。但一交手，本领差得多了。小爷暗笑，转了几个弯，一横身，使了个靠闪，张豹“哎哟，咕咚”一声，倒了半壁山墙相似。爬起来又打，艾虎得便，飞起一脚，分手剃子脚，张爷又“咕咚”倒于地上。起来又打，张爷用了个双风灌耳，艾爷使了个白鹤亮翅，双手一分，又一蹲身，扫荡腿扫上了，张爷又倒。这回不起来了，艾爷站着说：“你起来呀！”张爷说：“我不起来了。”艾爷说：“怎么不起来了？”张豹说：“费事，起来还得躺下，这不是费事吗？”艾爷说：“我不打躺着的。”张爷说：“你不打，我可起来了。”艾爷说：“对，等你起来再打。”张豹说：“不打了，输与你了。”艾爷说：“你什么法子使去！”张爷起来说：“你是好的，在此等等。”艾虎笑道：“我在此等你三年。”张豹跑了众人才过来。

艾爷说：“谁往前来我可打谁，你们全是本乡本土，稳住了我，拉躺下打我。”过来二位老者说：“壮士，有你这一想，人心隔肚皮。你瞧瞧。我们这两个人像打架的不像？我七十八，他八十七。”艾虎说：“怎么样？”老者说：“方才这位姓张，他是个浑人，拿着你这个样，何苦和他一般见识！”艾爷说：“你看看，我们两个是谁招了谁了？”老者说：“你若有事办事吧！不用和他怄气。”艾虎说：“我说我等他么。”有一位老者说：“我们这位二太爷，他要来了你是准赢他，但他必要带了打手来。他的徒弟好几十号人

那，哪一个都是年力精壮。可就是有一件，师傅不明弟子浊，连他还不行呢，何况徒弟！再要来了，你把他先扔一个跟斗，骑上他说：谁要向前，要你师傅的命。他们就不敢向前了，你别瞧他那么大身量，就是打他，砍他，拿刀剝他，他全不怕；他就怕一样，就怕拧。你要一拧他，他就没有力气了。”艾虎一听，嗤的一笑，说：“好乡亲，你老人家贵姓？”老者说：“我姓阴。”艾虎说：“教给人拧人，真够阴的了。如此说来，你是阴二大爷。”张豹回到树林叫徒弟。原来艾虎看的那打把式的，就是张豹的徒弟，张豹叫喊：“徒弟们，跟着我去打架去。”众徒弟拿家伙，张豹提了一根木棍，直奔马家酒铺而来。必是一场好打。

怎么个好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张家庄三人重结拜 华容县二友问牧童

且说张豹上树林找徒弟。他本来没本事，谁还肯拜他为师哪？皆因有个便宜，拜他为师，跟他说本事，一家无论有多少口人，娶儿嫁女，红白大事，吃喝穿戴，全是师傅供给，这个徒弟就挤破了门了。可有一样：得他如意才收，他不如意不要。总得像他么浑，他才要那！拜了师傅，家内就有了饭了。故此他的徒弟，连一个会本事的都没有。如今用着徒弟了，拿了家伙直奔马家酒铺。

原来艾虎受了阴二大爷的指教，少刻来了一人，蓝壮帽，蓝箭袖，薄底靴子，丝带围腰，白脸面，细条身分，来到跟前，众人说：“掌柜的来了。”他抱拳带笑说：“众位乡亲们，为我们两个点小事，劳累众位，实在使小可居心不安。方才在家中等候听信，家中人回去送信说：是那村夫又不知得罪了哪一位？”众人指道：“就是这位壮士。”马掌柜过来与艾虎施一礼，说：“刚才那个村夫，是我个把弟。得罪了壮士，小可特来替他赔礼。”艾虎说：“岂敢！尊公就是马大官人？”回答：“不敢，小可叫马龙。”艾虎说：“久仰双刀将的名气。”马爷说：“不敢，没有领教这壮士爷的贵姓？”艾虎说：“姓艾，叫艾虎，外号人称小义士。”马爷说：“这就怪不得了。此处不是讲话之处，请到楼上一叙。”艾虎一笑说：“无论你铺中摆的是什么刀枪阵式，姓艾的不敢进去，不算英雄！”马爷说：“不必多疑，我大胆也不敢。”艾虎哈哈大笑，公然往里就走，问道：“打哪里上楼？”马爷说：“打这柜后头。”仍然是艾虎当前，马爷在后，劝架的可没上楼，外面等着。马爷叫过卖献上茶来，就说：“方才听家人说，尊公拳脚高明，不知令师是哪一位？”艾虎说：“黄州府黄安县人氏，姓智，单名一个化字，外号人称黑妖狐，那就是我的恩师。辽东人，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称北侠，号为紫髯伯，那是我的义父。”马爷一听说：“原是侠义的门人，现今意欲何往？”艾爷说：“我如今跟随按院大人当差，奉差出去，到娃娃谷。”马爷说：“这是由何处而来？”艾爷说：“由晨起望。”马爷说：“要是由晨起望，道路可是走错了，这就是岳州府了。这位老兄，我那拜弟来了，别和他一般见识，我必要带他过来与你老磕头。”

言还未了，只听见说：“打，打，打！他多半跑了吧？”双刀将马爷一拦说：“我好好带上他来与你老赔不是，千万可别下去动手。”双手把楼门一挡，不教艾虎下去。焉知晓艾虎早有主意，就把前面楼的小隔扇一开，往下一纵，正是打手骂的高兴，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人，手中并不拿东西，大伙一害怕，往半壁一闪。艾虎脚踏实地，二大爷用木棍就打，说：“好小子。”艾虎往旁边一闪，跟着打手瞧出便宜来了，嗖的就是一棍。艾虎一翻身，伸手接棍，往怀里一带，把棍刁着说：“你躺下！”那人说：“使得。”艾虎也不肯结果他的性命，复返又和张豹交手。张豹本没多大本事，说：“好小子！”艾虎也并不答言，冲着后脊背，啪嚓就是一棍，张豹往前冲出好几步远去。艾虎往前一奔，一蹲身，扫荡棍，嘣的一声，张豹噗咚摔倒在地。艾虎过去用髀膝盖点住，众打手往上一趋，艾虎说：“你们谁不怕死，谁就往前来。”大伙嚷道：“撒开我师傅哇，撒开我师傅。”

正此间，双刀将马龙过来说：“大家不许动手！”众打手都不敢动。马

爷往旁一望，并不过来劝解，为的是教艾虎打他几下出出气。原来艾虎受了高人的指教，并不打他，就在肋下拧了他几把。再瞧张豹，威风一点也没有了，一味的净嚷：“哎哟，哎哟！使不得，使不得，你真损。哥哥过来劝劝来吧！”这马爷才过来说：“尊兄饶了他吧，看在小可面上。”艾虎这才起来，说：“便宜你这厮！”张豹直哎哟说：“谁教的你这法子，怎么你会知道？哥哥你认得吗？”马爷说：“固然是认识。”张豹说：“认识你不早来劝架。”马爷说：“给你们见见，这是勇金刚张豹，是我的把弟，是个浑人；这是艾壮士爷，人家是侠义的门徒，你就行的了？”艾虎说：“我姓艾，叫艾虎，外号人称小义士，方才得罪得罪。”彼此对施一礼。张豹说：“我说我不行呢，你敢情是侠义的门徒，咱们得交交，不打不相与。”马龙说：“咱们大家还是上楼，走走走！”进铺内上楼。这些个徒弟，慢慢地暗散。了事的人一看，不用了事，没有给见面，自然两个人就和美了，也就慢散了，三个人上楼，马父吩咐将请客的酒席摆将上来，让艾虎上座，马、张陪定。艾虎本来就爱饮，这就对他的势了。酒过三巡，张豹这才慢慢打听。艾虎看看这两个也不错，也没隐瞒，低声悄语，就将办理襄阳的事情，丢了大人，各处寻找，细说了一遍。张豹答言说：“我说哥哥咱们哥两个，还用人家给见面吗？咱们爹爹死的时节，不是托付你管着我吗？我是个浑小子，你还不知道！我给你磕几个头，你别生气。”马龙说：“别说了，你我的事教这位艾兄耻笑。”艾虎说：“这个朋友倒是可交，准有一个亲兄弟，不能如此，也是无法。”张豹说：“呔，你说我可交，你爱我吧？咱们交一交吧！我可是爱你。”马爷说：“住了，你不会讲话。艾兄，你要是不嫌我们哥两个，咱们三人结义为友。”艾虎说：“只要你们哥两个不嫌弃小弟，我是情甘愿的。”张豹说：“少时咱们家里拜把子去，咱们家里宽绰。”马龙说：“就是。”

书不可重絮。这酒席吃到日暮沾山的时候，方才撤去，艾虎穿了长大的衣服，拿了自己的东西，同着张、马二位，出了马家酒铺，直奔张家庄。

到了那里一看，广亮大门，原来是众徒弟都在那里等候着师傅呢！张爷把他们叫过来，都给艾虎见了，说：“你们要练把式，跟着你二爷练吧。他是侠义的门徒，会的都是打人的招儿。不像我教的你们，都是挨打的招儿。”艾虎说：“算了吧！哥哥。”往里就走。果然是张百万，家里是阔庭房。落座献茶，吩咐预备香几，后花园结义为友。弟兄三人一序齿，马龙岁数大，居长；张爷行二；艾虎行三，烧香结义，立誓愿有官同作，有马同乘，生死共之。烧完了香，挨次着磕头。弟兄们就整整地吃了一夜的酒。

第二天又留住了一日，艾虎惦记着寻找大人，不能久待，要奔娃娃谷。二爷约会马龙，三人一同前往。马龙推辞，又是买卖，又是家务，总得自己照应，不能同他们前去。张爷与艾虎，一同奔娃娃谷，马爷吩咐，千万不可闯祸。就此辞别了马龙。艾虎、张豹带了银两直奔娃娃谷。路过华容县，那是古郡三苗地面，远看山峰叠翠。天气已晚，道路不大分明。看见山坡上来个牧童子，作歌而来。怎见得？有赞为证：

但见那晚烟垂照，更显得山峰叠翠。晚景之中，牧童遥吹短笛，哪有宫商无腔调。映着那，新柳林，曲折径，风送声音调儿高。山水清幽成佳趣，百态风云难画描，宛转转，胜玉箫，方显出清中妙。片刻间，那笛声音，牛

背上，唱起山歌呀，好叫人，心动神摇。它说道：名也好，利也好，世人忙，忘却老。奔忙路，人怎逃？苦苦被名缰利锁何时了？多少英雄，难弃难抛！一年一度，离离荒草。古往今来，乱乱蓬蒿。争争战战，血溅荒郊。劳劳碌碌，颜色枯焦，浓浓艳艳，镜里花妖，休贪恋。粉骷髅，早作个计较。急寻个欢乐，百万斤，三千套，隐隐逸逸友渔樵。饮山泉，山歌好。食黄齏，谈中饱，居篱墙，茅屋小，又何须，防贼盗。闷来看，山儿高，月儿小，一阵阵清风香馥绕。春游那，柳与桃，横牛背，踏芳草。夏时节，莲舟好。更有耐寒菊，秋霜做。向红炉，把枝木儿烧。一边唱，手擎鞭儿不肯抽，爱他的牛，空把鞭儿慢摇。二位爷，往前忙施礼，向着那牧子跟前问个根苗。

不知牧子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复盛店店东暗用计 绮春园园内看游人

且说艾虎和张豹听着牧童儿唱着山歌，看看临近，艾虎一抱拳说：“借光了，我们上娃娃谷，走哪里？”牧童儿用手指正东，说：“那就是华容县，可别进城，偏着荒奔南关，到南关直奔东南。南大东小，瞧见山口，再打听吧！”艾虎点头，道了个“借光”，二人直奔南关。

天气向晚，商量就在此处打店，路西有一个大店，叫复盛店。店中伙计让道：“住了吧！天气不早了，别越过了宿头，我这房屋干净，吃食便宜。”张豹问：“有上房么？没上房不住。”伙计说：“西跨院上房三间。”艾虎说：“二哥，咱们住了吧。瓦房千间，夜眠七尺，又不是自己的房屋。”张爷点头，便着伙计带路，到了西跨院，来到屋中。屋中倒也干净。打洗脸水，点茶。二人净了面，吃茶。伙计问道：“二位客官贵姓？”“姓艾。”伙计说：“那位客官呢？”艾虎说：“我家二太爷。”伙计说：“我们是买卖生意，怎么玩笑哇！”张豹说：“你什么东西，和你玩笑？只管打听打听，岳州府张家庄儿，谁不称我二太爷？”伙计说：“你安顿着点！在你们那里，你称二太爷；在我这里，不能称二太爷，我们是买卖生意。”张豹气往上壮，就骂起来了，艾虎劝解。就有本店中少掌柜的，带着五六个人进了跨院，奔到屋中说：“二位客官为什么缘故？想来是伙计得罪着你们了，我替伙计前来陪礼。二位气若是不出，今晚晌散他。”

艾虎瞧了这人，黄澄澄脸皮，细条身材，青衣小帽，作买卖的人样儿，说话有点尖酸的气象。艾虎说：“不可，千万可别散他。情实是我二哥的不好，他一点不好也没有。”少掌柜的说：“若非这位客人讲情，我一定不用你了。好好伺候二位客官。我方才听见是哪位姓张？”张豹说：“我姓张。”店东问：“官印是张豹吧？”张豹说：“是，你怎么知道呢？”店东说：“有老员外的时候，是专好行善，离着三五百地，谁不知道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归西去了。我们上辈还受过老员外的好处，以后正要报答。但不知道这位客官贵姓？”小爷说：“我姓艾，没领教掌柜的贵姓！”店东说：“我姓贾，我叫贾和，字文辉。”小爷说：“原是贾掌柜的。”彼此对施一礼。店东说：“二位欲何往？”答道：“上娃娃谷。”店东说着话，两眼不住地瞧着张豹、艾虎，遂说：“我晚间可没有工夫，不能奉陪二位。明天早起。暂屈二位尊驾。我有一杯薄酒奉敬，只求二位赏脸，千万不可推辞。”艾虎说：“我这事可是紧要，实在不敢领赏。”张豹说：“人家是个美意，不可辜负于他，吃了酒再走也不算晚。”店东出去，少刻，人家就给预备过酒饭来了。掌上灯火，用毕晚饭，撤将下去，开发饭钱、店钱，人家一概不要，自可明天早起再说。

一夜无话。清晨起来要走，店伙计拦住说：“我们店东有话说，教二位吃了早饭再走。”二位也就无法，只得等着，直等到已正的时候，艾虎想酒饭，张豹也是觉着饿了。店东方才过来，吩咐一声备酒。顷刻间，摆列杯盘。饮酒之间，无非闲谈，讲论了些个买卖了事情。书中须要简捷，不可重絮。用完了这顿饭，已经晌午了。撤将下去，端上茶来。店东说：“二位，天气不早了，明天再起身了。咱们这里有一个可观的所在，同着二位去消散消散。”张豹问：“叫什么所在？”店东说：“离此不远，叫松萝镇，有人家一个大花园。本家姓窦，叫窦家花园，先前作官，后人穷了花园子也散落了。度日还艰难那，哪有钱收拾花园子。咱们南边有个地名叫新立店，有个财主姓崔，

叫崔龙，外号人称镇铁塔。崔龙这个人先前保镖挣得钱，家成业就，又且此人钻干营谋，精明强干。他通知了窦家，把花园子典过来了。各处的点缀焕然一新。各处内用人卖茶、卖酒、卖饭，包办酒席，带卖南北的碗菜。可有一样，进门有一个拦柜，有人先问：“你是游园那，还是吃酒，若要用酒，先给银子，吃完了就走。就起一个名儿叫绮春园。每日游园请客、携妓带娼、弹唱歌舞的男女很多，咱们今日到那里看看，吃些酒去，倒也有趣。”艾小爷不愿意去，张二爷愿往，说毕起身，艾爷将自己银秤了二十两。三人同行，走到绮春园不远，游园人甚多，将到门外，就见横着一块大匾，蓝匾金字：“绮春园”三字。也有茶酒的幌子，东边墙上有块竖匾，是包办酒席，带卖南北的碗菜，上等高味官席。三人将要进门，后面追来一人说：“掌柜的，有人找来了，正等着回去，少刻再来吧！”掌柜说：“二位先生在里面等我，我少刻就来。”依艾虎不进去了，张二爷一定要里面看看去。艾爷无法，店东去了。

张、艾二位进大门，路西屏风门，将进屏风门，路南有个拦柜，柜后有一个大胖子看着，每遇有人进去，就问是游园那是吃酒？艾爷告诉说：“我们吃酒。”胖子姓廖，叫廖廷贵，有人管着他叫廖货。

那店东掌柜的为何事情请二位逛园来？有个缘故：此处开花园的这个姓崔的是一个贼，现今不偷了，想作这个实卖。又有这个廖货，他出的主意，先银后酒，天秤是加一秤，若要交的银多，吃了要找回去，银子内中准有一块顶银，出门不换。贾掌柜上回交的银子不够了，苦苦的求他跟一个人去取，廖货再三不行，非留下一件衣服方才叫走回去。要找人出出气。若要说官面上办的熟惯，没姓崔的熟惯。论打，他的人多，这口气只好忍着。可巧遇上张、艾二位，他又知道张豹有本领，还不知道艾虎的能耐。这是个主意，邀来游园，假若张豹一动气，一打就出了气了。因此，早定好了，后面有人跟着他。为的是他不露面，怕连累他，故此假告辞回去了。

张艾二位将到门内，廖货要钱，艾爷就把秤的二十两银子拿出来。廖廷贵一秤完，说：“这是十八两。”艾爷说：“二十两。”回答：“十八两。”张爷骂道：“胖小子，那是二十两。”廖货说：“十八……”两字还出口哪，早被张二爷揪住，要把脑袋给拧下来。艾虎说：“别动粗鲁，我使了二两，是十八两。”张豹说：“别着他讹咱们那！”艾虎说：“为什么叫他讹咱们呢！本是十八两。”张豹说：“胖小子，便宜你。”廖廷贵瞅着张豹就害怕，整个脸像烧灶一样，问：“二位贵姓？好给你们吆喝下去！”艾虎说：“我姓艾。”廖货说：“艾爷，那位呀？”张爷说：“二大爷。”廖货说：“就是你们二位？”艾爷说：“对。”二位离了柜台，往北一看，只见人烟稠密，游园的甚多。也有亭馆楼榭，树林丛杂，太湖山石，竹园茶架，月牙河，抱月小桥，蜂腰桥，四方亭，抄手式的游廊，过廊过庭，平台万字亭。二人看了多时，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画栋雕梁，别有洞天。正是桃柳争春的时候，可惜二位也不懂得诗文，也不认识个字儿，就奔了流风阁来了。只听见管弦乱奏，弹唱歌舞，猜拳行令，乱乱哄哄，热闹非常。他们进了流风阁，就听见那边嚷道：“艾爷交银十八两，在流风阁请客。”流风阁的过卖答应：“知道了。二位哪位姓艾？”艾虎说：“我姓艾。”又问：“那位哪？”张豹说：“我叫二大爷。”过卖说：“我不问了。二位用茶用

茶（mí，音迷）——落叶小灌木，花白色，有香气。供观赏。

酒？”艾爷说：“要酒。”过卖答应说：“什么酒？”小爷说：“女贞陈绍上等酒席一桌。”过卖吆喝过去，不多一时，摆列上酒席，二位斟酒开怀畅饮。二人还等着贾掌柜来哪！

忽然间，打屏风外蹿进一人，挽着发髻，穿着蓝汗衫，蓝纱包，蓝中衣，薄底靴子，肋下夹着一件蓝大氅，里面裹着一口明亮亮的利刃，看不见脸面，皆因是他向正南。柜上的问：“这位还是游园哪，还是吃酒？”那人说：“我在这里等人行不行？”柜上说：“等人焉有不行之理。”那人一指，扑奔正西。这转脸来，见细眉长目，一脸的杀气，他扑奔赏雪亭，进得屋中，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从外边又蹿进来一个，手中提着一个小黄口袋，拿着一口刀，把口袋往柜上一放，直奔廖廷贵。

若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赏雪亭乔宾奋勇 流风阁张豹助拳

赞曰：

愿为大义捐生，不使名节败坏；
一时玉碎珠沉，留作千秋佳话。

绿珠者，晋石崇之妾也。绿珠姓染，白州博白县人，生双角山下，容色美而艳。石崇为交趾采访使，闻绿珠美，以珍珠三斛换了回来。置之金谷园中，绿珠能吹笛，又善舞。石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宠爱无比。晋赵王伦作乱，奸党孙秀正在骄横之时，访知绿珠为石崇爱妾，竟使人向石崇求之。石崇方宴乐，使者至，述其来意，石崇道：“孙将军不过欲得美人耳，何必绿珠？”因尽出姬妾数百人，皆熏兰麝，披罗绮，浓艳异常，听使者选择。使者看了道：“美俱美矣，但受命欲得绿珠，此非所欲得也。”石崇听了，因毅然作色道：“此辈则可，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道：“君侯博古通今，察远见这，岂不闻明哲保身，何惜一女子，而致家门之祸耶？”石崇道：“但知保身，独不为保心计乎！可速去。”使者既去，而又复返道：“今日之事，毫厘千里，愿公三思。”石崇竟不许，使者报秀。秀大怒，乃谮崇于伦，伦命族之。崇正与绿珠在楼上作乐，贼兵忽至。崇因顾谓绿珠道：“我今为汝获罪矣！子将奈何？”绿珠因大哭道：“君既为妾获罪，妾敢负罪？！请先效死于君前。”石崇道：“效死固快事，但吾不忍耳！”绿珠道：“忍不过一时耳，快在千古！”遂踊身往楼外一跳，竟坠楼而死，石崇看见，含笑赴东市受诛矣！君子谓：绿珠情近于义。崇死后，不十数日，赵王伦败，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诗曰：

此去三径远，今来万里携。
西施回纲得，秦容被花迷。
所在青鹦鹉，非关碧野鸡。
豹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

且说瞧见先窜进来的，是一脸的杀气。后来又窜进来的这一个猛若瘟神，凶如太岁，喊一声如巨雷一般，手中提着一把刀，拿着小黄布口袋，往柜上一蹲。廖廷贵问：“游园那，是吃酒？”那人说：“吃洒。”廖廷贵说：“先银后酒。”那人说：“口袋里就是银子。”廖货说：“打开瞧瞧成色。”大汉说：“不懂的。”廖货说：“也得秤一秤。”大汉说：“不懂的。”廖货说：“金银不比别的物件，不叫看，不叫秤，怎么样呢？”大汉说：“不叫看，不叫秤。”廖货说：“到底多少分两？”大汉说：“一百两。”廖货说：“你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吧？难道说瞧瞧还不行吧？”大汉说：“你要瞧瞧，我先给你一刀，然后再瞧。”廖货说：“不瞧了，你老贵姓，我好给你吆喝下去。”大汉说：“祖宗。”廖货说：“别玩笑，到底你姓什么”大汉说：“告诉你了你又问，我是祖宗；若再问，就给你一刀。”廖货说：“祖

宗祖宗吧，你找地方饮酒吧！”

艾虎一瞧这大汉，一转脸好生的凶恶，蓝生生一张脸面，两道红眉，一双金眼，狮子鼻，火盆嘴，一嘴的牙七颠八倒，生于唇外，连鬓络腮的胡须，红胡子乱蓬蓬，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说话的声音太大，嚷声如巨雷一般。一转身满园子找人，就听先进来那一位说：“贤弟，在这里呢！”张豹说：“你看这小子，倒有个玩艺。”艾虎说：“叫人听见那还了得，你还看不出来？这是拼命的佯式。”张豹说：“不要紧。”口中嚷道说：“小子，你和人家拼命么？”那人站住不动身，瞅着张豹。艾虎就知道不好，是要闯祸。那人说道：“你问谁那？小子。”张豹说：“我问你哪！蓝大脑袋小子。”那人说：“好说呀，黑大脑袋小子，瞧着我们拼命吧！小子。”张豹说：“打不过人家，二大爷帮着你。”那人说：“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张豹说：“你这边喝吧，小子！”那人说：“你那边喝吧，小子！”艾虎问：“张爷，你认得人家吗？”张豹说：“我不认得他。”艾虎暗道：“这可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难得二人全不急。”

只见那边柜上吆喝下来：“祖宗交银一百两，是碎铜烂铁。那人走后，廖货打开一看，是碎铜烂铁，就知道这人是成心找晦气来了，派人疾速给东家送信，又派人给各屋送信说：“所有你们在这饮酒的，你们还瞧不出来吧？西屋内那位是找着拼命来了，掌柜的一来，就打起来了，不定是多少人命呢！可有条，今天是我们掌柜的侍候了，全不要钱，所有柜上存的你们那些银子，明天再来取。”

你道这两个人是谁？先进来的那个就是华容县鱼行里掌秤的经纪头儿，此人姓胡，叫胡小记，外号叫闹海云龙，皆因上次同着卖鱼的上绮春园，吃酒交了十两银子，一怦就是九两，当着些卖鱼的，他们又是粗人，饭量又大。他们这酒饭又贵，吃秃露了，自己亲身到柜上，见廖货写帐，碰了说：“你们常买鱼，我见天在鱼市上掌秤，难道不认得我吗？”廖货说：“不行，掌柜的有话，不论是谁，一概不赊。”叫跟人去取，说：“柜上无人，要留东西。”因为这个打起来了，连卖鱼的全动手，把绮春园人全打跑了。东家掌柜的镶铁塔，带着四个教师，是独爪龙赵盛，没牙虎孙青，赖皮象薛昆，病麒麟李霸，四五十打手。众人一到，一场混打，胡小记等全输了，甘拜下风，各各带伤，并且还着人家留下衣服。

归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没起炕，夹气伤寒，又重劳了，两三回好不容易才好了。自己就想着，宁叫名在人不在，心一横，打算打崔龙和廖廷贵拼命。可巧今早来了一个朋友，把臂为交，生死弟兄。此人湘阴县人氏，姓乔，叫乔宾，外号人称叫开路鬼。到这望着胡小记来了，一问哥哥，因为何物这般形容憔悴？胡小记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乔宾一听，愤愤不平，气的转身就走，被胡小记拦住说：“你上哪里去？”乔宾说：“我找他去，给哥哥报仇。”胡小记说：“不行，人家人多。有意替我报仇，咱们两个人一同前往。你帮着我杀几人，你就走，什么你也别管，我出头打官司。”乔宾说：“打官司我与他抵偿。我死了家里有兄弟，还有上坟烧纸的哪！”胡记说：“我惹的祸，怎么叫你出去偿命？助我一臂之力，就很是尽心了。”乔宾说：“咱们先去吧！”一晃，乔宾就不见了，胡爷拿大氅裹上刀，望绮春园就赶，并未赶上。

原来是乔爷走到街上，遇见一个老头儿，地上摆着些铜片、铁圈、铅饼儿、钉子等物，旁边搁着一个抽口小黄布口袋，乔爷说：“包元要多少银子？”

老头儿看乔爷就害怕，听问得又古怪。说：“你瞧着给！”乔爷就把那些个东西装在口袋里了。老头说：“就是这么包元么，我一身一口，就指着这点东西，倒本度日。你这么包元，我就饿死了！”乔爷说：“焉有那样道理。”摸了一锭银子，扔在地上，扬长就走。老头拾起，不知真假，叫换金铺看去了。

乔爷拿着碎铜烂铁到绮春园，硬说百两白金，焉知晓这是成心找事。将奔赏雪亭，瞧见张豹，也打心中爱惜，对骂不急。少时见了胡小记，处处坐下，将刀“当”的一声插在桌子上，那里吆喝下来：“赏雪亭祖宗，交银一百两。”他是各处单有各处的过卖，谁也不管谁的事情，活该这过卖倒运，姓吴，他叫吴常道。他管这个地方，看见这刀桌子一插，真是魂都吓冒了，听见叫：“滚进来！”就见那个过卖往地下一爬。乔宾说：“这是干什么？”过卖说：“不是叫我滚进来吗？”乔宾：“你什么东西，走进来，四桌上等酒席一块摆。”过卖答应一声，往外就跑，说：“祖宗摆不下呀！”乔爷说：“把四张桌子并在一块。”答应使得，一齐摆上。顷刻之间，摆列杯盘，乔宾让张豹说：“黑小子，这边喝来呀！”张豹说：“不用让了。喝吧，小子。”再看这园内吃酒喝茶的，连游园的，净往外走，没有人往里走。各屋中一送信，这还不全走吗？全是上这里取乐来的，谁肯跟着付浑水，故此全走。惟有到张、艾这里一说，张二爷就骂：“我们找着这个热闹还找不着哪！你远着点，不然我们先拿你乐乐手。”过卖一听跑了。

再听外面，一阵大乱，嚷：“打！打！打！”艾爷就知道不好，说：“二哥，咱们走吧。”张二爷说：“不行，我应下人家了的！他不行，我还帮忙哪！”艾小爷说：“咱们又不认得，没交情，管那些闲事；倘若有人命，如何是好？”张爷说：“没交情帮个忙儿，就有了交情。”艾爷说：“插手就有祸，准有人命，依我说，别管的好。”张爷不听，众人就进来了。头一个就是镔铁塔崔龙，赵盛、孙青、薛昆、李霸带着三十多人都是短衣中、靴子，人人拿着长短兵刃。崔龙问：“在哪里那？”廖廷贵说：“在赏雪亭哪！”胡、乔二人早听见来了。乔宾一手先把过卖抓来举起，头朝下，叭嚓的一声，头碰柱脑髓进流。张二爷叫：“好儿！说真的，摔的好！”艾虎说：“死了一个，你老叫好儿，这是何苦？”又见那亭中的二人出来，每人一口刀，往上一撞，乔爷骂道：“好狗男女，今日祖宗要你们的命。”崔龙说：“丑汉有多大的本领，较量较量！”

原来崔龙与赵、孙、薛、李全是贼，养着许多打手，也怕有人搅闹花园。你道什么缘故？连加一秤，带找顶银，又不賒帐，东西又贵，也怕有人不答应他，不然怎么衙门中，上下全熟悉，三节两寿，人情分往，永远当先。今日在家中坐定，有人报信说：“不好了，东家掌柜的快上花园子去吧！有人搅闹来了，得多带人哪！人家来的可不善。”那崔龙五个人，连打手全来了。进门一问，人家就摔死了过卖。二人提刀出来交手，五人一围胡乔，又叫“打手上啊！”众打手一齐全上。张二爷骂：“好小子！你们有多少人？”一脚把桌子翻了个，碗盏全碎，拉刀出去，艾爷也出去。

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到花园为朋友舍命 在苇塘表兄弟相逢

且说崔龙五个人，就与胡小记、乔宾动手。本来艾虎与张豹就议论：“你看，与他玩笑的那个是输是赢？”张爷说：“准是他们两个输，他们人少。”艾虎说：“他们几个人是夜行人，故此这二位不行，不是黑门学的功夫。哎哟，更不行了，打手上去了。”张豹说：“可了不得啦，完了我这小子了。疼死人，想死人。”只听哗喇一声，桌子翻过来了，张豹拿刀出去，喊了一声：“小子们闪开，二太爷到了！”叱嚓喀嚓的乱砍，杀将进去，冲开一条道路。随后大伙仍然又裹上来。刚一围裹，就听见嗖地一声，打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大伙一瞅一怔。身量不甚高，虎头燕颌，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就是崔龙可以敌住艾虎，余者的全不行，也不敢向前。

你道艾虎为何打半空中下来？皆因是张二爷翻桌往外一跑，他就跟出来了。为的是卖弄卖弄这手功夫，叫他们瞧。往上一耸，在大众头上蹿将进去，这手叫旱地拔松，燕子飞云，嗖地一声，脚沾实地，把刀亮将出来，直扑奔向崔龙。

张豹看见老兄弟过来，心中十分欢喜。见人家有一个对一个的，有两个对一个的，是胡小记敌住了赵盛、孙青，乔宾敌住了薛昆，李霸，张豹他与这些打手就交了手了。常言一句俗话说：“矮子里选将军。”就算他的能耐有限，但与这些打手打起来，他的本领却比打手胜强百倍，顷刻间，也有带伤，也有废命的，也有逃跑的，把打手打的不敢向前，直往后退。这场子可就宽绰了，张豹只顾与打手交手，在他的背后嗖地一声，就是一刀。他如何躲闪得及？又不能招架，可见得是傻。好好好，要是错过，心地忠厚，这也就死了。艾虎虽然动着手，明知道二哥的本事有限，自己的心神一半在崔龙身上，一半在二哥身上，看这件事实在不平，心中暗暗的有气。他看着乔宾动着手跑啦！薛昆一转身，对着二哥身后就是一刀，早被艾虎一抬腿，就跌在薛昆肋下，哎哟一声，扑咚躺倒在地，当啷啷舒手扔刀。张豹这才看见，倒觉吓了一跳，摆刀就剁。薛昆使了鲤鱼打挺，闪开这一刀，分开打手，自己逃命去了。二爷要追，早叫李霸截住，二人动手。

原来乔宾不是跑了，杀开了一条道路出去，他看出来，有艾虎一人，这些群贼哪个也不能逃命，他找仇人来了。

乔宾直奔南边拦柜，柜里头伙计瞧着势头不好，就都跑了，只剩下廖货一个人了。也是造就了的，这小子恶贯满盈。两个眼睛，直直的瞅着东家动手呢！旁边喝采，他舍不得走，知道柜内有银子，又知掌柜的人多不能够甘拜下风，大肚子往前里一摊，正靠着柜往那边瞧。乔宾到他眼前，他没看见，乔宾用自己的刀顺着柜面，对准了他的肚子，就听见噗哧一声，正中在肚腹之上，说：“我给你放了泡吧！”噗咚，死尸躺倒。乔爷一扶柜，就蹿将过去，又剁了他几刀。也是他出主意，用加一秤，使顶银，种种的恶事，这算报应临头。

乔宾给哥哥报了仇，一转脸把天平桌的抽屉拉开，里头许多的银子。看见自己小黄口袋倒在地下扔着，把口袋拿起，把里头的碎铜烂铁俱都倒将出来，把天平桌里头一包一包的银子俱都装在口袋里头，自己把钞包解下来，把口袋嘴儿扎上，裹在钞包之内，重新紧捆好。提了刀蹿出柜外，正遇见打手，往两旁一闪。胡大爷追杀赵盛、孙青，乔二爷挡住，正要截杀。两个人一歪身，嗖地全都窜上房去。连胡小记带乔二爷，全部不会蹿房跳脊，干着

急无法。自己转身回来，复又动手。乔宾与张豹两个人，围裹着李霸动手。胡小记帮着艾虎拿崔龙。李霸一瞧势头不好，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虚砍一刀，撒腿就跑。后面追赶，见他一跺脚，贼人已经上房去了。二人对叫，“小子，咱们拿那个去。”二人返回来，崔龙不容二人动手，早就跑了，也就蹿上房去。除非艾虎一人，会高来高去。张豹说：“老兄弟，除非你会上房，别人都不会，你去追吧！”艾虎一不愿意追，想着又不是自己的事，何苦与他们作对！并且又有了几条人命，早走的为是。被张二爷一说，又不能不追，只得蹿上房去，追了不多时，复返回来，蹿下房来，大叫一声：“住手！看我们这些打手，俱是安善良民，雇工人氏，如今恶人一跑，我们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扔下兵器，才算安善良民。哪一个不服。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众人俱都抛了兵器，跪了一片，苦苦的哀求说：“我们俱是雇工人氏，谁敢违背他们的言语？”艾虎说：“既然这样，饶恕尔等，去逃命吧！”打手听见此言，如同见了赦旨一般，大家一哄而散。满地上也有带轻伤的，也有带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横躺竖卧，哼咳不止。胡小记过来说：“我们两个不是他们的对手，看看落于下风，若非二位恩公前来助拳，我们二人就有性命之忧。请问二位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意欲跪下磕头，艾虎一把拉住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有话随我来说。”艾虎在前，三人在后，走够多时，只见后边有几个跟下来

你道是谁？原来是绮春园的伙计，瞧着事情不好，预先就出了绮春园，远远的望去，见掌柜的出来告诉说：“他们若是出来暗地里跟着，看他逃到何处？回头好告诉我。我先上县衙门去告。你们先找地方。”故此艾虎出来，他们就跟下来，又被艾虎看见，说：“你们前头走着，我在后面断后。”即把刀亮将出来：“呸！你们这些人们，打算不要命了。谁跟着我们，一个不留，全杀你们。”大家回头就跑，还屡次回头看着，见艾虎仍在那里。看到难以跟着看他下落，连地方也不敢跟了。当个小差使，谁肯卖命？艾虎看不见他们，这才前来追赶大众。

天色已晚，前面黑忽忽一片苇塘。艾虎说：“瞧瞧这是旱苇呀水苇？”胡小记说：“旱苇。”艾虎说：“咱们里边讲话倒是个幽密的所在。”众人分苇塘，到了里面，大家用脚踹平一片地方。胡小记过来与艾虎、张豹行礼，乔宾也过来与艾虎行礼，冲着张豹说：“小子，方才难为你，爷爷给你行个礼吧！”张豹说：“起来吧，小子，不用与爷爷磕头了。方才要不是二太爷，你早就没命了。”艾虎瞪了二爷一眼。胡小记说：“未曾领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仙乡何处？”艾虎说：“小可姓艾，单名一虎字，外号人称小义士。这是我盟兄，行二，姓张，名豹，匪号人称勇金刚。”胡小记说：“贤弟你原籍莫非杭州？”艾虎说：“你怎么知道？我正是杭州霸王庄人氏。”

胡小记说：“我说个人，你可认识？”艾虎说：“看是谁咧？”胡小记说：“卖茶糖的胡老。”艾虎说：“那是我舅舅。”胡小记说：“那是我天伦。哎哟，表弟呀！”不觉大哭起来了。艾虎说：“你就是小记哥哥么？”原来艾虎四岁，父母相继而亡，跟着舅舅度日。那时过继给舅舅家，为是日后不去鱼行秤上做经纪买卖。胡老故去，艾虎年方六岁，又在叔伯舅舅之家长到十三岁，在霸王庄当茶童。知道有小记哥，就是不认识。如今一见，彼此全都伤心，复又与表兄行礼。将要问他们缘由，却见外边灯火齐明，人喊马嘶，只听到有人大嚷：“在苇塘里哪！”

这一进苇塘，搜寻几位英雄，毕竟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众好汉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东

且说胡小记与艾虎认着表亲，悲喜交加。两个浑人听着发怔。张爷说：“人家是亲戚，咱们也算亲戚。”乔爷说：“算什么亲戚？”张爷说：“你算我的小子。”答道：“你算我的小子。”胡艾二位一拦说：“使不得了，都不是外人，别开玩笑。”艾虎问他们与花园子里有什么仇？胡小记将自己的事说了一回，就将乔爷叫将过来，与艾虎张豹见礼，说了名姓住处。艾虎又将张豹叫将过来，也就将名姓住处说了。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各人俱都抄家伙出来，被艾虎拦住，说等他们进来时节，再动手。就听外边说：“准在里头哪！进去找去。”内中有人说：“不能。六条人命，十二个带伤的，他们在此处？不定跑出多远去了！”那人说：“依我说，进去瞧瞧的为是。”那人说：“你们要愿意进去，你们就进去。依我说，咱们往下赶吧！”大家竟自去了。

四位又等了半天，外面没有声音，方才说话。艾虎说：“你们意欲何往？”胡小记说：“我在此处也住不了啦。”乔宾说：“上我们湘阴县吧。”张豹说：“我呢？”说：“你回家，离着不远。可有一件，夜间走，白日住店。这本地面，好几条人命，必要派人四下里拿凶手。白日走，倘若遇上拿回来，就得与他们抵偿。我若知道还了，我若不知道，与他们抵了偿，实在太冤。”张豹点头说：“我多加小心。可有一件，我舍不得咱们大家分手，这得何日才能见面呢？”乔宾说：“我也是舍不得，不然咱们大家拜回把子，然后分手，日后见面也多亲近。可就是他们又是亲戚，也不好拜。”艾虎说：“这也无妨，就是亲戚再拜回把子，古人也是常有的。”胡小记说：“咱们就拜。”说毕序齿，胡小记是大爷，乔宾行二，张豹行三，艾虎是老兄弟，插了三根苇子当香，冲北磕了头，又大家按着次序磕了头。

胡大爷问：“老兄弟，你意欲何往？”艾虎说：“我上娃娃谷。”大爷说：“什么事？”艾虎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细说了一遍。乔宾说：“要不然咱们一路走，遇不见官人便罢，倘若遇见，就大家拒捕。”艾虎说：“不好办，若是一两位还可，若是三四个人同行，久讲究办案的，他就疑心，单走着留点神就有了，是公门应役的，难道咱们看不出他的打扮来？出了他这个境界，就好办置了。连我上娃娃谷还得绕路那！”乔宾说：“既是单走，我给你们盘缠。”张豹说：“我的银子在复盛店，也不好回去取了。”乔宾说：“我这有的是银子。”就将钞包解开，口袋拿出。张豹说：“那个银子我们不要，净是碎铜烂铁。”艾虎也笑说：“除非是二哥你要，我们不使那个。”乔宾说：“你当还是碎铜烂铁哪，早换了。”打开一瞧，果然一包一包好银。说起来怎么开了廖廷贵的膛，怎么拿的银子。艾虎说：“既是这样，咱们大家带点。”说毕，分手。作别之时，再三嘱咐。乔宾说：“老兄弟，你上娃娃谷，也得绕路，何妨先在一路走呢？”小爷点头。

再说张豹单走，到了第二日天明，找店住下，吃用早饭，饮了个沉醉东风；晚间又用了晚饭，给了店钱，起身就走。晚间走路，都得多加小心。倒好，倒未遇上什么祸患。那日到家，先找的是马龙；见着马爷，就将绮春园的事细说了一番。这马爷一听说：“你看看够多么险！你先在家里，多待几日别出门，小心外边有什么风声。”张爷也就依着他的主愿。焉知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风声就到了岳州府了。岳州府的知府，是个贪官，姓沈名叫沈洁。人给他起外号，叫审不清。他有个妻弟，姓怀，叫怀忠，叫

白了，却管他叫“坏种”，倚仗着他姐夫是个知府，如同他坐着一样。在外边养许多闲汉，任意胡为，抢掠人家少妇长女，重利盘剥，折算人口，占人家田地，夺人买卖。讲文的打官司，不是他的对手，讲武的打架，没他人多。打一年前，他上张家庄去，就看上了这处宅子。前后瓦房，够五六百间，后花园借进去外头的活水，一言难尽，怎么个好法子。当时就要讹他。手下人告诉他，这家可不好办，银钱势力人情全有，可不是当玩的。这如今有一个坏鬼与他出主意说：“现时华容县绮春园六条命案，四个凶手逃走。内中有两个有姓的，有两个无姓的，一个黑脸，一个蓝脸。明天大爷去拜他去，先和他讲好，借他的房子一住，叫他搬家，这叫明借暗要。他必不肯给，可就说绮春园黑脸的就是他，他必害怕，就算得了。他若不答应，就把他锁来，就说他房子内有贼，这房子可垂手而行。”坏种一听大喜说：“此计甚妙，明天去拜。”

可巧坏种家有个家人姓张，叫张有益，家里不宽裕，两三辈子都受过张百万家的好处。他听见这件事，赶紧看上张家庄，往张豹家中送信。张豹给了来人二两银子，嘱咐千万秘密。来人走了，派人与马爷送信，立刻把马爷请到，如此这般，和马爷说了一遍。马爷说：“坏种来了，我见他，说翻了，就给这一方除了害，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张爷说：“我见他。”马爷说：“不用你见他，你大粗鲁。”主意定妥，净等次日到来。

第二天晌午的光景，坏种果然带许多人来。有人进来回话，马爷说请，家人出去，不多一时，坏种进来。马爷往外迎接，彼此两人见面，马爷细看此人面目，实为可恼。怎见得，有赞为证：

马大爷，到外边儿，见恶霸，至门前儿，勉强着身，施一礼，长笑颜儿，有失远迎，大爷海涵儿。这奸贼便开言儿，我是特意前来问好请安儿。看品貌讨人嫌儿，带一顶软梁中儿，是蓝倭缎儿，金线卡，莲花瓣儿，镶美玉，是豆腐块儿；脑袋后，飘绣带儿，真是一团的奸诈更有些个难缠儿。穿一件，大领衫儿，看颜色，是天蓝儿，袖儿宽，皂锦边儿，上边镶，乡牡丹儿，崭新新，颜色鲜儿，又不长，又不短，正可身躯，别名叫雨过天晴玉色蓝儿。葱心绿，是衬衫儿；系丝绦，在腰间儿，蝴蝶扣，风飘摆儿；足下鞋，是大红缎儿，窄后跟，宽脑盖儿，露着些，白袜脸儿，一寸底，青缎边我正在那福字履的旁边有些个串枝莲儿。瞧面上，骨拐脸儿，生就的，黄酱色儿，两道色儿，两道眉，不大点儿，是一对，眯缝眼儿，断山根，鼻子尖儿。见了人，就眨八眼儿。极薄的嘴，露牙尖儿，天生就，黄牙板儿，一张嘴就犹如放屁一般，臭气烘烘讨人嫌儿。两个耳，像锤把儿，黄胡子，八根半儿，细脖子，小脑袋儿，未曾说话就一龇牙，外带拱拱肩儿。贯害理，贯伤天儿，抢妇女，当是玩儿，什么叫王法，哪又叫官儿，仗势欺人，就爱的是银钱儿。

马爷勉强着身打一躬说：“怀大爷，小可有礼。”坏种说：“罢了。”请到书房落坐献茶。坏种问道：“尊公贵姓？”马爷答：“小可正是马龙。”坏种说：“咱们两个素不相识，你把姓张的叫出来。”马龙说：“不敢相瞒，姓张的是我个拜弟，实没在家。”坏种说：“不见我不行，见我倒好办。”马爷说：“有什么说只管留下，回来我对他说。”坏种说：“简直的告诉你说罢，他的事犯了，他要出来见我呀，俺两个相好，我还可以给你拨弄拨弄；要是不出来见我呢，他祸至临头，悔之晚矣！还有一节，他住的这房子是我的。我两个人相好，从前也不好意思说。他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我家里房子窄狭，住不开，该叫他还我房子了。”马爷说：“他这房子，我知道是祖

遗。依我相劝，你要打算生事，可把眼睛长住了；你要讹人，须要打听打听，若欺负到我们这里来了，坏种，你不打算出去了。”坏种说：“咱们说不上。”往外就跑，跑到门外叫打手上。马龙将他一把抓住，举起来，头朝下一摔。若问坏种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空有银钱难买命 寻找拜弟救残生

且说坏种一瞧，马龙神色不好，耍了个智儿往外就跑，叫打手上啊。马龙追出，抓住坏种的胸膛，一手抄腿举将起来，头颅冲下，只听坏种杀猪相似，苦苦的求饶。马爷说：“要打，等你们一齐上。”打手们俱拿着些短棍铁尺，冲着马爷就打。马爷也会，就举着人迎接他们的兵器，急的坏种说：“别打，别打，马大哥你饶了我吧！”众人谁敢向前，一齐说道：“你撒开我们的大爷吧！”马爷问：“坏种，你还要我们的房子不要？”回答：“不要了。”又问：“当真不要？绮春园的事你还讹我兄弟不讹？”回答：“不讹了。”马爷说：“空口无凭，写给我一张字样。”恶贼说：“我甘愿写给你们一张字样，永远无事。”马爷说：“既然如此，叫家人取纸笔墨砚来，你会写字吗？”回答：“会写。”马爷就把坏种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又砰的一声往他身上一坐，那坏种又兼着朝朝暮暮眠花宿柳，气脉虚弱，马爷往他身上一坐，身子又沉，又用了点气力，这小子如何禁受的住？就呜呼哀哉了。马爷还不知道那！打手看见坏种唇如靛叶，瞅着牙，翻着眼，丝儿不动，就知是死了。大众也就溜之乎也了。马爷等着取纸笔墨砚来，叫道：“坏种，你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坏种说话呀！你别是又要反舌吧？”又一叫坏种，这才低头一看，见他四肢直挺，浑身冰冷，用手一模胸膛，一丝柔气皆无，这才知道他是死了。自己心中暗暗忖度：我结果了人家的性命，待二弟出来，准是他不叫我出首；我结果的性命，怎么好叫他偿命？有了，我扛着尸首去报官去。将坏种往肩背上一扛，直奔岳州府而来。

这一路上，幼童老叟全围拥来看。说：“可好了，给咱们除了害了。”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百个传千个，顿时间，城里关外全嚷遍了。将进城门离衙门不远，就听见后边嚷道：“哥哥给我坏种。”马爷听了，不好了。说：“张贤弟，你回去罢，不必前来！”张爷并不言语，身临切近，伸手把坏种的腿往下拉，扑通摔倒在地。马爷转头往肋一挟说：“这是我坐死的，你抢的什么？”张爷把双腿抱住，往肋下一挟说：“这是我坐死的，你抢什么呀？”两人彼此对争论。二位那个膂力真大，对着那坏种也真糟，因他平日间把身子全空透啦，就听见砰的一声，把坏种折为两段，肝花肠肚，全流将出来，马龙张豹也全趴在地下，皆因用力太猛。移时二人爬起来，一人拉着半截就走，满道跟着许多的狗。

你道这是什么缘故？是在生的时候，伤害了天理，死后这是报应循环。旁人替他们赞叹，既然这样是一人出首，怎么二人全来，这不是白白饶上一个吗？

到了衙门口，认得他们二位的甚多。马爷是个外面人，常给人了事，张豹是个大浑财主，故此二位衙门口全熟。这时，就有两个头儿出来说：“二位把这个先扔了，请班房内坐。”两个人扔在大堂之前，就进了班房。马爷说：“二弟，没你的事，你回去吧！”张豹说：“马大哥，没你的事，你回去吧！”有一位先生进来说：

“原来是张员外，请在我屋里坐下吧！快过来，快过来！”焉知晓是他们的坏处。他们明知道，把官亲要了命了，这两个前来出首，要叫他们走脱一个，老爷焉能干休？还比不得是民间事呢，故此怕的是睡多了梦长，省悟过来就不好办了，才将他们让在屋中，一壁说着话，一壁代书先生就将他们的供底取了去了。

其实，老爷早已知道了，太太也知道了。太太对着老爷哭了半天，我娘家就这一个兄弟。沈老爷说：“他真闹的不像了，我在书房内，常常劝他说，你若事情闹大了哇，就有人恨上，合着给你拚命，你就许有杀身之祸，不然就把我这顶纱帽闹丢了。他老是不听话，如今果然是杀身之祸，中了我的话了。”太太说：“我娘家就这一个兄弟，纵然有点不是，也不当这样。他们这不是反了吧！王子犯法，还有一律同罪，何况是你的子民？我听见说，是两个人那，求老爷作主，把两个人都给我问成死罪。就是两个人给我兄弟抵偿，他们都不配。”说罢又哭将起来。这位老爷有宗病，一则是耳软，二则是惧内。今天这还算好哪，倒是央求老爷。每回的官事，俱是由内吩咐出来，叫怎么办理就怎么办理，老爷不敢拨回。

有人进来回话，把两个人全看起来了。老爷吩咐升二堂伺候，整上官眼，升了二堂，吩咐带了仵作，验勘尸身。沈知府直不忍观瞧。仵作回话：“此人被用力摔于地下，绝气身亡，并无别伤；死后两个人一挣，挣为两段。”沈不清又是惨痛，又是气愤，填了尸格，然后问了一声：“两个人可在外边看押？”答应一声：

“是，已在外边看押。”房里先生把两个人的草供呈在堂上。老爷吩咐：“先带马龙来。”来在堂口，双膝点地。老爷说：“马龙好大胆子，无故要了怀忠的性命，快些招将上来。”马龙也并不推辞说：“要他的命是情真。”就将他怎么讹诈房子，带多少打手，种种不法的情由，以及自己怎么把他摔死的话拆说了一遍：“小人情甘认罪。”老爷说：“分明是你们两个人打死后，又将他尸身扯为两段。我且问你，你愿意两个与他抵偿啊，还是一个人与他抵偿？”马龙说：“小人自愿意我一个人与他抵偿，没有我那个朋友的事，一人作的事一人当。”知府说：“要愿意一人与他抵偿，你就说路遇将他摔死，素来没挟仇，就叫你一个人与他抵偿，放了你的朋友。”马爷暗道：“怎么也是死，不如这么应了吧！到底把二弟放出去，就说：“无挟仇，路遇将他摔死，没有我朋友的事，小人情甘愿意与他抵偿。”上头吩咐叫他画供，马爷随即就画了。谁知上了他圈套，立刻钉镣收监，拿收监牌标了名字，叫押牢带下去。又把张豹带将上来，书不可重叙，也是照样问，也是照样招承。叫他认了这个死罪，放了朋友之罪。张豹更浑了，一个字也不认得，怎么说，怎么是，立刻叫他画供。他画了个十字，也是照样钉镣收监，立刻上司申文详报，暂且不表。

且说岳州府那些绅缙富房，举监生员，大小的买卖住户人家，连庵观寺院，有几位出头的，有几位卖力气的壮汉，搭着二人相识的，及岳州府城里关外，集厂镇店，各处花银子花钱，要与张、马二位打官司。连赌博场，带烟花院，听其自己的心愿，攒凑银钱，除了他们眼中钉，肉中刺，从此没人讹诈，愿给多少就多少。不上三两日的工夫，银钱添了无数，可着岳州府衙门里外花银钱，打点仓印门号厨，连内里头丫鬟、婆子，连监牢狱解记押牢、院长、班长、官察、总领、牢头、狱卒、快壮皂、六房里的先生，俱用银钱买通，然后托人见知府，许白银五千两，买二位不死，赃官有意应承此事，奈夫人不许也是无法，所有管事的人束手无策。可有一样，二位虽收在死囚，是项上一条铁练，别的都是出水的家伙。一天两顿酒饭，无论什么人，瞧着

仵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绅缙——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两位，在狱门上说句话，自然就有人带将进去，指告明白，死囚牢的地方，官人还躲得远远的。（列公就有说的，难道说也不怕他们串供？此时当差的，全都愿意有个明白人进来，串套口供，保住他们的性命。两个人不死，岳州府衙门里头外头，除了太太和老爷不愿意，剩下都皆愿意。）此时早就把怀忠的尸骨装殓起来，请高僧高道超度。这都是太太的主意。可巧张豹有个家族兄弟叫张英，此人性烈，粗莽身矮，有个外号，人称他叫矮脚虎。前来探监，又约会些个朋友想截牢反狱，被马爷拦住，叫上武昌府，找艾虎送信。此人领了这句话，回到家中，拿了盘缠，直奔武昌府。

至于送信的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阳献铁 艾虎奔贼店救人

双调西江月：

盖世英雄，山西地面甚有名。行至乌龙岗，误入贼店中，猜破就里情，反把贼哄。李刘唐奚枉把机关弄。若不然，大环宝刀得不成。

且说艾虎同着闹海云龙胡小记、开路鬼乔宾三个人，整走了一夜。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吃了饭，整睡了一日。如此的三昼夜，出了岳州府的境界了。艾虎着急说：“准误了我的事情了。”与店中人打听，奔娃娃谷打哪里走？店中人说：“问娃娃谷，岔着一百多里路那！前边有个乌龙岗，由乌龙岗直奔西北。”再问上湘阴县往哪里走？人家指告的，是直奔正南。打店中吃了早饭，这白昼走也就无妨了。给了店饭钱，起身直奔乌龙岗。

正走间，过了一个村子，出了村口，看见村外一伙人，压山探海瞧着热闹。三位爷也就直奔前来，分开众人，看看什么缘故。见里边有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多岁，穿着蓝布衫，青布裙，头上有一个白纸的箍儿。那妇儿眼含痛泪，在那里跪着。有两个人年近七旬，手中拿着两根破绳儿，两边绳儿上穿着二三百钱。妇人面前地下铺着一张白纸，上面书写黑字，艾虎乔宾俱不认识，叫大爷念念听听，胡大爷念着：“告白四方亲友得知，小妇人张门李氏，因婆母身死，无钱置买衣衾 棺椁，尸骨暴露，丈夫染病在床，病体深重，命在旦夕，小妇人不顾抛头露脸，恩求过往仁人君子，大众爷台，助资斧。一者置买衣衾棺椁，二则请医调治丈夫之病，永感再生之德，弃世的永感于九泉之下。”念到此处，不由的几位爷心中一动。这几位本来都是生就侠肝义胆，仗义疏财，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那边一个文生秀才，叫声：“童儿，打包袱取银。”取出两锭白金，交与两位老者。说：“我有白金两锭，助于这位大嫂办事就是了。”二位老者接将过来说：“大奶奶，都是你这一点孝心感动天地，这才遇见这样的好人，冲上磕头吧！请问相公贵姓高名，仙乡何处？”这位相公说：“些须几两银子，不必问了。我乃是无名氏。”老者说：“不解，我们回去，好交待这位大奶奶的丈夫。”倒是小童说出：“我们不是此处人氏，我们是信阳州，居住苏家桥。我们相公姓苏，叫苏元庆，上岳州府寻亲，打此经过。我们相公，这是路上，盘缠不多，在家里，三头五百两常常周济人，永远不说出名姓。”（此人在此处说出，到了《续小五义》上，三盗鱼肠剑，瞧破藏珍楼，请刘押司先生画楼图，周济义侠刘士杰的时节再叙说，此是后话。）总论好人，总有好处。艾虎等人暗暗的夸奖。虽是念书的书生，会知道大丈夫的施恩不求报。

此处原来靠着乌龙岗，那里有座黑店。开黑店的外号人称飞毛腿，姓高叫高解，是个大贼，结交着绿林中的五判官：黑面判官姓姚叫姚郝文，花面判官姚郝武，玉面判官周凯，风火判官周龙，病判官周瑞。还有金头活太岁王刚，墨金刚柳飞熊，急三枪陈正，菜花蛇秦叶；南阳府的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清，汝宁府太岁坊的伏地太岁东方明，陕西朝天岭王继先、王继祖；金小二郎新玉，金龙、金虎，黄面狼朱英，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

衾（qīn，音亲）——被子。

椁（guō，音果）——指棺材。

等，都是八拜为交的弟兄。他在乌龙岗这里开着座黑店，手下踩盘子的山贼有一百号人。大家出去，东西南北分四路往店中勾人。也无论仕宦行台，来往客商，见了人就夸奖这店房屋干净，吃食便宜。进了这店，就不用打算出去。哪个小贼勾了来的，结果了性命，银钱财的有他一成账。寻常的时候，也没工钱月钱，店中饭食现成，吃完了出去勾买卖去。

这天可巧四个人在一处，也是瞧这个张门李氏来着，正遇上苏公子给这妇人银两。苏公子也是没出过门的人，童儿又呆，他把包袱打开，又把银袋子打开，这就算露了白了。并且银袋子也没包上，就说开了话了。内中就有一个小贼，看出便宜来了。那个就调坎儿说：“把合抱迷子伸托。”那个小贼，就打书童裆底下要捏银子，早被旁边一人看见，说：“你干什么的？”又说：“他是个贼，找地方把他锁上。”小贼撒腿就跑，那人就追，被小贼的伙计拦住。老头说：“大奶奶，咱们走吧！”拿着银子，笑嘻嘻的去了。旁边有人说：“相公把银包起来吧。”胡小记就问艾虎说：“他们所说的是什么言语，我们怎么一概不懂？”艾虎说：“你自然不知道，那是贼坎儿，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把合’，是瞧一瞧，‘抱迷子’是银子，‘伸托’是伸手。”胡小记说：“哦，就是了，他们是贼，不好了，相公要吃苦。咱们跟下去吧。”

猛然间，就听见吱哞哞吱哞吱哞河南小车响。一转身，看见一宗岔事。小车上两边有两个箱子，是黑油漆漆的，铜什件，也用黑油漆漆了，铜锁头也用黑油漆漆了。小车连轮子全是用黑油漆漆的。前头有人拉着个纤绳，也是黑的；后头有人推着小车，也是黑的。后头跟个人，身高六尺，青缎壮帽，青绢帕拧头，正当中面门上，映出来一人茨菇叶儿，穿一件皂青缎的箭袖袍，青丝鸾带，墨色灰的衬衫，青缎窄采取，快靴。往脸上看，黑紫的脸膛，两道白眉毛，一双虎目，垂大准头，四字口见棱见角，大片牙，乌牙根，大耳垂轮。未见髭须，正在年少。细腰乍臂，双肩抱拢一团，身上披青缎英雄氅，腰间挎刀，绿鲨鱼皮鞘，金什件，皂色挽手绒绳搭甩，明显着威风，暗隐着煞气。一看此人，好生古怪。

原来此人是山西祁县的人氏，徐庆之子，名叫徐良，字世常，外号人称山西雁，又叫多臂熊，云中鹤魏真的徒弟，天然生就侠肝义胆，好管不平之事，文武全才，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来高去，窜房跃脊，夜行术的工夫，来无踪迹，去无影响，会打暗器，双手会打，双手会接，双手会打镖，双手会打袖箭，会打飞蝗石，会打紧臂低头花装弩，百发百中，百无一失，故此人称多臂熊。山西雁的外号，可不是山西的大雁，是当初列国时，跟随晋重耳走国的那些文臣武将，有称为山西雁的，故此他这个山西雁，比的当初古人。

此人虽是徐庆之子，父子的性情，大别天渊。徐三爷憨傻了一辈子，生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后人。徐良性情，出世以来，无论行什么样的事情，务要在心中盘算十几回才办。圣人云：“三思而后行。”他够十思而后行。他出世以来，不懂得吃亏，什么叫上当。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见识，临机作变，指东而说西，指南而说北，遇见正人，绝无半字虚言。先前徐三爷在家开着一座铁铺，因为打伤人命，逃出在外，如今荫出十座铁铺，得了点厮孩儿铁，打了些刀枪的胚子，有徐三爷信到家，三太太叫徐良上襄阳，一者跟随大人当当差，也是出头之日，也见见他的天伦。他活二十多岁，没见过天伦。徐庆走后才生的徐良。他是奉母命离了山西地面，一路上推着刀枪

的胚子，所过津关渡口，一句实话也没有。可巧走在此处，被艾虎看见。三个人说：“这个人古怪！”胡大爷问艾虎：“你瞧，他们又说什么呢？”就听见小贼们说：“‘嚏嚏刚儿，肘托挑窑。’”艾虎说：“‘嚏嚏刚儿’，是过去与那个相公说话；‘肘托挑窑’是让他们店里住去。此处必有贼店。我出主意，咱们一边戏耍他们，一边保护着这位相公，毁坏了他们这个贼店，也就给这一方除了害了。”胡爷问：“怎么戏耍呢？”艾虎说：“如此这般，这等这样。”

毕竟不知说出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小义士戏耍高家店 山西雁药酒灌贼人

且说艾虎他们定好了主意。原来这四个小贼贴上苏相公了，答讪着对苏相公说：“今天宿在哪里？”苏相公说：“走路看天气说话。”小贼说：“天也不早了，就宿在头里吧！这里有个高家店，房屋干净。吃食便当，你又是念书的人，走也多走不了几里地，又没脚力。”苏相公说：“承你们几位指教，哪是高家店？”小贼说：“拐过弯就看见，就是这一座店。”就听那边河甫小车吱吱哞哞阵响，跟车的说话。

单提徐良嚷道：“你们两个实为可恼，还慢腾腾走呢！天气不早了，若要是赶不上道路，那还了得？比不得不要紧的东西，这个东西不留神，要有点失闪，什么人担当的往？自然没你们的事，我要卖个家产尽绝，连我的命饶上，也不值人家这箱子东西。打算是闹着玩的，述不快走呢！”可巧又被小贼听见，又调坎儿说：“合字招老儿把合，念奚决闷字，‘直咳拘迷子。’”说的是：“伙计，用眼睛瞧一瞧。‘念奚’是山西人，‘直咳拘迷子’是值好些个银子。”小贼就顾不得跟着苏相公了，一转身就奔了小车来了，搭讪着对徐良说话：“掌柜的，你这是上哪里去的？”徐良说：“你瞧我头上戴的，像掌柜的呀？身上穿的像掌柜的？”小贼说：“听你说话是山西人，山西爷们做买卖的多，你哪一行发财？”徐良说：“小买卖叫你们几位耻笑。我是保镖。”小贼说：“原来是达官爷。贵姓？”徐良说：“姓揍，叫揍人。”小贼：“玩笑哇，你想揍谁？”徐良说：“感谢邹俞的邹，仁义礼智的仁，你们几位大哥贵姓？”一个说：“姓李、姓唐的、姓刘的、姓奚的。”徐良说：“原来是李刘唐奚四位大哥，外不流糖溪。”小贼说：“咱们四个人怎么凑合来着？你别这么叫我们了，你保的是什么镖？”回答：“红货。”又问：“什么红货？”回答：“这箱子里头，有映青、映红、珍珠、玛瑙、碧玺、翡翠、猫儿眼、鬃晶、发晶、茶晶、墨晶、水晶、妖精。”小贼说：“你别胡闹了，哪有妖精呢？”徐良说：“真有拳头大的猫儿眼，盆子大的子母绿，两丈多长的珊瑚树。”小贼说：“你别顺嘴开河了，别的都可以，你说的是两丈多长的珊瑚树，这箱子共有多长，里头盛的下么？”徐良说：“你不知道，珊瑚子树是两丈多长，人家把他锯的一轂轂一轂轂的装在箱子里头。”小贼说：“你们今住哪个店里？”徐良说：“老西正没主意呢？道又不熟。”小贼说：“前边有个高家店，这个是顶好了，你这里头有要紧的东西，就更稳当。”徐良说：“李刘唐奚四位大哥，你们住哪里？”小贼说：“我们就住那里。”徐良说：“你们几位不弃嫌，咱们都住在一处！”小贼说：“敢情好了。”徐良说：“就是那么办了，咱们到那里拜个把子。”小贼说：“我瞧着你们这位，推车子也推不动了，我来替你搭着吧！”（他们暗地里的议论，说这个人说话可没准。咱们替他搭车，较量较量这个份量。真是好东西，必有份量。故此这才要替他搭车。）

徐良说：“那可不敢劳动。”小贼说：“些须小事，那算什么！更不用推着，我们搭着说就得了。”随即接将过来，往起一肩，份量不小这几个小贼喜之不尽，以为是真正的好东西了，搭起来就走。山西雁后边跟随，拐了一个弯儿，就到高家店大门，上头有块横匾，没有字号，就写着高家老店。门内两边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夥计，内中有两三个叫了一个“王”字，姓刘的就一使眼色，山西雁就明白了八九。复又说：“你们几位打哪里来？”小贼说：“我们上岳州府去。”店中伙计问：“这位是谁？”小贼说：“这是达

官爷。”伙计问：“达官爷贵姓？”徐良说：“姓揍叫揍人。”伙计说：“别玩笑。”小贼说：“姓邹叫邹仁。是邹达官爷。”伙计说：“有三间东房。”他们就把小车搭到东房门口，徐良把箱子解下来，搭到屋里。是何缘故？徐良是怕他们撬开瞧瞧，说是红货怎成了黑货了？

到了屋内，也不洗脸，也不饮茶，就要吃饭。要一桌酒席，五瓶陈绍酒。席摆齐，李、刘、唐、奚说：“我们可是点酒不闻。”山西雁说：“序齿是李大哥当先饮，第二盅才是我饮。”姓李的说：“我是点酒不闻，实在不能从命。”山西雁说：“你不饮我也不饮，咱们这酒就不用饮了。”姓李的说：“我这酒饮了就躺下。”徐良说：“对劲，我也是如此。”就把酒递过去。姓李的说：“你可饮二盅。”回答：“大哥饮吧！”小贼咬着牙，一饮而干，一歪身躺在坑上。姓刘的说：“我给达官爷斟上。”徐良说：“对了，你斟的你饮，连我女人给我斟酒，我还不饮呢！”强逼着叫你姓刘的饮了，也就躺下了。让唐大哥饮，任凭怎么让也是不饮。山西雁一回手，嗖地一声把刀亮出来，咚的一声，把刀往桌上插，一瞪眼睛说：“老西将酒待人，并无歹意，若不饮，今日有死无活。要是序齿，你比我大，老兄弟，我绝不让他饮。”姓奚说：“哥哥，你饮了吧！”姓唐的一饮而干，也就躺倒了。姓奚的说：“我可不给你斟了。你自斟自饮。”山西雁说：“我自斟自饮。”把酒斟上，一看此酒发浑，酒盅儿里头乱转。明知若是饮将下去，准是人事不省，说：“奚大哥，你替我饮了吧！”姓奚的说：“杀了我也不饮。”山西雁说：“你瞧我饮。”往前凑了一凑，一伸手，把姓奚的腮帮子捏住，拿起酒来往嘴里硬灌，哽的一声，还晃摇了一晃，一撒手翻身便倒。他把刀起下来要杀，就听见外面一声咳哟咳哟，徐良朝窗榻纸破损的地方往外一看，见外面来了一个病人，就是胡小记，叫乔宾搀着。

装病全是艾虎的主意。艾虎叫大爷远远等着，他跟着苏相公。见他们进店，伙计问他：“就是二位？”回说：“不错，可有上房？”伙计乐了，没小贼跟着，他们就可多分一层帐。跟到上房打洗脸水，烹茶。少时间问了问来历，问要什么酒饭？童儿说：“我们相公吃素，我的饭量小，我们吃这饭就是点染而已。”伙计说：“是。进我们这店里来的，都是财神爷。相公吃素的也容易，烙炸豆腐面筋。”童儿说：“我们一概不要。”伙计说：“吃什么呢？”童儿说：“有豆腐汤么？”伙计说：“不好吃？就是老汤烩豆腐。”童儿说：“就是我吃两口就得了，拿馒头，有点好咸菜就行，你可别看我们吃得少，先说明了，两吊钱酒钱。”伙计说：“照顾客人，我也不敢怠慢。不饮酒么？”童儿说：“不饮，先取馒头出来。”伙计到了灶上嚷道：“要碗豆腐汤，咳咳的迷字，先捡两碟馒头。”早被艾虎听见，回去教给了两个人。

胡小记躬着腰，乔宾搀着，哎哟哎哟就进了店里。伙计问作什么？回答说：“这是我哥哥，有病才好。见了我一喜欢，要出来走走；走了一里多地，把个病也重劳了。我先同着他到店里歇歇，能走就走，不能走就住下，借你个地方坐坐。”大影壁前头有张桌子，两条板凳，胡小记在东边哼不断声，乔宾在西边看看上房，就问：“我们的菜得了没有？”答应：“就得。”伙计催着快点作，不多一时，炒杓一响，伙计拿着托盘，把一大碗豆腐汤放在盘内，伙计单手一托，胳膊上搭着块代手，出了厨房。正走到胡大爷跟前，大爷哎哟哎哟一歪身，往地下一倒，拌在过卖伙计腿上，叭嚓哗喇。盘也扔了，碗也碎了。徐良看得明白，说话之间，嗖地一声，打房上窜下一人。

若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乔装病 乌龙岗徐艾追贼

且说胡小记往下一倒，把店伙计腿一绊，往前一扑，撒手将盘子碗全打碎了。伙计一怔说：“这是怎么了？”乔宾过来说：“得了，瞧我这位哥哥，净给我惹事，该多少钱？连碗带菜我给。”伙计说：“有你给就行了，可误了人家吃饭。”乔宾说：“好人谁能够？人家不答应，我去见见去。”伙计瞧着乔宾，就有三分害怕，既然是摔了，也就无法了，说：“当是我的时运背就算了。”乔爷把胡爷搀起来说：“你怎么会躺下？惹的人家叨叨念念的。”大爷说：“哎哟哎哟，我眼前一黑就躺下了。谁叨叨我和他拼命。”乔爷说：“算了吧，你上里边去吧，别又碰了人。”乔爷上东边坐着去了，胡爷换在西边。上房问：“汤得了没有？”伙计说：“得了，叫人家给碰了。”上房说：“要没得就不要了。”伙计说：“得了，这就得了。”他也是愿意早早的饮了躺下，买卖就妥当了，复又告诉柜上说：“照样再作一碗豆腐汤。”豆腐汤好作，搁上老汤和上团粉，撒上蒙汗药，倒在碗内，搁在托盘上。灶上嘱咐小心点。伙计说：“病鬼挪在里头去了，难道好人还掉下凳子来么？”出门的时节，两手把着托盘，眼瞅着病人，走过了桌头，仍是单撒手托着盘子。他想着不怕了，哪知道就听见：“砰叭嚓、扑通、哗喇、噉儿”的一声，明是乔宾掉下板凳来，砰叭嚓，是把盘子扔了；扑通，是伙计躺下了；哗喇，是碗摔碎了；噉儿的一声，是先前摔的那碗豆腐汤，正有个狗在那里吃哪！伙计正爬在它身上，故此噉儿的一声，伙计起来说：“哈哈，你们这可是存心，瞧见我这身油了没有？病人躺下我倒不恼，好人怎么也掉下板凳来？分明你是给我个趺子脚，不然我也躺不下。”过去抡拳就要打，你看乔宾爬在地下纹丝不动，胡大爷过来陪礼，哼哼不止他说：“你看我吧。”伙计说：“我看你，谁看我呀？”胡大爷说：“我兄弟他有个毛病，本是个浊人，禁不住着急，一急就犯羊角疯，这是为我又犯羊角疯了。”伙计说：“哪有那么巧，这是羊角疯，你别冤我，也别说，我过去瞧瞧去。”胡小记说：“哎哟哎哟，我这个兄弟，病犯上来，不怕前头是眼井，是道河，是火炕，他也就躺下了。”伙计说：“羊角疯我摸的出来，要是羊角疯，和死了的一样，浑身发挺，不过就是不凉。”过去一摸：“这是羊角疯，真是羊角疯！”

什么缘故呢？他这腿搬也搬不回来，拍也拍不动，笔直。伙计信了，其实全是假的，都是艾虎商量着，和他们闹着玩。他听见要碗豆腐汤。咳咳的迷字，就知道是要下蒙汗药。回来告诉他俩：“要下蒙汗药。伙计端过豆腐汤去，大哥在车子外边就装病躺下，把他豆腐汤碰撒；他要再作呀，二哥就装羊角疯，仍然碰躺下；他要是三回再作，我就进去。”

伙计连拍带搬，一丝不动。乔二爷一按力，他哪搬得动！又一按力，他更拍不动了。其实爬的那个暗笑，老不敢抬脸，伙计信以为实，说：“今天这个买卖真来的邪行！”灶上问：“又摔了？”伙计说：“可不是！再作一个吧。你瞧，这倒真是羊角疯，这不是搀起来了，又坐下了。再看更好了。先前是一个人哼哼，这次是两个人哼哼了。这个哎哟，那个哼咳；这个哼咳，那个哎哟，你们跑到这儿喊号来了。”上房屋里问：“豆腐汤得了没有？”回答：“得了，又教病人碰了，这就得。”上房屋里说：“我们不要了，得了你们喝点吧！我们不喝了，关门睡觉了，”伙计说：“瞧瞧，都是你们两个耽误我们买卖。”

又听见后院有人说：“我们店里有人没有？”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伙计

抱怨那个伙计：“我们是干什么的，进来人也瞧不见。”门上说：“没有人。”那个又说：“没有人，后院喊叫。”门上说：“没有人，怎么后院喊哪？我进去瞧瞧去。”这个何三拐过影壁来。听后院耳房里头嚷那？到耳房一看，见一个壮士，岁数不大，穿一身青缎衣巾，壮士打扮，拿着皮酒葫芦蹲着饮酒那。何三问：“你打哪里来？”艾爷说：“打我们那里来。”又辨别：“上哪去？”回答：“没准。”又问：“你怎么进来的？”告诉：“走进来的。”说：“我们怎么没瞅见？”回说：“你们眼神有限。”“饮茶呀？”“不饮。”“洗脸哪？”“永远不先脸。”“吃饭哪！”前面用过了。”“酒你是不饮呀？”“不饮！我这干什么哪？”“你是作什么来了？”“上你们店内睡觉来了。”“我真没见过你这和气人。”“你是少见多怪。”“那么叫我们干什么？”“我这酒无菜，你给我预备点菜。”伙计暗乐，只要你吃东西就行。“你要什么菜数？”“要豆腐汤。”“还要什么？”“我就剩下这个大钱了。”伙计说：“可以。”出去嚷：“豆腐汤，咳咳的迷字。”艾爷叫：“走回来。”伙计回来，问：“什么事？”艾爷说：“要个豆腐汤，咳咳的迷字。”伙计就知道是黑道的人，说：“你是河字？”说：“我是海字。”又问：“什么海字？”回说：“比河大。”“我说你线上的。”回说：“是绳上的。”又问：“什么绳上？”回说：“比线憨。”伙计就知道他不懂，说：“你方才说什么叫咳咳的字？”艾爷说：“你讲礼不讲礼？”回答：“怎么会不讲礼？你不讲礼到是有三。”艾爷说：“谁不讲，谁是个畜类。咳咳的迷字，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说完了我跟着你学的，我还要问问你，什么叫咳咳的迷字？”伙计一想，对呀，是我说的，倒叫他问住了。说：“告诉你吧，迷字就是多招胡椒面。”艾虎说：“巧了，我就是好吃胡椒面。”厨房里勺上一响，说：“得了，我给你取去了。”

不多时，拿来交与艾虎。伙计出去，走了五六步，就知道他准得躺下。又听屋里叫，转头回来，看他在那里舔碗哪！伙计满屋找，并无踪迹，以为是灶上忘记搁蒙汗药了。艾爷说：“也迷字，好迷字，给我再要一碗，多搁迷字，越辣越好。”伙计抱怨灶上一顿。灶上说：“我搁的不少。这回你瞧着他吃，他若不当着你吃，他必是泼了。”伙计也领会了这个主意，就把豆腐汤送来，艾虎说：“这回可咳呀。”伙计说：“咳咳的狠了。”艾虎故意装着拿起来就吃。伙计在对面站着。艾虎又装着怕烫，问：“你干什么呢？”伙计回答：“没事，伺候你那！”艾爷说：“你瞧着我吃不下去。”伙计说：“是了，我走了。”把帘子一撩，走的没两步，一翻身回来，往里一探头说：“哈哈，你真鬼呀。”原来一掀帘，艾虎正往坑洞里倒那。”伙计说：“你倒是有什么事？”艾虎噗嗤一笑，说：“实对你说了吧，是个‘河’字，我是好闹着玩。”伙计倒不得主意了。盘问盘问他吧，说真是“河”字。艾虎说：“可不是‘河’字，‘河’字线上的朋友，觅你们飘把子来了。景子外有号买卖，阻倒粘值，咳拘迷子，留丁留儿势孤，先搬点出，然后兑盘儿。这是贼坎几句话，伙计我们是一道上的朋友，寻你们头来了。这号买卖银子多咧，在城外头东南上，我一个人势孤。我喝点酒儿，好见你们头儿。”伙计说：“我就知道你是行中人，你算冤苦我了。我给你言语声儿去吧。”艾虎说：“不用，我还有句话，你先给我带了去。你们寨主是什么万儿万儿？可就是问姓。”伙计说：“你不认的呀？”艾爷说：“闻名。”回答：“外号人称飞毛腿，叫高解。你要是初会呀，给拉号买卖，我们掌柜的准能做成。那人有多少买卖到手，你给多少是多少，你可想着我们点。你叫我带什么活？”

艾虎说：“附耳上来。”这小子把脖子一伸，艾虎的刀就出来，往上一翻手，噗哧的一声就结果了性命。艾爷又叫：“店里头有人，倒是过来一个呀！”前面又来一人，进门就杀。又叫：“倒是来个人哪！”一连三个全杀了。第四个跑了嚷：“耳房里杀了好几个人了。”艾爷追出西院，一看前头十五六个人，拿着家伙一围上来，徐良也出来了。艾虎一转身，就倒了三四个。众人往后跑，叫：“寨主快出来吧！扎手。”艾虎、徐良跟着追杀。迎面高解带群贼挡住。

至于动手的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长 高解丢店丧气垂头

且说艾虎出来一动手，所有的事情，徐良全都看见，就打着主意助拳，倒不管李、刘、唐、奚了。自己窜出屋外，也就拉刀，帮助艾虎，往后就追。病人也好了，就拉刀往后追。到了后面，飞毛腿高解正在后边，同着小贼们排练哪！前头有人嚷：“寨主快快出来吧！”他就提大环刀，把刀鞘放下，说：“你们跟着我动手。”往上一擅，看见艾虎、徐良两个壮士打扮的人出来。单看徐良，难看的样子，黑紫脸，两道白眉。他喝道：“你们两个人好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二位一瞧，高解七尺多高，高挽发髻，宝蓝小袄，蓝棍裤，青绉纱包，薄底靴，面似瓦灰，两道直眉，一双小三角眼，高鼻梁，紫嘴唇，燕尾髭须，大耳垂轮，细条身材。手中这口刀古怪，轧把峭雁翎式，冷飕飕夺人的耳目，刀后头有一个铜环子，哗唧唧乱响。这口刀，瞅着就大不相同，乃是一口宝物。出于大晋赫连波老丞相所造，三口刀，一口叫大环，一口叫龙壳，一口叫龙鳞，专能切金断玉，无论是金银铜铁一齐削，这样的宝物总得有德者受之，德薄者失之。那日有一位武进士公，骑着一匹马，挎着这口刀，住在高家店。用蒙汗药酒药倒，结果了性命，高解得了这口刀，有个老踩盘子的，姓毛叫毛顺，外号叫百事通，有能耐无运气，老看不起人。他告诉高解刀的出处，怎么的好法。为得这宝刀，高解立了回大会，聘请天下水旱的绿林，山盗寇，海岛的水贼，定的是四月初八。是日只来了五六十号人，高解很扫兴。凭高解的声气不行，请不动天下绿林。毛二出的主意，教他那省爷台，就把那省大头目名字写上，自己名字列于下首，人家关系两下的情面，不能不来。这个主意定好，抓了个错处，他把毛二辞了，怕的是毛二会外边卖弄宝刀，故此把他辞了。这就是丧尽天良。他这口刀如何保守的住，刀一露面就被徐良看中意了。

前面胡小记、乔宾赶来，艾虎说：“好贼人，大概你各处有案，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今天是你恶贯满盈，快些过来受死。”言犹未尽，乔宾说道：“你还同他叙话哪！”摆刀就砍。高解眼瞅刀到，把大环刀往上一迎，就听见呛啷当啷啷，把刀削为两段，跟着一个顺水推舟的架式，就奔了乔宾的脖颈。乔爷缩颈藏头，一弓腰躲过了，没躲过帽子，把艾虎吓了一跳，摆力就剁。高解一翻手，冲着艾虎刀迎来，要削艾虎的利刃。艾虎可不受这手，他遇着好些位使宝刀宝剑的，专能逢避躲闪，总不叫宝刀碰在他的刀上，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自己这口刀上下翻飞，神出鬼入。徐良暗暗夸奖，好俊身法，真受过名人指教，工夫实在到家。把自己紧臂花装弩拾夺好了，净等得便好打。高解吩咐手下人杀，众人往上一裹，胡小记也就窜将上来，艾虎说：“大哥和群贼交手吧。这个交给我了。”

知宾遇一个小贼，拿着一根大棍，迎面打将下来。乔宾用单臂膀一搪，崩的一声，虽然打上，乔二爷生来的骨壮盘足，竟不觉着疼痛。往外一挽手，就把根棍夹在肋下，往怀中一带，那个小贼扑通栽倒在地。二爷夺过棍来，冲着小贼脑袋一触，砰嚓一声，脑浆迸裂。他就抡起这根棍来，望着众贼乱打，越打地方越宽。高解始终削不了艾虎的刀，心中一发急躁，眼瞅着他手下这些人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也有带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瞅着艾虎这一刀砍空，他把刀往上一举，盖着艾虎的刀，往下就跺。只听见“噗哧”的一声，一支暗器正钉在高解右手上，一疼一撒手，“当啷啷”一声，宝刀坠地。艾虎要过来捡刀，乔宾也看出便宜来了，过来捡刀。哪知道打半

悬空中飞下一人来，不偏不歪，正踹在他的脚底下，蜻蜓点水哈腰捡将起来，就追高解。

艾虎纳闷，方才在前院里帮着自己动手，到了后院里就不见了，如今又来了，打头好认，他就是这两道白眉毛，可不知是谁？原来是徐良，看见他这口宝刀，心中就爱上了。他站在高耸耸的一块石头上，把紧臂花装弩拾夺好了，净等打他手背，比了又比，老没打出去，恐怕打了别人。这回对准“叭”的一声，正钉在高解右手背上。自己施展燕子飞云的工夫，类若打半悬空中飞下来相似，高解就跑。

徐良得了宝刀，心内不胜喜欢。艾虎也追下来了。叫：“大哥，你开发了他们这群人吧。”胡小记说：“呔，尔等们听真。方才这位是跟随按院大人办差的委员，我们都是奉大人谕出来拿贼。如今你们的头目，叫委员老爷追下去；你们要知时务，就把手中的兵器扔掉，才是安善的良民。哪一个仍然不服，来、来、来，较量较量。”答道：“我们都是好人。”大家跪下，苦苦一齐哀告，胡小记说：“你们可别走哪！等艾老爷回来，再听他吩咐。”也有暗暗的溜了的，也有假装着受伤的，一蹶一拐出门去了。

单提艾虎、徐良直赶飞毛腿高解。高解手背上钉着大枣核钉子，咬着牙拔将下来，仍然是跑。论腿底下真快，徐艾二人绝赶不上，赶来赶去，瞧着头里有个大土岗子，就是乌龙岗，追的过了这乌龙岗，头里还有一道小土岗，直奔土岗。艾虎在徐良后，徐良说：“这位大哥，咱们不要这么追。这是我追他，你追我，追一天也追不上。你打那边追，我打这边抄进；或是你打这边抄，我打那边追，可就追上了。”艾虎一听好个主意！果然艾虎由北边一抄，徐良打这边一跟，绕过这一段小土岗儿，去一碰头，艾虎一瞧是徐良，徐良一瞧是艾虎，高解踪迹不见。二人纳闷，这是什么缘故？”艾虎说：“这位大哥，你追得人那？”徐良说：“真个是，瓮里走了鳖了！怎么把他追丢了。”又说：“这位大哥，随我来，倒要细细找找。”艾虎跟着，也是目不转睛地四下张望。就见徐良手中拿着刀，往土坡上，‘噗哧’一扎，往上一撩，里头是个黑忽忽的大洞，原来是贼洞呀！

各人都有个便道，在乌龙岗的头里。他这个小土岗，是拿砖砌的，留出一个洞门来，横担上一根过木，过木上钉上一领席子，洞门多大席子多大，熬一锅小料粥，倒在席子上，为是趁着粘糊把黄土撒上。这个土岗也是用黄土堆起来的，使人打外边一看，一点痕迹不露。高解自来有他的暗记，两边可是相通的。叫他们追的无法，钻在洞里，反由西边出来，逃窜性命。

徐良看出一点破绽，就是扎席子。他见了这黑洞，说：“这小子钻了狗洞了。”艾虎说：“待我进去捉拿。”徐良一把抓住说：“这位大哥，你好粗鲁。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他要打那边走了还好，倘若就在里边，咱们是甘受其苦。”艾虎点头说：“大哥言之有理。”二人复从西边一看，也是一个大洞，方才知高解已逃命去了。这才彼此对问。艾虎说：“这位大哥贵姓高名，仙乡何处？”书不可重絮，徐良说了自己的姓名，籍贯，艾虎赶紧过来磕头说：“原来是大哥。”徐良又问艾虎，艾虎把自己的名姓事情说了一回。彼此说起，可不是外人。艾虎问徐良的来意，徐爷也就把推铁找天伦事细说一番，又问了天伦近来的事情，艾虎也就告诉了一遍，二人就回来了。

到了店中，与胡乔彼此都见了，叫开了上房门，见苏相公，把暗地保护他的话说了一遍，苏相公致谢众位，徐良找了刀鞘儿，此时店中小贼全部都

跑的干干净净，随即找了个地方，就说他们几个俱是跟大人当差的，奉谕拿贼，所有活着的、死着的都交地方官办理，连李、刘、唐、奚一并交官。几位议论，一路走一路问地方。“由此处奔武昌府，上湘阴县打哪里分手？”回答：“前边有个黄花镇，东南是武昌，正南是湘阴。”艾虎说：“徐大哥，你在黄花镇等我，我到娃娃谷，得信回头找你。倘遇不见那位老人家，咱们一同上武昌。”次日艾虎起身找大人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见如故 好汉无钱寸步难行

且说艾爷大众把乌龙岗事办完，苏相公与众位道劳，艾虎上娃娃谷，胡、乔、徐推着小车上黄花镇。本地面官审事验尸抬埋，将店抄产入官，暂且不表。

且说未走君山之先，跟大人的众位侠义，俱有书信回家，卢爷的信到陷空岛，丁二爷的信到茉花村。陷空岛卢珍接着天伦的信，回明了母亲。老太太将卢珍叫过去问话，说：“你天伦的信，倒没提你五叔的生死么？怎么家人们都说五叔死了哪？你天伦如今年迈，五叔要是一死，他必然要十分想念。破铜网阵，你天伦要有些差池，那还了得！我意欲差派吾儿速奔襄阳，为娘放心不下。”卢珍说：“差派孩儿上襄阳，娘亲放心不下，我到茉花村找我大叔问问，我大叔去不去？我大叔要去，我们爷俩从此一同前往。娘亲意下如何？”老太太说：“好，我儿急速前去，为娘在家听信。”卢珍随即辞了娘亲，到了茉花村，见了丁大爷，原来丁大爷，也见着二爷的书信，正欲前往。卢珍提了自己的事情，大爷很愿意就叫他回到家中。他对老太太说明，拿着自己应用的东西，辞别了娘亲，到茉花村与大爷一路起身。

爷两个上路走了八里，忽然看见前面有个镇店。进了镇店一看，路北有许多人围着瞧瞧热闹。这爷两个分着众人，到里边看看。内中有人说：“这可好了，茉花村大爷到了，别打了，了事的人来了。一看，原来是一个饭铺，却是新开张，挂着大红的彩绸，有许多人拿着木棍在那里打人。看这个挨打的是个穷汉，穿着条破裤子，连打带撕，扯成粉碎。瞧这个大汉，站起来足有一丈一二，头发长长，挽起一个鞞鞞揪儿，短的扎扎蓬蓬。他两道浓眉，一双怪眼可是闭着那！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口，栗子腮额，一嘴的歪牙，七颠八倒，生于唇外。通身到下，就和地皮一样黑。卢珍一瞅，就知道是个落难英雄。你道是谁，这就是彻地鼠韩彰的螟蛉义子。姓韩，叫天锦，外号人称霹雳鬼，乃是黄州府黄安县人。皆因是韩二爷书信到家，此人天生的浪漫，忠厚朴实，生就膂力过人，食量太大。他原本是万泉山的人，在打柴的韩老跟前，皆因父母一死，有几亩地，也叫他吃完了。瞧见谁家烟囱一冒烟，进去就吃人家饭去，不怕人家要打他，他吃他的。后来合村人冤他，叫他出去打杠子去，遇见官人把他办住，发边军，有人说合就完了。

这天又出去打杠子，打着公孙先生。先生瞧他是个好汉子，给了他一条明路，教他上白鹤寺。到了白鹤寺，遇见韩彰，蒋平出主意，叫韩彰认为义子。韩彰作了官，打发他回家。到家也无人缘，头一样说话就得罪人，二则饭量太大，又打发他上襄阳，带了许多银子，始终没有找到襄阳府去。忽然想起问路来了，见一人说：“站住，小子。”人家一瞧他这个样子，夜叉相似，说：“你要拦路打抢！”他说：“老子上襄阳，往哪里走？”人家说：“往西。”他一撒手，把人摔倒。他也不认的哪是西，走着走着，想起来了又问，见着人抓住：“小子，站住！”把那人吓一跳，说：“我不欠你的。”他说：“老子要上襄阳，往哪里走？”那人说：“往北。”一撒手又把那人摔倒，爬起来就跑。照这样问路，走一辈子也到不了襄阳。银子花完了，帽子卖了，靴子换了鞋，衬衫带子全完了，直落的剩下了一条裤子，三四天什么没吃。大丈夫万死敢当，一饿难挨，两眼一发黑，肚子里乱叫，举目无亲，一想还是打杠子去吧！又怕坏了爹爹的名姓。“哎哟，有了，这个顶新门面，我进去吃一顿饭，吃得饱炮的，没有钱他必打我，合着叫他打我一顿。我不

说名姓，也坏不了爹爹的名气。”主意已定，进了饭铺。

新开张的买卖，人烟稠密，出入人太多，过卖就轰：“讨要吃也没眼力，说你在外头等着去吧！”他就坐在板凳上了。过卖说：“咳，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过卖说：“我们是卖饭的。”韩爷说：“我是吃饭的。”过卖一瞧他这个样儿，哪有钱那？说：“你吃饭要钱那？”韩爷说：“钱多着那！”过卖问：“在哪里？”回说：“咱们爹爹那里有银子。”过卖不敢担这个沉重，过去问了问柜上，柜上说：“自管叫他吃饭，东家有话，每遇没钱的强要写账，打他两下就好了，这就叫‘敲山镇虎’。”过卖得了这句话回来，问他：“吃什么呀？”回说：“吃饼。”过卖说：“饮酒？”回说：“不饮。”又问：“要什么菜？”回说：“炖肉。”又问：“要多少饼？”回说：“十五斤。”过卖说：“几个人吃？”韩爷说：“一个人，不够再要。”过卖说：“有饿眼没饿心，你几天没吃饭了？”韩爷说：“三天了。”过卖说：“要多少炖肉？”回说：“十五斤。”过卖说：“这炖肉不论斤，论碗。”“我要十五斤么！”“我给你一碗一碗的往上端，哪时够了就算完。”“饼可要十五斤，烙成一个饼。”过卖说：“我们这不行，没那么大饼铛。”又问：“多大一张？”“半斤一张。”说：“那么烙他三十张吧！还是十五斤，你怎么算来呀！”“我给你往上端吧。几时饱了，几时算账。”往上一端饼和炖肉，各饭桌上不顾吃饭了，连楼上都下来了，瞧着韩爷吃饭。四张饼一卷，嘴又大，吃四五口剩一块，往里一填，一瞪眼，一龇牙，二斤饼就入了肚了。一大碗炖肉，拿筷子一合弄，也不管肥瘦，一爬拉就完了，净剩汤。虽说吃了没十五斤饼，没十五斤肉，也差不许多的。过卖说：“你饱啦！”韩爷说：“将就了吧？”“给你算算账。”韩爷说：“不用算，给你十两银子吧。”过卖暗说：别瞧穷，真开道。“你把银子拿来吧！”“这会没有，你看我身上哪有银子？”过卖说：“你打算怎么样哪？”“告诉过你，我爹爹那里有银子，去取呀！”“哪里取去？”“上襄阳。”“我们不能上那么远去。”“你说不能上那么远去，可没法子了，那怎么办那？”过卖说：“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横竖你没钱不行。”韩爷说：“非跟了去取，再不然你们就打几下吧，你们不是要打吗？”过卖说：“你存心卖打来了。”早有掌柜的过来说：“买卖冲你不作了，上门上门，打他！”韩爷往外就走，扑通躺在门的外头。伙计说：“他没走，躺在外头了。”掌柜的吩咐：“打他！”净是木棍，没有铁器，早就吩咐好了的了。净打下身，打的是一语不发，打着叫他央求，叫他叫。瞧热闹的人，如压山探海围上了。掌柜的是要个台阶下来就完了。

这么个时刻，正南上一乱，大官人卢珍打外面进来。卢珍过去瞧韩天锦，问掌柜的来历，韩天锦睁眼一瞧，公子卢珍品貌不凡，粉融融的脸面，一身银红色的衣中，肋下佩刀，武生相公的样，见他笑嘻嘻问道：“这位大哥为什么在此挨打？”韩天锦说：“我吃完饭没钱，他们就打我。他们说，打完了就不要钱了。”卢爷说：“大哥，你姓什么，哪里住？”韩天锦说：“我住在黄州黄安县，姓韩叫猛儿。”卢爷问：“我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姓韩，单名一个彰字，人称彻地鼠。”韩天锦说：“哎哟，那是咱们爹爹。”卢珍说：“我再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陷空岛卢大爷。”韩爷说：“那是我大大爷。”卢珍说：“原来是大哥，转上受我一拜，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韩爷说：“一言难尽。你是谁呀？”卢爷说：“方才提陷空岛姓卢的，是我天伦。你不是韩二叔跟前的大哥吗？”韩爷说：“哎哟，你是兄弟。”卢爷

说：“我给你荐个人，茉花村姓丁的，你听见说过没有？”韩爷说：“我的丁大叔，我的丁二叔。”卢爷说：“这就好办了。过来，你见见，这就是茉花村丁大叔。”丁大爷一瞧：“嘿，好样子，怪不得他们说长得凶猛，今日一见，果然是威风。这还没有衣服呢。要有了衣服，更是英雄的气象了。”韩天锦冲着丁大爷磕了几个头。丁大爷反把他搀起来。卢爷说：“这就是我韩二叔跟前的韩大哥。”大官人拿银子来，给了柜上钱。柜上再三不要，就给了伙计们作酒钱了。丁大爷带着韩天锦回家更换衣服，一同上襄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国栋 为吃肉染病猛烈人

且说韩天锦到了茱花村丁大官人家中，在外面等着给他拿出衣服来换上。虽然不合身体，暂且将就穿上。再叫人出去买办，买了合身体的衣服、头巾，靴子，带子，洗了脸穿戴起来，更是英雄的样子了。带着到里边见了见女眷，择日起身。起身的时节，多带银两。道路之上，为了难了，韩天锦睡觉不起来，叫不醒，怎么打他也不醒，故此就耽延了日期。这日往前正走，忽然间进了山口，到了山里头一看，怪石嵯峨，山连山，山套山，不知套出多远去才算尽。在山里头走路，倒也没什么坑坎，一路平坦。大官人说：“此山我看着眼熟，好像百花岭，要是百花岭，咱们这块儿还有一门亲戚呢！”卢珍问道：“大叔，什么亲戚？”丁大爷说：“就是你展三叔的两个哥，一位叫展辉，一位叫展耀。二位皆作过官，只因奸臣当道，如今退归林下，守着祖莹。他们祖莹就在百花岭，此处可不定是与不是？”

正说话间，忽然一阵风起。这风来的真怪，冷飕飕的透体，并且里头带着些毛腥气。卢珍说：“大叔，别是有什么猛兽吧？”丁大爷说：“我正要说呢！大家留神，各处仔细瞧瞧。”韩天锦说：“哈，你们瞧，好大猫，大猫，大猫。你们这里瞧来吧，好大猫！”卢珍：“大哥哥，那不是猫，是只老虎。”卢珍、丁大爷都看见在山峰缺处，一只斑斓猛兽，每遇要行走之时，把身子往后一坐，将尾巴乱搅，尾巴一动，自来的就有风起，不然怎么虎行有风呢？久入山的人，或采樵或打猎，都会看风势，不然卢珍、丁大爷见风起的怪，又有毛腥气，就疑有猛兽。真是：

风过处，有声鸣。转山弯，现身形。它若到，百兽惊。拷山王，威名胜。躡深涧，越山峰。八面威，张巨口。将身纵，吐舌尖，眼如灯。齧钢牙，烈而猛。

真个是：龙从云来，虎从风去。卢珍说：“哥哥会上树不会？”天锦说：“小时打柴，什么树不会上！”卢珍说：“急速找树，不然山王一到，就没处躲避了。”天锦说：“我为什么躲避？还要把它抱住呢！抱回家去叫他们瞧大猫去。”正说话间，就见那只猛兽走动，躡山跳涧，直奔前来了。大爷、卢珍早就藏于树后，隐避身躯，亮出兵刃，总怕猛兽前来，就顾不得韩天锦了。焉知韩天锦迎着猛兽前来，乍扎着两臂，笑哈哈地嚷道：“这来，大猫。大猫，这来！”头前有段山沟隔住，天锦躡不过去，只可就在东边等着这只老虎。哪知这虎耸身就躡过山沟，又躡起一丈多高，对着韩天锦往下一扑。卢珍就知道，大哥这个祸患不小。焉知韩天锦也算粗中有细，见虎冲着他往前一扑，自己一躬腰，也就冲着它往前一扑。老虎扑空了，老虎的前爪一空，天锦就把老虎的后爪攥住，用平生之力抡起这只老虎来，望山石上一摔。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亮，那虎鸣的一声吼叫。再瞧韩天锦，把虎脑袋上皮毛抓住，一手把尾巴根揪住，连踢带打，那虎是呜呜的乱叫。踢了半天，索性他把虎骑上，一只手抓住了脑门子，一只手打老虎眼，噗哧的一声打瞎了一只。一换手，又把那只虎眼也打瞎了，那虎就成了一只瞎虎。又打了半天，竟把那只猛兽打得绝气身亡。这虎可也不大，并且已经是带过伤咧！也是天锦的神力，这才将它打死。可把大官人与卢珍瞅了半天，连话也说不出。暗道：天锦有多大的膂力。霹雳鬼见虎不动，说：“这个大猫不动了，我该抱去叫他们瞧去了。”卢珍说：“不要，谁也不瞧那个。”

正说话问，就见西边山坡上有一个嚷道说：“呔，那是我们的猫。”卢珍说：“我打着就是这，韩大哥管他叫猫哇，还有叫猫的那！”瞧这个人身量不甚高，头上高挽发髻，身穿青缎裋裤，薄底靴子。黑挖挖的脸面，四方身躯，粗眉大眼，声音宏亮。他说是他的大猫，随即跑下山来，走山路如踏平地一般。看看走到这段山沟，喊道：“那个大小子还我猫！”卢珍说：“哥哥给他吧！”韩天锦说：“便宜他，黑小子过来取。”那人说：“大小子，你给扔过来。”天锦就把那只虎抓起来。卢珍说：“哥哥扔不过去，山沟太宽，叫他过来取吧！”韩爷偏不听，一定要扔将过去，卢珍怕的是扔不过去，掉在山沟里头，不好去捡，又叫他人耻笑。韩爷哪里肯听，离山沟不远，提着这只虎悠了几悠，往前一跑，“嗖”的一声，竟自扔过去了。卢珍与大官人更觉着吃惊。那人说：“呔，我那是个活猫，这是个死猫，我不要，要我的活猫。”天锦说：“就是死猫，没有活猫。”那个说：“我要定活的了。”天锦说：“要活的你扔过来。”那人说：“使得。”“叭嚓”一声，照样又扔过来了。天锦提起来说：“就是这个，爱要不要？”“嗖”的一声，又扔过去。那人复又扔过来说：“没有活猫，你别走了。”韩天锦说：“可以，你过来，黑小子！”那人说：“使得，你那里等着吧！小子。”就见他顺着山沟，往南就跑。

不多一时，就在沟的东边，由南跑来。丁大爷看见两个人撞在一处，伸手要打。就见西北上有人嚷道：“少大爷又和人打架哪，员外爷来了！”那人说：“别打了，别打了，咱们员外来了。”一伙人看看临近，内中有一个员外的打扮，高声嚷道：“原来是丁大弟到了。”大官人告诉卢珍说：“这是百花岭，我们亲戚来了。”看看来到山沟，说：“大弟从何而至？你在那边略等，等我过去。”往南原有一个搭石桥儿，不多一时，来到面前。大官人过去行礼，早被展员外搀住，说：“怎么过门不入，什么缘故？”丁大爷说：“我连一个人没遇见，我看着像百花岭，正同我侄子这里说哪！给大哥见见。这就是卢大哥之子，他叫卢珍。这是你二叔。”卢珍说：“二叔爷在上，侄男有礼。”展员外说：“贤侄请起，怪不得说将门之后，名不虚传。”大官人说：“呔，你也过来见见。”天锦说：“见谁呀？”大官人说：“这是你二伯爷。这是韩二哥的义子，他叫韩天锦。”韩爷就跪下磕头，展二爷说：“这真是英雄的气象。我空有儿子，直不好给见，国栋过来见见，这是你丁大舅，过去磕头。”国栋给丁大爷磕头。展爷又说：“再给你卢大哥、韩大哥见见。”彼此对施一礼。展二爷往家中一让，大家一同前往，拐了一个山弯，就到了一所庄院。

进了大门二门，到厅房，落座献茶。员外问：“你们爷几个意欲何往？”大官人就把始末根由细说一遍。又问卢珍文才武技，皆都是应答如流。展二爷叹息了一声：“大弟，你看人家儿子什么气象，看你那个外甥，方才你也见过，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大官人更觉叹息说：“我倒想要那么一个，还没有那！哥哥别不知足了，有子万事足。”员外吩咐摆酒。虽在山中居住，倒也是便当。把酒摆好，吩咐请韩公子。谁知韩天锦不见了。哪里去了？家人说同着少大爷在西花园里吃烤虎肉那！展员外说：“快把韩公子请来，人家比不得咱们家里大爷，吃那个东西，克化不动，请他这里饮酒来。”去不多时，回来说：“韩公子和少大爷，吃烤虎肉，吃的对劲，商量着要拜把子那！我们一定要请，要把我们的脑袋拧下来。”大官人说：“既然那样，也就不叫他来了。他们二人对劲，倒很好。”然后大家用酒，直吃到二鼓方散。

安排他们在西书房安歇，预备的衾枕，整整齐齐。霹雳鬼与打虎将，他们是一见如故。原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差了路了，把虎扛回来，吃开了烤虎肉。天锦本没吃过，起先吃着不得滋味，嗣后越吃越香，吃了个十成饱，人家与他预备茶，他都不喝，非饮凉水不可，把凉水喝了无数。大官人叫本家家人，把他找到书房，进门就睡。展员外也陪着在书房安歇。天到二鼓后，大家才安歇。天到五鼓，霹雳鬼大吼一声，众人惊醒一看，谁知天锦把眼睛一翻，四肢直挺。

若问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将有心结拜 卢公子无意联姻

且说人看不得怎么坚壮，都架不住生病。天锦天生就了的皮糙肉厚，天然神力。虽生贫苦人家，究竟日后造化不小，烤虎肉就凉水，焉有不病之理？睡梦中就觉着内里头着火一般，大吼了一声，眼前一发黑，头颅一晕，复反躺于床上，把大家惊醒。灯烛未息，大家一看，见天锦眼睛往上一翻，四肢直挺，呼唤了半天，一语不发。众人一怔，展二老爷叫家人赶紧去请大夫。

不多时请来，进书房与天锦诊脉。大夫说，就是停食，开了个方儿，大夫去后，天已光亮。抓了药来煎好，叫他吃将下去，拿被窝一盖，出了身透汗，立刻全愈。就是一件，好的快，重发的快，什么缘故？病将一好，还是大吃大喝，别人拦挡不住。一顿就重发，又请大夫，又是一剂药就好。一连重发了六七次，可急坏了打虎将了，每天进来瞧瞧。卢珍也是着急，惦念着襄阳天伦的事情，心中烦闷。天锦哥病势老不能愈，又不能将他扔下走了。可巧国栋进来说：“我大哥还没好那？”卢珍说：“没有呢！”国栋说：“好容易交了个朋友，又要死；卢哥哥你会本事不会？”卢珍说：“不会。”国栋说：“你怎么不叫我丁大舅教教你？”卢珍说：“我笨啊！”国栋说：“你要爱学，我教教你。”卢珍说：“可以，等着，有工夫的时候跟你学学。”国栋说：“咱们这就走，上花园子，我教教你去。”卢珍虽不愿意，也是无法，叫国栋揪着就去，无奈何，跟着到了花园子。

卢珍一想，也是闲暇无事，一半拿着他开开心。那个国栋本是个傻人，就把两根木棍拿来，说：“我先教给你泼风十八打。”卢珍接过棍来，说：“我可不会，咱们混抡一回，谁打着谁，可不许急。”国栋说：“那是我净打你。”卢爷说：“你打死我都白打。你要打着我，我倒跟你学；你打不着我，我才不跟你学。”国栋说：“那就打。”卢珍拿起棍来，见他也不懂得什么叫行门过步，劈山棍打将下来。卢珍用棍一支，国栋换手一点，卢珍斜行几步，往外一磕，撒左手，反右臂，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又叫反臂倒劈丝。听见“叭”的一声，正中在国栋的后脊背上。“叭叭叭”削出去好几步去，几乎没栽倒。国栋说：“唔呀，你别是会的吧？”卢珍说：“我不会，先就说明了，我不会。”国栋说：“再来。”卢珍说：“咱们就再来。”又是照样，两三个弯，仍然照样，受了一个扫荡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卢珍微微地一笑说：“兄弟起来。”国栋说：“我不用起来了，我给你磕头，你教教我吧！”卢珍说：“不会，我教给你什么？”国栋跪下不动窝，非教不行。他闹得卢珍无法，说：“是了，等着有工夫我教你。”国栋说：“咱们两个人拜把子，你愿意不愿意？”卢珍本不愿意，又一思想，倘若闹的到展二叔耳朵里去，凭人家这个待承，要不与人结义为友，也对不住人家。再说国栋也是个好心，这个把子也可以拜的，随即点头。国栋说：“就在这里拜。”折了三支树枝插在地上，两个人冲北磕头。卢珍大，就跪在太湖石前，说：“过往神抵在上，弟子卢珍与展国栋结义为友，从此往后，有官同作，有马同乘，祸福共之，始终如一。倘有三心二意，地厌之，天厌之！”磕了头。国栋跪下说：“过往神抵在上，弟子展国栋与卢珍结义为友，有官同作，有马同乘。这才是有打同挨呢！”卢珍说：“不对，没有个有打同挨，该当是祸福共之。”国栋说：“这才是有打同挨呢！”卢珍说：“没有这么句话。”国栋磕了几个头，转过来又与卢珍磕头。国栋说：“咱们这可就是把兄弟了。”

就是你作官，我也作官；你骑马，我也骑马；你吃好的，穿好的，我也吃好的，穿好的。”卢珍说：“对了，就是这么个讲儿。”国栋说：“倘若是有人见面就打我骂我，你当怎么样那？”卢珍说：“你我生死之交，我的命不要了，必然要与你出气。”国栋说：“此话当真吗？”卢珍说：“要是假的，你别叫我哥哥了。果有这样人欺负你，我不与你出气，我是畜生。什么人欺负你，说吧。”国栋说：“这个人就在咱们院里住。”卢珍说：“必是恶霸。你带我找去，要死的要活的，就听你一句话。若要将他要了命，还是我出去偿命，与你无干。道是姓什么呀？”国栋说：“就是我姐姐。”卢爷一听说：“呸！你胡说，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姐姐，亏了你是与我说，要与别人说，叫人家把牙都笑掉了，你邀人打你姐姐，你还算人么？趁早别往下说了。你再住下说，我就不认得你了，你我断义绝交。”国栋说：“你打算我这个姐姐像别人家的姐姐那？她与别人不同，力气大，棍法精，拳脚快，刀法熟。我们动起手来，我总得跑；不跑，就得受她的打；并且不放走，给她跪着，叫姐姐，亲姐姐，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这才叫走那！见头打头，见尾打尾，我实无法了。各处找人帮我打她，总没有能人。我看着我天锦哥可以，他又病了。想不到哥哥你准能打她。有言在先，有人欺负我，你管，这你又不管我了。也罢，你爱管不管罢。你不管，我一辈子也逃不出来了，不如我死了，倒比那活着强。”

卢珍知道他是浑人，倘若真行了短见识，更不对了。无奈劝劝他吧，说：“兄弟，你想姐姐是外姓人，在家还能有多少日子，你再忍几年就得了。”国栋说：“你别管我了，我这就碰死，你去你的吧！”说毕又哭起来了。卢珍为难，心中想：有了，我冤他一回倒行了。我应着帮打，叫他把她诳来，我在山子后面蹲着。他叫我不出去，等他姐姐走了，我再见他，我说：“我睡着了。”自要哄他过了一日半日，我们一走就完了。想妥了这个主意，说：“兄弟，别哭了，我应了，帮着你打，还不行吗？”国栋听说道：“你管了？”卢公子说：“我管了。”国栋说：“我也不哭了，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诳她去，你在山石后面等着，我将她诳到此处之时，我叫‘救兵何在’你在山子石后面出来说：“‘好大胆！欺负我的拜弟，我打你这个东西！’你打她，叫她叫，不叫，还打。我也叫她叫，不叫再打，就给我出了气了。”卢珍说：“你快去呀！”国栋说：“你可得言要应典那！不然我走了，你跑了，我救兵不在，那可害苦了你了。那可是她打的，明天去她还打那！我可得死给她瞧。你要走了，我是个王八，我可不敢骂你。”卢珍无法，只有等着。

国栋的姐姐，乳名叫小霞，本是展辉之女。展耀就有一子，是国栋。大太太先死的，大员外后死的，病到十分，叫姑娘过来与叔父婶母叩头说：“从今后不许叫叔父婶母，就叫爹爹娘亲。你们夫妻可要另眼看待这苦命的孩儿。”二员外夫妻说：“哥哥放心，我们待她，要与国栋两样心肠，我们不得善终。大爷，姑娘给什么人家？”大员外说：“一要世代簪缨之后，二要人家善静，三要文有文才，四要武有武工夫，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职。”二员外一听，就知道太难了，说：“大哥，若有一件不全，给不给？”大员外“嗷”地一声，咽了气了。大家恸哭发丧。办事将完，二太太又死了，也把事办完，姑娘带着两个小丫环，学习针黹，描鸾刺绣，早晚的舞剑，打袖箭，全是展家家传。国栋可不会，每遇姐弟俩交手的时候，国栋必败。姑

针黹（zh，音指）——针线的意思。

娘比他强的多多，力气可没他大，用的巧妙，国栋输了，姑娘叫他求饶。每遇动手，回回如此。国栋忌上了小姐，本要邀天锦，天锦又病了。如今见卢珍又强多了，定好了计，自己到姑娘的院内叫阵。姑娘出来，短衣襟，手拿木棍，说：“你这几日没受打之过吧，又来了。”国栋说：“我拜了老师了。你不行了，快给我磕个头吧！我就饶了你。”姑娘大怒，二人交手不到十个回合，小爷就跑奔西花园子而来。姑娘在后，进了花园，与卢珍见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小爷败走西花园内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诗曰：

城头叠鼓声，城下暮江清。
欲向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且说展国栋去到姑娘香闺绣户，以比棍为名，把小姐诓将出来，先比试了几下，败走西花园内，进月样门，直奔太湖山石。姑娘在后面追赶。他冲着太湖石嚷喝说：“呔，救兵何在？救兵何在？”姑娘一听，不敢前去。心中暗道：这孩子不是外边勾了人来。倘若外边勾进来，自己抛头露面，没穿长衣服，就是这样打扮，漫说是男子，连妇女们都不好意思见。倘若叫叔叔知道，数说自己几句，那时怎了？国栋本是一个浑孩子，他真许外头勾进人来，不如早早回避为是。国栋连叫救兵，回头又叫姐姐：“你怕了我了。是好的回来，我这有救兵，你敢来么？从此你就永不用和我夸嘴了。”姑娘听他这一套话，不觉的气往上一冲，又见国栋冲着太湖石叫了半天，并没有答应。自己忖度：别叫这个傻子诓我一句话，就把我吓跑了。国栋是个傻人，他在外面一嘲笑，我岂不被外人耻笑？

这些姑娘，都是骄傲的性情，何况她是一身的功夫，那性情未免更显着骄傲了。自己一反身，又追上国栋来了，说：“你这孩子，这个打今天是没挨够那！你叫什么救兵？若不叫救兵？我倒饶了你。今天冲着你这个救兵，连你带这个救兵给我跪下，我都不饶。”随说随追，国栋就跑，冲着太湖石又嚷：“救兵何在？救兵快些出来，不然我要不好了。哎哟！救兵跑了，你可害苦了我了。”姑娘听着喊救兵喊得紧，又收住了步了。姑娘看太湖山石后，并无一人，又追，追到身临切近，国栋真急了，说：“救兵再不出来，我可要糊骂你了。”姑娘说：“今天你倒不要紧，我倒看看你这救兵，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国栋又说：“你不出来，连我姐姐都要骂你啦！”卢珍实忍不住了，本是装瞌睡，一听要骂，可就忍不住了；再听姑娘说话又太大了点，连国栋带救兵给她跪着，她都不饶。本来无心与姑娘交手，被这两句话一挤对，把卢公子的火，挤对的就发燥起来了。单手提那根齐眉棍，往上一抬身躯，朝对面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追赶国栋。她短打扮，头上乌云，有一块鹅黄绢帕罩住，并没戴定花朵，也没有钗环镯钏。穿一件玫瑰紫的小袄，葱心绿的汗中，系腰双桃红的中衣。三寸窄小的金莲，一点红猩相似，粉面桃腮，十分的俊丽。手中提一根齐眉棍。卢公子故意断喝一声说：“呔，什么人？大胆敢欺负我的拜弟来。来、来，与公子爷较量三合！”姑娘猛然间，见太湖石后显露一人，小姐立住脚步，但见这位相公，头戴银红色武生巾，银红色箭袖，香色的丝带，靴子、衬衫俱被太湖石挡住。往脸上看，粉融融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乍臂，双肩抱拢。姑娘一照，羞了个面红过耳，拉棍回头就走。国栋在旁边说：“救兵，打！打！打！别叫她跑了，快追打，姐姐，你可栽了跟斗了，就会欺负我，今天可叫人家追跑了，明日再别和我说嘴了。”姑娘出花园，回到自己的香闺绣户。国栋仍是后面追来，说：“你敢上后花园里去吗？”姑娘回头叫：“兄弟到我屋里来，我与你讲话。”国栋不敢进去，就在院里站着，拿根棍子，说：“我就在这里

等着你，你几时也给我跪下，我才饶你。”早有丫头接了棍，进去问小姐：“怎么，今天大爷得了胜了？”姑娘说：“你少说话，请大爷进屋里来。你告他，只管进来，不是诓着打他，有话和他说。”国栋方敢进来，说：“姐姐，你不是诓到屋里打我去。”姑娘说：“你只管进来，我有话和你说。”国栋到了里面说：“姐姐，什么事？”姑娘说：“兄弟那边坐下。”国栋说：“什么事：姐姐你说吧！”姑娘说：“你我兄弟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叫了外人打姐姐来。”国栋说：“就为你屡次三番打的我实在难受，我老不能赢你，故此我才找了一个助拳的。他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盟兄。”姑娘说：“你我兄弟是亲姐们，你打了我也不要紧，我打你也不要紧。难道你竟把姐姐恨上了，好兄弟，你真不错，我真疼着了你了。我就是告诉爹爹去。我问问爹爹，你是哪里约来的人，我就是叫爹爹打你，我也打不了你。”说罢就哭，把国栋吓了个胆裂魂飞，就与姑娘跪下说：“好姐姐，千万可别叫爹爹知道，我再也不敢了。”他也明知，要叫他天伦知道，必把他打个死去活来，故此苦苦央求姐姐；其实姑娘是怕他告诉，故此拿厉害话把他威吓住，就省的爹爹知道了。倘若员外知道，数说自己一顿，是死是活，叔叔比不得婶母，婶母数说一顿不要紧。想着把傻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不想外头，还有人泄漏。那卢珍虽然见着姑娘，见姑娘脸一发赤，回头就跑，国栋就追。卢珍哪里肯追，见他们姐弟跑了，把棍子一扔，奔东院来了。

回到屋中，看韩天锦的病势，已好到八九成。重发了好几次，都由食上之故。这也知道喝点粥了，看看全愈，正对着大官人和二员外在里头讲话，少刻，大官人出来，进了书房。卢珍站起身来说：“大叔哪里去来？”大官人说：“上里边和你展二叔谈了会子话，看了会子闲书，要和我着棋，我哪里有闲心与他对奕？不然你上里边去，与你展二叔着两盘棋，到也罢了。”卢珍说：“叔父即无心着棋，难道说，侄男就有那样闲心？侄男恨不得这时就到襄阳，见着我天伦才好。”丁大爷这也就不便去了。丁大爷又过来看了看天锦，就见卢珍在那里坐着，忽然嗤的一声笑了。大官人问卢珍说：“你方才笑什么来着？”卢珍回答：“侄男并没笑。”丁大爷说：“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怎么连笑你都不知道哪？”卢珍说：“侄男情实的没笑，必是叔父听错了。”大官人随即也就说：“大概是我听错了。”慢慢的察言观色，净看着卢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样子，待了半天，又嗤的一声笑了。大官人说：“这你可就不必隐瞒了，有什么心事，快讲上来。”卢珍情知隐瞒不住了，就将拜把子，见着人家姑娘，一字不曾隐瞒地细述一遍。丁大爷一听一笑，问：“你看见这个姑娘品貌如何？”就把卢珍羞的是双颊带赤，一语不发，只是低着头害羞。大官人忽然心想，顶好地一门亲事，我何不与他们两下里作个媒人。想罢复又到里边，面见展二员外，仍是落坐献茶。大官人说：“我自从到了家中这些日子，未曾见着姑娘，倒是把外甥女请过来见见。”二员外点头，立刻把姑娘请到。启帘而入，一看姑娘，怎见得，有赞为证：

丁大爷，观对面。但只见，一启帘，进来了一位姑娘，貌似天仙。艳丽无双多俊俏，闺阁的女子，稳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颜。绿鬓垂，珠翠鲜，麻姑髻，乌云挽，拟着个，碧玉簪。趁着那，珠儿又圆圆，翠儿又鲜鲜，花朵儿颤颤。穿一件，对领衫，衬衫上，绣牡丹，百褶裙，遮盖严。准定那，裙儿之下是对秀美的小小金莲。梨花貌，芙蓉面；桃蕊的腮，似把笑含。土形正，如悬胆，配着那，耳上环。樱桃口，真是一点，不点胭脂，红里透鲜。两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显。见了那丁大爷道了一个万福，欲前不前。

丁大爷看见了甥女小霞，方与展二员外说道：“姑娘几载不见，长成人了。”二员外道：“姑娘，你也不认的你大舅了罗！”姑娘回答：“不认识了。”深深道了一个万福，归后去了。大官人复又问：“姑娘可曾许配人家？”展二员外说：“我哥的遗言，六件事全，方才许配，差一件事不给，故此耽误。”丁大爷问：“哪六件事？”回答：“一要世代簪缨之后，二要人家善静，三要文才，四要武技，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丁大爷说：“我作个媒人，就是卢珍，可称世代替缨，家里就是三口人；文才武技，你是问过的；品貌，你是瞧见了；这一到襄阳，跟着大人，拿王爷回来，何愁无有官作！”展二老爷一听，喜之不尽，说：“大弟，我见面就有意，可不知定过姻亲没有：今天大弟一提，焉有不愿意之理：就此定妥。”丁大爷对卢珍说明，就把卢珍带将进来，与二员外行了礼，就以岳爷呼之。合家人皆知此事，都与员外爷道喜。

万事皆是个定数，非人所为。此事若非天锦染病，断断也成不了此事。亲事定妥，韩天锦的病体全愈，告辞起身，直奔襄阳去了。

全珍馆闯祸，俱在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黄花镇小五义聚首 全珍馆众英雄相逢

且说卢珍定了亲事，韩天锦病体痊愈，爷三个起身，直赴奔襄阳暂且不表。

且说的是山西雁徐良，同着闹海云龙胡小记、开路鬼乔宾，与艾虎分手，定下在黄花镇相会。徐良叫人推着小车，直奔黄花镇而来。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到了黄花镇，进了东镇口，道：“这里有座饭铺，字号就是全珍馆。门口有长条桌子，长条板凳。”开路鬼叫道：“哥哥兄弟，咱们在此吃会子酒吧，肚内觉着饿了。”徐良点头，就将小车放在门外，叫他们就在这桌子上要吃食物件。迎着门摆着三角架子，上头搭着块木板，木板上搭着个帘子，帘子上摆着馒头、面、粽儿、包子、花卷。为的是：卖力气的苦人，担挑推车的到了，有现成吃食物件。并且，那边靠着门旁有一个绿瓷缸子，上头搭着块木板，板上有几个粗碗，缸内是茶。里面人吃饭、饮茶，走了把茶叶倒在缸内，兑上许多开水，其名叫总茶。每有苦人在外头吃东西，就饮缸里的总茶，白饮不用给钱。

三人进了全珍馆，直往后走，到最后面。后堂迎面一张桌子。三位谦让了半天，胡小记迎面坐了。过卖过来，问要什么酒菜。要了一盆子醋。然后胡小记、乔宾要酒，要上等的酒席一桌。不多时，罗列杯盘，酒已摆齐。三位畅饮。

正在吃酒之间，忽然有一骑马的来到。见那人下了坐骑，有铺中人将马匹拉将过去。此人下马，直奔里边来。问铺中人：“可有雅座？”掌柜的说：“没有雅座。”又问：“可有后堂？”回答：“有后堂，叫人家占了。”说：“可能够叫他们腾一腾？”铺中人说：“那可不行，全都有个先来后到。”又问：“就是一个后堂吧？”回道：“有个腰门。”那人说：“待我看看。”隔着一层栏杆，那人说：“这倒也可以。”出去打马上取出一个绿布口袋来，叫他们涮了一把茶壶，抓上把茶叶，把开水倒上，拿了四个小茶缸儿，就在腰门靠着西边那张八仙桌上，叫过卖净了桌面，西面放了一张椅子。

不多一时，听外面一阵大乱，一个个撒蹬离鞍。有铺中人把马匹接过去，就在铺面前来回的遛马。有一位相公，许多从人伴当，直是众星捧月的一般。但见这位相公，戴一顶白缎子一字卧云武生公子中，走金边，卡金线，绣的是串枝莲。两颗珍珠，穿着鹅黄灯笼穗，在两肩头上乱摆。白缎箭袖袍，绣的三蓝色的大朵团花。五彩丝鸾带束腰，套玉环，佩玉珮，葱心绿衬衫，青缎靴子。肋下佩刀，金什件，金吞口，轧把峭尖雁翅势，钢刀悬于左肋。细条身材，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仿然是出水的桃花一般。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窄臂，双肩抱拢，暗隐着一团威风杀气。众从人拥护着来到后边，问道：“在哪里烹茶？”那先进来的从人说：“茶已烹好，现在此处。”那位武相公也往后看了看，就在西边八仙桌上落坐。吩咐：“快些拿茶来，好生燥渴！”那人赶紧地答言：“是！”就斟出四半缸儿茶来，由靴桶儿里掏出一把扇子来，就把这茶用扇乱扇，把茶扇得可口，说：“请相公爷吃茶。”

徐良与胡小记说：“大概此人家中不俗，这是行路，还有这么大的款式呢！”胡小记说：“看着这样，定然不俗。”将把茶要往上一端，听着外边

大吼了一声，进来一人。这一声喊，半悬空中打了雷相似，好诧异！进来一人，身高一丈开外，一身皂青缎的衣服，面似地皮，进门来扑奔后面，说：“我渴那！渴那！”冲着山西雁而来。徐良告诉过卖说：“你先张罗这一个料半的身量去！”过卖迎出去说：“你是干什么的？”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霹雳鬼韩天锦，同着大官人、卢珍，正走到黄花镇东镇口外，说：“我渴了！”卢珍说：“这是个镇，店里面必有卖茶的。咱们到里面去找茶铺。”韩天锦一人先就进来，公子就怕他闯祸，谁想还是闯祸。将进镇店，他就看见全珍馆了，直往里走，嚷渴。过卖迎住问他。他说：“渴了，我要饮水。”过卖说：“门外头有现成儿的，你要事忙，拿起来就饮，也不用给钱。”韩天锦听见，一扭头，他就看见那个武至相公人家那里的茶了。他只当那个茶，拿起来就饮。那过卖说是门口儿那个缸里的茶，是天锦听错，也是过卖没说明白。事从两来，莫怪一人，韩天锦拿起人家的茶来就饮，一连四碗，人家焉能答应。

毕竟不知怎样闹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楞汉子吃茶夸好 莽男儿喝汤喷人

诗曰：

真人塞其内，夫子入于机。
未肯投竿起，惟欢负米归。
云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
读遍夫贺倚，如君弟者稀。

且说韩天锦问过卖，他说：“外头有现成的茶，拿起就饮。”天锦一看北边是里头，隔着一段栏杆，这必是外头了，他一看四个小茶缸，四半碗茶，从人才把它扇凉了。他过去伸着大手就要端茶，从人一拦，说：“你好生无礼！”这句话未曾说完，就被武生相公拦住，打算着来人把茶饮完，道个致谢，也就完了。只见来人嘴又大，碗又小，茶又少，端起来噤的一声，几碗茶就没了。一叭呛嘴，就咽下去。来说：“好啊！”又端起来一碗，一连就是四碗。饮完了，又说：“好啊！”转脸要走，被武生伸手拉住，说：“呸，你这厮好生无礼！”天锦问：“怎么无礼！”武生说：“你方才饮这个茶好不好？”天锦说：“我直说好啊！”武生说：“好便怎样？”天锦说：“好了给柜上传名。”武生说：“是我的茶，怎么好了给柜上传名？”来说：“好小子！”武生回答：“你骂哪？”来说：“我没骂你，我骂这个小子哪！他说外头有现有的，拿起来就喝，叫人家损我一顿。我就是打他个狗养的！”过卖吓的是浑身乱抖，说：“大太爷等等，咱们可不许矫情。我说外头，是门外头，西边有个绿瓷缸，瓷缸上有块板，板上头有个黄砂碗，拿起就喝，也不用给钱。谁叫你拿起人家的茶来喝，人家岂有不说的道理！”天锦说：“到底是你没说明白！”言犹未尽，抓起过卖要打。武生说：“大个，我看你有点不讲礼，不用欺负他！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

正说话间，卢珍打外边闯将过来，随后大官人也到。原来是他们见韩天锦到黄花镇，踪迹不见，直找到西头，又打西头找回，方才找到全珍馆。卢珍高声嚷道：“哥哥要和人打架，千万可别动手！”连大官人也到，一问怎么个缘故？过卖就将所有的情由述了一遍，卢珍拿好话安慰了过卖几句，说你看我吧！转头又问了问天锦。天锦说：“他说的不明！他说外头，也没说哪个外头，叫人家损了我一顿！”卢珍说：“到处里就是哥哥你闯祸！坐着吧，我过去给人陪礼去。”便对武生道：“这位大哥在上，小弟有礼。方才是我无知的哥哥得罪了兄台，看在小弟份上。他把尊公的茶全都喝了，我们也不敢说是赔了，我再给阁下斟出几碗来晾着就是了。”武生连连陪笑说：“岂敢！岂敢！我倒透着小器了。”彼此对施一礼，卢珍告退，归到东边靠着武生相公那张桌子落座，数说了天锦几句，然后过卖过来，倒给天锦陪了了个礼。然后要茶。天锦说：“什么也敌不住人家的茶好饮！”卢珍一笑：“哥哥还会品茶哪！”天锦说：“什么话！那真好饮呀！”山西雁徐良说：“你看这个人，那么大个，他会没喝过茶？”乔宾说：“看他有多时开过眼？”胡小记说：“别看他料半的身量，我一低脑袋，他就得躺下。那个武生相公倒是个朋友，说话也真通情理，可就不知道姓字名谁？”再听那边说的话，更奇怪了。就说这茶，天锦直夸这茶好。卢珍说：“怎么个好法？”天锦说：“饮的嘴里呀，那么香喷喷的，苦因因的，沈都噜的，甜深深的。”卢珍说：

“你是净饮过凉水，没有饮过好茶。过卖过来，把你们里头那顶高的雨前茶，照着那边的样子，烹一壶来！”不多一时，烹了一壶来。卢珍把三碗斟上，过去又让了让那边武生相公。头碗递给大官人，二碗递给天锦，然后自己端起一碗，说：“哥哥尝尝这个茶怎么样？”天锦把茶端起来，噤的一声，一叭咂嘴，又一裂嘴说：“差多，差多！”卢珍问：“怎么差多呢？”天锦说：“饮的嘴里不那么香喷喷的，不那么苦因因的。”卢珍说：“别说了，叫人家听见耻笑！”大官人说：“这茶就很好。”不多一时，来了一个人提着一壶茶，放在桌案之上，说道：“我家主人听着这位爷夸奖我们这个茶好，原本是打我家乡带来的茶叶，果然此处卖的茶叶敌不住我们带来的茶叶好，这是我主人孝敬爷们的，些须小事，望乞笑纳。”卢珍说：“素不相识，这如何原本是打我家乡带来的茶叶，果然此处卖的茶叶敌不住我们带来的茶叶好，使得！净是韩大哥夸好，叫那位尊兄送过来，这怎么答人家的情哪！回去见你家人替我们道谢。”说毕，复又冲着相公桌上一谢。大官人也就谢了谢。韩天锦就先把茶斟起来，一饮，说：“大叔，兄弟，尝尝这茶，到底是真好！卢珍也就点头。大官人也说：“好！怪不得他夸奖。”

少刻，那边武生相公过来说：“饭已要齐，请诸位在那边一同喝一杯酒吧！”大官人、卢珍都说：“不陪！不陪！少时我们饭也就要来了。大家两便吧，尊兄先请。”

不多一时，叫过卖来，也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摆列杯盘。卢珍与大官人俱到武生相公面前让了一让，复返落座，大家吃酒。卢珍虽是这边吃酒，不住的净看着那边武生相公。但见那相公端起酒来，长叹一声，复又放下，心中如有所思，从人们劝解说：“相公总得吃饭，怎么连酒也不饮了？”勉强着要了两碟馒头，让相公吃，刚吃了半个，也就放下。又给要汤，相公言不要了，从人一定叫过卖强要了一碗汤，是木樨汤。不多时汤到，相公叫看茶来漱口。

忽然由外面进来一人，背着包袱，一身墨绿的衣服，壮帽，肋下悬刀，面如熟蟹盖一般，粗眉大眼，直往里跑，进门来就嚷：“饿了，饿了，我饿了！”正是过卖张罗着卢珍那边摆齐，又到后堂张罗着胡小记的酒饭，徐良说：“你看，打外头来了个饿的。方才来了个渴的，这又来了个饿的，瞧他去吧！”过卖将出来，那人已经到了后堂，说：“饿了，饿了，瞧有什么吃的，快些拿来！”过卖说：“要现成的这里没有。外头有现有的，拿起来就吃，有忙事吃了就走。”可巧过卖又没说明，始终又没提门口的外头，又遇见了个浑人。那人一想，那个栏杆里头是里头，栏杆外间是外头。转身又看见武生相公那些酒席，直奔前来，到桌案之前，他也不管好歹，就把方才端来的那碗热汤，端起来就要喝。又是碗清汤，也没有油，也不冒热气，这个端起来就喝。头一口咕噜一声咽将下去，烫得心腹生疼。似乎这二口汤就不用喝了。嘴急，又把二口汤喝在嘴里，烫的噗哧一声，一口汤喷出，正喷在武生相公脸上头巾衣服等处，无一不有。人家是新开剪，头次上身，崭新的衣服全给油了。武生气往上一壮，用手一指，说：“那丑汉这是怎样了？”那人哎哟半天说：“你说怎样？”武生相公说：“你赔我！”那人说：“赔我舌头！”武生相公说：“我的汤，谁叫你端起就喝？”那人说：“那小子他叫我喝的！”过卖早就吓的抖衣而战，过来分证这个礼说：“我叫你在门口外头，有个三角架子，上头有个木板，木板上有馒头、面、粽儿，拿起来就吃。谁叫你喝人家这个来！”那人一听，羞恼便成怒，抓起过卖就要打。

里面三位英雄不服了。开路鬼乔宾就要出来，被胡小记拦住。山西雁说：“该这位相公倒运。饮茶，犯小人；吃饭又犯小人。”韩天锦也有了气了：“怎么人家的东西他拿起来就是吃。”卢珍说：“哥哥，你别说了：只许你拿起来就饮，不许人家拿起来就吃吗？”那武生相公就是泥人，也有土性儿，喝道：“那个小辈不用和过卖发横，你就是赔我的衣服！”那人说：“你就赔我的舌头！衣服有价，舌头没价！索性我也不冲着过卖说了，赔舌头吧！”小子随说着，上头一晃，就是一拳。武生相公一伸手接住，腕子底下一腿，那人便倒，复又起来，里外众人哈哈一笑，那人恼羞成怒，亮出刀来。

不知两个人怎样较量，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卢珍假充小义士 张英被哄错磕头

且说那人羞愧难当，摔了个跟斗。大家一笑，不由气往上一冲，把刀亮将出来，往前一趋，对着那位武生相公就剁将下来。武生相公往旁边一闪，正要拉刀，那人早扑通躺在地上。原来是卢珍赶奔前来，抽后把腕子接往，底下一脚，那人便倒。卢珍将他搀将起来，说：“朋友，你在这边坐。”那人说：“什么事！你把我趟个跟斗，给我刀来！”那刀早被卢珍拿将过去，递与大官人了。卢珍说：“朋友，你别着急。人将礼义为先，树将枝叶为圆。咱们都是素不相识，你们两造里我俱不认的。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间人管世间人的事。哪有袖手旁观，瞧你们动刀的道理？故此将你让到这边。论错是哥哥你错了，也搭着过卖没说明白。你也该想一想，你也该看一看。就有现成的，哪有成桌的酒席给你预备着？你也当问问再吃再喝才是。知错认错是好朋友。哥哥，是你错了不是？”那人说：“我皆因有火烧心的事。我两个哥哥在监牢狱中，看看待死，上武昌府找人，去慢了，我两个哥哥有性命之忧。故此听那小子说外边有现成的东西，我拿起来就吃。那个人即是他的东西，他就应当挡我才是，为何等我喝到口中，他方说是他的？还叫我赔他的衣服！他就得赔我的舌头！”卢珍说：“你就是不论怎么急，吃东西总是慢慢的，不然，吃下去也不受用。别管怎么，看在小弟的份上，你过去给他赔个不是。”那人说：“你不用管了！他与我赔不是，我还不能答应呢！”卢珍说：“事情无论闹在哪里，总有个了局。你方才说有要紧的事情，此事不了，你也不能走。依我相劝，你先过去与他赔个不是，别误了你的大事。”那人说：“你住口吧，趁早别说了！我这人是个浑人，任凭什么人劝解，我也不听！此时除非有一人到了，他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卢珍问：“是谁？”那人说：“除非是我艾虎哥哥到了，别者之人，免开尊口！”卢珍暗笑，自思：冤他一冤，此人即认得艾虎，必不是外人，复又问道：“你怎么认得艾虎？”那人说：“我不认得，我哥哥认的。”卢珍更得了主意了，说：“你不认的艾虎，你贵姓？”那人说：“我姓张，我叫张英。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与我托情。”卢珍说：“你不用去了，这才恰巧哪！我就是艾虎，匪号人称小义士，正打武昌府往这儿来。你妻上武昌府，还要扑空了哪！”那人一听，赶紧双膝跪他说：“哎哟！艾虎哥哥，可了不得了，咱们家祸从天降！”卢珍说：“咱们无论有什么事情，全有小弟一面承当。你先把这件事完了，再办咱们的家务。”张英说：“此事怎么办？我可不能给他赔不是！”卢珍说：“论近是咱们近，你要栽了跟斗了，如同我抢了脸的一般。”张英说：“若非是艾虎哥哥你派着我，别人谁也不行。你叫我磕一百个头我还磕哪！”卢珍说：“好朋友，你这少待。”原来大官人劝解那武生相公，人家是百依百随，连身上喷的那些油汤，尽都搽去，又打来脸水，把脸上洗净。卢珍过去说：“看在小可份上，我将他说了几句，带将过来与尊公陪礼。”武生说：“屡屡净叫兄台分心，不必叫他过来了。”卢珍随即将他带将过去，张英说：“若非我哥哥叫我给你磕头，不然，你给我磕头，我还不答应呢！”赌气子跪在地下磕了几个头。人家武生相公更通情理，也就屈膝把张英搀将起来，说：“朋友，不可计较于我。”卢珍也就给武生相公作了个揖，拉着张英往他们这座位来了。大官人也就给武生相公施了礼，就奔自己的座位了。

卢珍听见后面有人说：“此事办的好！”有个山西人说：“好可是好，就是有点假充字号。”卢珍瞅了他们一眼，暗道：“这几个人莫非是认得艾

虎？”自己重新又与张英说话：“你先坐坐，咱们有现成的东西，你先吃点。”张英说：“艾虎哥哥，我吞食不下。”卢珍说：“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我不姓艾，我与艾虎是盟兄弟。我带着你去找他去。我有地方找他。”张英一听，大吼了一声，劈胸一把揪住卢珍说：“你冤苦了我了！你就是赔我的舌头，赔我舌头！”卢珍说：“你这厮好不达时务！”用手把他腕子刁住一翻，张英扑通就跪在地下，被卢公子拧住他的胳膊问他：“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忽听见后面山西人说：“不用打了！真正的艾虎来了。”大官人说：“好，卢珍，撒开他吧，艾虎来了！”就见艾虎慌慌张张往里就走，说：“我看见小车，我就知道你们在这里那！”一回头看见了大官人、卢珍，艾虎一怔说：“大叔从何而至？”大官人说：“我们的事，少时再告诉你。你先见见你这个朋友。”艾虎过来与卢珍行礼。卢珍说：“你不认的这是谁吧？”艾虎说：“不认识。”卢珍说：“这是韩二叔跟前的韩大哥。艾虎说：“不是天锦大哥？”卢珍说：“是！”艾虎说：“只听说过，没见过。”随即过来磕头，说：“小弟艾虎与哥哥磕头。”天锦说：“起来吧，小子！”艾虎说：“怎么哥们见面就玩笑？”卢珍说：“韩大哥不可！这是欧阳叔叔的义子，智叔叔的徒弟。”韩天锦说：“艾兄弟，别恼我呀！这是我的口头语。”艾虎暗说：“好口头语！”复又问，“卢大哥，里边那位白眉毛的，你不认识？那是徐三叔跟前的，名叫徐良，外号人称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回头把里头几位叫过来，与大众见见。先给徐良见：“这是茱花村的丁大叔。”徐良过来磕头。大官人问了，才知是徐三哥之子。又与韩天锦、卢珍相见。又把胡小记、乔宾与丁大爷见了。复又与卢珍、韩天锦见了。徐良问艾虎娃娃谷的事。艾虎说：“全搬了家了，白跑了一趟。”艾虎又问卢珍：“怎么同韩大哥走到一块了？”卢珍就把奉母命，会同了大叔，半路遇天锦打虎、养病以及方才抢人家茶喝的事情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净笑。

大官人说：“我们这到襄阳，也就晚了吧：艾虎你必然知道。”艾虎说：“什么事？”大官人说：“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没死？”艾虎说：“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哪！死了没有半年，也有几个月了，并且死的苦，尸骨无存！”这句话还未说完，卢珍就哎哟我的五叔哇，把气挽住了。大官人放声大哭说：“我的五弟呀，五弟呀！想不到你一旦间身归那世去了！”徐良在旁边也是落泪。艾虎也是凄惨。就见那边武生相公，哎哟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家忙成一处，呼唤了半天，武生相公方才悠悠气转，大家这才把他搀将起来，坐在椅子上，哭的死去活来好几次。你道他是谁？这是白玉堂的侄儿，白金堂之子，名叫芸生，外号人称玉面小专诸。因为他事母至孝，玉堂的那身工夫是金堂所传，芸生这身工夫是玉堂所传。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来高去，蹿房跃脊，来无踪迹，去无影响。别创一格的能耐，会打暗器，就是飞蝗石，百发百中，百无一失。就是一桩，五爷会摆的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没教过芸生。芸生要学，五爷说：“惟独这个艺业，我已经是会了，就算无法了。古人会什么，就死在什么底下的甚多，故此不教。”何尝不是会消息就死的消息的底下！芸生奉母命上襄阳，带着些从人到了此处，听艾虎说，方知叔叔的凶信。不然，怎么死过去了？揩了眼泪，过来见大官人说：“原来是丁叔父。”跪倒磕头，自通了名姓。大官人一听，说：“这可不是外人。”大家见了一回礼。艾虎问：“这位是谁？”张英说了自己的事情。艾虎就要辞别大众，上岳州府救两个哥哥。

艾虎救哥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诗曰：

英雄结拜聚黄花，话尽生平日已斜。
五义小名垂宇宙，三纲大礼贯云霞。
凭歌不属荆卿子，谈吐何须剧孟家。
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归整中华。

且说张英在旁边，又是气，又是恨。瞧他们大家见礼，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到白芸生见礼已毕，回到他那边换衣服去了。原来芸生大爷来的时节，就听见人说他二叔在襄阳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带来。如今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将下来，到全珍馆把包袱解开，拿出一顶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顶头巾，戴上这顶；脱了白缎子箭袖，换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衬衫，紧了紧青线带，换了青布靴子。那口刀是绿鲨鱼皮鞘，孝家不应例带，有个青布套儿把它套上。复返过来，与大众说话。再看芸生公子，更觉着好看了。

那边芸生换衣服，这边是张英告诉艾虎，就把绪春园分手到家，坏种讹房子，坐死坏种，马大哥和我哥哥收监，众绅士使用钱买他二人不死，赃官有点点头，太太的口紧，马大哥叫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肺都气炸，把脚一跺，咬着牙说，“好赃官；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胡小记、乔宾也觉挂心，过来打听说：“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吗？”张英说：“不是，张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带着张英与大众见了见。艾虎说：“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两个哥哥要紧。”大官人说：“不可，艾虎去不得！现在监牢狱收着，你怎么去救？”艾虎说：“全凭我这一身能耐，进了监中，开了狱门，有一得一。是凡打官司的全放将出来，给他个净牢大赦。然后我奔知府衙，把赃官满门家眷，杀他个干干净净，方消我心头之恨！”徐良说：“算了，兄弟，你别往下说了！那不是反了吗？”大官人说：“事缓而别图，你这孩子老是一冲的性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准保万全。咱们大家去罢，见了大人苦苦央求。就说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样宠信官亲，苦害黎民，你两个盟兄怎么样的不白之冤，若是论私，大人去封书，或是来二指宽的贴，管保无事。论官，行套文书，连知府都坏。”徐良在旁说：“兄弟，大叔这个主意很是。再说监牢也不易进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后悔。一冲的性儿，到了那里救不出来，岂不是徒劳往返！”卢珍在旁称善说：“贤弟，这是个好主意。你就依计而行吧。”艾虎心中虽不愿意，有大官人的话，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自可委屈着答应，自己内里单有打算，就是张英心中不愿意。卢珍旁边说：“哥哥，你自管放心吃你的东西，这就不用着急了。监中二位哥哥，准保无事。”张英也就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坐下。

卢珍叫过卖把后边那一桌搬在前面，换了一个圆桌面，大家团团围住，添换了许多酒菜。就是芸生闷闷不乐，他们那桌酒席，那些从人吃用。从人都换了缟素衣服。这边大官人打听襄阳的事情，又问了丢大人的情节。他对胡小记、乔宾说：“你们也不必回湘阴县了，咱们一同见大人去，再说破铜网阵也得用人，今天暂且住此处，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们有马。

徐良单走，他们有小车走得慢。叫张英回去先送信，好叫监中人放心。”

安排妥当。芸生叫从人出去，在黄花镇打店。丁大爷一瞧他们这小弟们：芸生、天锦、徐良、卢珍、艾虎虽则是高矮不等，都是将门之后，俱各虎视昂昂。丁大爷说：“我的主意，你们五个人正当结义为友。上辈是陷空岛的五义，你们若拜了盟兄弟，可称为是小五义。”这几个人无不乐从。

大家饱餐一顿，就有芸生大爷的从人前来说：“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号是悦来。”随即把这里残席撤去。四张归一，连外头推小车的饭钱也算在一处。给了饭钱、酒钱，大家出来，一直扑奔悦来店。马匹拉在马棚，小车推在上房的门口。众人进了上房，伙计打脸水，烹茶。复又告诉伙计，预备香案。

张英告辞，先辞别了大官人，复又辞别众人。众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拦住，一人送出。张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门东墙垛子旁讲话。张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务必要催着他们点才好哪！倘若大人文书去晚，我们那里臭文一到，两个哥哥性命休矣！”艾虎说：“二哥你好糊涂！他们事不关心，谁能等得去见大人？再说大人还不知下落哪！你在前边等我，咱们定一个地方相见，可不准什么时候，等他们睡熟，瞒了大众，我迫赶于你。你说明在哪里等我？”张英一听，欢喜非常，说：“出此东镇口一绽地，正北有个双阳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条路，别奔东北。过一个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东有个破庙，庙墙全都坍塌。此庙好认，对春庙门有一棵大杨树，我在那破庙中等你。”说毕分手，张英欢欢喜喜去了。

艾虎回店。香案已经摆齐。大家一序年庚：芸生大爷，霹雳鬼二爷，徐良三爷，卢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爷头一个烧香，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内，跪倒身躯，磕头已毕，说：“过往神抵在上，弟子白芸生、与韩天锦、徐良、卢珍、艾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天厌之，天厌之！”二爷韩天锦也是照样将香点着，插在香斗之内，跪下磕了几个响头，说：“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霹雳鬼。”大官人说：“没有那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韩天锦又说：“不算，这说的不算。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韩天锦，小名儿叫猛儿，外号人称霹雳鬼。如今与他、他、他、他，”随说着，拿手指着大爷、三爷、四爷、五爷说：“我们拜把子，我要有狼心狗肺，我是狗养的！”大官人在旁说：“这都是什么话！他可真是个浑人。”三爷、四爷、五爷三个人论次序烧香磕头，说的言语，都与大爷一样。论排行又磕了一回头。众人给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礼。重新打店中要了酒饭，大家畅饮了一番。

吃到二鼓，艾虎头一个告辞，大官人一想这孩子是个酒头鬼，怎么他会告了辞了呢？哪里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饮毕，撤下残席。内中也有过了量的，也有不饮的，艾虎早就躺在东房内装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来往外就走。艾虎说：“三哥，你撒手，今天这酒已过量，你着我躺一会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个僻静所在，徐良说：“五弟，你有什么心事？对我说来。”艾虎说：“我没有什么事。”徐良说：“老兄弟，咱们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有官同作，祸福共之。你有什么心事，不对我说明，就辜负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张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说：“不是。”徐良说：“别的人不告诉还可以，你可得告诉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终是怕他把话套出去告诉大官人，故此咬走牙关不说。徐良说：“我问到是理，你不说我可就没法了。”

随即来到屋中，当着众人，徐良也不提这事情，张罗大家安歇睡觉。

艾虎仍然还是醒着，听大家的动作。耗到天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假装着出去走动，下地先把灯烛吹灭。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系在腰间，把刀别上。出得外面一看，四下无人，蹿上墙头，飘身下来，这就出来店外了，他一直的扑奔正东，出了黄花镇的东镇口，施展夜行术的功夫，鹿伏鹤行，一直的扑奔正东大路。走来走去，果然有个双阳岔路，一条是奔东北，一条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来，前面有个村子，不肯进村，恐惊村中犬吠。绕村而走，仍然又归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人一里路，就见大道，远远见了这棵大杨树。临近之时，在大道的东边有一破庙，周围的墙都塌陷了，山门没有了，发出的旋门瓮洞儿仍然还在。自己打算从这个瓮洞而入，又想打墙上进去。心中一犹豫，又听里边有人说话，一伏身躯，见两个贼人拿着张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见，气得肺炸，亮刀向前。

要问张英的死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诗曰：

为人百艺好随身，赌场场内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敢教富责作贱贫。
衣衫褴褛宾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
不信且看乡党内，眼前败过几多人！

且说艾虎到了破庙，打算会同张英连夜赶往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处，见两个小贼由庙中出来。这两个人一调坎儿，艾虎懂得。听他们说：“咱们越吊码，头一天到瓢把子这来。”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到他们贼头家混事。“遇孤雁儿脱条。”说的就是遇见一个人，在庙里睡觉。”揪了他的青字福字。”说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和包袱。”留了他的张年儿，不知道瓢把子攒儿里如何，总是听瓢把子一刚再贲不迟。”说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没伤，等见他们这贼头儿，听他们贼头儿一句话，再杀不晚。

两个人说着，扑奔正西。艾虎晓得，知道张英没死。进里头看看去，又怕这两个小贼去远。谅这两个小贼生出多大事来？他们必有贼头。二哥现在在此处。一旦之间不能就死，跟下两个小贼，找他们“瓢把子”，在后边蹑足潜踪。两个小贼连一点形色不知。

你道张英因为何故几乎没叫他们杀了？他与艾虎定妥破庙相见。他先来到破庙，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只有一个泥香炉，往里一推，自己蹿上供桌，把包袱、刀摘下来，枕在头颅之下。看看上边的神像暗暗地赞叹：人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内惨凄，自己叹息着，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猛然间一睁眼，看见已经被人拿住二臂，拴牢。苦苦央求那两个人，执意不听，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两半塞在口中，把佛柜撬起一头儿，将他压在底下，两个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听着。

原来这西边个耿家屯，村口外头住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小贼头儿。此人姓马，叫马二混，外号叫草地蛇，可巧打头天来了两个小贼投奔在这里，给他作买卖，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这等事，高来高去，一概不会。他们一个姓曹，叫曹五；一个姓姚，叫姚智。两个人头天到这，天到二鼓才也去作买卖，可巧绕了个够，走了五六里地全没遇见一个孤行客。这才寻到二郎庙内，遇见张英。这叫打睡虎子。也皆因张英困的实系难受了，叫人捆上还没睁眼睛那。然后口中塞物，压在佛柜底下，叫你拿着包袱和刀走了。

两个小贼直奔耿家屯的村口儿，路北黑油漆门上去叫门。里头有人答应，出来开门。把门开开，二人一同进后又关闭。艾虎在于后边，容他们进去，他才蹿上墙头，见他们一直上里头院去了，才飘身下来，直奔二门。见他们一去已进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帘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戳了个月牙孔，张一目眇一目往里窥探。见他们这个贼头儿长得也不威风，不到四十岁，黄脸面，细条身子，小名叫该死的，又叫倒运。二人把包袱打开，刀献上去，问了来历，姚智说：“我们今天刚到，也不知道你这里什么规矩，人可拿住了，没有结果性命，听你个吩咐。”马二混说：“我这里向例要死的，不留活口。既是在破庙里，好极了！东南上有一个大上井，极深，上面有个石板盖儿，是三半儿拼成。把他杀了，揭开一块儿，扔在里头，极严密

的个地方，天气尚早，你们哥们再辛苦一趟，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再有买卖，今天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说毕，两个人又走。

艾虎早就蹿出墙外，暗地里等着。曹五拿着张英的刀，同着姚智出去。两个人以为是一趟美差，低头悄语，说着笑着，直奔破庙。刚进庙门，就觉着脚底一绊，哎哟扑通当啷，一个是叫髀膝盖点住他的后腰；一个是腿肚子叫艾虎打了一刀背。先把这个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蹄捆起，口中一个紧求饶。艾虎哪里肯听，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用下一个哎哟哎哟的满地乱滚，就是站不起来。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住。把两个人提在南边塌了的墙很底下。两个人俱都头冲着北，胸膛贴地，口中塞物，言语不出，艾爷拿着张英的刀，进庙里头，去把张英在佛柜底下拉出来，口中塞物拉出，解了绳子。张英作呕了半天，细一看是艾虎，双膝点他说：“艾虎哥哥救命之恩，我是两世为人了，只顾等你。”艾虎说：“你不用说了，我尽已知晓。捆你的那两人，我业已将他们捆上，你要出出气，拿刀把他剁了。”张英说：“在哪里？”艾虎说：“在台阶底下南边塌墙那里。”张英提一口刀出去：“哎哟，艾虎哥哥，你冤苦了我了！你杀完了，你又叫我杀！”

艾虎说：“我没杀，我把他们捆上，放在那里了。”张英说：“你来瞧来！”艾虎出去一看，一怔说：“这是什么人杀的？”又一看说：“他们的脑袋哪里去了？”张英说：“你怎么倒来问我呢？”

艾虎瞧见东南有个黑影儿一晃，说：“不好，有人，随我追来！”张英跟着艾虎，直奔东南追，那条黑影好快，从后面又绕到前面。整整追了两个弯儿，始终未追上。艾虎心中纳闷，这是个人，怎么会追不上呢？再看那两个尸首，踪迹不见。艾虎吓了一跳，拉着便走出了庙外，奔了大道，直奔马二混家中来了。艾虎总思想着这个事，实是古怪，来到了贼头的门首。艾虎蹿上墙去，飘身下来，开了街门，让张英进来，在二门那里等候，艾虎直奔里头院，仍然到窗棂之外戳小孔往里观看。也不知那贼头往哪里去了，屋内连一个人影儿皆无，就见包袱仍然在那里放着。艾虎进来，把包袱拿上，转头出来，将到屋门，就见打房上吊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吓了一跳！艾虎细一瞧，原来是那个贼头儿。艾虎一拧身蹿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头细看马二混，周身并无别伤，惟有脖颈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说：“奇怪！”走到二门把包袱交给张英说：“急速快走吧！此处有高人。”随即出了街门，二人奔正北。

张英问：“院子里面方才扑通一声响，是什么缘故？”艾虎说：“此处必有高明人，你是不懂。方才庙里这个事就奇怪得很！我们上贼头的家里去，那个死贼打房上吊下来，又不知是怎么个缘故？绝不是鬼！必有高明人粘咱们，咱们没有看见人家。我是没有工夫，我要有工夫，必在此处访访这个人。可惜有一点不到，这个死尸扔在院子里，本地面官担架的住吗？”张英说：“依你怎么样？”艾虎说：“依我，离村口又远，又是孤零零的一处房子，放把火给他一烧就算没事了。”张英说：“你说的后头了，你看那火起来了。”艾虎回头一看，果然烈焰腾空，火光大作。艾虎说：“这更是行家了！”“随说随走。”

到了第二天，用了早饭、晚饭，直到二鼓，才到张家庄，直奔张豹的家中。张英叫门，里面有人出来，见了艾虎，俱都欢喜，随往里走着。艾虎打听张、马的官司，家人告诉全好。这里有众绅士、财主、铺户攒凑的银钱甚多，就是不能买二位活命。”艾虎说：“我来就得了！”家人给预备酒饭。

家人也知道艾虎的脾气，就是好饮。有张英陪着，整整饮了多半夜。

次日吃了早饭，艾虎只身一人，叫本家给借来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穿戴起来，辞了张英，有家人告诉明白道路。艾小爷离了张家庄的门首，进了城门，打听监牢的地方，就知道在知府衙门的西边。看见纆继的所在，直到监门，见横挂着一条铁链，那门儿是半掩半开。艾虎直到门前，把着门往里一看，不料被人一把抓住。

小爷一惊，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纆继（léi xiè，音雷泄）——古时捆绑犯人的绳索。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且说来到监牢狱的门首，往里一看，被人揪住，说：“什么人，找谁？”艾虎本穿着一身买卖人的衣服，就装出那害怕的样子来，说：“我在这找人？”那个说：“这个所在，也是找人的地方？”艾虎说：“有个姓马，有个姓张的打死人了，我在姓马的铺子里头作过买卖，打算来瞧瞧看看，但我不敢进去。”那人一听说：“原来是瞧马龙、张豹的，早点言语。”艾虎说：“可以见的着见不着？”那人说：“你要瞧别人可不行！你要瞧他们二位，现成有我们这块的绅缙富户，见好了我们头儿了，凭哪位来瞧，不认得，我们还管带着见，完了出来，还不用你花什么。”艾虎知会，就此一躬到他说：“奉恳你老人家吧！”那人一回头，叫过一个小伙计来，说：“带他瞧瞧张马二位去。”小伙计说：“随我来！”艾虎跟着一躬腰，开了锁链往里一走，奔正西有个虎头门，上头画着虎头，底下是栅子门，正字叫作貔犭门。虽画着个虎头，乃是龙种，是一龙生九种之内的一种，其性好守，吞尽乾坤恶人。要能悔悟的，或者是吞屈了仍然吐出来。不然怎么在监牢狱中，不是打官司进了貔犭门，尽都问成死罪！或有悔悟的，或有情屈的，仍然无事，可就应在貔犭这个性情上。靠着外边大门的旁边，一边五间东房；在貔犭门北边，有个狱神庙，约有半间屋子大小。那位伙计叫开了貔犭门的栅子，进了貔犭门。门边，一边有三间东房，里面有人当差。再听里面铁链声响，悲哀惨切，直是鬼哭神号，声音惨不忍闻。顺着北边，有个夹道，直奔正西，走到西头，并无别者的房屋，净是一溜西房，一间一个栅子门，没有窗户。那官人指告：“尽北门那间是姓马的；尽南头那间是姓张的。你自己去看吧！我在外边等。”

你道什么缘故？别人瞧人，他必随随步步跟他，怕是串供。到了这案，他怕不能得的进来一位高明人，串供救了这两位活命。大家全都愿意，故此叫艾虎一个人自己过去。

把着栅子门往里一瞅，就觉一阵心酸，只见马龙他蓬头垢面，脖颈之上根铁链，当地有根柱子，穿在柱子上。柱子靠着一个小窄坑儿，这根铁链由炕沿上拉过来，锁在坑沿之上，靠着那边堆着上下手的刑具，每要过堂之时，就把上下手的刑具套上。每遇收监的时节，把上下手卸下来往那里一堆，又把他这一根脖链套住锁上。这是有钱有情见了头儿说好了。若不然，把他锁有坑沿上，站也站不起来，蹲也蹲不下，为是好挤钱，不花不行。这个不用十分刑具挤对，众人攒钱早经打点妥了。然而马龙心中总是不乐。要找着艾虎还好，找不着艾虎也是一死，自己坐在坑上正想此事呢。忽听有人低声叫他说：“哥哥，小弟来也！”马爷抬头一瞅，是艾虎，说：“哎哟，原来是我的艾虎！”字未曾说出，艾虎一摆手低声说：“悄言！”马爷说：“你从何而至？可见着张英了？”艾虎低声说：“一言难尽！你今天晚间等着三鼓时分，我来救你。有话出去再说。”马龙点头说：“你可要看事作事，要不行，就把你连上了。”艾虎说：“你多点耐烦，等着吧。”说毕，艾虎出来了。奔了南边，一听，那屋铁链声响，把着栅子门一瞅，原是张豹一个人抖着铁链子玩耍呢，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小爷暗想：“这才是无心无肺哪！”低声叫道：“二哥，千万别嚷！小弟艾虎来了。”张豹低声说：“我算计你该来了！”艾虎说：“你倒是好算计！”张豹说：“可想主意救我出去？”艾虎说：“白昼如何行得了！今日夜静三更，我来救你，不可高声。”张豹说：“那些个难友听见也不要紧，我一骂他们全不敢言语了。”又嘱咐：

“你可早些来。”艾虎点头，撒身下来，又叫那人带将出来，一路把各处地方全都看明，晚间打哪里来，打哪里走。又与那人说：“朋友，我送你一杯茶资吧！”那人说：“咱们后会有期，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敢收。”艾虎深深地作了一个揖，扬长而去。

艾虎一直奔城门往张家庄来了。未到门前，早有家下人迎接，进了大门，入了庭房，从人献茶，更换了衣服。张英吩咐叫摆酒，正对了艾虎的意了。饮着酒，这才说怎么见了两位哥哥，说明此事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们二位，张英问：“今夜晚间可用什么东西？哥哥早早的吩咐下来。”艾虎说：“别物件一概不用，只用两床被窝，可要里外粗布的。你们是怎么个打算？”张英说：“我这不怕，他绝不能把我拿去。”艾虎说：“也不行，他们在狱中无妨，差使要一丢，狗官必要寻找你们当族来了。倘若被他拿去，打了收监，那还了得？通知你们大族个信息，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再说，连你们这些个家下人都得躲避，不然，也许把你们拿了去。”家下人大家点头。又说：“所有的这些个东西，粗重的物件，就一概都不要了，你们大家分散吧，等看我们来的时节，见见你们大爷、二爷，你们大家就走吧！”众人说事不宜迟，收拾东西要紧。张英听了他的这套言语，就给同族送信去了。

交到二鼓之半，艾虎的酒已过量。张英说：“艾虎哥哥，回头再饮吧。”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将出来，把白昼衣服脱下来，换了夜行衣靠，头上软包中，绢帕拧头，搓打拱手，三叉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青绉绢针包，青绪绢裊裤，青缎袜子，青缎鱼鳞鞋，青绷腿，青护膝，把刀亮将出来，插入牛皮软鞘，鞘上自来裹着罗汉股装丝绦，把刀背于背后，胸腔双系蝴蝶扣，脊背后走穗飘垂，伸手拉过来掖于肋下，为的是蹿房跃脊利落。一抬胳膊，钞包抱腰，虽系了个顶紧，一点皱扭地方也没有。一回手，就把被窝两床，一卷卷了个小席卷相似，要了一根小细长绳儿，在被窝上一捆，余者的绳儿往上绕，往肩上一扛，说：“我告诉你们那事，可要记着，我要走了。”张英又给跪下，艾虎说：“二哥，你这是何苦！”随即出去。出了庭房，有机灵的从人往外就跑，艾虎说：“你这是干什么？”从人说：“给你老人家开门。”艾虎说：“我向来不走门。”嗖一声，踪迹不见。蹿房跃脊出了张家的院落，直奔城门而来。

天已三鼓了。过了吊桥，已经路静人稀，直奔城墙而来。他找了个城墙的拐弯，把被窝放下，把绳子放长，系在腰间，由这拐弯登着城墙上去，爬着上头的垛，使了个鹞子翻身上去，从里面下去。把被窝扛起来，看了看四下无人，直奔监牢狱而来。到了狱门之外，静悄悄，空落落，比不得白昼了，两扇黑门一关，瞅着就有些个发忐忑。自己把被窝绳子一解，一床被窝折成四榴，把两床垛在一处，对着上头的棘针，往后退了数十步，使了个旱地拔葱，往上一蹿，把被窝搭在棘针之上，就便把身子往上一扑，把那一床接将下去，脚沾实地，扛着那个被窝搭在二道墙上。就见那门旁的一溜房子，靠着北边的并无灯火；靠着南边五间屋子有人说话。自己奔到房子那里，把窗棂纸戳了个窟窿，一看，里面是四个人说话哪。有个年老的说：“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当的是阴间的差使。”那人说：“此话怎么讲？”老者说：“白日里无事，到了晚晌上夜，没事便罢，要有事就性命之忧。再说他们外头打更的，算什么差使？单会欺负咱们！总嗅着咱们接锣晚了，必要摆出个凶脸。

鹞子——雀鹰的通称。

我但有一线路，再不干这个！”正说着，四更锣到。艾虎上了房看着，暗说：“我来的甚巧，还有接锣这说哪！我要不知道这件事，就误了差使了，他们外头一嚷，我怎么救人？少时，总得把这几个人俱都捆上。再有锣到，我还得替他们接锣。”果然外面的锣到，当当的打了四更，里面由屋中出来打了四下。二人将要回屋，早被艾虎踢倒捆上，口中塞物。又进屋中把那两个照样捆好。出来奔二道墙，眼前一道黑影。

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艾虎求狱神实有灵应 徐良显手段弄假成真

诗曰：

莫逞凶顽胆气豪，身拘缧绁岂能逃。
棘针排列千层密，墙壁周围数仞高。
房设囹圄为禁狱，门涂貔犭作囚牢。
请看枷锁收监者，囚犯王家律一条。

且说艾虎把四个人捆好，口中塞物，把锣立在门旁，将外面的两个人提到屋中，放在坑上，四个彼此瞧看，就是话不能说。艾虎出来，就见眼前一阵黑风相似，自己爬伏地上再瞧，踪迹不见，心中好生纳闷。只好奔貔犭门而来，由北屋那里蹿将上去，飘身下来，也是六间屋子。那三间有人，那三间没人，有的是两个人。艾虎进去，也把他们都捆上，口中塞物，复又出来，由北边夹道直奔正西，听见各处铁链声响，并有哭泣之声，凄惨之极。艾虎救哥哥的心盛，直奔死囚牢而来，到了马龙这里，听见咳声叹气。小爷说：“哥哥，不要忧心，小弟到了。”马龙低声叫道：“贤弟纵然到了，我怎么能够出去？”艾虎说：“这有何难！”话言未了，抬头一看，呀！怔了半天，话都说不出来了，什么缘故？看见那个栅子门上的锁头又大又沉重，自己又没带着投簧匙。这便如何是好？夜行人百宝囊中，应有投簧匙。前套智化盗冠，全仗着投簧匙。无论大小铜铁洋广的锁头都行，艾虎的夜行衣靠，是卢珍给作的。上辈的老人，本不叫他们小哥们偷盗，故此百宝囊中没有投簧匙。一着急，搬拧了关天，又拉刀来撬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又拍的那锁哗唧唧乱响，隔壁的难友听见问道：“哎哟，你们那边什么事呀？怎么外头有人晃锁，必有缘故哟？难友儿有救星，想着我们哪！”马龙说：“贤弟，不行了，你也就算尽到心了。”艾虎说：“不能救得出哥哥去，我绝不出这个监牢狱！”艾虎暗自着急，越想越不好，临来的时候，三哥再三的问我，我执意的不说。这如今要有他来，他的那口刀断这锁头不费吹灰之力。再说自己来这里踩道，竟自没看明这把锁头，莫非两个哥哥不应例有救？我救不了两个哥哥有什么脸面出这个地方！自可以刀横颈上！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每遇打官司的说：“狱神庙最灵。”自己也在开封府打过官司，应坐四十日监。监牢中一日也没待过，净在校尉所内。监起解发配大名之时，在狱神庙磕过一回头。如今何不哀告哀告狱神爷去？倘若狱神爷有灵有圣，也许有之。自己主意拿走，告诉马大哥：“小弟去去就来。”自己仍然扑奔正东，到了貔犭门的北边，找着搭被窝的地方，纵身蹿将上去，飘身下来，到了狱神庙，双膝点他说：“狱神爷在上，弟子艾虎在下，如今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马龙，一个叫张豹，两个因给本地除害，结果了恶霸的性命，问成死罪。弟子前来要把他们救将出去。不想栅栏门甚紧，不能搭救两个人出监。弟子叩求狱神爷有灵有圣，暗助弟子一臂之力，将他们救将去。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祷告完了，又磕了一路头。他又冲空中过往的神灵，正要往下许愿，只听见当当的锣声响亮，正是四更二点，自己赶紧奔到门那里，把锣拿起来，等着外边更夫冲着门缝打了四下，艾虎也当当打了四下。外头人说：“这还不差什么！你们醒着点，别等着我们到了这打完了，你们现爬起来。”艾虎也不言语，恐怕人家听出语声来。听着他们打更

的去远，自己把锣仍然放下，复又到狱神庙，又祝告祝告：“若无灵应，就是一死。”自己仍打墙上蹿将进去，直奔死囚牢。没有到马爷那里，就见马龙在院子里站着哪，艾虎赶奔前来，问道：“哥哥，是怎么件事情？”马龙低声说：“兄弟我这里找你啊，你往哪里去了？”艾虎说：“我给你许愿去了，你是怎样出来的？”马龙说：“听见外头锁子哗啦的一响，栅子门就开了，进来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我叫了一声贤弟，眼前打了一着白闪相似，听哗啦一响，我一展眼，你来看我项上这个锁链子就断去了一半，我料着是贤弟你。再找，踪迹不见。又想，你必是往张贤弟那里去了。我上那边看了看，也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皆无。故此我在这纳闷。你是怎样除去外头的锁头？”艾虎说：“我怎么配哪！我是给你们二位大大的许了个愿心，你们出去以后，得便之时，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这是狱神爷显圣。”马龙连连点头：“使得使得，这个使得。”艾虎说：“你在此少等，我看看二哥怎么样。”

去了一时回来说：“狱神爷没听明白，绝不能净管你不管他。咱们哥两个暂且出去，再在狱神爷跟前把话说明，自然二哥也就出来了。”说毕，两个人扑奔正东，来到墙下，将尺抓百练索掏出，把马爷便拴上，马爷仍然还带着脖圈上有三尺多长铁链，暂且无法，只可先叫他那么带着，等出去再说，艾虎先蹿上墙头，往上一导绒绳。导来导去，就把马爷提在墙头之上，由外墙皮翻将下来，艾虎也就蹿下墙头，马爷将腰中绳子解开，艾虎绕好收在囊中。待在狱神庙前，教马爷磕头。艾虎复以祝告狱神爷，又把张二哥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仍是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复又望空祝告了告。然后，站起带着马爷到了那五间无人的屋子，把风门拉开，带着马爷到了里面。艾虎自己取出千里火来一晃，照见那边有一大炕，教马爷自己在炕上等着。艾虎说：“我把二哥救出，咱们一同出外头监墙，你可在这里等着，千万别溜离开此处。”马爷连连点头说：“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离此处。”艾虎随即出来，到了狱神庙，又磕了路子头，祝告了祝告。复又蹿进墙来，还没有到死囚牢哪，就听见二哥在那里嚷道：“你们谁要再嚷，我要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了！”艾虎一见，欢喜非常。立刻来到身旁，低声说道：“二哥千万不可高声，”张二爷一见艾虎，问道：“你把我救出来，你到哪里去了？”艾虎说：“你往这里来，我告诉你。”把他拉到东墙下，离那些难友们甚远。艾虎问：“二哥，你是怎样出来？”张豹说：“你倒来问我？你这不是明知故问？”艾虎说：“你告诉我吧，我还有话说。”张豹说：“听外面的锁头一响，栅子门一开，进来了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我一问是谁，嗖地一声就在眼前打了一道立闪。一展眼的工夫，我这条脖链子就断了半截。你来看，这不是我这个脖圈还有三尺多长的铁链。我就出来找你。我一叫，那些打官司的人听见了，他们一嚷不要紧，要叫看差的听见，就不好办了。”艾虎听罢一笑：“哥哥不是我救你的。连大哥带你都是狱神爷显圣。我给你们两个人许了一个愿心，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出去之后，务必想着还愿。错过狱神爷显圣，那么大的锁头，这么粗的铁链，焉能断得了？”张豹说：“真灵，我明儿务必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又问：“大哥在哪里？”艾虎说：“现在这墙的外头，在五间屋子内等着你我呢！”张豹说：“我可不会上墙，这怎么出去？”艾虎就把绒绳掏出，张豹紧上腰，艾虎上墙，把张豹提到外头。张豹把绒绳解开，交与艾虎。狱神庙磕了一路头。到屋子里头找马龙，却踪迹不见。

若问马龙去处，且听下回分解。